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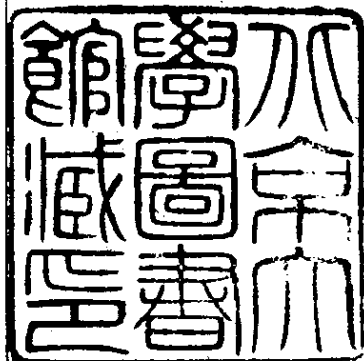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八十六
民國十七年鉛印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清代軼聞

(全)

裘毓馨著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裘毓磨著

清代軼聞

此書以梅蘭芳爲主人翁先敘梅郎家世次敘梅郎得名而將清季至現在十數年之政治外交遺聞軼事依次敘入光復詳情以及民國數大案均深悉其真相詎訪其祕密於歷次政變兵禍之由來尤能明其癥結所在書中有偉人有政客有軍閥有遺老有名士有美人善善惡惡奇奇怪怪無不因此書而披露天笑先生爲此書南北奔走十餘次或四處探訪或實地調查或諮詢當事或搜尋案牘整理結構成此一書期爲中華民國有系統之歷史固不僅在章回小說中放一異彩也

清代軼聞

序一

龔定庵曰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噤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溷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恫哉言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或淳焉興或忽焉亡則視其民之愛國之情爲差夫必親其親而不親他人之親懷其族而不懷他人之族莊生有言不可解於其心則歷史爲之也今之屋人之社溷人之宗者非必聚其倫而撻之戮之禽獮之唯去其史俾忘其先祖焉忘其先哲焉忘其載籍焉乃至忘其語言文字焉波蘭印度之覆轍仁人志士傷之其羣之生聚息固無恙然其民之心之史亡矣黃炎之胄丁茲憂患所恃以相維相繫者以有數百兆之民族數千年之歷史其潛勢蓄力方諸一成一族相倍蓰什伯也新說繁興思想馳驟是猶夏葛冬裘相因倚而不相刺謬乃強割新舊之界士夫訟於朝儒生猜於野甚非名也蒙以爲愛真理者必愛其國愛其國者必愛其史史有大宗有別

于遺聞軼事稗官小說亦史之支流餘裔也同學裘君匡廬長於英吉利文字於彼都新制度新學說皆能窺其奧窔獨以暇日輯清代之遺聞軼事著爲是書今秋將爲新大陸之游謀付剞劂是殆有不可解於其心者歟用誌所懷以遺裘君民國三年七月宜黃符鼎升誌於京師

序一

龍戰而後史宷未開短書小語戢弄日出敝罔無稽不值識者一映如近人豔說山 4

東王皋吉林有墓不知王皋卽王杲譯音同字本建州都督萬曆初戕於李成梁厥子阿

泰章京清景祖之孫女壻同殲於古嚼城惡得如莊廷瓏史案所云皋之孫爲清德

祖乎清自肇祖以下興祖景祖無諡德祖者錢謙益反覆蜉言乃誣清爲王皋餘孽

耳又如所謂清秘史者紀太祖取明南北關以女妻猛骨孛羅亦譯蒙哥布祿事至污蔑不

知哈達屢被葉赫兵質子求援嗣受葉赫間馴至滅亡初非姻婭之國太祖告天七

恨謂明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是葉赫匪寇婚媾豈所語於哈達哉

其他紀事躡駁不勝枚舉同學友人裘君匡廬有慨於此博覽諸家露鈔雪纂別裁成書視余讀之述一事顛末必詳傳一人情性畢露夾敘夾議可泣可歌絕無人間小書之失奚翅爲有清史料而已君方有美洲之行彼都人士有閱覽者猶敢沿習舊辭斷斷然謂中國無史學吾不信也定海陳漢章

序二

古史皆官書皆掌於王官方策所布風詩所陳龜篋筮簞所卜皆問之守吏下焉者無徵不信固不得私作也周東遷而後列國始有史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然其錄猶上於王官故孔子修春秋從老聃取二百四十國寶書老聃固周之柱下史也厥後史失其官私史乃作而其端實始於漢人司馬遷之史記網羅放佚綴拾舊聞蔚然稱鉅觀焉近則學者往往重私史屏諸官書不讀甚且援草野之說以正史乘之謬謂其無規律而多獨見也彙而存之一代之典章文物是非毀譽乃見則甚矣私史之所繫亦重矣清社旣屋紀述繁興顧多囿于一偏而不秉是非之正

或驚爲齊東野人之說以沒其真蓋猶之無史也近國家設清史館延綴學方聞之士任其事而事物之未知年事之失考者比比則竟其事以俟諸百年之後亦猶之無史也吾友裘子匡廬發憤爲學慨時代之遞嬗而輿論之失真也憬然思有以正之而清代軼聞一書以出是編固非從王官所錄也然抉擇精而是非正則言之有物不悖於古其或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廢與民國紀元三年太歲在甲寅十有一月十日徐翹鐵僉序

序四

昔人之言作史也曰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顧蘭臺秉筆罕覩董狐草野傳聞亦非信讞甚或假筆墨以報恩怨者有之非博綜而詳核之欲求是非之不失實也難矣前清享國日久事實繁多綜其大概約分三期入關之初既患殷頑之不靖又惡桀犬之狂吠肆行殺戮以爲刼持此一時也三藩旣靖始以寬大收人心良法美政昭著耳目雖或有文字之獄要未聞直言之誅此一時也晚近以來宮闈構釁失德滋

多人心大去而清祚終矣此又一時也平情而論得失互見爲美爲譏無取過當裘君匡廬研究西書暇輒留意於清一代之事搜羅舊說積久遂多悉心甄錄事以類聚上之足以資法戒次亦足以裨見聞書成問序於余君方有海外之行倚裝待發匆匆不及紬繹全書爰書所見而歸之民國三年十一月同邑楊敏曾撰

序五

按許書史之爲言事也故有一國卽有一國之史有一代之史凡以紀當時之事實而使千百載以後之人得以溯其源流資其觀感也惟有編年紀月之史有此事屬辭之史俱爲史之正裁執筆秉簡推國館之專才握槩操觚賴章逢之儒士有聞必錄由來尙已然吾謂有官守者必有言責有言責者不必有官守每有一二有志之士逆計夫天時地利人官物曲其事實之燦著於一朝者我卽恕焉置之而有執筆秉簡者在有握槩操觚者在終不患其不傳獨此遺聞軼事之不經見於世者或本於稗乘之流傳或採自私人之紀載殘編斷簡誰肯什襲而藏遂有境過

情遷消滅於無有者有清一代名儒輩出私家著述不啻汗牛充棟其足以供史料者正多特恐膺編纂之任者或議其體例未純一概屏棄不取迨異日全史告成仍不過官樣文章據共見共聞之事以操其筆削之權而已予友裘子匡廬無官守而有言責者也因慨然以表微闡幽爲己任蒐羅羣言裒輯別史閱年餘而得若干卷顏其名曰清代軼聞且將出版於清史未成之先爲將來讀清史者作旁搜博證之資將付梓人而來屬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愛其引事之翔實持論之和平分別部居精覈詳審洵足爲別史中獨開生面適與匡廬將攜手作美洲之游倚裝匆匆聊書數語以弁簡端遂不暇計文字之工拙矣民國三年十一月吳縣夏夔球序

序六

昔人有慕匡廬之勝者裹糧往遊涉歷巖谷經旬累月覺所見不過爾爾遂廢然返一日他適揚帆江中忽見匹練千尺奔瀉天際其奇妙殆難狀況詢之舟人知爲廬山飛瀑蓋至是始獲匡廬之真面目焉余謂此景此情不獨觀山卽讀史亦何莫不

然凡古人言行其載之正史者皆山中之恆蹊也及覩其軼事於他說則其人之性情畢露而讀者之耳目爲之一新此卽天外之飛瀑也嘗以此語同邑裘君君不答但出其所著之清代軼聞示余受而讀之不禁拍案起曰此所謂匡廬之真面目者非耶何君之先得我心也君字匡廬觀是書名稱其實矣書此以弁簡端不必叙言亦聊以誌此心之奇快焉爾甲寅孟冬慈谿周椒青撰

凡例

一清代名臣名將。文豪閨秀。俠士畸人。遺逸高僧。宮闈秘史。里巷遺傳。其逸事異聞。皆力爲探求。使讀者趣味雋永。樂此不倦。以矯舊日歷史枯淡平衍晦澀庸腐之弊。一清代法令制度之變更。風俗好尚之異同。以及名妓名優。（以有關於政界及風俗者爲限）大佞墨吏。劇盜巨猾。其人其事。影響及於一般社會者。皆窮其源委。詳其生平。務使沿革相貫。事實昭著。讀者鈎稽已往之陳跡。即可知近日國勢民俗之原由。他如名公巨卿。聲勢雖煊赫一時。而庸碌寡能。於社會無功無過者。概略不錄。以矯吾國歷史。詳於箇人略於羣治之弊。

一編輯是書時。所資之參考書。不下數百十種。其中固不乏名著。（如嘯亭雜錄。郎潛紀聞。小腆紀年。歸田瑣記。浪跡叢譚。庸菴筆記。庸閒齋筆記。金壺七墨。墨餘錄。印雪軒隨筆。履園叢話。分甘餘話。香祖筆記。人海記。南野堂筆記。蔗尾叢談。茶餘客話。三借廬筆譚。聞見偶錄。漁磯漫鈔。蝶階外史。清人說薈。桐蔭清話。淶水亭雜識。橋西

雜記。南越筆記。諾皋廣志。隨園詩話。漁洋詩話。春在堂筆記。曲園瑣記。右台仙館筆記。竹葉亭雜記。兩般秋雨盦隨筆。觚賸。及清人文集數十種。以及近人所著如春冰室野乘。近世中國秘史。揮塵談。清代野記。筆記叢書。香夢影。上海怪歷史。新菴筆記等數十種。然昔人著書之通病。因法網嚴密。文人深自韜晦。談鬼搜神。自託於寓言詭諫之列。況復交通阻滯。謬說易於流傳。橫畝專車。或等齊東野人之語。本編凡關於怪誕離奇幽冥果報之說。雖新穎饒有興趣者。亦不採錄。

一 近日關於清史之筭記雜錄。汗牛充棟。或直錄前人舊作。不易一字。（如乾隆朝人記乾隆朝事。云某事余聞諸某公。某事余在某處目見。今之編輯者。既不述作者姓名。乃直錄之。亦曰吾見吾聞。閱者幾不知其實在何時。）如明仍稱勝朝。清仍稱國朝。秕謬之處。不可勝舉。或種族意見太深。關於清室入關。洪楊民軍起兵諸役。毀譽多不得其當。本編以事實信確。持論公允爲主。凡偏激虛構之談。徒迎合年少無識之心理。鼓動鴟張虛憍之客氣者。概不採錄。

一專制時代。君主猜忌性成。官吏威福自擅。文人記載。莫不歌頌功德。倖免慘禍。本編凡關於帝后達官之無謂頌詞。悉行刪去。且辭意隱晦。不敢直斥之處。亦必索隱闡微。俾讀者無復疑義。

一凡當代執政諸公。以及民國偉人。功過是非。概不記錄。以免黨派紛爭。標榜攻擊之弊。

一是編事以類聚。非先分類目。再搜求事實。故但擇可錄者錄之。若據史例或類書例。而病其類目之不完。詳略之失當。則非編輯是書之初心。讀者幸勿誤會。

一是編係採錄羣書而成。文字每苦不能一律。然編中所錄。概出自名人筆記。凡文格稍卑俗者。概不採入。

一編輯時每有所見。輒加以評語。續貂之誚。自知不免。尙期海內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清代軼聞

四

清代軼聞目錄

卷一

名人軼事上

賴塔與鄭經書

林文忠之讜論

日本詩人題鄭延平焚儒服圖詩

李秀成感事詩

總戎佳論

年羹堯軼事一

田文鏡惡科目中人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花老虎

李馬奔與西班牙之戰爭

兔園

鄭成功遺詩

曹振鏞之誤清

淄川小聖人

年羹堯軼事二

清世宗信任李衛之專

紀曉嵐逸事

楊鬍子歌

清代軼聞

二

武夫不知文字

記吳六奇將軍

淮軍後起之三名將談

岳威信名法

阿文成兵法

海蘭察之將略

阿桂之將略

羅壯勇少時逸事

黃翼升識拔鮑超

黃翼升始任長江水師提督

顧亭林母

顧亭林嚴拒夜飲

史閣部後嗣

記河帥二則

鄭孝子

記楊勤勇夫人

記勒保事

顧吳優劣

彭雪琴軼事

孔文灝奏請蓄髮革職

燒取御史

管侍御擬劾和珅

吳菌次之風義

嚴武伯之義俠

張廷玉馭吏之嚴

張船山風節

劉文清晚歲改節

曹文恪之健啖

吉慶之清廉

王閻羅

楊秘之治行

簡謙居之守正

跋金

于文襄之敏

左文襄遺議

張文襄遺事

鄂爾泰警世之言

謝薌泉之疏闊

彭雪琴畫梅

王文端之守正

楊天相之冤獄

郭琇勇於改過

洪文襄款客

湯文正之清介

謙語成識

于文襄出缺之異聞

楊忠武公遺事

張文和之才

目錄

清代軼聞

杜文正擁戴文宗之功

彭剛直之知遇

王文恪尸陳

徐用儀

許景澄之死

袁爽秋

弔袁爽秋詩

記寶竹坡父子

同光樞臣之消長

百文敏軼事

施青天

施世綸政績

洪承疇母

沈百五

吳留村

卷二

名人軼事下

李敏達逸事

陳恪勤軼事

閻文介遺事

于清端政蹟

左文襄軼事

劉忠誠與連文沖軼事

胡文忠之風流

郭嵩燾

彭剛直之剛直

書裘文達遺事

裘文達公課子之嚴

劉文正公塞陽橋決口

湯文正之清廉

戴簡恪軼事

余誠格之好謔

朱文端公救舒文襄

李文忠軼事三則

丁汝昌

沈子敦先生傳畧

彭剛直軼事

書阿文成公遺事

裘文達長於行軍治水

湯司空逸事

來文端善相馬

來文端之知人

張文達之愛士

記立山聯元

盛司空寇之持正

目錄

清代軼聞

洪承疇有功漢族

李恭勤公逸事

岳鍾琪紀成斌冤獄

端方好聯語嘲人

蔡乃煌氣死陳啟泰

博爾奔察之詭諫

方望溪記姜西溟遺言

端方之滑稽

端方死事始末記

六

清代軼聞 卷一

名人軼事上

賴塔與鄭經書

鄭經之初立也。清廷遣疆吏貽書招之。經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不易衣冠。議遂中輟。至三藩既平。賴塔復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荆榛。且踰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嘯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所。而姚

啟聖持不可議復寢。啟聖督閩。務欲滅鄭氏。收臺灣爲功。數遣刺客謀暗殺。事皆無效。經亦尋卒。於是王位繼承之爭起。鄭氏遂敗。

李馬奔與西班牙之戰爭

明室叔季時代。中國國民。有以一私人之勢力。與歐洲雄國爲敵者。後則鄭成功之與和蘭。而前則李馬奔之與西班牙是也。鄭成功海外之經營。史乘已略而不詳。若李馬奔者。三百年來。姓名久已湮沒。亦可想見吾國民族。對於艱苦卓絕之殖民家。崇拜思想。殊形淡薄也。余故亟述之。以告來者。李馬奔者。泉州人。故海賊渠魁。數出沒遠近。從事劫奪。會海上有帆船來自馬尼刺者。爲馬奔所掠。馬奔卽以捕虜爲嚮導。率帆船武裝者六十二艘。水陸兵各二千。婦女千有五百。進征斐律賓。萬歷二年冬。一月二十九日。艦隊達馬尼刺灣。馬奔使部將日本人庄公。Sesco。將兵六百先入。時暴風起。舟多覆者。溺殺幾二百人。庄公以殘兵薄馬尼刺城外。進殪西班牙副將。西兵走保桑的亞哥。Santiago。會援軍一隊至。庄公以爲大軍也。稍稍引退。西

兵乘勢追擊。血戰亙數時。庄公收敗卒。退合李馬奔之本營。時勒迦斯比已死。其孫溫薩爾塞特。方經略呂宋北部。及中國兵迫馬尼刺。急還謀防禦之策。兩軍戰備已就。馬奔集部將。下進擊之令。庄公引兵千五百人登岸。縱火市街。圍其堡壘。而艦隊自港外發礮助攻。庄公遂以所部入城。西軍殊死戰。庄公陣歿。馬奔復發兵五百繼之。終無功而退。於是馬奔收餘衆。航呂宋島西岸。數日至亞格諾 Agno 河口。降服土人。得河上四里地。築城居焉。溫薩爾塞特聞之。復大舉來薄。馬奔知不敵。乃留兵城中。牽制敵軍。而乘間出海遁。其留者走匿深山間。至今斐律賓。有伊哥羅德支那人種 Igarots Chinese 者。其苗裔也。近日無知少年。拾外人餘唾。動詆吾國民族。無尙武性質。觀於鄭李之故事。當亦爽然若失矣。

林文忠之讜論

龔璘人名振都下。朝貴倒屣交迎。而口若懸河。每及當世事。縱橫陳說。四座皆暗。與之訐難。鮮不辟易者。一日觴於某貴人第。座有林文忠。定盃席次。談天雕龍之辯。風

起泉湧。衆唯唯而深厭苦之。酒數行。坐客有言部胥多奸人者。長喟不已。文忠笑曰。君何易視奸人。乃爾。而以若輩當之。某曰。何謂也。公曰。子真未之知乎。吾與子言奸人。夫奸人者。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忍爲。如公孫宏。期年化俗。尙以爲遲。安石萬言書。自擬伊傅。秦檜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之類是也。蓋輦轂之前。人文所聚。而彼輩乃大言不忌。自信之堅如此。亦非真有過人之材也。不過見當時人材脆薄。學識猥陋。故肆無忌憚。挾其術以沽名獵位。眩其學以動衆驚俗。一旦得志。殃民生而敗國。是如此輩者。心逆而險。行僞而堅。老成謀國。在所必誅者。是也。此之謂奸人。君惡得以區區刀筆吏爲奸人哉。言已。滿座改容稱善。定盦頗自矜持。聞者謂非文忠森嚴聳切之論。未易折服之云。

兔園

畢秋帆沅開府秦中。幕下時彥。各挾龍陽。多負寵而驕。時與皂隸齟齬。僕從遂動輒得咎。公聞之。不勝其擾。而無如何。諸食客知公之同所好也。說部品花寶鑑中之田春航與蘇蕙芳卽絃畢

公與李各縱之交爭而不問。且陰觀其賭勝以爲樂。一日公怒甚於座上。正色曰。快傳中軍兵將來。衆不知其故。鄭重以請。公曰。署中免子太多。喚中軍與我全行打出。爲諸君圖清淨也。衆默然。斷袖之爭。因以小戢。後公移鎮汴梁。幕下男風復競。公怒如前。有老宿在座。徐曰。是間恐非大帥兵威所能奏凱也。公曰。何故。客曰。此處本梁孝王兔園也。語未終。舉坐譁然。公怒亦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是故居高位者。不可以不慎。

日本詩人題鄭延平焚儒服圖詩

明末遺臣。力圖恢復。捐軀殉國者。先後相望。求其才略冠世。戰功卓著。其事業道德。猶足垂法千古。當首推鄭延平王鄭成功。成功者。芝龍之子。而其母故日本肥前田川氏之女也。唐王之立於鄭氏也。成功以年少材武得幸。賜國姓。世謂之國姓爺。唐王曾撫成功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因改姓朱。儀同駙馬。尋封忠孝伯。芝龍之降也。成功痛哭而諫。芝龍不聽。成功母抗節死。成功初以讀書爲事。未曾預

兵柄。至是慷慨募兵。焚所著儒服。拜辭孔廟。乘巨船而去。後成功竟以臺灣之役。使國姓爺 *Roksing* *Koxiga* 之名。顯於歐洲。近見某書館所編英文法中有海盜鄭成功一語。吾國新學少年。於國史素未研究。拾西人餘唾。以爲獨得之秘。無識可嗤。日本人以康公我之自出。故豔稱之。至謂中國四萬萬人。不能爲明室報讐雪恥。獨賴半個日本人。具此赤心血性。以點綴明室三百年之結局。成功母日本女。故云。近見日詩人藤森大雅。有鄭延平焚儒服詩。慷慨激昂。特采之以勗吾國民焉。詩曰。朱火欲燬國步難。殺氣腥膻白日昏。萬歲山頭哭龍髯。延秋門外哀王孫。黨禍紛紛擊且掎。四海士氣斲喪久。草間偷活何奄奄。崩角稽首惟恐後。延平郡王眞男兒。忠義之心確不移。一死酬恩無反顧。一木欲支大廈欹。慷慨倡義意激烈。先師廟前矢立節。脫卻儒衣付焚如。仰天低回瀝心血。昔爲孺子今孤臣。向背去留異所遵。旁人乍聽心潛動。嗚咽無聲氣自振。嗚呼志業雖不遂。足爲萬世鼓忠義。君不聞此子受生日域中。山川鍾秀膽氣雄。又不聞母氏清操亦奇特。泉城烈死驚異域。母教自古賢。

哲多。何況男兒性所得。莫怪金陵喪敗氣。猶剛直取雞籠作金湯。戈鋌一揮紫颺息。鱗魚遠徙鯨鯢僵。三世供奉明正朔。衣冠堂堂四十霜。永爲臣子示儀表。昭回並懸日月光。

鄭成功遺詩

明季鄭成功氏。明末漢種中一奇男子也。雖事之成不如其志。然當神州陸沈之後。猶得據海南一片土。其所建樹亦足以表白於天下矣。近有人見其手書詩一律。詩字皆佳絕。誠稀世之寶也。其詩曰。破屋荒畦趁水灣。行人漸少鳥聲閒。偶迷沙路曾來處。始踏苔巖常望山。樵戶秋深知露冷。僧扉晝靜任雲關。霜林猶愛新紅好。更入風泉亂壑間。嗟乎。英雄所留剩之遺蹟。一鱗一爪無不可珍。況其發自性靈。而形之聲律。見於文字者乎。近人林廉訪肇雲。臺北避亂內渡。返廈。謁江口鄭氏廟。題詩云。海山蒼莽水泱泱。二百年來舊戰場。賜姓延平有遺廟。草堂諸葛尙南陽。望斷燕雲十六州。書生涕淚海天愁。重瀛締造披榛昧。同抱東南半壁憂。扶襟海峇大王雄。富

貴還鄉不負公。憑弔沛中諸父老。登臺如見舊歌風。氣象沈鬱。詞意悲壯。撫今懷古。不盡低徊矣。

李秀成感事詩

李秀成亦工翰墨。喜親文士。據蘇州後。常月夜泛舟虎邱。引杯覓句。金陵被圍已久。李恆西望咨嗟。憂形於色。或有勸進者。則怫然拒之。有感事詩兩律云。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亙斗牛高。鞞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其睥睨一切之氣象。真不讓翼王答曾文正四律也。

曹振鏞之誤清

清世大官。謚文正者七人。湯斌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七人中湯斌以理學。朱珪以學問。曾國藩以勛業。皆無人訾議。李鴻藻孫家鼐皆以師傅得

之。則成慣例矣。其人蓋尙無大過。杜受田以文宗師傅。相從最久。受田卒。文宗哭失聲。故卹典亦至渥。若曹振鏞則拘牽文義。挑剔細故。箝制天下人心。不得發舒。造成一不痛不癢之天下。洪楊猝發。幾至亡國。則曹振鏞之罪也。初宣宗倦於大政。苦於章奏不能徧閱。振鏞在樞府。乃獻策曰。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陳闕失。以邀時譽。若遽罪之。則蒙拒諫之名。此後中外章奏。皇上無庸徧閱。但擇其最小節目之錯誤者。譴責之。則臣下震於聖明。以爲察及秋毫。必無敢肆者。宣宗從之。其嗣後章奏中。有極小錯誤。必嚴斥罰。俸降革。中外震悚。皆矜矜小節。無敢稍縱。語多吉祥。凶災不敢入告。及洪楊難作。互相隱諱。莫敢上聞。至於屢陷名城。始爲奏達。皆曹振鏞隱蔽之罪。釀成之。厥風濡染。以至晚清之將亡。在政府者尙循斯轍。當其得諛文正時。當世已有不文不正之謗。則振鏞之罪惡可知也。乾嘉以前。應制書雖工。仍滿紙碑帖字。詩亦有拗體者。其時雖號臺閣體。亦尙有雅氣也。自曹振鏞在樞府。挑剔破體帖字。不問文之工拙。但作字齊整無破體者。卽置上第。若犯一帖字。卽失翰林。海

內承風。殿體書直成泥塑。士習關茸。厭厭無生氣。皆曹振鏞所造成也。名臣諡法。古以文正爲最榮。今人亦踵其說。而不知其所自始。按梁溪謚志云。諡之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清代諡文正者七人。遠過宋明。（宋祇三人）然考清鴻稱冊中。所載羣臣得用之諡。以忠爲第一字。而文爲第五字。正爲第四十一字。則竟以文正爲佳諡之首稱。亦似無所據矣。

總戎佳論

項城于大海。永歷時予鐵券封伯。清質其母而招之。乃降。改授總兵。順治中。由滇南還。椎牛設饗。大會故鄉父老曰。向者捐親戚。背井闔。藐是一身。遠游萬里。一旦躬擐甲冑。出入戎馬間。兵刃雪飛於前。礮石雷鬪於側。當是時。余豈復有生之心哉。戰必受傷。傷必重創。甚則洞胸穿腹。自期必死。而卒未嘗死也。懦夫弱卒。鋒鏑未交。心懷退縮。而枕屍於疆場者不少矣。避死者顧反得死。忘生者顧反得生。是有天焉。無容逆計也。因袒其體。徧示坐客。癍瘡之痕如繡。見者無不驚歎。彝陸總兵張忠孝。賢而

好文待文人。尤有禮貌。降階握手。備致謙抑。酒酣自述其生平曰。僕固武昌一守城卒耳。猶憶少時。與亡婦棲止茅舍。歲暮絕糧。丐恩主帥之閭。賜錢二百。易麪一斗。將藉爲夕餐。而腹枵心棘。趨蹶仆地。斗麪遂失其半。歸而告婦。相對垂涕。以爲無復伸眉之日也。愉快出門。負暄東牆。偶以柳枝畫土。晃然若有物耀於目者。手坎之。得白金三兩。是年進百夫長。家亦小阜。幸今上拔擢。建牙於茲。而糟糠之侶。久遊泉下。念之未能輒忘。僕舉此以告人者。要知困極則亨。理有必然。凡人遇小不如意。動生怨尤。此自絕於天耳。彼蒼仁而愛人。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二公雖武人。然其言皆當於理。可爲儉生疾貧之鑒。

淄川小聖人

淄川孫先生名若羣。學瞻品端。言動有則。鄉里咸稱爲小聖人。蚤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訓其子彥方。處以廣廈。坐不易牀。供以豐肴。食不兼豆。雖隆冬盛暑。衣冠襜如。司寇知孫有二子。已就童試。適是時山左學使者與司寇有

舊將爲之地而未詳二子名。屢欲請之。憚其嚴正。終不敢發。先生端居緘默。遇有問難。輒指畫談議。滾滾滔滔。竟晷不倦。凡及門與輦下諸子。以制藝就正者。一一評騭。務愜其隱。而運之苑枯。年之修短。皆能於文預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令。攜家以行。旣而遣其長子歸淄就婚。課其書藝。忽驚歎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泫然而別。歸未匝月。忽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蜀中州牧。卒於官。迄清中葉。過其故里。詢孫姓名。或不盡識。詢小聖人。無不識也。

年羹堯軼事一

年大將軍羹堯。怙寵鳴張。目無朝貴。然獨重同年。雍正元年。平青海歸。黃纒紫駟。絕馳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年不之顧。史文靖公貽直。獨長揖不拜。將軍望見。大驚。翻騎而下。曰。是吾鐵崖同年耶。扶之上馬。並轡入章益門。一時傳爲佳話。將軍軍法極厲。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謹。嘗輿從出府。值大雪。從官之扶輿而行者。雪片鋪滿手上。幾欲墜指。將軍憐之。下令曰。去手。蓋欲免其僵凍也。從官未會其意。竟各出。

佩刀自斷其手。血涔涔徧雪地。將軍雖悔出言之誤。顧已無可補救。其軍令之嚴峻。有如此者。然亦可見其平日性情之殘酷矣。

年羹堯軼事二

年羹堯征青海日。營次。忽傳令云。明日進兵。各人攜板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塌子溝。〔淤泥深坑也。滿語云然〕。令各將束草擲入。上鋪板片。師行無阻。蓋番人方倚此爲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其巢穴。又年征西藏時。一夜漏三下。忽聞疾風西來。俄頃卽寂。年急呼某參將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盡殲焉。人問其故。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而鳥出。必有驚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鳥羣驚起也。其兵法之靈變。實不愧一時名將。而卒罹大譴。惜哉。

田文鏡惡科目中人

雍正間李衛田文鏡歷任督撫。素惡科目。田撫豫時。一疏劾科甲牧令數十人。適李

穆堂制府過汴。相見揖未畢。卽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躪讀書人何也。田不能堪。遂劾李牽連入蔡珽案擬辟。乾隆初。始奉特旨湔雪。尋令佐戶部。按穆堂先生再起。後復以多保鴻博鑄官。先生立朝剛鯁。其屢起屢躓。皆爲維持國體。不獨憐才愛士之私心。雖蹭蹬終身。未竟其用。然視田李二公。固有別矣。相傳田文鏡爲豫督。平越王少司馬士俊。適令祥符。庭參曰。田問出身。王攢眉嘖嘖。故作羞愧狀。良久始對曰。士俊不肖。讀書出身。某科散館翰林也。田以爲刺己。怒斥之。王知不免。回署卽詳請免河南贛地稅。冀見忤放歸。田果疏劾。時楊中丞文乾方爲布政使。司入謁曰。王某請免稅邀譽耳。公不欲成孺子名。盍少緩。田諾之。未幾楊巡撫廣東。卽保薦同往。以道府用。洊升兩司。田卒代其任。以田文鏡之嚴苛明察。而王則面加訕諂。楊則誘以巽言。剛柔抑揚。若弄孺子。其才豈在文鏡下歟。

清世宗信任李衛之專

雍正一朝。漢臣中最蒙恩眷者。莫如田端肅文鏡。李敏達衛二公。而信任之專。似敏

達尤在端肅上。攷敏達以康熙末年授雲南驛鹽道。雍正元年。管理銅廠。二年。已擢雲南布政使矣。仍兼理鹽務。三年。撫浙江。四年。管理兩浙鹽務。五年。授浙江總督。六年。命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俱令管理。復因廷議築松江石塘。上以江南督臣范時繹辦理未協。令公查議具奏。奏上得旨。仍令會同江南督撫稽察辦理。十二月上。以公留心營務。凡江南軍政舉劾。命公同范時繹等辦理。時適遣侍郎王璣彭維新往江南清查積欠錢糧。亦令公與聞。七年。加兵部尚書銜。八年。江寧有張雲如者。以符咒惑人謀不軌。公遣弁密訪得其黨甘鳳池等。私相煽誘狀。令游擊馬空北齋文往緝。旋以范時繹及臬司馬世炘回護失察。咎。又曾與雲如往來。輾轉關查不解。且賄空北稟飾。具疏劾之。上命尚書李永昇赴浙會鞫得實。時繹解任。世炘以下論罪如律。十年。調督直隸。命節制提督等官。至乾隆二年。猶以奏誠親王府侍衛庫克於安州民爭控淤地案。赴州屬託諭嘉其執法秉公。特賜四團龍服。三年。疏參直隸總河朱藻挾詐誤工貪劣等款。及藻弟蘅干預賑務。奏入。命尚書訥親孫家淦會

翰得實。革藻職。擬杖流。蘅亦擬杖。公旋卒。其一生政績如此。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江蘇人尙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衿。不求上進。每橫於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卽地方官亦苦之。閱近人筆記。至前清華亭令許雲夢治翰一事。不禁爲之失笑。一日者。有武生扭一鄉人至縣喧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汗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爲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扶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擅汗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驟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皂隸挾持而仰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是舉雖非正道。然松人咸

嘖嘖以爲美談。

紀曉嵐逸事

紀文達公性機警敏給。好滑稽。與和珅同朝。恆隱相嘲謔。而和輒不悟。一日和乞書亭額。紀爲作擘窠竹苞二大字。和喜而張之。偶值高宗臨幸。見之。笑諭和珅曰。此紀昉詈汝之詞。蓋謂汝家箇箇草包也。和珅聞而甚銜之。未幾。兩淮運使盧雅雨見會以愛士故。賓至如歸。多所餽貽。遂至虧帑。事聞。廷議擬籍沒。紀時爲侍讀學士。常直內廷。微聞其說。與盧固兒女姻親也。私馳一介往。不作書。以茶葉少許貯空函內。外以麪糊加鹽封固。內外不著一字。盧得函折視。詫曰。此蓋隱鹽案虧空查抄六字也。亟將餘財寄頓他所。迨查抄所存貲財寥寥。和珅遣人偵得其事。白之上。召紀至。責其漏言。紀力辯實無一字。上曰。人證確鑿。何庸掩飾乎。朕但詢爾操何術以漏言耳。紀乃白其狀。且免冠謝曰。皇上嚴於執法。合乎天理之大公。臣惓惓私情。猶蹈人倫之陋習。上嘉其辭得體。爲一笑。從輕謫戍烏魯木齊。未幾賜環。授編修。晉侍讀。四庫

全書館開爲總纂焉。

花老虎

花連布。滿洲人。以世職洊至南籠鎮總兵官。性質直。與人交有肝膽。少時讀書。曾習左傳。故於戰法精妙。值銅仁紅苗殺官吏反。福康安以總督進剿。檄公隨營。素稔公勇。令首先解永綏圍。公率百餘騎長驅直入。破燬苗寨數十。苗人皆烏合衆。未見大敵。大驚曰。天人神兵至耶。何勇健乃爾。因遠相奔潰。永綏之圍立解。時公著豹皮戰裙。故苗人呼爲花老虎云。福大軍至。令公結一營當大營前禦賊。悉以剿事委之。福日置酒宴會。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徼。饑不及食。倦不及寢。苗匪旣知福持重不戰。乃獸駭豕突。或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告福知。如此百晝夜。鬚髮盡白。而旁有忌其功者。互相肘掣。故不成功。小竹山賊匪叛。黔督勒保檄公督兵往剿。公禦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鳥鎗三。墮入深澗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乃自立轉入巖石中折頸而死。事定。諸將弁百計出其屍。顛骨皆寸寸斷矣。

楊鬍子歌

成都楊忠武公遇春。嘉道時名將也。以武舉從征。教匪起家。身經百戰。無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階爲陝甘總督。晉封一等昭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臨終自知死期。會四川總督同安蘇公廷玉往訪之。公出見。手交遺摺。托其代奏。時固無恙也。蘇公不得已。帶之歸。公卽於夜間逝世。豈非生有自來者耶。仁和馬秋藥太常履泰有楊鬍子歌。人奇而詩亦甚奇。讀之覺公之精神意氣。猶躍躍紙上也。詩云。賊怕楊鬍子。賊怕鬍子走脫趾。不怕白鬍大尾羊。（時有總兵姓羊）只怕黑鬍楊難當。賊正蒼黃疑未決。瞥見鬍子擲身入。刀嫌太快矛太尖。只使一條鐵馬鞭。逢人搥人馬搥馬。血肉都成甕中鮓。須臾將士風湧波。縱橫步騎從一騾。賊忽乘高石如雨。鬍子鞭已空中舉。賊忽走險奔如蛇。鬍子騾已橫道遮。森森賊寨密排壘。鬍子從外陷其內。重重賊隊圍如帶。鬍子從內潰其外。鬍子鞭騾繞賊走。吞賊胸中已八九。曠目一叱鬍子。槎枒賊皆撲地爲蟲沙。相傳失路曾問賊。賊指間道教鬍子出。賊寧不怨鬍子鞭。頗聞

鬍子爲將賢。鬍子待士如骨肉。蟻大功勞無不錄。拔擢眞能任鼓鑿。拊循含淚吮瘡。瘼。噫。嘻。賊中感服尙如此。豈有官軍肯惜死。寫得生氣勃勃。彷彿聽鼓鑿之聲。而思將帥之臣矣。然此詩作於嘉慶年間。猶未覩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時之偉績也。

武夫不知文字

張璧田軍門玉良。起於行伍。目不識丁。陳太守子壯。於蘭谿軍次見之。適有急牒至。軍門折閱。點首攢眉者良久。乃舉付從兵。令送文案處。陳詢牒中何事。笑而不答。以爲秘不肯宣也。越日又見持一札顛倒觀之。大惑不解。既乃知其本不知書。特爲此以掩飾人之耳目。嘗與程印鵠太守換帖。三代中有名蚤者。陳以爲怪。見其一帖。則是早字矣。因詢其文案某君。答曰。渠不能指定一字。第隨其口語而書之。是以如此。同時有吳總戎再升者。眇一目。每戰必先登。賊畏之。呼爲吳瞎子。嘗延僧追薦先人。僧請三代諱氏。張目不能答。急召文案委員。令撰一好名字與之。聞者捧腹。此與侯景之託王偉撰七廟諱者何異。清初馬惟興。以孫可望將來降。官至福建總兵。順治

之季。嘗賜諸將三代封典。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曰。某少時爲寇虜。相從作賊。今幸際會風雲。實不知父何名。尹何氏。若私撰之。不惟欺君。亦自誣其先人矣。願公以此語上聞。但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惜無人以是說告之軍門及吳總戎也。

記吳六奇將軍

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饑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爇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

廡下。達日。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遘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李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履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航游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清兵必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

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今大兵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筭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身出迎。入驄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

臨糜丐之身。未足報德。居一載。軍事倂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博。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囊中裝。買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閣。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旣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巋然尙存。聊齋誌大力將軍。蔣心餘雪中人傳奇。皆記吳將軍事焉。

淮軍後起之三名將談

善鑑筆記云。自甲午乙未戰敗。國人頓失向日一戰而霸之根據心理。乃欲偃武修文。以求存立於此競爭世界。時至今日。三尺之童。皆有以知其不可矣。顧自東事敗後。不知急求恢復於申儆訓練之中。而終吐棄武事。不敢復挂諸口。以轉競於文靡。甚至舉前人輝燿之歷史。精能之經驗。大足以爲後事師者。而亦任其埋葬於流俗之口。不復爲之表揚。凡此衰敗之徵。至可痛也。就近事言之。中外交綏以來。吾國之兵。非不能戰。患在事前無作戰之備。臨事乏調度之方。斯爲致敗之由耳。然雖如是。而良將之雜出其間者。亦往往有可紀之奇績。特國家不知汰楛留良。渾騏驎於鴛馬。致令人心無所景慕。斯亦不振之由焉。其戰功昭著中外。可爲軍人之模範者。如淮軍後起之三名將。一王孝祺。一章高元。一聶士成。固皆身摧強敵。以立奇功。其事足以振頑立懦。謹爲表彰如左。庶資國人之感發焉。甲申諒山之捷。世人但知歸功於馮子材。而不知王孝祺之功尤偉。蓋王氏於此戰。實身當前敵也。先是桂撫潘鼎新。顛倒功罪。調度乖方。以至潰敗。乃欲蔽罪於馮子材等。奏請於軍前正法。已得旨。

矣。時張文襄爲廣東海防欽差大臣。探悉潘之奸欺。抗疏於朝。朝廷卒收回前旨。而責其立功。王氏時帥偏師。急振軍前進。王氏讀書明道。爲清朝有數之名將。時官北海鎮總兵。平日治軍有方略。暇則手一編。與幕僚討論學問。孜孜不倦。其於越南地理。研究至析。此役出關時。以乾隆間征越無功。由於失地利。又以近世鎗礮至烈。非得地利不克。故其所帥軍士。深諳溝壘之術。技藝嫻熟。此時法兵。席累勝之勢。潮湧而來。王氏張疑軍以待之。已則潛率精銳伏於一扼要地。預相地形。築土墉爲障。凡三時而事集。法軍望見我疑軍也。以爲主將中堅所在。卽發鎗礮猛力攻之。銳不可當。歷一時許。見我不回擊。乃止擊。以騎偵之。偵得我爲空壘。遂分軍爲二。鼓銳以進。兼取包抄搜索之方略。甫動其陣。王氏躬率一隊飛至。直向法軍挑戰。法軍乘之。王因率隊退至障畔。戒所部曰。吾聞法人性高貴。平日多養尊處優。彼勢雖銳。顧難持久。當以忍耐勝之。遂令軍士伏障下。不許輕發鎗礮。此時敵彈如雨霰。王氏穿草屨。服布服。坐一土墩上。從容指揮。及見法軍氣將竭。乃發令曰。吾衆可出戰。遂風馳

而前。至以鋒刃相接。此時他隊伏軍備夾擊者。亦已突至法軍隊後。法軍猝不意。大敗奔北。死者數千人。堙谷填阡。纍纍皆京觀。遂獲全勝。是役法兵凡萬餘。而王所帥偏師。不及三千。殺敵數千。我軍死傷不及百。此爲中外交綏以來第一勝績。王氏恂恂退讓。口不言功。朝廷亦以尋常功績視之。無隆渥之賞。世所知者。又多歸美於馮子材。能知王氏當時戰狀者。蓋亦僅矣。此吾國武功所以不振之由。按當時尤有可痛之一事。則李秉衡蘇元春唐景崧輩。皆攘王氏之功爲己功。蘇以百金結上海某報力爲揄揚。由是蘇之虛譽日振於流俗。幾無人知王氏功矣。凡此皆某君親聞於王氏者也。海通以來。吾國軍事之失敗。固不可掩。然當乙未以前。列強固未敢倡瓜分之論。範圍之說者。則以我此時猶有能戰之將存。彼固有所懼而不敢也。故於諒山之役。之王孝祺。基隆之役。之章高元。其豐功偉烈。之加被於國者。在吾國民允宜尊之戴之。以爲後來者勸。古之所謂干城。不是過也。章高元爲淮軍後起名將。其驍勇果毅。冠於儕輩。於髮捻諸戰。功績至偉。法越之役。起甲申正月。以淮湘軍各千名。

渡海防守臺灣。署臺灣澎湖掛印總兵。是年七月。法兵攻基隆。守將孫開華出戰不利。基隆遂陷。時章所部但二千兵。分防各地。在麾下者僅五百。聞基隆陷。拔劍斫案而起。急欲恢復。誓於所部率以進。將抵基隆。復戒其衆曰。國土失陷。吾將兵者之恥也。今與諸君約。吾今夜必復基隆。若及明而不復者。吾寧自剄。不與諸君相見矣。章氏爲鎮將多年。向曾不營私殖。所得財悉以養死士。爲淮軍諸將所僅見。故深得士心。令既下。所部士卒咸鼓勇而進。將抵礮壘。使部將李世鴻。章保勝。分兵由小徑抄其後。章則率兵士百人。提刀直擊法兵營壘。途遇邏者。縛之而直前。此時法兵忽覺。章來襲。鎗礮如雨射出。海中法艦復以大礮榴彈擊章軍。章氏帽簷被礮彈擊去其半。左耳受礮震。終身失聰。於是時袒臂大呼而進。不用鎗礮。挺短刃直斫法兵。法兵大敗。死者二千餘。折其兵官二人。餘衆晁水逃入法艦。法艦亦於夜中引去。章氏果踐其言。於夜中踏破法壘。奪還基隆。時他將聞章氏短兵進戰。咸爲震慄失色。遲明率兵來援。則見基隆早易法幟。樹章軍旗矣。是役法兵死傷殘骸。築爲京觀。大塚

巍然。至今每年有法艦到基隆祭。役陣亡軍士（按去年某東報且記法國寄款到臺灣。託日本人修葺此塚。）此實中外交綏以來第一奇功也。其後甲午之役。章氏統廣武嵩武及新募福字軍共八營。奉李文忠檄往援旅順。未發而旅順陷。遂奉旨會同宋慶赴前敵。守牽馬嶺。屢與日兵戰。殺敵甚多。迭獲勝。敵不敢犯。引去。時宋慶暮氣已深。疾章聲成功績。將出己上。則其屢次退師失地之罪。必相形而不可掩。會召章議事。章氏請合兵決一死戰。以摧強敵。宋不從。且以危禍怵之。章大呼曰。我章迂子豈畏死者乎。曷爲不可戰。蓋章氏臨陣率騎馬前行。以率士卒。視彈子如無物。人皆以迂子目之也。於是宋慶嫉之益深。乃檄其棄牽馬嶺。以守蓋平。蓋平無險阻。可扼絕地也。章氏知宋陷已。然迫於上將命。不得。不行。既抵蓋平。敵兵大股數萬。四面來攻。章氏戒所部無妄動。俟敵近。乃發槍。殲其將三人。敵軍死傷甚衆。知敵大隊將至。相乘。請援於宋軍。宋竟不許。十二月十三日。敵大舉環圍。榴彈如霰。復馳使求救。時宋駐析木城。終按兵不動。竟不赴援。章氏搏戰一日一夜。疲極不得息。子彈

告竭。則以鋒刃突擊。日軍死傷山積。終以衆寡懸絕。部將楊壽山、李仁黨、李世鴻、賈君廉、張世寶等皆陣亡。章氏彈盡援絕。乃率殘兵衝出重圍。退往營口。此役也。爲中日戰事中第一惡戰。日本軍人至今稱之。雖敗猶榮。可謂有價值矣。按宋慶傾詐嫉媚。於此役屢屢退卻。乃及身顯榮。身死猶得忠勤之謚。章氏爲國力戰如此。及退而歸田。乃至無以爲生。今秋皖紳公呈皖撫奏請賞食全俸。始蒙朝廷存恤。專制國之綱紀。卽在賞罰得當。賞罰一失。未有不解紐而立敗者。又按章氏其後復官登州鎮。德兵佔膠澳時。章氏又請死戰。時李秉衡爲魯撫。不發彈藥。而又劾其退縮。朝旨則不許其開礮。章氏因而氣憤成疾。甲午之役。聶士成初隸葉志超。先是熱河朝陽有匪亂。聶葉共往平。聶功至高。而爲葉所冒。葉遂居聶上。爲其所累。相率俱敗於牙山。葉獲罪。聶乃以偏師千人扼守摩天嶺。捍蔽盛京。日軍屢犯之。俱爲所擊退。盛京得保無恙。及和議成後。聶乃奉命練軍。聶因參用德國兵制。召募精壯。日日訓練之。躬與士卒同食飲。臥起。預知東三

此將有戰禍於其間。特率兵躬履其地。詳繪地形。

至析至備。欲一旦爲國效力也。歲戊戌。余訪聶氏於軍中。見其軍屹若長城。壁壘精嚴。聶問可以任一戰否。余曰。此正莊生所謂木雞。國之楨幹也。聶亦厚自期許。欲以一戰雪國恥。振國徽。庚子春初。北方義和團勃起。所過焚掠。聶氏時官天津鎮。發兵討之。一擊而敗。拳匪走散。轉集於京師。結連宮庭。端剛遂搆聶。降旨嚴斥。聶奉旨扼腕歎息。謂其下曰。吾無死所矣。有勸其避往保定者。聶喟然曰。死吾分也。特患不得其名。且舉吾數年辛苦所成之精銳。誤供凶暴。投諸一燼。爲可惜耳。今國衅旣開。天津首當衝。以吾奉命鎮茲土。吾日未暝。必伸吾職。不許外兵履斯土。然充吾力。詎足以拒八國聯軍乎。吾死必矣。特如斯以死。吾其終不暝也。斯時內扼於端剛。外迫於裕祿。聶氏窮無所之。五月十八日。大沽失守後。聶前軍駐守紫竹林。日師首至。聶軍一舉而敗之。死者纍纍。他國聯軍繼進。聶與苦戰累日。以一當百。殺傷過當。聯軍知聶軍不易勝也。乃破公法。用綠氣礮攻之。聶知無幸。先一日誠所部曰。惟吾先自蹈死。汝曹退守他所。或能稍完吾精銳。備他時國家一用。無俱從也。明日。張陣復戰。聶

氏獨身扼守一橋。聯軍來攻。力斫數十人。忽一榴彈飛至。聶氏並其騎俱化灰燼死。事至慘烈。殆過於所謂三忠者遠甚。顧今日三忠猶有表彰之者。獨此叱咤風雲。孤忠殉國之良將。詎可等於蟲沙乎。是則表揚之誼。固吾人後死者之責也。清季某公。尙論晚明人物之盛。並舉當世人材可比擬者。曾舉聶比黃得功。由今思之。殆不謬也。嗚呼。聶氏用非其時。以死伸職。嶽嶽良將。而爲奸回所斷送。其死至可痛惜。顧當吾國挫敗之餘。乃忽有此不可侮之一軍。巍然與列強搏戰。使列強知我國人終不可侮。而少生其戒懼。按當時西人述及聶軍之強。矯任戰。莫不惶然變色。滬上諸西報可覆按也。則其功施於國。亦至大矣。此又吾人所宜知也。按兵者。危苦之事。非享倖福之民所樂爲。凡其民之生事薄者。其兵之名額轉多。日本固其例也。以吾民質樸勤勉。百折不撓之恆性。實宜於兵。當今之世。尤應發揮斯旨。但使得良將爲之帥。吾敢斷言吾國之兵。將強於天下。是在能者勉力爲之耳。故稍述淮軍三將。以風勵吾國人。

岳威信兵法

岳威信公征青海。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曰。此前途有放卡賊。蓐食速驅。果擒百餘人。自此探信賊斷。敵不及備。大軍直抵其帳。敵衆倉皇驚潰。丹津衣番婦衣遁。降者數萬。自出師至此。前後僅十餘日。古來用兵塞外。未有如此神速者。

阿文成兵法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晚力阻。公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合營雖從之。而不免怨誹。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爲漂沒。咸詫爲神奇。公曰。我有何異術。特見羣蟻移穴。知地熱將雨耳。按文成此舉。不難於先見。而難於實言。稍有權術者。必又以爲遁甲奇門矣。健兒雖莽。肯受吾紿。

海蘭察之將略

乾隆朝名將。以超勇公海蘭察爲冠。邊功戰略。炳燿旗常。無待述矣。其行軍實由天授。有爲自古名將所未嘗到者。自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

處有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能望雲氣決賊勢之盛衰。此戰之勝負。察山川脈絡。知安營汲水之宜。聽地窖識賊馬之多寡。驗馬矢料敵去之遠近。卽倉猝間。手彈弓弦。亦能預測利鈍。以故進必殲敵。退亦全師。操縱神奇。不可殫述。（按望氣之說。屢見史策。古名將皆能之。北齊時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超勇蒙古人。或得祕傳。不知今尙有傳者否。）魏氏聖武記。稱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按福康安以椒房貴戚。得專闔軍略。非其所長。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阿桂之將畧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將材相業。冠絕一朝。相傳公在行營。每軍務倥傯。帳中獨坐。飲酒吸淡巴菰。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或嗾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卽知其器識。輒登薦牘。故人樂爲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卽日授副將。海超勇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公。驅

使辱罵性命。遇他帥雖禮下之。不樂爲用。文成洵不愧名將矣。

羅壯勇少時逸事

羅壯勇公思舉。初征白蓮教。後平永州苗。爲嘉道兩朝赫然名大將。籍四川之東鄉。少亡賴。數行竊。令捕之。杖斃棄諸野。中夜而蘇。匍匐至一老嫗家。周之。乃改行投身軍營。驍勇冠絕儕輩。遂歷保至專閫。封子爵。當趙金龍之亂。羅受命與總督盧公坤往平之。賊已困將擒矣。時清宣宗以尙書宗室禧恩來督軍。未至。諸公議待禧至。羅曰。圍久師怠。賊必遁。糜帑可惜。遂違衆一戰。殲賊且盡。禧公爲親信重臣。督撫以下皆降屈爲禮。怒羅之不待也。盛氣陵之。羅不爲屈。且面折之曰。諸公貴人多顧忌。羅思舉一亡賴耳。受國厚恩。至提督。惟以死報。不知其他。禧甚怒而無如之何。羅每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少諱。並請文人歷敘其事。洵奇男子也。按魏氏聖武記云。思舉忠孝人也。其始軍中。莫知所自來。及爲副將。自檄川陝湖北各州縣。銷積案數十云。所捕劇賊羅某。今已爲國宣力。其母復株連。世始知其前事。與此少異。

黃翼升識拔鮑超

長江提督黃翼升。初從曾文正游。夔州鮑超夫婦來長沙。以貧故。謀生計不就。久之。資罄。存錢止數百。鮑故烈士。以錢市酒肴。置醢。將與其夫人飽飫以死。鄰嫗知之。以告公。公亟往。斂門。則戶鍵矣。毀門入。鮑夫婦方對案舉箸。公問何爲。以實對。公喟曰。壯士奈何效匹夫匹婦死溝瀆。鮑曰。奈絕食何。公曰。子從我隸名軍籍中。豈惟不死。且可圖進取。王侯將相。庸有種耶。鮑泣拜。公遂挈以歸。進之曾文正。不數年。鮑由步卒起。戰比有功。官浙江提督。封一等子。與公對樹旌節。列爵苴茅。海內識與不識。爭以郭李韓岳相比擬。然則鮑固人傑。公亦鉅眼矣哉。

黃翼升始任長江水師提督

同治三年。洪楊平。長江奏設經制水師。以一提督節制五鎮官兵。首膺此選者。二等男長沙黃公翼升也。公起家材官。曾文正戲下。久任軍事。力濟巨難。功與彭楊埒。初隸水軍。方監造戰船。有龍降其舟。色正青。長五六寸。隱見儻忽。或曰。此黃河廟中。

常示現者也。文正偕幕僚往觀之。信嗣是公每戰龍見則必捷。戊辰秋官軍蹙擒寇於燕齊。接壤之運河。時河水淺。躍馬可渡。公慮賊之潛遁也。禱於龍神廟。禱畢。龍復見。水不雨而漲。賊突圍不濟。遂盡殲焉。公忠忱耿耿。戰績洸洸。訓士則以匈奴未滅爲激勵。論功則以雍齒且侯爲慰藉。其厚得神助有繇來矣。

顧亭林母

顧亭林先生之母。崇禎時旌表節孝。卽明史列女傳所稱王貞女也。先生有與葉詡菴書辭薦舉云。先妣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蓋其辭決而其志彌可哀矣。

顧亭林嚴拒夜飲

名人軼事上

亭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庄產。不一二年。卽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宦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康熙丙辰。先生至都下。兩學士設讌。必延之上座。三醞旣畢。卽起還寓。學士曰。甥尙有薄蔬。未薦。舅氏幸少需。暢飲夜闌。張燈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於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陸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確。

史閣部後嗣

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返。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生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

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鄧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蘄茶坡集有送史愚菴梅花嶺展墓詩。愚菴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志名宦傳。載史公死後。養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菴當卽直耶。

記河帥二則

栗恭勤公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幼貧而孤。師某同邑明經。老名宿也。同學某甲。年少家裕。有紈袴風。師子女各一。子二十餘。略不辨菽麥。女及笄。婉淑明慧。父母愛如掌珠。素器樸園。欲以歸之。彼此皆有意。女亦微聞其說。特未明議聘耳。樸園以貧故。常宿於齋。師之子伴焉。一夜師子曰。躁甚。不能寐。願與子易位。樸園難之。強而後可。俄自屋上墜一物。鏗然有聲。師子大呼。視之鐵戈貫胸。氣已絕矣。樸園懼而號。師出。見子慘死。謂樸園謀殺。樸園譁辨。屋上有洞。然以易位故。疑不能釋。某同學亦質贊之。鳴於官。以文弱書生。嚴刑逼訊。遂誣服以謀殺。寄囹圄。延頸以待決矣。女既

無所歸。同學某遣冰人來。願養夫婦老。許之。既合。鬻彌月。某甲飲微醺。告女曰。費盡心血。乃能娶汝。女詰之曰。汝兄之死。乃我買盜某爲之。本欲賊栗某。何期誤傷汝兄。然栗某得罪。我始得與汝合。亦天緣也。女佯歡笑。益勸之醉。某酣臥。女藏刃於懷。徹夜不眠。向曙出。至縣署擊鼓。爲兄雪冤。官廉得情。以某甲並盜抵法。而釋樸園。女大言於堂曰。我以悞歸某。今爲兄故出首本夫。前生孽緣也。出刃自刎死。樸園以由女得釋。哭不成聲。後以拔貢。由縣令洊至河督。養師夫婦終其身。奉女木主。朝夕申辦香焉。

黎襄勤公世序。河南羅山人。初以進士。令西江。上官命稽案。至某縣。羊角風旋興。前不散。黎曰。汝冤魂耶。導我行。爲汝雪之。風果前導。至塚而沒。問里甲云。某甲新以瘵卒。問其故。繼妻少艾。無子女。以饒於財。未嫁也。喚其妻至。美而豔。問若夫以何疾死。答以瘵。曰。是有他故。吾欲驗之。某氏甚辯曰。驗有故。當我以罪。無故奈何。黎曰。我當其罪。棺既開。骨瘦如柴。驗無據。某氏喧號索命。黎無以難。姑懸待訪。某氏迭控於廉。

訪中丞。檄下如星火。至省垣。十或謂黎瘋顛。將參處。黎曰。固也。請賜一月限。世序訪不得實。罪無悔。憲許之。辭出。作星士裝。周行縣四境。二十餘日。迄無朕兆。心甚鬱鬱。一日微雨。奔至一村。避柴門下。老媪出。闔扉問之。曰。賣卜之人。暮無所歸。乞投宿焉。媪曰。我齒已暮。無所避嫌。家有三楹。客可宿東偏屋。出脫粟飯之。問其家人。云。有子某乙。日游蕩不歸。言之絮絮泣。俄有叩門聲。一男子入。攜酒肴餅餌甚多。呼母曰。今日博大勝。母可飽餐。媪告以有客在。導以見。因列酒饌。某乙曰。汝財星也。今日來。我博卽大勝。明日勿去。我再往博。明日去。至午歸。負赤仄累累。曰。汝真財星。因更買酒食以餉。飲既酣。某乙曰。欲與君結爲兄弟如何。黎亦欣然。因勸之曰。觀子意氣。不凡何甘於下流。況有母。宜務正業。蓄妻子。不宜自棄如此。某乙曰。我雖賦閒。然奉養老母外。一身無罣礙。得錢多。卽樂一日。否則忍飢。要妻子何爲。天下婦人最毒。某村某甲。家資鉅萬。身不得其死。今且他人入室矣。要妻子何爲。黎曰。聞有縣官爲檢驗矣。某曰。此事除我知之。雖武侯復生。安能測其底蘊。縣官且由此得罪。他官更莫敢

問矣。黎曰：蓋爲我言之。某曰：他人是非，言之何益。黎曰：我兩人交同手足，保無漏言。閑佐酒，庸何傷。某曰：我梁上君子也。一旦入某甲家，掘後牆探首入，見某甲臥牀上。其妻與一男子，各持燭持剪，自蠶盎中出小蛇一，置某口，以剪剪蛇尾，蛇痛極，入腹中。某甲大呼，氣已絕矣。婦人與男子收蛇尾並剪，置盎中埋牖下，然後同飲同臥。我觀至三鼓，怒髮上指，不復竊，遂歸。縣官何人，遂能測耶。旣而曰：我明日仍往博。子母去賣卜村市，晚歸同飲可也。黎曰：我卜子三日內有奇禍，無出門過此以往。當交好運，終身喫著不盡矣。汝在家坐守，我出賣卜。約晚仍會於家。黎出，暗會人騎馳至省垣，見廉訪請復審，拘某乙來，踞堂下。視堂上賣卜人也。黎曰：第吐實，保無害。某乙供如前。從牖下掘得蠶盎，蛇尾剪刀並存，再檢棺中，半蛇亦出，供證確鑿。某氏無所遁，乃供在室時，通於表兄某。旣嫁，夫有瘵疾，不能滿其慾，與表兄計，夫死無跡。貨旣饒，與表兄曠，不嫁終其身。案定，抵某氏及其表兄於法，羣以爲龍圖復生也。後黎官至河帥，迎某乙母去，奉養若母。

八更

不爲盜，日給錢一緡，任其游，以終其身云。

鄭孝子

鄭孝子立本。蕭人。父相德。坐事戍西域。立本稍長。知痛哭。廢寢食。及年十八。辭母尋父。家故貧。誓以丐往。母初止之。不聽。臨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中有橫紋。幸而相見。以此爲驗也。歷半年。行抵庫車。查軍籍無父名。流寓數月。未知所往。邊徼人稀地廣。又無可乞食者。困甚。會軍將高魁元。聞立本操中土音。問之。具以告。魁元驚曰。汝父我友也。曩昔戍烏魯木齊之綏來縣。雖然別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也。餽貲而別。立本既知父耗。心益急。時張格爾餘黨未靖。官道梗塞。乃裹糧走小路。攀崖越嶺。誤入深山。前臨陡澗。深不見底。立本旁皇無策。忽有獸自南來。大如象。疾行若電。黃光閃爍。舉步作金聲。瞥然北去。因念此物來處。當有途徑。黑夜探行。轉折至天明。乃回庫車之路。愉悅道旁。氣息僅屬。惟呼天籲父而已。差官趙弁者。從山脊過。問而憐之。曰。我轉餉回。卽赴綏來。當攜汝行。道路險巇。勿自往。往亦不識也。託立本於回務主事奇氏家。奇禮遇之。居逾年。趙不至。亦無他伴。乃復

潛去。行入戈壁中。絕水。時夏日酷烈。掬路旁馬溺飲之。而嘔。嘔而復飲。如是數日。憊極而仆。適番衆騎馬過。撫之未絕。負至泉飲之。逾時始蘇。又以餅餌食之。復起行數十里。見天山雪水。洶洶迎來。自念有進死無退生。褰裳涉之。寒若層冰。中挾砂石。如碗如拳。擊脛骨痛不可忍。良久得岸。始達土魯番大道。由是歷蒙古塔。白洋河。至烏魯木齊。急奔綏來縣訪問。則父已病歿數年矣。立本長號過市。慟不欲生。瀕死者再。先時相德抵戍。西人筵請教讀。隸門者頗多。卒之日。共營葬焉。及聞立本至。告以墓所。爭筵致之。立本既告患病二年。同門輪視不少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啟墓。門人悉會。中國人流寓西域者。咸來設祭。祭畢。開棺。體膚悉化。惟左右獨存。缺指橫紋宛然。遠近駭異。以爲天留隻手。以待孝子辨認也。立本益哀哭不能止。衆上其事於都統。沿途具夫役。給驛馬。護孝子負骨以歸。時鴉片戰爭之前。四歲也。蓋往返二萬千里。時歷八年。立本抵家拜母。相持悲泣。葬之日。父老士女奔走往觀。咸呼爲鄭孝子云。按清代孝子尋親。若益都冷秀才昇之。遠走龍州。崑山曹君起鳳之。跋涉西陽。難哉。

不多覲已。然或資力有餘。猶有賴焉。鄭孝子乞食絕域。備歷荼苦。卒能辨認指節。以歸。至誠感神。信夫世之日侍庭闈。而奉養疏略者。豈不痛哉。

記楊勤勇夫人

嘉道間名將。首推二楊。功業威名。彪炳一世。而勤勇侯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才。則有世所不盡知者。夫人爲蜀之華陽縣人。廣東佛山同知廷泰女也。勤勇任寧陝總兵。夫人歸焉。初婚三日。終南教匪漸熾。侯卽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及秋。寧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嘖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勢岌岌不可終日。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夤夜驚竄。反依夫人爲逃死藪。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卽不敵而死。主將聞之。亦見我輩心也。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恩重。情急而叛。無與夫人事。誠慮外寇。驚及夫人。主將聞之。無以明我輩心也。先是鎮署司餉朱之貴者。性

吝刻。衆欲殺之。夫人藏之複壁中。佯令追捕。衆意乃釋。黎明。叛衆請見夫人。奴婢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數。敢涕泣者懲之。且朽牆薄壁。脫有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啟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瀝。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衆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衆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女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卽出婢媪衣履。與官眷結束。次啟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衆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面。衆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盃盃。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卽轉賣盃盃去。衆審視良久曰。且爲此盃。饒汝。明日行抵。泉縣。石泉百姓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安免身。時典郡興安者。夫人從兄燮堂也。初

勤勇於固原聞變。遣屬將選勤。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千二百里。三晝夜而至。熬屋得燮堂書。知夫人已往興安。卽馳往石泉撫賊。解鄠縣圍。賊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衆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寧。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爲請。實以試主將心也。勤勇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托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鬪。夫人入廳署。訊知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衆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勤勇。詢問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馳候勤勇。見左右役使皆叛黨。神情炯炯。相視無一言。少頃。請間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衆離心。故遣某等探候。勤勇曰。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我見不徹。不敢行。旣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勤勇出語。都守歎服而去。其智略英果。類如此。

方叛兵之就撫也。廷議以勤勇在鎮。馭兵不嚴。削職戍伊犁。自謂立功贖罪。或可免行。夫人曰。卒伍爲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一月。果蒙賜環。勤勇籍貴州。褫職自健。爲南歸。舟子慳悃糴鹽。謂至沿河司可獲重利。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況數奇。始罷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始止。行抵黃瓜漕。前舟撞損。以載輕急。駛近岸。人免而船沈。夫人善畫蘭。喜彈琴。讀書。尤識大義。嘗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慮牽滯。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爲欲。則百事不得其正。聞者尤敬服焉。

記勒保事

勒襄勤相國保督四川時。待僚屬以禮。卽不歉意者。亦未嘗不飲人以和也。嘗語人曰。我始由筆帖式官。成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歡。時遭呵譴。同官承風旨。置之不齒。每衙參時。無與立譚者。抑鬱殊甚。又以貧故。不能投劾去。含忍而已。會聞新任總督某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總督將至。身先郊迎。辭不見。慍矣。抵城外上

謁。又不見。更愠甚。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荷延接。而我獨不得見。手版未下。又不敢逕去。天氣甚暑。衣冠鵠侍。汗流浹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躊躇間。忽聞傳呼。請勒三爺。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如羈囚。忽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裼衣。立於簷下。指而笑罵曰。汝太無恥。乃作此等形狀見余乎。我稟請庭參。則掖之起曰。不要汝磕狗頭。回顧侍者。令代解衣冠曰。爲勒三爺剝去狗皮。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我於斯時。越聞罵越歡喜。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較今日封侯拜相。無此樂也。時司道衆官猶未散。聞之俱驚。我飲至三鼓歸。首府縣官尙伺我於署中。執手問總督意旨。從此遇衙參時。逢迎歡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位而與右師言者矣。而勒三爺之爲勒三爺如故也。官場炎涼之態。言之可歎。故於今日待屬官有加禮。以此而不肯輕意折辱屬官。亦以此也。方伯嘗舉以告人。自謂一生歷官。不敢慢易忽略人者。勒侯之教也。

顧吳優劣

吳梅村祭酒爲一代詩人。直紹唐賢之學。而身爲貳臣。名爲之殺。當時身復出仕。涕泣謂人曰。余非負國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當國變之初。吳平西爲圓圓被虜。憤怒借兵復讐。祭酒作詩刺之。有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痛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等句。作此詩時。設心未嘗不佳。及身歷其境。未能隨遇而安。乃推諉以文其詐。若謂家貧親老。則崑山顧亭林先生境非富饒。堂上亦有老親。何以數詔不起。且觀其日知錄郡國利病等書。經濟宏深。豈不肯爲世用者。先生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何等抱負。勝梅村遠矣。

彭雪琴軼事

湘陰彭雪琴。宮保玉麐幼時。玉貌流。丰姿俊雅。鄰女梅仙見而悅之。託嫗致意。願委身以從。宮保感其意。頗首肯。後格於勢。事遂寢。女因而致死。宮保傷之。誓願畫梅。

花十萬幅以報。故其題采石磯太白樓詩云。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當蹇修。到此何嘗敢作詩。翠螺山擁謫仙祠。頽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姑熟溪邊憶故人。玉臺冰澈絕纖塵。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太平鼓角靜無譁。直北旌旗望眼賒。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或謂此事未確。可以不必流傳。然兒女英雄多情一轍。無庸爲賢者諱也。

孔文諛奏請蓄髮革職

清初入關。薙髮令下。原任知府孔文諛奏。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元植。已率四世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薙髮。訖。但念先聖爲典禮之宗。顏曾孟三賢起而羽翼。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播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二千年來。未之或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惟聖裁。得旨。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諛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

敘用。專制國君主之淫威。固非口舌所得爭者矣。

燒車御史

和珅柄國時。其家奴多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湘鄉謝侍御振定方巡城。遇焉。摔而鞭之。火其車於衢。世稱燒車御史。後二十餘年。侍御子興曉以固始縣令。膺卓薦。召見。上從容問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特旨擢成都知府。

管侍御擬劾和珅

武進管侍御世銘在臺垣。負抗直聲。一日與友人酒坐。時和珅以伯爵官大學士。衆譽伯揆無虛口。侍御被酒大言曰。諸君奚爲者。吾方有封事。衆皆駭愕。是夕侍御歸邸舍。遽卒。見姚椿所作管侍御唐詩選書後。姚聞之。洪稚存太史子符孫。符孫得諸太史。太史與侍御同里友善。其言當不謬。（按姚文云。錢通副禮以劾和珅奉命。命稽察軍機處。爲權倖所困。衣食不豫。寒悴以死。世皆疑其被毒。惜翁獨明其不然。惜翁指姬傳先生也。

吳蘭次之風義

清代駢體。自以陳檢討爲開山。由其才氣橫逸。澤古淵醇。而筆力又足以駕馭之。故隸事言情。具有六朝家法。一二俗調。不能爲全集疵也。降而思綺林蕙。氣息忝弱。浪得名矣。顧聞吳蘭次慷慨義烈。敦尙友誼。長沙趙洞門總憲當柄用時。車馬輻輳。及罷歸。出國門。送者三數人。蘭次與焉。其召還也。賓客復集。蘭次獨落落然。蹤跡闊疏。合肥龔芝麓尙書提倡風雅。門生故吏徧九州。歿於客邸。兩孫惇惇孤露。無過存者。蘭次則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而字以愛女。至於成立。使名家子孫。無西華葛屨之歎。風義如是。文章餘技已。章檢討行誼亦純粹。見省府志本傳。

嚴武伯之義俠

虞山錢宗伯下世。其族人夙受卵翼者。妄意室中之藏。糾合亡賴少年。囂於宗伯愛妾。所謂河東君者之室。詬厲萬端。河東君遂自殺。同縣嚴生武伯。不勝其憤。鳴鼓草檄。以聲厥罪。宗伯之家始安。夫宗伯以一朝魁碩。宗匠儒林。晚節摧頽。至盡喪其數。

十年談忠說孝之面目。其人誠不足論。第其生前獎惜孤寒。陶成後進。一旦聲華漸滅。而平日依草附木之輩。遂反脣而肆其訾警。迄於家室漂搖。姬姜畢命。葛裙練帔。孤雛可憐。亦未始非人情之過薄。河東君一死報主地下。老尙書不知相對作何語。若嚴生者。可不謂古之義俠歟。

張廷玉馭吏之嚴

張文和公性寬厚。而馭吏特嚴。長吏部時。知有蠹吏張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屢受其毒。人呼爲張老虎。公命所司重懲之。朝多爲營救。公不爲動。時稱公伏虎侍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來。曰此文元氏縣誤書先民縣。當駁問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寫元氏。外省之誤。今元氏作先民。乃書吏略添筆畫爲需索計耳。責逐黠吏。而正其謬。同官服其公敏。清代部吏弄權舞文。外官有事於銓部者。爲吏所持。輒至質衣裝。貨車馬。舉債出國門。甚或贈贈終其身。如文和之察弊。亦中人才智所易及。乃畫諾坐躪。日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詰。委蛇庸懦。豈復有人心耶。

鄂爾泰警世之言

文端嘗語人曰。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大事必至糊塗矣。見張文和澄懷園語。按文端生平識量淵宏。規畫久遠。此數語大有閱歷。足以警世之積穀把柁者。若夫胸無遠猷。疏闊僨事。輒藉口於不拘小節。則轉不如謹守繩尺之士。猶不至禍人國而害及蒼生也。

張船山風節

船山先生世多以詩人目之。官諫垣時。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外省督撫。一劾河漕鹽政。嘗畫一鷹贈人。自題云。奇鷹瞥然來。攖身在高樹。風勁乍低頭。沈思擊何處。風采如此。詩人也歟哉。

謝薌泉之疏闊

謝薌泉先生焚車事。世多稱之。其人大節不苟。然性疎闊。其居處几榻塵積數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草紛披。殊有濂溪不除階草之意。財物奢蕩。一任僕人侵盜。毫不介

意性復多忘。嘗新置朝衣。借法時帆祭酒著之。罷官後。遂不復取。及官儀部。當有祭祀。復欲市取。時帆聞之。故意問之。曰。吾記君嘗於某時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無。謝茫然曰。此等物棄諸敝笥。安可索取。法復曰。或君曾假諸人乎。謝仍不復記憶。法笑曰。君於某日曾假余著之。今尙在余笥中。君果忘乎。謝乃恍悟。其不屑細故若此。參觀燒車御史節。

劉文清晚歲改節

劉公壙爲文正公子。少時知江寧府。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及入相後。適當和相專權。公以滑稽自容。初無所建白。召見新選知府戴某。以其迂踈不勝方面。因問及公。公以也好對之。爲上所斥。謝薊泉侍郎。頗不滿其行。至以否卦象辭誚之。語雖激烈。公之改節亦可知矣。然年八十餘。輕健如故。雙眸炯然。寒光射人。薨時。老無疾病。是日猶開筵宴客。至晚端坐而逝。鼻注下垂寸餘。殆亦釋家所謂善解脫者歟。

彭雪琴畫梅

雪琴母太夫人山陰王氏女。其外王父游幕皖北。太夫人行年三十有五矣。猶然待字。時封公爲其地巡檢司。適喪耦。縣令爲作合。遂成二姓之好。其後封公先卒。太夫人守節撫孤。備嘗辛苦。及其歿也。雪琴猶爲諸生。不及見其貴顯也。然雪琴天資忠孝。功業爛然。稱中興名臣。足以慰節母地下矣。雪琴以諸生從戎。在軍中二十年。戰功卓犖。中外共見。然其人實溫文儒雅。善畫墨梅。時俞蔭甫主講杭州詒經精舍。彭借寓湖樓。許畫梅花一幅。以當屋租。俞贈之詩。所謂一樓甘讓元龍臥。數點梅花萬古春也。後果踐斯語。俞於如冠九處。見其所書楹帖。有小印云。兒女心腸。英雄肝膽。又聞勒少仲言其一小印云。古之傷心人。賢者多情。卽此可見矣。參觀彭雪琴逸事一節。卽可知彭傷心之由矣。

曹文恪之健啖

清中葉大臣善啖者。首推曹文恪公。次則達香圃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摺一二疊。

以帶束之。飽則以次放摺。每賜食肉。王公大臣。人攜一羊。烏又皆以遺文恪。轎倉爲之滿。文恪坐轎中。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轎倉中之肉已盡矣。故其奏中有微臣善於吃肉之句。道其實也。香圃家甚貧。每餐或不能肉食。惟買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略煮之而已。人極儒雅。惟食時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爲方塊。置簸箕中。宴坐以手攫啖。爲之一快。傷寒病起。上問尙能食肉否。對以能食。於時賜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終。

王文端之守正

公高不踰中人。白髮數莖。和靄近情。而時露剛堅之氣。其入軍機時。和相勢方薰赫。梁文定公國治。爲其擲揄若童稚。公絕不與之交。除議政外。默然獨坐。距和相位甚遠。和相就與之言。亦漫應之。一日和相執公手笑曰。何其柔荑若爾。公正色曰。王忝手雖好。但不會要錢耳。和赧然退。然乾隆帝深倚任之。和亦不能奪其位。嘉慶親政。

公爲首輔。遇事持大體。竭誠進諫。上亦優待之。其致仕歸日。上賜以詩。有清風兩袖。返韓城之句。命皇次子親爲祖餞。以榮之。癸亥春。成德之事。公時已致仕。急入內請安。謂禮親王昭榑曰。德爲庖廚之賤。安敢妄蓄逆謀。此必有元奸大慝。主賄以行。明張差之事。殷鑒猶存。吾見上時。必當極力言之。以除肘脇之患。聊以盡老臣報主之心。可也。後上召見。公應對如前。上深然之。會某相國恐株連其戚。急治其獄。草率完案。致癸酉秋有林清突入禁門之變。上深思其言。命有司特賜祭焉。

吉慶之清廉

粵東制府。爲天下繁華之區。居是官者。無不窮奢極慾。搜括明珠翡翠珍奇寶玉。載滿海舶而歸。惟覺羅吉慶督粵幾十年。不名一錢。几榻蕭然。渾如儒素。壬戌冬。博羅之變。公率提督孫全謀。極力剿捕。業已蕝事。而撫臣某素暴戾爭柄。公屢寬假。而某恐爲公所害。因先發制之。密劾公疲輒失機數事。上命其究謀。某乃坐高座呼公至。宣上諭畢。卽命公改囚服。并去僕從。銀鐙繫頸。吏隸詆呵以辱之。並詈以譏謾之語。

公浩然曰。某雖不才。曾備位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傷國體。因引佩刀欲自刎。某素多力。因搯其左腕。公情急。遂取煙壺吞之。逾時而死。某遂以輕生上聞。公子壽喜。襲祖廕散秩大臣。其家華門圭竇。初不知爲曾任封疆者。則公之清介可知也。

楊天相之冤獄

乾隆末。海盜渠魁某橫行江浙洋面。下詔書命捕之。爲崇明副將楊天相所獲。提督陳大用飛章入告。倉卒未會總督銜。總督某耄而貪。且銜提督之獨奏也。思有以中之。已而有上旨命兩江總督審明正法。盜因以十萬金賄總督。總督受之。適揚州某太守自侍御外擢至江寧。上謁。總督語以是案。尙有可疑。太守遽曰。綠營習氣。往往誣平人爲盜。以自邀功。宜詳察之。總督大喜。卽以此案屬之。竟以誣良爲盜定案。出盜於獄。而殺楊天相於海口。提督亦坐免戍軍臺。楊天相死之明日。總督出行香。若有所見。卽日死。逾年盜忽至山東。巡撫衙門自首。歷言在江南被獲。行賄得脫狀。東撫不欲興大獄。誅盜而諱其事。當天相死時。提協兩標兵皆呼冤擊鼓。願罷伍歸農。

幾成大變。而上海之民。爲天相焚紙錢灰如山阜。至清季邑中父老。猶能言之。乾隆朝自和珅秉鈞以後。政以賄成。以橫行江海之大盜。得賄則任其逍遙法外。而反置擒賊之將士於極刑。吏治之黑暗腐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顧當時幸免危亂者。因國家承平日久。小民安生樂業。準回衰亡。外無強敵。得以粉飾太平耳。無識之士。輒頌乾隆朝爲極邇治之隆者。其亦曾一考其事實否耶。

王閻羅

漢軍王侍郎國安。康熙初撫浙。勤敏彊記。所部吏民賢不肖及姦宄姓名。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嘗晨坐聽事。官屬以次晉謁。復延見鄉里耆老。問疾苦。甫闔扉。遽微服行。闌闌間。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至官。遠近駭服。會朝議欲棄舟山。徙民內地。公上疏。力言不可。乃止。卽今之定海廳也。浙人呼公曰王閻羅。

郭琇勇於改過

湖廣制軍郭琇。令吳江時。簠簋不飭。撫臣湯文正將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擔水洗

縣堂及內室。示民以更新。後果操行峻介。卒稱直臣。康熙二十五年。文正於撫蘇任內。嘗薦琇居心沖澹。蒞事精銳。宜行取。部以催徵未完。議格特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春。聖祖南巡。至德州。見琇跪道旁。諭閣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廣總督。知郭制軍之在吳江。其改轍以後。必有循良慈惠。深鑿人心者。至於居臺垣時。劾河臣靳輔治河無功。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營私。背公納賄。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等。招搖依附。一時方嚴抗直之聲。幾使輦下栗然。朝貴側目。（詳見公所著華野疏稿）其丰裁氣骨。作令時必已不凡。特年少闊疏。人言偶惑。宜文正傲厲而獎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爲墨吏。素絲已斲。白璧難磨。尙何晚蓋立功之可冀乎。命世如郭公。仍不能揜其生平之一節。有位君子。庶知懼焉。

楊馥之治行

楊公馥。靜山。康熙朝循吏也。知固安。預修永定河。故事秋汎畢。卽興工。時永定河道

黃某賦役錢不均。遲延及冬。朝涉者股戰。公意憐之。許日出後下鑿。黃巡工。遲民之來。欲答之。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馬至凍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出。公重裘尙瑟縮。乃責此赤脛者戴星來耶。黃大恚。將繕牒劾。會巡撫李文貞過柳家口。聞其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聖祖巡畿南。固安老幼爭乞留。聖祖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對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聖祖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仍令固安尋遷雲南麗江府。麗江故苗地。新歸版籍。公乃召土官爲典史。諸里魁以頭目充。令人樹榆一本。畝蓄水一溝。建文廟。定婚喪之制。期年歲熟。俗爲一變。民飾廟以祀。號爲第一太守祠。累遷至四川巡撫。乾隆初緣言事罷。再起。以光少告歸。

洪文襄款客

洪文襄晚年。旣謝事。復獨居侘傺。有其同鄉士人往謁。公拒不見。士人歸族邸。無聊甚。晚間喧傳相國回拜。已至門矣。士人趨出。公降輿握手。故作寒温泛語。久之入。則

四庭肴饌備陳。珠簾繡幕。華燈輝燭。公延客入。首席陪座者。皆一時名士。既而笙管
繽紛。伶工畢集。演劇數齣。酒數行罷。公起告辭。士人送出。公又辭讓須臾。乃登輿去。
士人返舍。依然寒燈如豆。破壁頽垣。猶如故也。蓋公久蓄將略。無所施爲。聊借款客
以展其懷抱耳。

簡謙居之守正

蜀中簡公謙居。天姿絕人。凡有記覽。過目不忘。康熙辛亥。視學江南。江南財賄所都。
前學使者無不藉營金窟。公至力反其弊。勢挾利誘。屹不爲動。每發榜後。進諸生而
面誨之。某某解題中款。某某用古入化。並不攤卷於案。皆能背誦其文。試蘇州。題中
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寫上爲尙。公呼是生問故。生曰。憲名未敢正書耳。公怒曰。
汝將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己。貴乎立品。卽小可以見大。卽窮可以徵達。推此意也。他
日微倖立朝。則婢膝奴顏。汝必安爲之矣。跪生於庭。立命改正。又數年。公補粵西右
江道。北地崔維雅者。傾險人也。向與公同官。屢有干請。公薄其爲人。不甚應之。是時

陞任粵藩護理院事。遂以故巡撫郝公與公有交。借事誣奏。繫公於獄。公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其明日之午。維雅方啟門視事。忽狂呼曰。簡公來矣。倉皇亟趨下階。伏地叩顙不已。復起立。投帽脫衣。反手面縛。左右扶入室內。乃絕。維雅疏下部議。白公無罪。而公已歿。天下莫不冤之。

湯文正之清介

睢州文正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臥板牀。上衣敝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竹筒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其清介若此。而生前猶有以僞學劾之者。獨爲君子不其難乎。

跛金

金光字公絢。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略。尙可喜。從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可喜遣健卒追還。抉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加。於是跛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南。

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酌酒暴逆。王之宮監適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刃而斃。王之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立於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化曰。汝鬚眉太白。我當黑之。遂縛化曝烈日中。自巳至酉。百計求免。始得脫。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之三十。而崙恣益甚。光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未即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疑。遂曲順之信所爲。凡鑿山開鑛。煮海鬻鹽。遣列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二月。鄭錦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爲也。遂納款僞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

謙語成讖

陳桂林文恭性謙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一日文恭病。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於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歸。方戒途。傳聞文端騎箕之信。欲回京一弔。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于文襄之敏

乾隆初軍機大臣入叅密勿。出覽奏章。無不屏除奔競。廉直自矢。如果毅公訥親。其人雖谿刻。不近人情。而其門庭闐然。可張羅雀。其他人可知矣。惟汪文端公由敦愛惜文才。延接後進。爲世所訾議。然所拔取者。皆寒畯之士。初無苞苴之議者。于文襄敏中承其衣鉢。入調金鼎。初尙矯廉。能以蒙上眷。繼則廣接外吏。頗有簞簞不飭之議。再當時傅文忠劉文正諸公相繼謝事。秉鈞軸者。惟公一人。故風氣爲之一變。其後和相繼之。政府之事益壞。皆由公一人作俑。識者譏之。然其才頗敏捷。非人之所能及。其初御製詩文。皆無預定稿本。上朗誦後。公爲之起草。而無一字之誤。後梁瑤峯入軍機。上命梁掌詩本。而專委公以政事。公遂不復留心。一日上召公及梁入。復

誦天章。公曰。梁不省。及出。公待梁。謦默久之。不至。問之。梁茫然。公曰。吾以爲君之專司。故老夫不復記憶。今其事奈何。梁公愧無所答。公曰。待老夫代公思之。因默坐斗室中。刻餘錄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拜服之。故其得膺天眷。在政府幾二十年。而初無所譙責者。有以哉。

于文襄出缺之異聞

金壇于文襄。在清高宗朝爲漢首揆。執政最久。恩禮優渥。輔臣不由軍功而錫世爵者。桐城張文和廷玉而外。文襄一人而已。（新疆底定時。文襄以帷幄贊襄之勞。錫一等輕車都尉世職。）然世頗傳其非考終者。云文襄晚年。偶有小疾。請假數日。上遽賜以陀羅經被。文襄悟旨。卽飲鳩死。武進管絨若侍御韞山堂集。有代九卿公祭文襄文中四語云。欲其速癒。載錫之葆。欲其日覩。載贈之衾。乃知陀羅經被之賞。固當時實錄也。經被之爲物。凡一二品大員。卒於京邸者。例皆有之。并非殊恩異數。以文襄膺眷之隆。身後奚慮不能得此。而必及其未死以前。冒豫凶事之戒。使其目睹。

以爲快耶。此中殆必別有不可宣布之隱。故特藉兩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以曲全恩禮。如孝成之於翟方進耳。清代雍正以前。漢大臣居政地者。雖無赫赫之功。然大抵硜硜自守。不肯以權勢自肆。洎張文和當國。風氣始一變。而文襄實承其衣鉢。士大夫之浮薄者。紛紛趨其門下。權勢赫奕。炙手可熱。清初諸老剛正謹厚之風。至是乃如闕文乘馬矣。以高宗之聰察。豈有不燭其隱者。文襄之禍。實由自取。昔文和晚年。以致仕歸里。陛辭日。要請宣布配享清世宗廟庭之旨。致觸上怒。下詔譴責。撤其配享。及其薨也。以配享爲先朝所許。復下詔還之。其用意殆與此舉同。雄主之駕馭臣工。真有非常情所能測度者矣。

左文襄遺議

左文襄勘定西陲。功名與曾李埒。然實有未盡滿人意者。其奏疏鋪排戰功。半屬子虛。所以奏廓清之績者。純恃招降以集事耳。肅州之役。一敗塗地。幾不能軍。幸虜酋無遠志。涎降人待遇之優。排衆議而就撫。關內賴以奏肅清。然亦危矣。讀江都史繩

之中丞念祖復程伯宇一書。其詆訶甚至。史晚節爲人不足重。而此書則不可謂非實錄也。今節錄於下。（上略）足下來書。下詢邊徼漢唐之形勢。近代之變遷。每欲作札。略述近日攻剿之機。邊民流離之慘。輒咄咄不能置一語。嗟乎。塞則猶是也。漢唐守備之故。形勢阻隔之險。久不復聞矣。方謂山遷河改。無事法古。安問當年形勢乎。國朝乾嘉之間。撫馭箝制。漫不復稽。遑問漢唐乎。嗟乎。幸僕筆拙日短。不足準古證今。以報足下之命。不然。將歷考其羈縻之失。而追錄其傾覆拙鈍之由。曲述其遁飾之隱。屠戮之虐。搜括羅織之苛。使九邊泣血之聲。千里暴骨之慘狀。一旦而畢呈於足下之前。亦足下之所不忍聞也。足下乃謂僕之西行。可以有爲乎。昔者顏子將之衛。請於夫子。夫子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僕雖不敏。獨不懼死於暴人之前乎。（下略）甘肅僻處天西。風氣朴樸。士人僅知帖括。兵興十餘年。未有能著一書。以述攻戰之蹟者。文襄持節西征。又極力牢籠士大夫。結其歡心。使不持異議。故竟無一人能發其驕愎粉飾之情狀。嗚呼。使多忠勇不死。關隴可百年無患也。幕燕之危。巖壇

之險。孰實爲之。江統徙戎之論。讀之有餘悲已。聞人言史少年時。目不知書。既貴。乃折節嚮學。此文鬱律稟岸。直摩唐人之壘。非規撫兩宋。以時文爲古文者所能。不可謂非奇士也。

楊忠武公遺事

道光十一年。回部酋長郡王銜伯克伊薩克入覲。伊薩克素強盛。雄長諸伯克。且歡誘擒張格爾功。益驕侈自肆。輿馬繁多。所經回疆諸城。諸伯克悉盛供張。以結其有比入關。猶責地方官供應。弗少戢。時楊忠武公遇春爲陝甘總督。忠武故督師回疆。諸回部皆仰若天神者也。伊酋將至。布政使白公將郊迎於數里外。公曰。毋須此。第視我行事。明日將入城。公遣牙官持令箭招之。使入。伊薩克乃單騎從數人來。公令諸材官部卒有頂戴者。皆冠帶華服。惟不佩刀。轅門外至堂下。鵠列兩行。皆滿。伊酋至轅門下馬步行。見兩旁官皆屏息立無聲。僂僂不敢仰視。憩少時。有命入見。登堂。則堂上虛無人焉。一巡捕官導之行。歷廳事數重。乃至公便服居一小室中。高座。二

童子侍側。地施紅罽。伊酋及門。未踰限。已跪地。摘帽叩頭。公令一童子扶以入。賜小几命坐。伊酋至。叩首。始敢就坐。公溫語慰諭之。因自拂其髻曰。吾老矣。視在回疆時。奚若。曰。更精神。公曰。汝亦老。鬚髮加白矣。吾輩受大皇帝厚恩。當思及時報稱。爲子孫計。毋生它妄想。伊又叩頭曰。謹受教。公乃謂之曰。大皇帝念汝。少住卽行。無多帶從者。宜往謁諸官。皆有食物犒汝。恣汝飲啖也。隨令一童子扶之出。伊酋汗流竟體。裏衣皆溼。上馬行數十步。神始定。明日遽行。騎從減十之六。公它日語僚屬曰。蘭州爲入關第一省會。當示以天朝威重。他省加禮。乃知恩也。觀清季達賴入覲事。不禁今昔之感矣。

張文襄遺事

同光間。某科會試場後。潘文勤。張文襄兩公。大集公車名士。燕於江亭。先旬日發柬。經學者。小學者。金石學者。輿地學者。歷算學者。駢散文者。詩詞者。各爲一單。州分部居。不相雜廁。至期來者百餘人。兩公一一紆尊延接。是日天朗氣清。遊人亦各興高。

采烈。飛辨元黃。雕龍炙輶。聯吟對弈。餘興未盡。俄而日之夕矣。諸人皆有飢色。文勤問文襄。今日肴饌。令何家承辦。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當奈何。不得已。飭從者赴近市酒樓。喚十餘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餒敗。飯尤粗糲。衆已憊莫能興。則勉強下咽。狼狽而歸。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爲笑談。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能十餘夕不交睫。其督蜀學時。一日出城。遊浣花草堂。偶集杜詩二語爲楹帖。欲繫以跋。因坐而屬思。稿數十易。終不愜。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猶不支。困而僵者相屬也。而文襄從容如平時。及揮毫落紙。則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書成始欣然命駕歸。光緒某年。文襄以鄂督入朝。公餘。偶遨遊琉璃廠。瞥見一古董店。裝潢雅緻。駐足流覽。庭中陳一巨甕。形製奇詭。古色斑斕。映以玻璃大鏡屏。光怪陸離。絢爛奪目。諦視之。四周悉篆籀文。如蚓如蚌。模糊不可猝辨。文襄愛玩不忍釋。詢其價。則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陳設。非賣品也。悵悵歸。逾數日。又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亦決爲古代物。文襄愈欲得之。肆主允往商。未幾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文襄

難之。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數四。始以二千金獲之。舁至鄂。命工搗印數百張。分贈僚友。置之庭中。注水滿中。蓄金魚數尾。僕從或以刀試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旦起視之。則篆籀文斑駁痕。化爲烏有矣。蓋向之蒼然而古者紙也。黝然而澤者蠟也。骨董鬼僞飾以欺人者也。文襄爲之不怡者累日。文襄督兩廣時。倪公文蔚爲巡撫。文襄以倪新進。頗慢易之。倪亦負氣不稍讓。二人意見日深。時相齟齬。一日倪以事謁總督。文襄拒不納。三謁三拒之。倪問何時可見。期以旦日日中。倪先期往。日過午。仍不獲見。倪私問僕從。大人有客乎。則對曰無之。簽押房觀文書耳。問何不稟報。則曰大人觀文書。向不許人回話。倪愈不懌。大步闖然入。戈什大聲言巡撫至。瞥見文襄執書坐安樂椅中。若爲弗聞也者。倪忿然作色曰。督撫同爲朝廷命官。某以公事來。何小覷我也。拂衣竟出。欲辭官。將軍出調和之。爲置酒釋嫌。二公皆許諾。屆期倪先至。文襄日盱不來。將軍強致之。至則直人坐上座。將軍起奉卮。文襄立飲之。將酌以奉倪。文襄又飲之。倪大怒。推案起。脫帽抵几。徑回署。卽日謝病。政府知之。乃調倪他

所倪既去任。文襄護理巡撫。兩署懸隔。往返頗不便。思空中構鐵橋。溝通兩署。召工雇值。約二十餘萬金。欸無出。頗躊躇。忽接港電。有候補縣某。持總督印札。借某事向港澳華商募捐。已集得銀十餘萬。未審有之乎。文襄愕然。已卽覆電言有之。適某兵輪以事至港。卽命管帶誘其人偕來。毋使逸。既至署。命閉之空室中。某知敗露。首領將不保。徬徨無所措。欲自裁。窗外環伺者衆。不得隙。夜二鼓。文襄自內出。某媿汗伏地。叩頭請罪。文襄不顧。但曰汝膽大至此。不可赦。不可赦。良久良久。乃命之起。賜坐。加以顏色。曰吾今赦汝。汝更能爲此乎。某惶恐曰願盡力。於是更給以札。使往南洋羣島。又募得十數萬金。而鐵橋以成。橋成後。每夕陽欲下時。姬妓輩或靚妝炫服。逍遙其上。人望之如天半神仙云。後某督至。始拆去之。

張文和之才

張文和公輔相兩朝。幾二十餘年。一時大臣。皆出後進。年八十餘。精神矍鑠。裁擬諭旨。文采瞻備。當時頗譏其袒庇同鄉。誅鋤異己。屢爲言官所劾。然其才幹實出於衆。

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對諸語。歸時燈下蠅頭。書於秘冊。不遺一字。至八十餘書。嘗顛倒一語。自擲筆歎曰。精力竭矣。世宗召對。問其各部院大臣及司員胥吏之名。姓公縷陳。名姓籍貫。及其科目先後。無所錯誤。又以謙冲自居。與鄂文端公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公有所過失。公必以微語譏諷。使鄂公無以自容。暑日鄂公嘗脫帽乘涼。其堂宇湫隘。鄂公環視曰。此帽置於何所。公徐笑曰。此頂還是在自家頭上。爲妙。鄂神色不怡者數日。然其善於窺測上意。每事先意承志。後爲高宗所覺。因下詔罪之。逐公還家。致使汪文端于文襄輩。互相承其衣鉢。緘默成風。朝局爲之一變。亦公有以致之也。

杜文正擁戴文宗之功

宣宗晚年。最鍾愛恭忠親王。欲以大業付之。金合緘名時。幾書恭王名者數矣。以文宗賢。且居長。故逡巡未決。濱州時。在上書房行走。適授文宗讀。微窺上意所在。欲擁戴文宗。以建非常之勛。一日上命諸皇子校獵南苑。故事。皇子方讀書者。奉命外出。

臨行時必詣傅師處請假。所以尊師也。是日文宗至上書房。左右適無人。惟濱州一人。獨坐齋中。文宗入。行禮畢。皇子見師傅皆長揖。問將何往。以奉命校獵對。濱州乃耳語曰。阿哥至圍場中。但坐觀他人馳射。萬勿發一槍一矢。并當約束從人。不得捕一生物。復命時。上若問及。但對以時方春和。鳥獸字育。不忍傷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競爭也。阿哥第以此對。必能上契聖心。此一生榮楛關頭。當切記無忽也。文宗既至圍所。如所囑行之。是日。恭王所得禽獸最多。方顧盼自喜。見文宗默坐。從者悉垂手侍立。怪之。問其故。文宗曰。吾無他。但今日適不快。弗敢馳逐耳。日暮歸。復命。文宗獨無所獻。上詢之。具如濱州所教以對。上大喜曰。是真有君人之度矣。立儲之議遂決。後數歲。宣宗崩。文宗甫御極。卽晉濱州爲協揆。未及正綸扉而遽薨逝。上聞訃。爲之失聲。親往奠醑。追贈太師。予諡文正。飾終之典。悉視大學士例有加。嘉道以來。漢大臣追贈太師者。僅公一人而已。蓋非惟追懷典學之勤。亦以報其擁戴之勳也。清朝十帝之文學。以文宗爲最優。蓋亦濱州啓沃之力。

云。

彭剛直之知遇

彭剛直公不能作楷書。試卷贍正。往往出格。九應童試。皆坐是被斥。時浙人高某。視學湖南。嘗徵行物色佳士。不可得。最後過剛直故里。聞讀書良苦。循審所習。似非制藝。異焉。再視屋宇甚陋。門有聯曰。絕少五千柱。腹撐腸書卷。祇餘一副忠君愛國心。肝書勢雄傑。不顏不歐。似未曾學者。叩鄰右得剛直名姓。及其家世。知必應試。遂心誌之。是歲按臨長沙府屬。得一卷。書勢雄傑。似曾經眼。恍然有所感觸。竟拔置第一。迨揭曉。果係剛直。大悅。參謁時。歷述所見告之。剛直感恩知己。請列門牆。執師生禮。高致仕後。子若孫倦讀淫博。不能世其家業。而彭已貴。爲擇地築園墅報之。卽今高莊是也。

王文恪尸陳

蒲城王文恪公鼎。道光末。以爭和議效史魚尸諫。自縊死。其遺疏嚴劾穆相。彰阿。穆

大懼。令其門下士以千金啗文恪公之僕。且以危詞脇之。遂取其遺疏去。而別易一稿以進。人皆知爲涇陽張文毅芾所爲。而不知其謀實定於文毅同縣人聶灃之手。聶字雨帆。以拔貢朝考一等。官戶部主事。入直軍機處。爲穆相所深倚。旣得文恪遺疏。穆相面許以大魁酬之。是時聶已捷京兆試矣。及禮部試屆期。穆相授以關節。且徧囑四總裁。十八同考官。時同考官有某侍御者。晉人也。夙倔強。生平未嘗趨謁穆相。得穆囑。陽諾之。及入闈。聶卷適分某侍御房。侍御亟扃諸篋中。而固鏽之。榜旣定。獨不得聶卷。主司房考相顧錯愕。羣知爲侍御所匿也。因議搜遺卷。至某侍御房。侍御故爲佗僚。狀曰。吾某夕不謹。致一卷爲火所燼。榜發後。不得不自請議處矣。公等所求者。得非卽此卷乎。衆知無可爲。廢然而返。聶此歲亦補缺。不復應禮部試。後聶官至太常少卿。穆敗。聶亦謝病歸。回匪之亂。首擾涇陽。涇陽爲西北商旅所輻輳。繁盛亞漢皋。賊故首趨之。衆謀城守。議廣積芻粟。聶以官貴爲衆紳領袖。謂賊可旦夕平。城決無久守理。而其家有積粟數千石。可規善價也。乃倡議賊方苦乏食。故所至

鈔掠。今積粟城中。是招之使來也。力爭不令一粟得入城。後賊圍城年餘。城中食盡。守禦具一無缺。獨人皆餓仆。莫肯乘城。城遂陷。所失以數千萬計。涇陽不守。而西北之元氣盡矣。嗟夫。僉壬之爲禍也烈哉。文恪諸子。旣賣其父。後來文恪墓志。撰文者仍穆彰阿也。於力爭和議事。竟不及一字。文恪其不瞑矣。

徐用儀

庚子之變。正士碎首。公卿駢戮。爲清開國以來所僅見。被難諸公。其尤爲无妄之災者。則海鹽徐大司馬用儀是已。徐公由戶部小京官。考取軍機章京。洊至正卿。官京師四十餘年。畏慎小心。遇事模稜。有孔光馮道之風。而竟與袁許諸賢同遭奇禍。實出意料之外。蓋東海（徐蔭軒相國）深惡其人。必欲殺之。而後快。方甲午之役。徐公以少宰爲軍機大臣。而東海以大學士管吏部。時東海久不召見。一日忽入內。散直後至吏部。徐公已先在。迎謂曰。聞中堂今日有封事。內容可得聞乎。東海拈髯微笑曰。無他言。但竊附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耳。蓋卽劾濟寧（孫文恪毓汶）及徐公

也。後徐公之出軍機。此疏有力焉。其怨深矣。戊戌政變後。徐公再入總署。意甚得。所親有勸以時事方艱。當乞身勇退者。徐曰。吾通籍將五十年。竟不得一日爲尙書。辜負此生矣。終須一陟正卿。始乞退耳。後果擢大司馬。甫月餘而難作。徐公與瑞安黃漱蘭侍郎爲兒女親。拳禍未作時。侍郎在里門。以書貽之。封識重重。啓視之。僅素紙一幅。壁窠書水竹居三字而已。水竹居者。徐公里中別墅名也。侍郎蓋以此甚其歸。徐終不悟。竟及於難。徐死時年逾七十矣。

許景澄之死

浙右老儒某君者。與許竹簣侍郎爲布衣交。自侍郎持節歐西。卽入其幕中。十餘年未嘗一日去左右。某君嘗爲人言。侍郎下獄之日。晨起。都市尙平安。寂寂無所聞。日哺飯罷。方坐書室中。與某君閒談。一面令從者駕車。云將赴總署。未及整衣冠。忽閤人持一名刺入。云有客求見。侍郎審其名。非素所識。令閤人辭。以卽赴總署有要事。不暇接見。閤人出。須臾復入。則來者自云。係總署聽差武弁。奉奔勛命。請許大臣卽

入署。兩邸諸堂已先在。云有要事待商也。侍郎乃出見之。立談數語。某弁即辭出。侍郎乃入具衣冠。語某君曰。昨晚散署時。未聞有何要事。何今日兩邸諸堂同時俱集耶。某君曰。想必有事。公出。我亦欲至城外。看外間消息如何。言已遂去。俄復入云。請公之某弁尙未去。方在門外。顧盼非常。甚可疑詫。且總署武弁數人。吾備識之。未嘗見此人也。公可多帶數人去。有不測。當飭其還報也。侍郎笑置之。不以爲意。及驅車出胡同口。則尙有提署番役數人俟焉。某弁一指揮。爭蜂擁侍郎車。不東向而北駛。問何故。則曰。今日議事在提署。不在總署也。有頃。至步軍統領衙門。某弁即扶侍郎下車。而盡斥其從者使還。曰。此間有人伺候大人。不須汝等矣。侍郎入。引至一小室內。即反扃其門而去。侍郎聞隔壁室內。有一人叱咤聲。審之。即袁太常也。然亦不得相見。從者既歸。某君大驚愕。急詣王文勤宅。探問消息。并請其論救。文勤尙不信。曰。頃散直時。并未奉旨。安得有此事耶。某君奔走終夜。卒不獲要領。三鼓後始聞侍郎及太常。皆送刑部。次早。又得刑部某部郎密書。謂頃者堂官從內出。即飭預備紅絨。

繩恐目前卽有不測。故事大臣臨刑必用紅絨繩面縛也。某君得書欲詣文勤乞援甫出門聞人言囚車已出城急奔赴西市則二公皆已授命。監刑者徐侍郎承煜已驅車入城復旨矣。

袁爽秋

袁爽秋之夫人薛氏學問宏深博通經史有不櫛進士之譽。爽秋學問夫人攻錯之力居多。故爽秋有季常之懼。然實另有原因也。傳聞爽秋本姓某氏爲袁某乞養子。故冒其姓。幼時家貧爲人牧牛常戲登桐廬塔頂鄉愚野老謂其必發達以該塔素名有鬼鬪人。爽秋登之無恙也。及十二三歲某戚攜之北上流落都門薛慰農收養之。執雜役焉。後因某事對答數語慰農大奇之使伴諸子讀遂妻以女。有謂爽秋實爲養父挾之北上。適值薛慰農擇壻爽秋預其選。蓋爾時慰農所注意者二人一爲楊廷甫一爲袁爽秋。薛慰農之夫人親相之并閱二人文謂楊廷甫必可點翰林袁爽秋不過進士而已。且楊貌優於袁欲壻楊。薛慰農則謂楊雖可入詞苑終不過翰

林而已。袁雖不能入詞苑。必有督撫之望。爲一代名人。遂決壻袁云。庚子之難。爽秋從容就義。實其夫人薛氏所主持也。可謂巾幗英雄矣。不櫛進士。豈虛譽哉。

弔袁爽秋詩

桐廬袁爽秋先生。文學治行。並世無匹。庚子事變。抗疏嚴劾。端剛。身遭駢戮。張文襄過蕪湖。賦詩三章弔之云。七國聯兵。竟叩關。知君卻敵補青天。千秋人痛晁家令。曾爲君王策萬全。民言吳守治無雙。士道文翁教此邦。黔首青衿各私祭。年年萬淚咽中江。西江魔派不堪吟。北宋新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弔太常者夥矣。如此詩之情文雙擊。未之見也。

記寶竹坡父子

前清之季。宗室中最明達者。無若寶竹坡父子。竹坡君名寶廷。痛朝政不綱。於浙督學任內。娶江山船妓女。復上疏自劾。鄒議落職。竹坡往來西山。以詩酒自娛。灑然有遺世之念。嘗有句云。微臣好色誠天性。祇愛風流不愛官。其侘傺可想。其子壽富字

伯福官庶常。告八旗子弟書中有句云。民權起而大族之禍烈。戎禍興而大族之禍更烈。所謂大族者。卽指八旗。亦若逆知庚子之變。與去年革命之事者。當時八旗人士。詈伯福者盈耳。指爲妖妄者。十人而九也。伯福旣爲書告八旗子弟。又與吳彥復君保初。剏知恥學會於宣武城南。奔走叫號。所至強聒。而一般士大夫。率掩耳而走。戊戌政變後。徐蔭軒指爲妖人。以宗室故得免誅戮。而令其妻父聯元。嚴加約束。伯福旣常居岳家。以詩酒自晦。間爲聯元陳說時局大勢。聯元甚韙之。拳亂起。聯元力陳拳不可恃。遭駢戮。伯福痛其外舅爲己而死也。則大慟。聯軍入京。遂與其弟富壽。仰藥偕殉。瀕死爲絕句二首云。袞袞諸王膽氣粗。竟輕一擲喪鴻圖。請看國破家亡後。到底書生是丈夫。薰蕕相雜恨東林。黨禍牽連竟陸沈。今日海枯見白石。兩年重謗不傷心。玩其詞躊躇滿志。真有視死如歸之樂。伯福爲人。勇於自任。慮一事發一言。千人非笑。不顧也。通州張季直贈詩中有句云。坐閱飛騰吾已倦。禁當非笑子能雄。商量舊學成新語。慷慨君恩有父風。可以爲伯福寫照。

同光樞臣之消長

同光之際。當國樞臣。分數時代。同治初元。爲文祥沈桂芬時代。時大亂初平。瘡痍未復。正可改革政體。以固國本。文祥雖不學無術。猶知引沈桂芬自助。實爲漢人掌握政權嚆矢。故李鴻章翁同龢亦聯袂而起。時封疆大吏。漢人居半。卽樞要之地。實力亦漸加增。同治中葉。宇內得以少安者。職是故也。光緒初。變爲孫毓汶徐用儀時代。然孫名爲漢人。實仰滿人鼻息。尤與李蓮英狼狽爲奸。徐用儀則唯唯諾諾。聽孫指揮。十年至二十年。高陽常熟。又攜手入。然高陽守有餘而才不足。常熟極思振作。而掣於西后之肘。亦不能大展其長。且觸滿人之忌。故收場尤落寞。二十年後。則剛毅榮祿時代。純爲滿人猿臂伸張之日。繼之者奔勛世續那桐沈澂一氣。固守藩籬。如瞿鴻機徐世昌林紹年皆在奔勛之下。如張之洞等。雖權力稍增。而爲日無多。不能發展矣。

百文敏軼事

百文敏菊溪總制兩江時。閱兵江西。輿撫某中丞初與之宴。百嚴厲威肅。竟日無言。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懼。次日再宴。演劇。有優伶名荷官者。舊在京師。色藝冠倫。爲百所昵。是日承值。百見之色動。顧問汝非荷官耶。何以至是。年稍長矣。無怪老夫之鬢皤也。荷官因跪進至膝。作埒其鬢狀曰。太師不老。蓋依院本貂蟬語。百大喜。爲之引滿三爵。曰。爾可謂荷老尙餘擎雨蓋。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荷官叩謝。是日四座盡歡。核閱營政。亦少舉刻。不知此承值者適然而然耶。抑中丞預儲以待耶。預儲以待。則與江南主之待陶穀。文潞公之待何剡。王鐵之待韓璜等事絕類。丁卯百以兩粵開府。乞病內用。入都時。或謁之於道次。百蹙然曰。吾以刑部尙書用。漢員爲金蘭畦光悌。其人張湯郅都也。吾不與衡。如民命何。客曰。昔徑山示童子案云。汝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作麼生。童子曰。吾旁行一步何妨。百頷之者。再陞見時。乃力陳病尙未痊。乞閒散自効。遂改總憲。庚午以兩江節鉞底定。李家樓漫口。合龍後。至龍王廟行禮竣。僚屬以至卒徒。均叩謝且賀。百忽一例遵跪。衆大駭曰。卑職與小的。

曷敵。百喟然曰。當在壩上時。何所分大人卑職老爺小的也。驚濤一刷。貴賤同流。諸君不顧身命爲朝廷事。皆吾好朋友。指帽上紅頂曰。永矢此心。諸公皆可戴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均崩角。至有泣不能起者。百晚節頗有墨名。然幹練能任事。亦滿大員中之能臣也。

施青天

施漕帥世綸有權術。任京兆尹時。金吾帥託公和諾。以寵幸冠一時。轎前常擁八騶。施遇諸塗。乃拱立道旁。長揖以俟之。託驚駭下轎問之。施忽厲聲曰。國制非王公不設騶馬。吾以爲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其爲汝也。欲立刻之。託謝之。乃已。俗呼曰施青天云。

施世綸政績

清代循吏。爲庸俗婦孺所最稱道者。莫如施世綸。院曲盲詞。盛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

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蒞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公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勦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挺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歛手去。守揚州江寧。所至民懷。以父憂去。（按公爲靖海侯瓊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纍遷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寧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二語。蓋二百餘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洪承疇母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於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降清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爲清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於不義乎。乃摯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於江寧。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

吳留村

吳留村名興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卽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縣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尙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公啓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旣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留村在無錫。旣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者。亦連檣數十里。

清代軼聞 卷一

依依不舍。使君爲之泣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九二

清代軼聞卷一終

清代軼聞 卷二

名人軼事下

李敏達逸事

康熙末。各省錢糧多虧。世宗詔清查。天下震懼。李敏達公衛。總督浙江。聞之。詣內幕問策。皆瞠不語。公曰。不請朝臣來。天子弗信。朝臣至而督撫無權。事敗矣。宜速繕一疏。極言浙省廢弛久。誠得內大臣督治甚善。但內臣初至。未得要領。臣身任地方。需臣協理事裁辦。疏成。馳奏。卽詐稱生日。開筵受賀。浙中七十二州縣。無不麀至者。公張燈陳百戲。止而觴之。召諸州縣至密室。語曰。清查使者至矣。汝庫虧絲毫。勿欺我。我能救汝。否者發露被誅。勿我怨。皆泣謝曰。如公教。歸皆核冊密呈。其無虧者。具狀上。亡何奏下。許公協理。清查大臣戶部尙書彭維新實來。先至江南。江南督撫不敢闕語。一聽彭所爲。彭天資險熬。鈎考煩密。民吏不堪。州縣擬流斬監追者無算。畢到

浙氣驕甚。公迎見。卽持硃批示之。曰。朝廷許衛與聞。公勿如江南辦也。彭氣沮。稍稍禮下於公。公置酒宴彭。半巡執杯歎曰。凡共事者。未有不爭者也。某性麤。好與人角。屢蒙上誨。今誓與公無爭。而後可。但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無爭。彭曰。分縣而辦。何如。公曰。然。呼侍者。書州縣名若干。揉小紙如豆。髹盤盛與彭。起分拈之。暗有徽記。彭不知也。其虧者。歸公。其無所虧者。歸彭。彭刻苦。辜較。手握算。至胼起。卒無所得。而公密將贓罰閒款。鹽課贏餘。私攤抵矣。故使人問曰。有虧否。何如。彭曰。無之。彭問公。公陽爲喜。出意外者。而應曰。亦無有也。遂兩人同奏浙省無虧。世宗大悅。語人曰。他人聞清查多憂愁。獨李衛敢張燈宴。彼教督有素。自信故也。晉秩太子太保。賞賜無算。各官俱加一級。江南之人。望如天上。河東總督田文鏡柄用時。忌公。暗劾公。上不爲動。田懼。轉結納。伺公居太夫人喪。遣人以厚賻弔。公罵曰。吾母雖餒。不飲。小人一勺水也。麾使者於大門之外。而投其名紙於溷中。然性極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

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悞。公怙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窘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悞。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詈芳。芳無如公何。卽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入。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貸汝千二百金。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泣謝。得富平縣丞。選鳳翔令。以賢聞。

傅卓園者。名魁。公標下卒也。少無賴。以材武入勇健營。涿州大盜李自洪。力敵千人。匿大邵村牛四家。公命卓園往擒。卓園請標下李昌明及韓景琦俱。公笑曰。汝往。能擒此賊。昌明往。非昌明殺賊。則賊殺昌明。韓景琦往。必悞乃公事。不信。如汝意試之。

卓園夜至牛村。自洪方謀劫冉貢生家。未發。卓園破門入。昌明舞雙鎗先登。賊暗中斫之。傷大呼仆地。卓園繼進。門小。器無所施。棄其戟。手招賊陰而曳之。小腸出矣。賊抱卓園。刃其背萬千。幸衷甲不死。然骨入者寸許。卓園繞賊腸於臂。至三匝。賊猶能運刀。韓景琦急來助。昏黑不辨。捧傅足以爲賊也。而縛焉。傅自念受兩人敵。必敗。不得已。逆而踐之。繩三重皆斷。韓仆出數步外。天漸明。三人共縛盜。獻之轅。公大笑曰。吾所料何如。盜且死。顧行刑者曰。吾爲盜三十年。殺人如草。官兵屢捕。無敢格鬪。今擒我者壯士也。願一見而死。或指卓園。盜運目久之。歎曰。我久當死。死於足下。值矣。我所遺寶刀。知足下來。哀鳴三日。宜贈子佩之。我死不悔爲盜。悔不知天下之尙有人也。

陳恪勤軼事

陳恪勤鵬年。字滄州。以康熙辛未進士。知衢州府西安縣。有善政。大學士張鵬翮薦之。移知山陽。遷知海州。再遷知江寧府。清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稅。公

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聖祖赦之。命入武英殿修書。起知蘇州府。公廉幹有才。民愛之如水趨壑。每褫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糲醪相遺。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踰門入。牽袍嗅靴。求見陳青天狀貌。聞赦詔下。焚香跪北呼萬歲者。其聲殷天。繫江寧獄。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日通一勺水。入獄者知之。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騶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邵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芻茭翔貴。治者竹槿石菑。需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歎曰。鵬年餓江寧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翕張。李色變。客亦瞠視。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盍盡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強畢之。俄奴捧饗。饗樽出。磁而餽金者也。狀獐惡。公起手斟之。徧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

人卽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卽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勅書斬汝。亦使羣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罇。罇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旣李竟。慚恨死。公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賓從歡飲。而公目覽手答。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蹄一縷。必爲資送。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適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遣人泅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奇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鱗鱗。餽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豈紙尾不著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閻文介遺事

朝邑閻文介公敬銘。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鄉老。未第時。嘗就大挑。甫就班。跪某親王。遽抗聲曰。閻敬銘先起去。公深以爲恨。常慨然歎曰。一歲三落第。而會試不與焉。蓋公於是歲試中書教習。皆被擯也。其後入翰林。改官戶部。胡文忠奏調總辦東征糧臺。疏中有閻敬銘氣貌不颺。而心雄萬夫之語。未幾卽超擢藩臬。晉撫山東。東事既定。公亦乞病解組。以故居逼近大河。時虞水患。乃徙居解州之運城。光緒元年。秦晉大飢。奉命偕曾忠襄公督辦晉賑。吉州牧段鼎耀冒侵賑款。奏斬以徇。諸官吏皆惕息。莫敢勑法。晉人歌詠其事。至以比包孝肅。辛巳冬。與南皮張文達同被召命。長戶部。知遇之隆。一時無兩。癸未春。奏結雲南報銷案。公與樞臣同入見。奏對至三時許。太后以某事問恭王。王奏曰。此事丹翁知之最悉。太后可問彼。后顧公亦曰。丹翁以爲何如。公聞命。皇悚萬狀。亟免冠叩首。衆皆不喻其故。后徐悟。微笑曰。汝以吾誤稱汝字耶。吾敬汝德望。在宮中語及汝。未嘗不以字也。一時聞者。以爲異。

數。光緒甲申。法越事亟。北寧失守。慈聖下手詔。責樞臣襄贊無方。盡退恭忠親王以下諸公。而以禮親王世鐸及文介張文達額勒和布諸公代之。時高陽李文正以協辦大學士降調侍郎。協揆一缺。應由吏部具題請旨。先一日。召樞臣面議。文介力保文達。及徐蔭軒相國。慈聖猶豫久之。曰。用他們不如用你。文介亟頓首謝。不允。次日。枚卜之命遂下。文介長戶部數年。其最有力之改革。卽以漢司員筭理北檔房是也。故事。天下財賦總滙。皆北檔房司之。而定例。北檔房無漢司員行走者。以故二百餘年。漢人士大夫。無能知全國財政盈絀之總數者。文介爲戶部司員時。夙知其弊。及爲尙書。卽首建議。謂滿員多不諳握算。事權半委胥吏。故吏權日張。而財政愈禁。欲爲根本清釐之計。非叅用漢員不可。當時滿司員尙無所可否。而胥吏皆懼失利權。百計沮之。文介毅然不少動。幸是時慈聖眷公方殷。竟從其請。邦計出入之贏縮。至是乃大暴於天下。此亦滿漢權力消長之一大事也。文介旣得政。忽失慈眷。此中蓋有秘密之關繫。論者舉謂慈聖方興三海頤和園之役。而文介靳不與歟。以此惡而

逐之者。猶是皮相之論也。初文介極敬戚畹某上公之清節。某上公亦極意交驩。文介。文介遂力請以某上公爲滿尙書。冀收和衷共濟之益。某上公既爲尙書。則又進福文慎。錕於文介。文介亦器其材。奏爲戶部侍郎以自副。某上公與文慎既同得志。朋比而傾文介。所以齟齬者備至。文介遂以此積失慈眷。不得不求去矣。初以久疾。請解機務。專辦部事。疏上。遽得請。都下皆駭然。莫喻其故。然此時文介雖筦部。而權力已大。遜爲尙書時。故常請假不至署。會江西布政使李嘉樂。署陝西布政使李用清。皆奉旨開缺候簡。二李皆一時廉吏。爲文介所舉。而被疆臣劾罷者也。命下文介。方在告。遽奏辨贛陝兩撫之誣。請旨收回成命。疏入。奉旨嚴行申斥。責以不諳國家體制。公於是遂決浩然之志矣。然其歸也。猶溫旨慰諭。俾馳驛歸里。食全俸。且戒以國有大事。宜隨時以所見入奏。及其薨也。乃僅贈太子少保銜。一切輔臣恩澤。俱不得與。故事。輔臣身後。必晉三公。卽不能。亦當贈太子太師。今以一品大臣。而身後飾終之典。乃以二品銜予之。清朝二百年間。蓋公一人而已。是時幾並予諡。而靳之。賴

南海張樵野侍郎力爭始得請。內閣原擬清勤愨介四字。硃筆獨點用第四字。亦不滿之意也。文介之署鄂藩也。胡文忠已薨。官文恭爲總督。新繁嚴渭南春中丞樹森繼文忠爲巡撫。嚴公原籍渭南。蓋屋李午山方伯宗壽。知武昌府。皆文介鄉人也。故事兩司必兼督撫總營務處銜。故能節制諸將領。某弁者。文恭之嬖童也。文恭寵之甚。令帶衛隊。且保其秩至副將。某居然以大將自居。恃節相之寵。勢張甚。視兩司蔑如也。一日帥親兵數人。闖城外居民家。奸其處女。女哭詈不從。以刀環築殺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寃。府縣皆莫敢誰何。文介聞之。大怒。急上謁督署。某弁固知文介之必不赦已也。先入督署。求救於文恭。文恭匿之。有頃。文介已上謁。文恭辭以疾。文介稱有要事。必欲面陳。如中堂不可以風。卽臥室就見。亦無妨。聞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則中堂病。必有痊時。俟其痊。必當傳見。吾卽居此以待可耳。命從者自輿中。以襪被出。曰。吾卽以司道官廳爲藩司行署矣。臥起於官廳者三日夜。文恭囑司道勸之歸署。必不可。文恭窘甚。以嚴李兩公與文介同鄉。急命材官延之。至。挽其爲調人。而自

於屏後竊聽之。二公譬諭百端。文介終不屈。誓不斬某弁。不還署。文恭無所爲計。乃自出相見。卽長跽。文介岸然仰視。不爲動。嚴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體至此。公獨不能稍開一面網乎。文介不得已。則趨扶文恭起。與要約。立斥某弁職。令健兒解歸原籍。立啟行。無許片刻逗留。文恭悉允諾。乃呼某弁出。令頓首文介前。謝再生恩。文介忽變色。叱健兒執詣階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畢。立發遣以行。事訖。始詣文恭前。長揖謝罪。然文恭由是益敬憚文介。且密疏保奏。俾撫山東。文介之執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廢公義。又豈能求之於今日哉。

于清端政蹟

于清端成龍治術。爲清循吏之最。以州牧屢遷至福建。按察使。福建當耿忠精亂後。公撫綏遺民。多惠政。巡撫直隸。總督兩江時。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髯偉貌者。羣相指震懾。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櫃坊無鎖。公清介絕俗。重門洞開。白事官吏。直入寢室。左畫鼓。右簿書。狀如鄉里學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

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崇墉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遼緩。姦不得。乃半途微服。備其家。詭名楊二。司洒掃。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亡何。盡悉盜之伴侶。舫機密。綽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集健步約曰。從吾擒盜。具儀仗兵械。稱媿前行。至張所。排衙於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公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公取袖中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埋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軍餉盡劫。弁告弟所爲。被刑誣服。連引十餘人。獄具獻盜。公破械縱之。撫軍驚問曰。盜冤。曰。真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真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贓尙在校家。封識宛然。江寧盜號魚壳者。躑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禽。公抵任時。官吏憚公。遠迎。公日旰不至。方驚疑探刺。而邏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廚傳不受。饋餼牽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按察司喻意出。以千

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於獄。偵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衝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咋曰。子胡然。子非匈也。子爲于青天來擒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於衢。是夕公秉燭坐。梁上砉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以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壳斬決西市。

左文襄軼事

左文襄公。天資豪爽。圭角畢張。一切睥睨視之。治軍新疆。廷命所諭。輒以爲不是。必加駁辨。詆軍機爲無才。文文忠勸上召左入贊。甚力。左旣入樞垣。凡事必不以爲然。

及請旨俞允後。左又無言。始知天下事之難。固不能盡如一二人意。又左嘗輕視大臣。踧踖鞠躬者。以爲天威不若是之可畏。初入京。召見畢。退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天威咫尺之森肅矣。於是始不敢爲大言。

文襄剛毅強果。已屆耄年。精力不衰。雖日歷兵間疾苦。未嘗以況瘁形於顏色。邊塞苦寒。雪壓行帳。擁絮著緇。據白木案。手披圖籍。口授方略。自朝至夕。不遑暇食。軍事旁午。官書山積。日必次第治理。遇將士不尙權術。惟以誠信相感孚。貪夫悍卒。一經駕馭。罔不帖然。副將某在麾下。頗能用命。後至江西。未久卽伏法。公曰。若始終屬我。何至亡其首領。公雅喜自負。與友人書。恆末署老亮。以諸葛自況。砥礪剛介之操。老而益力。

左文襄在甘肅時。一日值盛夏。解衣臥便榻上。自摩其腹。一材官侍側。公顧之曰。汝知此腹中所貯何物。對曰。皆燕窩魚翅也。公笑叱曰。惡。是何言。則又曰。然則鴨子火腿耳。公乃大笑而起曰。汝不知此中皆絕大經綸耶。材官出語同曹曰。何等金輪能。

吞諸腹中。況又爲絕大者耶。聞者咸捧腹。

李文忠軼事三則

相傳文忠使美時。美人慕其功。多敬之。李嘗欲一登美伯理璽天德座。不得。一日赴美官某宴。李乘間至座片時。如願相償。美人亦無如之何。又嘗以翰林名刺投美某大臣。（翰林名刺字向甚大）某見其字之大也。以爲凌已。還以愈大者。李怒曰。此欺我也。更以長五尺之名刺復之。一時傳爲佳話。又李堅忍多謀。臨事不動聲色。美人嘗以之擬中國人性格。又李善食燒羊肉。美人爲之設燒羊肉街。以媚之。街至今猶存美京。李之節概權望。亦云奇矣。

甲午馬關議和。李與日大臣伊藤博文。述論高麗。齟齬過甚。伊謂李曰。今日之事。無他。僅割與不割四字。李參以他語。伊顧他不應者久之。旋以怒相加。俾速決。李亦奮退。謂人曰。李某名在全球。決不受此奇辱。報之必矣。遂潛至京師。與俄使相商。愆慮備至。俄使密與德國出而干涉。遼東卒不能割。故李再至馬關。遇刺客。聞日人至今

以爲大恥。日俄之戰。遠因亦係爲此。

甲午以前。人皆詈李文忠媚外。今溝猶督儒。尙持此論。不知文忠卑視外人之思想。始終未嘗少變。甲午以後。且益厲焉。其對外人。終不以文明人待之。此老倔強之風力。今安得復覩其人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當易海舶。日人已於岸上。爲供張行館。以上賓之禮待之。文忠銜馬關議約之恨。誓終身不復履日地。從人敦勸萬端。終不許。竟宿舟中。新船至。當乘小舟以登。詢知爲日本舟。遂不肯行。船主無如何。爲於兩舟間架飛梁。始履之。以至彼船。其晚年直總署也。總署故事。凡外國使至。必以酒果款之。雖一日數至。而酒果仍如初。卽此項已歲糜數千金。公至署。諸使來謁。署中依例以酒果進。公直揮而去之。曰。照例。外賓始至。乃款以酒果。再至則無之也。諸使皆色變。然竟不能爭。法使施阿蘭狡甚。雖恭忠王亦苦之。公與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曰。爾今年年幾何矣。外人最惡詢問年齡。然懾於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則是與吾第幾孫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與爾祖劇談數日。爾知之乎。施竟蹶

踏而去。自是氣燄少殺矣。丁酉歲暮。俄使忽以書來求見。公卽援筆批牘尾曰。准於明日候晤。時南海張樵野侍郎在座。視之愕然曰。明日歲除矣。師尙有暇晷。會晤外人乎。俄使亦無大事。不過攬局耳。不如謝卻之。公慨然曰。君輩眷屬皆在此。兒女姬妾。團樂情話。守歲迎新。惟老夫蕭然一身。枯坐無偶。不如招三數洋人。與之嬉笑。怒罵。此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君輩可無庸來署。老夫一人當之可矣。其侘傺如此。

劉忠誠與連文冲軼事

劉坤一之三下江南也。西太后之意。初不屬之。時當國者爲榮祿。榮不學無術。詔令批摺。一切委連文冲。連本軍機處幫領班章京。小有才。又善諛媚。以此得榮歡。劉坤一欲回任兩江。不得不奔走榮門。榮門不可得而入。乃結納榮之幕友連章京。曾謁二次。失值不得已。求見連西席某。間接以適於榮。西席某黠甚。比連歸。某言劉來謁狀。而不言其他。連亦略頷之。翌日西席某探連今日所辦之事。連大言曰。榮相奏請以劉坤一回任。竟得俞允。餘無他事。翌日劉又來。西席某向劉賀云。事已諧矣。翌日

清諭出。劉又來。並挾白金二萬兩之券。袖交西席某手云。乞爲連君壽。西席某竟以金入囊。而緘其口。比請訖出。照例拜客。劉與連始覲面。連未道謝前。劉亦未便明言。又疑連藐二萬。翌日又饋送白金一萬。仍以券交西席某手。西席某又蝕金一萬。僅回連云。劉某今送萬金來。連遂援十成提二成例。以二千金酬西席某勞。已得八千金。而不知已爲西席某所賣。越半月。西席某忽借他故辭館。竟懷挾三萬二千金去。比庚子拳禍。政府縱匪殃民。五月清載漪僞諭有云。與其苟且圖存。同歸於盡。曷若大張撻伐。以決雌雄。彼恃戰力。我恃人心。一時傳誦。而不知禍我東南赤子。皆此數語釀成之。而連文沖與有力焉。連以庇拳故。爲外人所指索。必欲痛懲之。榮祿知連不可留京。遂外放江西某府知府。連亦竭力設詞解免。而外人卒持不可。適劉坤一督兩江。連以屬吏禮參謁。私冀劉不忘前惠。或爲怙惡。劉以連罪通天。外人尤不可掩飾。連疑劉負義不爲力。遂自訴生平未嘗妄取一錢。而爲人謀則無不忠。何以今日患難。人竟不我援手。語侵劉。劉曰。余前以二萬金饋君。君猶以爲未足。必欲再

得余二萬金乃鑿。君曰不妄取一錢。毋乃自戾其說乎。連聞言。瞠目不解。所謂劉反覆詳述當日種種情狀。連如夢初覺。自悔墮入西席某彀中。然已無及矣。

丁汝昌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當甲午之役。與日本海戰。全軍盡沒。至於艦隊亦降。以一死代全艦官兵之命。其志極可哀。而無損於軍人之名譽。日本人以丁之手書公牘。用銅片印成一冊。大烏圭介爲之跋語。極稱道其爲人。東西洋學者。研究丁之行爲。謂有倫理學上之價值。而當時統將有道員戴某。則實臨陣退縮。邂逅爲敵所斃。而濫廁忠義之林。清朝爲之賜恤。是非賞罰之不明。未有甚於清之季世者。卽張佩綸馬尾之役。見敵不走。氣象偉異。自壬子秋林琴南輩。均鳴其冤。而言者至今不已。故法越中日諸戰役之真是非。久莫能明矣。

胡文忠之風流

陶文毅督兩江。嚴禁僚屬冶遊。時胡潤之亦在文毅幕中。僚屬之冶遊者皆借潤之

爲名而文毅則獨責諸僚幕而不責潤之也。曰潤之他日爲國勤勞將無暇晷以行樂。今之所爲蓋預償其後之勞也已。而潤之果勤勞國事至死矣。觀此則以文毅之嚴正而獨能恕潤之以潤之之跌宕風流而一操事權則頓改前態苦刻勵行英雄之所爲固迥異尋常人矣。

沈子敦先生傳略

先生名家本浙江吳興人。髫年畢羣經。於周官尤多神悟。後閱郎氏周宣古文奇字一篇。知多舛誤。銳意糾正。成周官書名考古一卷。咸豐己未。其父某由御史出守黔中。時苗氛正惡。道路艱阻。黔垣戒嚴。先生間關省父。屢瀕於危。庚子客遊閩嶠。居潘方伯蔚署中。得觀閩本四庫書纂跋後一卷。同治甲子。援例以郎中分刑部。肆力於經學小學及掌故考據。都下得書易。精心玩索。故所纂述。以是時爲最多。光緒癸未。成進士。補官後充主稿。兼秋審處。自此遂專心於法律之學。纂有讀律校勘記五卷。秋讞須知十卷。輯有刑案匯覽一百卷。刺字集二卷。復病近人治律之陋。乃搜討典

籍考訂漢晉唐宋歷代律令。期成一家之學。癸巳後歷守天津保定。公餘纂述。曾不少輟。癸卯秋開館修訂法律。綿歷十載。日延接中外法家。研究各國法律。窮其堂奧。先後訂成民律刑律商律民刑訴訟律及其他附屬法。共數十種。稿本盈屋。每本眉批簽注。動累萬字。同館少年皆歎服。創辦法律學校。育才逾千人。其有異者。獎成倍切。教習學員。有所質疑。爲文以答。娓娓千言。少暇仍事著述。纂有歷代刑法考若干卷。歷代刑官考二卷。奇移文存二卷。又二編二卷。平日除從公外。卽靜坐室中。手一卷。漏深燈燠。了無倦容。庚戌秋兼任資政院副議長。值法律館纂訂各稿將告成。日與館員逐條細究。議院事又須兼顧。四閱月終會期。除循例休息。無一日缺席。任刑部侍郎最久。暨丙午修官制。改大理院正卿。旋調任法部侍郎。洊升法部大臣。清廷遜位。先生乞病。遜位詔未副署。先期請假。及改爲法部正首領。並未到署。杜門謝客。一意著書。項城以司法總長商請。先生作書婉謝之。項城謂此係南京政府之意。如不列名單內。恐失人望。乃於寄去閣員名單內。列先生名。而注明以病堅辭。此第一

次內閣事也。第二次組織內閣。項城復請其出任司法。先生乃薦章宗祥自代。參議院未通過。歿年七十四歲。臨歿前四日。尙伏案著書。前十日尙寫日記。好學不倦。敬愛文士。布衣蔬食。除購書外。別無他好。近兩年中。杜門謝客。董理舊作。編定枕碧樓詩稿六卷。枕碧樓偶存稿八卷。日南隨筆八卷。日南讀書記十八卷。說文引經異同考八卷。文選註引書目若干卷。三國志瑣言四卷。三國志校勘記八卷。古書目三卷。又刊沈碧樓叢書十二種。親自校勘。皆梓行。

郭嵩燾

郭嵩燾嘗奉使泰西。頗知彼中風土。以新學家自命。還朝後。緣事請假。返湘中原籍。時內河輪船猶未通行。郭乘小輪回湘。湘人見而大譁。謂郭沾染洋人習氣。大集明倫堂。聲罪致討。並焚其輪。郭噤不敢問。觀此可見當時內地風氣未開之怪象也。

彭剛直軼事

彭剛直公。剛直之名滿天下。然亦多情人也。未達時。悅其鄉女梅花。欲取之。未果而

天嘗作梅花詩數章以誌感。纏綿悱惻。固與剛直之性不類。此殆如宋廣平之賦梅花歟。泊乎暮年。持節長江。與瓜州鎮總兵吳家邦。江防統領王之春。最暱。時鎮江有名妓曰大喬小喬。家邦納大喬。之春納小喬。皆獻大喬小喬爲彭剛直義女。過從甚密。尤寵愛小喬。之春因之獲膺上薦。官至安徽巡撫。此殆如東山暮年。賴絲竹陶寫。歟。或以慾焉責之。則過矣。

彭剛直之剛直

彭剛直公剛介絕俗。然至性過人。幼而失怙。事母至孝。居貧奉養。先意承志。外祖母居懷寧。無子孫。公時恃傭書爲活。歲不足衣食。以太夫人憂念艱難。跋涉往返五千里。迎至衡陽。太夫人得奉母終天年。所謂孝思不匱者也。鄒夫人以樸拙失姑愛。終身無房室之歡。自太夫人卒後。遂不相面。其弟某游客秦豫。遭亂隔絕廿年。及公授安徽巡撫。見邸鈔。識其名。始間關至軍中。相哭。哭失聲。護愛甚篤。與共寢食。而弟久客州縣。服藥煙成癮。公軍中猶嚴禁煙。以情告。公大怒。立予杖四十。斥出之。曰。不斷

煙癮死無相見。弟感愧自恨。臥三日夜瀕死。竟絕不更服。復爲兄弟如初。以其習商業。令行鹽。致貲巨萬。公一無所取。弟亦豪邁揮霍。恤貧篤義。鄉人流落江淮者。悉收卹資之。歲散萬金。亦先卒。遺妻女與公子婦同居。以孤孫見綏後之。公自領內湖水軍。及後總全軍。軍餉無所出。不以煩公家。前後惟領銀十七萬兩作鹽本。軍餉外所應得公費。悉出以佐義舉。凡出資助本縣學田銀二千。賓興費銀二千。育嬰公費二千。修縣志書。獨供筆札刻資銀五千。獨建船山書院。銀萬二千。衡清試館銀一萬兩。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師及各直省湖南衡永會館。凡募助公舉者。動以千計。所部有功者。凱撤時。及疾篤時。均舉贈各萬金。凡費銀十萬兩。族中老者。歲有饋。又計丁口。遍資給之。凡數萬金。計其兄弟所散財。幾滿百萬。而當軸要人。無一字之問。十金之遺。以孤潔無援自喜。至於對於朋友。協和羣帥。煦煦恂恂。未嘗有傾軋驕倨之心。五十以前。有氣陵之者。必勝之。而後已。其後望重年耆。人皆推敬。亦深自斂抑。誘接文士。尤能折節。素工畫法。蘭入妙品。而尤喜畫梅。全樹滿花。所至輒奮筆潑墨。海內傳

者過萬本。藏於篋者一牛車不能載。尤惡浮華。厭絕饋遺。治軍廣東時。民士恐餉不繼。共輦銀十七萬送軍中。謝不受。及歸。衆以金排萬人姓名。列二繖志感頌。其直萬金。悉諭令各還其主。且戒其奢焉。其繡字頌功者。送海幢寺中。治軍嚴肅。恆得法外意。所誅者必可以正民俗。安慶候補副將胡開泰。召倡女飲。而使妻行酒。其妻不可。遂抽刀剖其腹。街巷詢事。聞院司方聚議謀所以處。公適至。聞之曰。此易耳。遣召之來。但詢名姓居止。便令牽出斬之。民大歡。湖北忠義前營營官總兵銜副將譚祖綸。誘劫其友張清勝妻。清勝訪之。陽留居密室。出僞券索償。得遞去。訴營將。州縣皆爲祖綸地。置不問。因訴於公。公先聞黃州漢陽道路藉藉。欲治之無端。得清勝詞。爲移總督。先奏劾祖綸。且遣清勝赴武昌質之。詔公與總督卽訊。祖綸令人微伺。清勝於輪船。擠之溺水死。餌其妻父母及妻劉氏反其獄。忠義營統將方貴重用。事總督昌言誘姦無死罪。謀殺無據。公揣祖綸根據盤固。不可究詰。適總督監臨鄉闈。卽驟至武昌。檄府司提祖綸至行轅。親訊。忠義營軍領營往觀。祖綸至。佯佯若無事。公

數其情事。支離狡詐。及謀殺蹤跡。祖綸伏罪。引令就岸上正軍法。一軍大驚。然已無所及。夾江及城上下觀者數萬人。歡叫稱快。故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長江聞其名字。肅然相戒。牧令輯其隸役曰。彭宮保至矣。非獨威聲使然。所行事深感民心。庶乎不侮瘝寡者也。

書阿文成公遺事

文成公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其勳簿官閱生卒歲月。具載史籍。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酋索諾木也。已百戰抵其巢。索諾木震懾。業約別日盡室出降。其木城木柵悉已毀撤。是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機叵測。今日必生縛索諾木。致帳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語竟。已入帳中臥。諸將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如雷。徹帳外矣。諸人者旁皇達旦。甫日出。索諾木已自縛。率諸酋跪帳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以下告曰。諸君昨日之語。蓋懼索諾木他竄。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阨要。竄將何之。渠若能死。又豈待今日哉。吾故以爲不若高臥待旦。日當自來。

也。諸將弁諾諾。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日欲昃。公忽率十數騎升高阜。覘賊屯札處。不知阜數折。已逼賊砦。賊望見。即率獷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顧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裏衣。解畢。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畢。曰。無衣者。悉束帶。曰。上馬。曰。向阜南。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立阜。僅二十步。時暝色已上。忽見岡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遽進。方遣騎四出覘伺。而公已率從騎回大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則賊馬十倍於我。寧得脫耶。乾隆末年。和坤橫甚。公業知不能制。凡朝夕同入直。必離立十數步外。和坤知公意。故就公語。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嘗移立一步。公嘗病臥直廬。軍機章京管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將相。恩遇無比。可死。子若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實欲俟皇上親政。犬馬之意。得一上達。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洪亮吉登第日。公爲讀卷官。擬第一進呈。洪素不習書。獨公賞之。嘗謂刑部郎孫星衍曰。人皆以洪編修試策該博。不知

字亦過人。余首拔之者。取其無一毫館閣體耳。

書裘文達遺事

裘文達公名曰修。江西新建人。公賜宅在內城石虎胡同。購一軒名好春。退直所憩。賓客門下士往來者。於閤人悉不關白。徑入此軒。若已退直。則公必坐軒左右。若待客矣。一日值歲小除。諸人咸詣軒與公餞歲。忽司閤者至公側耳語。公大笑曰。戶部堂官歲盡分飯食銀兩。亦不可告人耶。卽命挈一囊至。瀉出之。皆庫貯大錠。兩五十。公數坐中客若干。令各懷其一。曰。諸君年事大窘。聊以分潤耳。數不足。復命入取之。徧給乃止。公食指旣廣。又賓客常滿坐。值窘乏。亦時時斷炊。一日過午。尙未具食。坐客有愠者。公覘知之。卽出語曰。諸君他日皆飫天廚。頌尙食之人。豈矜矜於裘某之一餐乎。且主人亦尙未食。不獨客也。客意乃解。乾隆帝眷公。時得召見。公奏事畢。則必言各衙門人材。曰。某人勤。某人幹事。某人擅文筆。是以公在部及掌院日。翰林諸曹司遷轉最速。由公推轂勤也。時公房師大學士蔣文恪公溥亦極愛士。肯爲寒素

地有揭薦牘來者。悉館門下。未嘗拒一人。其掌書記者。卽公所引入。一日公入朝。遇文恪公。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選。所學極優。師留之乎。文恪唯唯。公知文恪性闊達。賓客多寡。皆不甚措意。明日遣一僕徑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屬僕曰。第送詣某書記廳云。昨已面語相公。相公屬留客耳。僕致公命出。書記某卽挈孝廉巡歷廳事。側兩廊。見屋比櫛。悉客館內一室。門獨啟。遂徑入。見榻上亦有臥具。遽命僕撤出。貯廳事中。語孝廉曰。君行李至。卽安置此。但出必須鍵戶。慎勿啟也。又一要語相屬。君雖館中。實無一事。不妨日出游衍。然必須飯畢始出。日兩飯。亦無邀客者。但聞長廊口有高喚者。曰飯具矣。卽速詣廳事食。遲則不及。孝廉遵其約。每日飯畢。卽鍵戶出遊。約計復當飯。則又歸。歲值五日。中秋日。及歲盡前數日。卽有老僕從三四輩。挾巨囊。至偏入客館。見一臥榻。卽置朱提一封。標其函曰歲脩。爲數五十。若旁有臥榻。則貯一小封爲數四。以犒從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選湖北一縣令始去。在邸日。未嘗一爲事。亦未嘗一面文恪。蓋疎節闊目如此。然無礙其爲太平宰相也。

裘文達長於行軍治水

乾隆二十一年。清王師征伊犁。公面奏軍務機宜。乾隆帝大悅。以其才似舒文襄。卽賜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聖意。會逆酋莽阿里克遣其弟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公與哈密鎮臣祖雲龍縛畀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爲衛。撥沙洲五衛麥石添備支放。其剩餘者。公散各塘路站平糶之。上皆獎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諸將軍計議機密。而能下協邊情。上符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公聽視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上愛其才敏。倚若股肱。凡有事於四方。與大學士劉文正公先後奔走。前命未復。後命又至。半途回車。竭竭東西。雖侍內庭。領六部。而英籌款關。足跡常遍天下。公所讞決。無苛嚴。亦無縱捨。尤善治水。常奏治水當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則爲患滋甚。上深然之。所治黃淮淝濟伊洛沁

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濬。貫穿原委。俱有成效。可爲後法。凡遇政事。諸大臣或探聖意。噤斷不前。而公獨抗聲有犯無隱。上鑒其誠。雖忤旨。時加嚴訓。不逾時。恩禮如初。亦與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噎。上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薨。時。賜諡文入賢良祠。

裘文達公課子之嚴

裘文達公充磨勘大臣。時某省士子。用社稷鎮公子。衆以爲應議。公心知非杜撰。而一時忘其出處。歸第問公子。鱗對以句出國語。後於左傳檢得之。遂長跪受責。時公子已官編修矣。公課子之嚴。待士之寬。一舉而兩善備焉。

湯司空逸事

睢州湯文正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聖祖。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搆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

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飲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慙沮。卽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爲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曩議皆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於衆以爲名。使上知此立蹶矣。比公至。語已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講。東宮入侍。上問所肄具以聞。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會靈臺

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政大臣。下內閣九卿庭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爲。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奈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爲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論可上聞乎。公曰。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命下。董漢臣免議。自是上滋不悅公。戊辰。余國柱宣言。上將籍公內府。爲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寧。夜半遂歿。既歿。踰月。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衆曰。無之。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尙不爲怨訕乎。衆乃知公爲執政及國柱所傾也。

劉文正公塞陽橋決口

劉文正公臨事雖頗剛急。然實有釐剔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乾隆辛巳歲河決

陽橋公奉命往塞決口。時奪流者數百丈。埽工薪木。皆數百里內村民車載而來。縣丞某掌收料物。欲藉以營利。留難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納者。人馬守候。芻糧皆告竭。公一日易服微行。見薪車千百輛環列河干。私問之。得其故。乃大怒。至公館。亟請巡撫奉王命旗牌至。使伍伯縛縣丞來。欲先斬。然後入奏。巡撫及司道以下。爲之長跪良久。始釋。而數千輛料物。一日盡收。民皆驅車返矣。此雖細事。亦可見公察弊利民之一端也。

來文端善相馬

乾隆時大學士來文端公。保善相馬。聞嘶卽能辨其優劣。嘗路見負煤老驢。以重價購之。滌以入貢。上因文端夙有伯樂之稱。命蓄以上駟。會降酋阿睦爾撒納來朝。上臨灤陽萬樹園。阿酋素以騎射著名。上欲覘其技。輒以無馬辭。侍臣出戈什哈馬示之。絕不當意。文端令圍人牽所貢之負煤老驢。使之乘。甫振轡而墜。三試皆然。阿酋大慙。尙未之異也。殆阿酋發。大爲西陲邊患。侍臣有憶萬樹園馳射時事。以良馬先

知其叛逆。故怒擲之。請加三品俸料焉。文端之目力。又出伯樂上矣。

湯文正之清廉

湯文正公斌。撫吳蒞任時。夫人公子皆布衣。行李蕭然如寒士。日給惟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愕問曰。吾至此。未嘗食雞。誰市此者。僕以公子對。公怒。立召公子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於河南耶。汝思啖雞。便可歸去。世無有士不能咬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并笞其僕而遣之。又公撫吳時。有司報湖蕩有蓮芡。公駁還。吏固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且蓮芡或不歲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某氏奴。訐告其主。國初時得隆武僞劄。迫主遠遁。欲據其主母。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乃以訐其主乎。焚其劄。斃奴於杖。中外快之。近時頗有人詆文正諸人爲僞學者。使士大夫人人能如湯之潔己奉公。又何致天下事不可收拾哉。

來文端之知人

名人軼事下

文端公來保。爲乾隆朝宰相。生平最善相馬。一時有九方臬之目。乃其知人之明。亦
有不易及者。文襄公兆惠。微時甚貧窶。生未逾月。父母俱亡。育於姑家。七八歲時。已
長大如成人。力敵百夫。偶過市。見羣不逞聚毆一人。兆勃然。揮拳奮擊。皆披靡。鳥獸
散。方欲追擊。一道人從後掣其肘。卽隨之去。至西山深處。一茅庵中。留教拳勇。且口
授以兵法。半年乃歸。姑以爲已死也。旣而入營。就步糧爲街卒。文端兼攝步軍統領。
見諸卒潑水。不過尋丈間。兆獨遠及數十丈外。異之。呼與語。甚慙。命鞭之。如擊焉。大
子曰。性耐刀鋸耳。不堪鞭箠也。文端見其狀貌。已奇之。聞言益大異。令明日至府面
試。挽強命中。揮刀運石。力大無窮。與談行軍紀律。侃侃而言。動中竅要。文端益大喜。
次日入朝。見上叩頭賀曰。臣爲國家得一奇士。街卒兆惠。其人雖微賤。真大將才也。
卽日召見。命之射。九發皆中。立授一等待衛。後平定西域。數建大功。

戴簡恪軼事

戴簡恪公敦元。官刑部尙書。一日大雪。公著雨罩。手抱文書。步至街衢。呼驢車乘之。

御者不知公爲誰也。及至署。隸役呵殿而入。公下車去雨罩帽。露珊瑚頂。御者大驚。將棄車而逃。公強留與之錢而去。都中謂之驢車尙書。卒之日。鄉人往視之。敝衣露肘。布衾一襲。其儉德爲不可及云。

張文達之愛士

庚子回鑾後。惟京師學事。辦理差強人意。先是京師本有大學堂。庚子之亂。生徒星散。至是長沙張百熙被命管學。公夙負學界重望。苦心孤詣。銳意興學。禮聘桐城吳攀甫先生爲教長。陽湖張鶴齡副之。網羅一時名流。殆盡。開師範。仕學。譯學。醫學。四館。繼又開進士館。豫備科。自是五方秀士。鱗集橫塾。文學彬彬。振朝野矣。文達後因清庭疑忌。不得展其懷抱。乃辭學務。一切差使。改任郵傳部尙書。與侍郎唐紹儀因用人事不相能。遂鬱鬱一病不起。張爲人宏達愛士。能容納衆流。沒後士林爭悼惜之。如皋冒廣生輓以聯云。愛好似王阮亭。微聞遺疏陳情。動天上九重顏色。憐才若龔芝麓。爲數攬衣雪涕。有階前八百孤寒。蓋紀實也。論者謂文達離學務而任郵傳。

本非素願。推文達之心。始終不能忘情於苦心締創之全國學務耳。

余誠格之好謔

余誠格補湖南巡撫。到任未逾月而武昌起義。黎元洪爲鄂軍都督。譚組安方自京歸。進謁誠格。誠格卽拱稱大都督。蓋逆知湖南嚮應。譚爲人望所歸。必推譚爲都督也。九月一日。倉卒起事。誠格挈其老父遁出。家財多有遺失。焦循又縣賞千金購其頭。誠格逃至安慶。始請朱家寶代奏。旣乃之滬居焉。與書延闈。大意謂我到湘月餘。自問無開罪湘人之處。家中財物均多遺失。民軍舉動。固應如是乎。又言湖南財政極爲困難。龍念仙身當其局。以今視昔。抑又何如。緘面大書中華民國湘軍都督翰林院譚大人云云。延闈登一廣告於長沙日報云。余壽屏君鑒。財物悉封存府中。毫無遺失。請派委員來領。湘都督譚延闈白。

記立山聯元

養心殿者。前清御朝之所也。嚴冬窗破。北風吹面。景帝不能自支。因語立山。以紙糊

之。時立山方有寵於那拉后。憫景帝苦寒。遂不請諸那拉后。糊之以紙。明日那拉后大怒。召景帝切責曰。祖宗起漠北。冒苦寒立國。汝乃聽朝而畏風耶。午後召立山。批其頰。禍且不測。李連英素厚立山。卽大呼曰。立山滾出。立山悟。因仰跌地上。果翻轉數四。直出簾外。那拉后爲之莞然。

庚子拳匪禍作。浙西三君以抗拳駢戮。而滿洲聯元立山繼之。聯元本崇綺門下士。向亦空談性理。其壻壽伯福與言歐美治術。始漸開通。拳事起。聯官內閣學士。抗疏劾拳。捧章至東華門。遇崇綺於途。具道所以。崇厲聲曰。君滿人。亦效漢兒賣國耶。聯不顧。拂衣而入。少傾崇入對。嚴劾聯。奉旨著步軍統領衙門拿捕正法。方聯之就刑也。忽有數騎自順治門衝出。逕赴菜市。其一騎馬足縛一人。拖曳數里。面目皆損。敗不可辨。蓋卽立山也。立山內務府旗籍。漢姓楊。爲內府堂郎中二十餘年。饒於財。性豪侈。凡菊部名伶。北里歌伎。有聲譽者。皆爲之脫籍。有妓綠柔者。名噪都下。立山與鎮國公載瀾同昵之。瀾雖公爵。然處閒散。緹於財。以故綠柔恆善立山。而緹載瀾。瀾

大恨之。至是拳變作。適立山有請毋攻使館之奏。瀾卽矯朝命縛赴市曹。哲婦傾城。亦可畏哉。然立山之死。門客星散。獨所善伶人十三旦往收其屍。經紀其喪事。彼雖伶也。愧士大夫多矣。但不知種禍之綠柔君。能如綠珠之墜樓否。

朱文端公救舒文襄

乾隆乙亥。阿酋旣投誠。舒文襄公赫德時任定邊將軍。請將其家屬分置蘇尼特等近地。以爲羈質。純皇帝大怒。謂其分散骨肉。有傷遠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斬之。朱文端公聞命。排扉而入。請召對。力言人材難得。舒某雖一時過慮。然平日辦事勤慎。請援議能之典。上曰。命已下。踰日。恐難追轉。公奏曰。卽命臣子成麟追之。上可其請。公出謂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故勇往。卽於馬前割袍前襟。馳騎而往。甫至潼關。卒追前命而歸。時傳文忠公告人曰。朱公誠仁者之勇。是日雖恆百輩。終無濟於事也。

盛司寇之持正

盛司寇安滿洲人。以科第洊至卿貳。頽然嶽立。鬚眉蒼然。以古大臣自命。戊辰春。孝賢純皇后崩。時有周中丞學健。瑟制府爾臣等。以違制薙髮伏誅。有錦州守金文淳者。稟命於府尹。然後薙髮。事發。純皇震怒。命立誅之。公叩首請曰。金小臣罔識國制。且請命大僚。然後薙髮。情可矜恕。請上寬之。上怒曰。汝爲金某游說耶。公曰。臣爲司寇。盡職而已。並不識金某爲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爲天下平也。上大怒。命侍衛反接公赴市曹。與金文淳同寘於法。公施然長笑。惟曰。臣負朝廷之恩而已。後上悔悟。命近臣馳騎並金赦之。公施然叩謝如常時。市曹萬目共覩曰。此真司寇也。次日。上卽命公入上書房。傳導諸皇子曰。盛安尙不畏朕。況諸皇子乎。真師保之妙選也。

洪承疇有功漢族

周同谷霜猿集。松山戰骨未全枯。再建功名佩虎符。終是風沙容易老。白頭南渡又南都。此諷洪承疇之背明歸清也。洪功成歸里。稱觴林下。坐客如雲。乃有朗誦烈皇帝祭文。以代祝嘏之詞者。此其雋快。不在漁陽三弄之下。當遼陽兵敗。洪氏生降之。

日。徵特宮廷不知。亦舉朝所不敢信者也。及江南克捷。洪以內院大臣出撫江寧。始知其尙在人間。石齋起義。事敗。逮至江寧。見洪。佯責之曰。若豈洪承疇耶。洪大將軍爲國捐軀。天子且賜祭九壇矣。若等從北方來。獨不見穹然道左之御碑。而今冒其名耶。是時洪汗簌簌下。不能仰視。考洪以萬歷丙辰釋褐。時滿洲天命帝方有衆一旅。崛起於三韓以北。蛟龍初起。而佐命元勳。偏在南朝。當滿漢一家之日。洪承疇密室造請。竟建以漢人養旂人。不令旂人營生計之策。從此滿漢分居。漢人得安其農工商賈之業。二百七十年來。免受其擾。雖出租稅以養之。猶有利焉。此則洪承疇之有功於漢族。抑若善於補過者也。馴至八旂之人。一物不知。仰恃漢人。猶嬰兒之於乳母。民軍一起。數月之間而亡其族矣。蓋彼早已亡於洪氏矣。

博爾奔察之詭諫

乾隆帝待臣下。極爲嚴厲。然有時加以狎謔。以聯上下之情。有內大臣博爾奔察侍上最久。善嬉謔。辛未春。扈從南巡。至鎮江口。上放煙火。有被煙熏嗽者。博笑曰。此乃

案被黃煙所薰怕者。故望而生畏也。時黃文襄公督責過嚴。故公寓言之。又有較射而弓落地者。上震怒。公在傍曰。此皆因引見故。昨日射箭良多。以致臂痛不能引弓也。上乃釋然。又上一日較射多不中。侯人皆畏懼。時修髯人至。公望而笑曰。汪都統之弟至矣。汪都統札爾故修髯如戟。上撫掌大笑。上嘗行窄巷。有步軍校積石爲山於其廳側者。上望而問之。公驟馬奏此步兵花園也。上大笑。又上書福字。公立於側。上笑謂曰。汝亦識此中佳否。公應聲曰。知之。上所書福字。黑且亮也。上大笑。其譎諫皆若此者。亦東方朔簡雍之流也。

李恭勤公逸事

清代名臣中其以贊郎進者。以李敏達公衛。李恭勤公世傑爲最。敏達逸事具詳於前。恭勤公貴州黔西州人。少入贊爲江南某司巡檢。乾隆南巡。公司船跳木。時雨後泥滑。上登舟時。偶失足。公遽起扶之。督撫恐縛公請命。上笑曰。微員中有如此忠愛者。命立擢知州。後官至四川江南總督。以廉能稱職。乾隆帝屢欲以爲閣臣。有尼之

者言不公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公督川時。蜀中自金川用兵以來。府庫空竭。又承福文襄王積奢侈後。徵調賦歛。無藝。州郡皆疲敝。公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復入成都郡。卽以公事來者。不過數日。不得畜音樂。侈宴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公官總督數年。未嘗宴一客。成都將軍新莅任。公思不爲置酒則缺情。置酒則破禁。遂乘其家口抵任時。饋一烝豚。一燒羊。使標下武弁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讌。屬吏於布政使以下。亦未始具一飯。元日則先飭廚爲饌饌十數斛。有下屬謁見。公遣人告曰。知君等勞苦。盍餉以食。遂設食餉之畢。公然後出坐堂皇受禮畢。卽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屬員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昃始歸。徒苦儻從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屬員皆應曰。諾。於是元日虛文始革。其風趣也如此。及督兩江時。福文襄王征臺灣。檄調各督撫府庫餉銀。他人無不應命。惟公力持不與曰。不見部文。

徵撥誓不敢發此餉。有虧朝廷之府庫也。福亦無如之何。其嚴厲又如此。

方望溪記姜西溟遺言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溺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

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大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惟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慙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於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葵薦於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文列苑。傳爲恐。而末路乃重負汚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隘捐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衆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岳鍾琪紀成斌冤獄

岳威信公佩撫大將軍印入覲時。命提督紀公成斌權其篆。會準夷入寇。擄馬駝萬餘。紀不時奏。乃爲總督查郎阿所發。遂褫岳公爵。斬紀於營。然據當時遺聞。與清史所載頗有出入。茲錄之以示此獄之真相也。岳之入朝也。紀以滿人強勁。因以駝馬命副叅領查廩領卒萬人驅牧。廩性懦蕙。畏邊地寒。因以馬駝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已。率衆避寒山谷間。日置酒高會。挾娼妓以爲樂。會夷入寇。偏裨報廩。廩笑曰。鼠盜之輩。不久自散。因按兵不往。及馬駝被擄。廩聞信。乃先棄軍去。過曹總兵勳壘。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爲其所敗。單騎而奔。賴樊提督建率本標卒追之。轉戰七晝夜。始卻其敵。廩見紀公。皆委罪於曹。勳笑曰。滿人之勇固如是耶。將收縛斬之。會岳公至。紀告其故。岳公驚曰。君今族矣。滿人爲國舊人。黨類甚衆。吾儕漢臣。豈可與之相抗。以干其怒也。因解廩縛。以善諭之。因皆委罪於曹。斬之以徇。而以捷聞。廩乃恨公次骨。會查郎阿巡邊。故廩戚也。廩因矯控岳公諸不法事。以及紀公掩

敗爲功諸狀。查故怒岳公。因誣實其言以聞。上大怒。斬紀公於營。置岳公於詔獄。而廩官固如故也。嗚呼岳公之於清世宗。可謂盡忠竭力矣。因一卑賤滿人之讒。使青蠅之譏。爲禍若爾。漢人之盡忠清室者。當亦爽然若失矣。見禮親王昭槤筆記。至於柴大紀以福康安之嫉忌。張廣泗因訥親之牽率。皆以奇績而被極刑。其事具載清史。冤抑人多知之。非如楊天相紀成斌二獄。百餘年來。雖績學之士。尙多據官書爲信讞。則甚矣是非之失實矣。

端方之滑稽

端方之抵美也。船傍岸。卽爲人用汽車迎入三藩息旅館。美洲之大旅館。其門大都爲旋葉。凡旅客出入。侍者必推動旋葉。以隨旅客之意。端方降汽車後。旅館侍者亦照例推動旋葉。以待端之入門。端進葉中後。忽見四葉同時推動。目眩頭暈。隨葉環轉二週。依舊旋至門外。端不敢再入。搖手曰。我不圖無錫人之江尖嘴上團團轉。今於外洋身臨之。秋星閣筆記云。端午橋小有才。充名士。好嘲弄人。猶憶有上海某中

書者。發起一拒賭會。網羅名人不鮮。而尤企大力者爲之作登高呼。時端正開府兩江。某中書趨謁節轅。痛陳賭害。端太息曰。誠如君言。此花骨頭亦唐喪余不少。向者余亦嗜此。一行作吏。茲事廢矣。惟近日盛行麻雀牌。聞士大夫皆嗜之。如性命。君亦能之乎。某君曰。中書向於各種賭經。均未入其藩籬。殊爲門外漢也。端曰。我猶髣髴憶之。麻雀牌中。他牌均四。惟白板則五。某君急辯曰。大帥誤矣。白板亦四也。端熟視某中書半响。笑曰。咦。足下亦個中人也。能正我之誤。大佳。又週視在座諸僚曰。君輩皆亦深知白板之數非五也。語已大笑。端茶送客矣。又聞端溷陽爲人言。余昔督兩江時。恨未使翁延年。（號笠漁湖南人）令山陽縣數日。叩其故。則言余頃聞一聯云。銅山縣。山陽縣。陽湖縣。湖南從九。做過四五年。知縣。鐵寶臣。寶瑞臣。瑞鼎臣。鼎足而三。都是一二品大臣。上聯卽指翁令也。下聯字字的對。以鐵對銅。尤爲巧合。惟翁實未令山陽。故余引以爲恨耳。

端方好聯語嘲人

名人軼事下

端午橋最好爲聯語嘲人。其官工部時。同官有趙有倫者。京師富家兒也。目不識丁。以其舅張翼之援。入貲爲郎。不數年。歷得要差。且充會典館纂修。常以千金購一妓歸。大婦妒甚。立驅之出。趙不得已。賃別舍居之。婦知其謀。乃靳趙自由出門。歸少宴。輒話諄不已。趙甚苦之。一日。與端相遇於署中。端呼與語曰。菊曾（趙字）吾昨日偶作一聯一額。君試爲吾評騭之。聯云。一味逞豪華。原來大力弓長。不僅人誇富有。千金買佳麗。除是明天絃斷。方教我去敦倫。額曰。大宋千古。趙極口稱贊不已。出遇人猶爲人述之。似自詡其通文者。人匿笑之。弗顧也。靈石何潤夫。乃瑩。庚子歲。官副憲。以拳匪頭目革職。戊戌。入股之復。何所奏也。何本庚辰庶常。散館。改部。籤分工曹。夫人某氏。閨戚甚厲。以何失翰林。怒甚。何長跪以謝。乃得釋。既入工部。贖百金。往拜滿尙書某爲師。某嫌其菲也。怒斥之。端爲撰一聯曰。百兩送朱提。狗尾乞憐。莫怪人嫌分潤少。三年成白頂。（庶吉士七品金頂。改部屬則六品。須換白頂）蛾眉搗蠶。翻令我作丈夫難。額曰。何苦乃爾。又妻爲翠喜乾姑嫂。兒是朱綸表弟兄之聯。亦端

所撰也。

何故山右世家。而生平恥爲晉人。常自詭爲江蘇人。與人言。必操蘇語。一日在某處宴會。座有蘇某。就詢籍貫。何答曰江蘇。某欣然曰。同鄉也。詢至蒲州。楊編修天麟。楊應聲曰。吾與何前輩同籍。某曰。然則亦同鄉也。楊搖首曰。不然。吾本老西。何前輩亦老西。渠不願居老西之名。故每冒貫省人耳。實則渠足跡未嘗至大江南也。何愧甚。面頰俱頰。然又無可置辯。亟匆匆上車遁去。

戊戌政變後。端亦極自危。賴進勸善歌得免。且獲擢陝臬。其事人人知之。端尙有一詩。亦詠此事。詩云。誤矣公羊學。危哉死鹿音。側聞誅正卯。誰實縱僉壬。智識羞葵足。劬勞感棘心。朝廷故可改。寇盜漫相侵。人稱其屬對之工。然音字去聲。係蔭之通假字。詩作平聲用。不惟失黏。且出韻矣。

端方死事始末記

清代野記云。清宣統三年辛亥四月。鐵路國有之旨下。起長白端方爲候補侍郎。督

辦川漢粵漢鐵路事。先是己酉之秋。端由兩江總督調直隸。正慈禛太后梓宮奉安之日。於隆裕后行禮時。端之左右有以攝影器攝行禮狀。后大怒。以大不敬罪端。革職。抵任甫百日也。至是以親貴及諸大臣薦。遂起用。豈料禍機卽伏於此哉。端既受命。於六月九日抵武昌。建行臺於平湖門外。勸路召匠。期於九月朔興工。而川人以川漢鐵路已奉先朝諭旨。歸商集贊承辦。懇川督趙爾豐代奏。收回成命。不報。再三請。則以格殺勿論恫嚇。於是川之士民。焚香環跪。督署者數千人。大書德宗皇帝神位。頂於首而泣求焉。爾豐大怒。命衛隊銃擊之。死者枕籍。而川亂成矣。事聞於朝。電旨命端方率鄂軍入川平亂。七月下旬。端發武昌。率三十一三十二兩標兵以行。至宜昌。按兵候消息。端之意蓋不欲臨之以兵也。無何。朝旨嚴迫。不得已進至重慶。至重陽日。聞武昌事起。民軍已據武漢二城。蔭昌率京軍南下。亦敗退。端大恐。亟率師進至資州。駐焉。朝命革趙爾豐職。以端代之。端知事無可爲。欲入都面陳機宜。兵大譁。時統兵者一爲曾廣大。一爲鄧某。皆端任鄂督時所拔之士也。於端皆有師生誼。

又有營官董海瀾者。四川人。亦鄂之學生。當端之發武昌也。總督瑞澂力薦於端。謂可大用。端遂命董爲營官。隸曾廣大部下。當時廣大禁兵毋暴動。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軍士。謂已遣人至成都銀行借四萬兩。發本月之餉。並爲衆軍辦歸裝。衆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裝待發。衆以銀未至阻其行。並要挾書券。端與之。至初七日黎明。銀猶未至。衆謂誑我。於是董海瀾倡議入行館。驅端至側屋云。我輩將假爾室開會議。兵入室。遍搜行篋。無所得。卽欲殺端。曾廣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誑人者。彼欲行卽聽其行。何必殺。如贊成者舉手。乃舉者僅少數。曾又再三勸。兵皆洶洶。謂曾有異志。當先殺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謂端曰。曾某不能保護。罪萬死。然迫於衆。實無可解免矣。其時兵皆舉銃待發。曾亟止之曰。此中尙有漢同胞無數。若滿人不過端兄弟二人耳。何爲玉石不分耶。衆乃逼端至行館大門一小屋中。亂刃交下。其弟端錦大罵。迫之跪。不屈。亦亂刃而死。皆斷其首。曾廣大備棺殮之。欲並殮其元。衆曰。是將函至武昌者。不得殮也。乃卽日東下歸鄂矣。僚友僕從皆隻身分道遁。初八日。成

都借銀至已無及矣。遂爲紅十字會所得。先是端之議行期也。尙未得成都獨立信。至初五日。資州牧以省電告。遂決意還京。資州衆紳環而請曰。公毋行。公若反正。則成都唾手可得。卽衆亦必以都督舉公。且公之兵所以譁囂者。以公不反正也。若一變計。則皆爲心腹矣。端不可。衆紳又請曰。公如慮成都不能容。則卽於資州樹白幟。某等可函致省紳。來資州擁公爲主。公幸勿疑。端歎曰。我果如此。何以對慈禧太后。德宗皇帝於地下哉。我計決矣。君等毋爲我慮也。皆太息而散。端自入資州後。無日不作還京計。使早日行。亦可無事。乃一因借銀未至。二因有投誠土寇周姓。約初四日率衆來降。遂待之。不料初五日一聞川省獨立之信。而禍不旋踵矣。端之至重慶也。凡南北公私函電。及從官信牘。皆爲軍士所遏。不得達。是以沿江各省響應反正之舉。一無所聞。蓋至死僅知武漢之事而已。死事聞。贈卹如例。特諡忠敏。此殆清廷最後之予諡矣。

蔡乃煌氣死陳啟泰

當蔡乃煌任滬道時。陳啟泰適任蘇撫。蔡恃樞眷。輕陳。陳不平。適因某事下札嚴詰。蔡怒。亦騰書醜詆。以陳吸鴉片。又嗜賭。故書中有橫一榻之烏煙。又八圈之麻雀之語。陳益不堪。嚴章參劾。事下江督查辦。故事督撫參劾司道無查辦者。陳以樞府袒蔡。氣厥遂死。案亦漸消。當端方奉查辦命時。語幕府此事可作燈謎。打四書一句。幕僚不解。所謂。端徐笑曰。厄於陳蔡之間耳。

清代軼聞 卷二

五六

清代軼聞卷二終

清代軼聞目錄

卷三

宮闈祕史

昌壽公主

豫王妃孀姝劉三秀傳

太后下嫁

納蘭后爲尼

西太后軼聞

清宮選秀女

熱河行宮之寶藏

珍妃墜井

記南京何尙書語

目錄

圓明園二則

董妃董小宛說

孝賢皇后之死

德宗晏駕異聞

文宗密諭

記回部香妃

奕劻力請宣統兼祧德宗

孝貞之暴薨

記珍妃殉國事

清代軼聞

二

立大阿哥之原因

翁常熟去官之遠因

頤和園之來歷

大法船

清宮大賄賂場

記滿洲姑奶奶

固倫公主

年羹堯擁立世宗功

隆科多之獲罪

清世宗殺隆科多之詔書

清世宗殺年羹堯之詔書

清代骨肉之慘禍

雍正時選察之嚴一

雍正時選察之嚴二

清宮詞

卷四

外交小史

倭文端阻開同文館

安維峻劾李文忠疏

清中葉之外交觀

恰克圖條約之怪誕

英使覲見清高宗行叩頭禮

廓爾喀始終入貢

哲孟雄之幸存

清流黨之外交觀

記聖路易賽會副監督

李春來朱桂珍之獄

鴉片戰爭之結果

赫承先求應鄉試

越南進貢表文

卷五

文苑雜錄

京師大學堂沿革略

目錄

英人代緬甸入貢

中俄密約之真相

記清流黨

出使笑話九則

中國赴聖路易賽品

新加坡之記念詔書

琉球官生留學國子監

朝鮮人人仕中國

朝鮮使臣題三家詞

曾文正得俞蔭甫卷

三

清代軼聞

天南遯更

詩人得意

白門新柳

華十五傳

機聲燈影圖

難倒彭元瑞

毛西河逸事

衡文巨眼

謝金園憐才愛士

汪容甫逸事

隨園女弟子湖樓請業圖

毛西河女弟子

記彭元瑞

汪容甫之怪誕

龔定菴軼事

龔半倫傳

記樊樊山查辦貽穀案

記樊樊山

饒文端少時之貧

畢秋帆

袁子才江賦

記高江村

高江村結歡內侍

郭南華劾高士奇疏

藝林名句

饑餓狀元

賦梅釋雲

索明二相博古

王湘綺輓張文襄聯

青躬道人

批刺

逸老堂對

趙秋谷

拂水山莊

吳山尊夫人贈行詩

張文襄設廣雅書院

東里奇句

除夜覘士

燕京元夜詞

張文襄壽文

廿八字易百金

王桐花

虎丘題詩

進士不讀史記

管杏花

黃葉道人對錢謙益語

注柳門軼事

擬定菴逸事

目錄

清代軼聞 卷五

六

潘文恭之幼慧

紀齊召南宗伯

林文忠聯語

樊樊山電遞詩鐘

書杭世駿遺事

文字之獄

贖命詞

真才子

李申者少時博學

蔣君生刺陳眉公詩

煙波釣徒一

黃摩西序錢牧齋文

吳梅村有難言之隱

蒙古狀元

一隊夷齊下首陽

懲矯

甌北控詞

記毛西河

妙判

修明史

杭葦浦負謝山於死後

杭世駿逸事

蔡乃煌以詩鐘得缺

科舉時代之苦況

蒲松齡科舉談
割裂題

墨派濫調
張船山著

目錄

七

時代要聞

八

清代軼聞 卷三

宮闈祕史

昌壽公主

昌壽公主。恭忠親王女。幼慧。慈禧蓄之宮中爲養女。額駙某。幼學早故。公主恆出入禁闈。頗有匡正。某歲。慈禧製一豔色衣。喜甚。謂近侍不可令公主知。公主已前知。一日從容言。曾在某處見某色材織顏色俱絕。擬製衣進御。以非祖制。遂罷。慈禧默然。退謂左右曰。曾令爾等勿使知。使非多言。公主寧得作此語耶。德宗御極。恭邸家人殊嫉之。公主顧大局。時左右德宗。廣州將軍長善。與恭邸姻婭。其中女選入宮爲瑾珍二妃。故擁護倍力。德宗不廢帝位。公主與有力焉。戊申。兩宮上賓。分左右陳屍殿中。未大殮。清制。帝后屍大殮前。陳屍板牀。去地至近。時王大臣辦大喪。殿空無人。屍外僅設雙燭。公主適見之。詔載灃至。謂曰。爾今日幸矣。子爲帝。爾攝政。云胡不幸。大

喪在目。近侍臣工以百數。無一人承殿中事。儻有差咎。孰任之。豈兩宮與爾薄耶。裕氏女學於法。雅善文字語言。慈禧留宮中爲舌人。備顧問。公主與游好。因稍習外事。述陳慈禧。故西安回鑾後。常見各公使及夫人。從容筵讌。無獨尊之意。公主及裕女之力也。

圓明園二則

前清圓明園。經始於雍正。告成於乾隆。閎敞壯麗冠中國。清制宮中祖制嚴。與居有時。飲食服御。有常度。各帝恆以爲苦。間巡幸熱河。稍事遊宴。林清變後。則罕幸熱河。而常駐園。后妃皇子悉侍焉。咸豐末年。英法聯軍入京。內閣中書龔自珍之子龔鞏。祚導之。放火燬園。同治初元。金陵新克。洪秀全敗死。張洛行賴汝光先後斃。內外欣欣。交頌中興。獻媚臣工。思導之爲逸樂。於是重建圓明園之議起。時外國交涉日棘。手庫無儲蓄。諫言不行。恭忠王坦然力爭之。一旦詣宮門請見。穆宗問曰。亦來諫阻建園乎。朕志久決。且朕居彼。與爾等討論國是。亦甚善。恭王叩頭言。當今內患雖平。

外難日亟。庫藏無存蓄。圓明園憲純兩廟所修。當時財力遠過今日。且純廟諭旨。後世子孫。勿得踵事增華。今建園簡陋。無以備翠輦之臨幸。復舊則國幣不足。以某之愚。不若少緩便。穆宗默然。良久臥榻上。王更言祖制不可失。歷數祖宗所以訓儉者。賴文祥等從中斡旋。得無事。

圓明園每當新歲。設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館飯肆。凡民間日用諸器物皆備。卽攜小筐賣瓜子皆具焉。店夥皆內監爲之。帝步行周衢。閒顧之以爲樂。茶館談笑。飯肆高叫點菜。帝至前不必避也。其古玩由崇文門監督。先期於外城各肆採擇。交入。列明數目價值。各大臣至園。則爭相擇購。如琉璃廠之火神廟市也。其訂價給值。一如外肆。購去者則列冊還其值。存者俟市畢。還於原主。園中執事諸官役。皆得集於飯肆。其走堂選自外肆。以聲音洪亮。應對純熟者充之。嘉慶四年。此例停止。買賣街猶存焉。比遭變。遺址多沒矣。

豫王妃孀姝劉三秀傳

劉氏小字三秀。虞邑之任陽人。家世業儒。伯賡。守正不阿。不可以非禮干者。仲肇。周。狡黠嗜利。險人也。劉氏生而聰穎。六歲母死。卽自粧束。父教之書。目了了。捉筆作字。秀雅可愛。學爲筆札。朗朗成章。十歲父死。遂倚兩嫂以居。甫垂髻。嬌豔動人。鄉里稱爲國色。性明敏。遇難處事。一言立決。摒擋家政。過於健婦。兩兄亦善視之。苛於擇壻。十四歲猶未問字也。邑有黃亮功者。以權子母起家。亮功憑祖父之業。握籌持算。所積愈豐。儼然爲一邑之首富。固胸無點墨。大腹賈滿貯金銀氣也。娶於陳而亡。年四十無子。謀娶劉氏爲繼室。遣媒妁致意賡虞。賡虞不允。且面斥之。肇周利黃多金。極力勸合。賡虞固執不可。未幾。賡虞應幕往山左。適訛言四起。謂朝廷遣使至江浙。採民女。婚嫁者一夕數百。肇周乘訛言時。嫁妹於黃。賡虞回家。肇周詭言官吏已將妹年貌登於冊。急切不能得壻。因黃前有成言。故歸之也。賡虞無可如何。默默而已。劉歸黃。居恆鬱鬱不樂。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名之曰珍。時有熊耳山人者。善推五行。言多奇中。適游虞山。劉延至家。使推珍命。山人曰。是命能富貴。

其夫。一生無蹇運。劉喜。乃以己造令推。山人沉吟久之。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子坐臺垣。有執政王家氣象。鄉村婦安得有是。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即貴。已而推黃。則搖首曰。此如病膈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而欲啖不得。縱使腰纏十萬。亦難享用一錢也。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子。爾時舉座鬨然。咸笑其妄。黃五十而無子。肇周子七。常育於黃家。意蓋有所屬也。七長。好勇鬪狠。喜與無賴遊。劉責之不聽。劉字珍於直塘錢氏。而招贅焉。意蓋因七不肖而託女以終也。七因之愈橫。劉怒逐之。會黃死。七斬衰號於柩前。欲分遺產。劉不與。命有力者。捧之門外。七大呼曰。吾必有以報仇。越數日。七果引盜來劫。幸先有備。盜驚而逸。劉有戒心。遂將財穀盡遷直塘而徙居焉。珍在直塘司收。劉在任陽司發。五日而盡。劉擬於翌日起行。是夜難作矣。李成棟叛。率兵縱掠。所過城邑。輒爲殘破。嘗擄婦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過半。成棟誓必掠取吳中美姝以償。繼破松江。擇大宅。多掠婦女置於中。旋奉命寇粵。令腹心將帥率旗兵千人。名爲松江。實則爲婦女計也。

七方投旗下爲走卒。因與旗兵言劉氏多財可劫而有也。旗兵言於守將。守將以爲然。乃命偏裨率兵五百以七爲鄉導。時劉方封鎖樓房。碌碌竟日夜與張媪整理細事。件件俱畢。素服淡粧。坐而待旦。俄而砲聲轟天。牆戶傾塌。旗兵數百人蜂擁而入。敗倉廩空。啟窖藏空。啟衣箱亦空。裨將怒甚。七忽擁劉氏至。於火光中望見劉貌。曰：賴有此耳。不然何以復旗主。遂擄劉氏而去。張媪從之。蓋七不知劉氏遷居。堅執劉氏多財。且欲搜珍。久之竟無獲。旗兵遂殺之。縱火焚黃氏之居。而投七尸於烈焰中。劉被擄至松。守將見其貌美。不敢私。遂留待成棟。居於大宅中。未幾成棟在粵中反正。松江宅中所留婦女悉送至南京。聽本旗發遣。婦三百餘人。劉亦在其中。歸黑都統承管。初至。羣聚馬柵中。馬糞熏人。一息難處。劉忍痛雜衆婦女中。泣不欲生。越日而滿州太太至。蓋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已七十餘。髮白如雪。鬢簪花朵。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以下皆跪迎之。掌家婆二太上前叩首。恭引至柵。嫗先作漢語曰：諸姊妹無恐。我來作降福符官耳。特不知誰真有福者。乃側身入隊。

擇當意者。拽裾使行。令至別所。排列共三十餘人。嫗上下睨視。指曰。彼太長。此略短。甲似肥。乙較瘦。乃去其半。令留者至前。諦視髮膚掌臂。復隔衣捫其乳。十又去七。僅存其五。乃列坐待茶。殷勤問訊。審其音而耳屬焉。一婦聲微窳。復去之。旋起立。語曰。婦曰。無動。我欲一觀履式。因以指量其履。戲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耳。徐向一婦微笑曰。塞楞塞楞。塞楞者。滿語蓋言最好。其婦卽劉是也。因顧二太作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進王府。劉持張媪痛哭曰。入此萬無見珍時。我亦命不久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嫗誠之曰。至王前宜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慎毋哭泣。致王怒也。已而三婦如所言。劉獨倚左柱。向壁側立。而額光煜煜。時與燈燭光相射。目泊睫暈微紅。如曉花含露。王見甚異。問何籍。不應。問年幾何。又不應。問有夫否。劉忽大慟曰。我民間寡婦。爲李兵所擄。以戀戀於一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矣。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聲嚶嚶如嬌鶯。嚶樹。俄以首觸柱。硃然有聲。滿嫗抱持之。劉且踊且號。鬢髻盡解。髮長委地。光如黑漆。王憐

之命。嫗引去。囑善護持。勿令悲損。嫗遂引劉入己寢以安之。朝夕進葷飲糜粥。糖食果品。滿几案。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媪憂之。私語滿嫗曰。劉之悲毀。痛念其女耳。前在松江。傳聞李兵復擾直塘一帶。及今三旬無耗。若得通一音以慰其念。飲食或可少進也。滿嫗爲啟於王。王曰。速令作書。當命疾足往探耳。嫗告劉。劉乃修書寄珍。首言我生不辰。疊罹險難。河干一送。豈意竟爲長別。中言七獸肆毒。唆擄往松。方幸李母仁慈。生還有日。不料罪名眷籍。忽又送入掖庭。所以不卽死者。誠欲得汝一音以瞑目。又云直塘一帶。是否亦遭焚掠。或七獸未遂所欲。致汝家爲破巢之卵。亦未可知。我書得達。急盼歸鴻。末言熒熒嫠婦。現已密製和衣。潔身自守。倘罹橫暴。願投清風之崖。汝尙自愛。弗我念云。珍接書。且讀且泣。方與錢生議覆。而劉仲適至。反復閱書。作咄嗟狀。謂珍曰。汝母亦太拗矣。王非他。乃入關時從龍第一功臣也。下江南。降宏光。平兩浙。以懿親典樞務。功高威重。但得爲王婢。亦足安樂半生。何必峻拂其意。回書宜勸其遇事婉從。設使激發雷霆。恐我與若。俱無噍類耳。珍覆書。始慰以

無恙。後云母生兒亦生。母死兒亦死。情殊依戀。而恰無激勸語。仲乃私致書。盛言王功蓋寰宇。得侍爲幸。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小諒宜所不爲。矧繹昔年熊耳山人之言。或者事有前定。末則告以房燬無歸。婿家究是外人。難以倚託。不如自發根枝。使余等亦叨庇蔭。乃於書尾署伯名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爲發書。心頗感之。已日進粥糜。及回書至。知珍無恙。色爲之喜。繼閱兩兄書。沈吟久之。忽愠曰。此非伯兄言。乃劉二所爲耳。豈四十金未滿渠願。以故又欲賣我乎。趣張媪火之。無何。王妃忽喇氏薨。京邸訃至。設位中堂。按滿清制。本旂婦女竈下者。例合哭臨。在外則穿素而已。滿媪語媪。媪以告劉。劉曰。業啖此間飯。曷敢不遵大典。乃縞衣練裙而出。王適遇之於中霽。淡冶若仙。飄日時光恰兩射。王曰。此非觸柱求死者乎。何亦雅素乃爾。因語滿媪。以劉骨相不凡。當善視。無與羣婢爲伍。自是滿媪侍劉愈謹。啟事輒跪。未幾。王賜劉滿清服各一箱。越日。又賜葎十觔。東珠百顆。劉若弗聞。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柄。荷包帕各四件。金銀錠各一盤。滿媪跪告。此皆王爺所賜。意良重。又曰。王賜宜叩謝。

劉惟偃臥。俱置不省。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曰。果也將婢妾我也。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爲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耶。王聞卽已。滿嫗殊訝之。私謂張媼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之者。恩禮亦已備至。無論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值。且又賞給稠疊。實爲非常異數。王尙無子。今忽喇氏薨。羣婢中亦無寵幸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乃劉尙有不豫色者。何哉。媼曰。此何得謂抗。劉居家喜南面坐。諸婢僕屏息聽指揮。惟謹。今一旦欲其卑躬屈膝。辱充下陳。宜其寧死不願也。滿嫗微會意。乘間語王。王遂以金鳳花冠一品命服爲賜。旣宣命。張媼低語劉。王今尊禮至此。宜若可從。時劉雖仍不言。而手受冠服。顏色甚和。滿嫗從屏隙中窺知其隱。卽宣言。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孕而側室有子者。奏聞後。卽册立爲妃。今服止一品夫人耳。或尙有貴於此者。至夜。王以御賜金蓮蠟炬。導劉入寢。劉顧嫗。謂獨忘拜謝天恩乎。王卽命移炬中堂。王中立。劉立其後之左偏。恭行九叩禮。至寢。劉徐卸冠。易補服。向王三拜三叩起。王見其知大體。有淑嬪風。喜極。幾無復平時威重。是夕。劉侍寢。次日。

王賞滿嫗錢六十緡。嫗率闔府男婦三百餘叩賀。劉出白金四百兩犒之。衆皆感悅。有貂璫二。陳某劉某。係故明宦者。年皆七十餘矣。王以二監給劉。聽使令。劉乃作書。飭令賚赴虞山。以慰珍曰。汝母受王恩禮。此身已不及自持矣。特念汝父生前。初無一語忤我。以故覆水之勢。雖成。而故劍之思。彌切。爲今之計。莫如訪立本宗。授以半產。繼宗祧而綿血食。既盡生者之心。卽安死者之魄。善體我意。是誠望汝。來監乃先朝內臣。同日歸旂者。須加禮款。使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甥孫帽飾。京樣手鐲一副。俾汝佩之。如見我耳。書發。二監未至。錢生先偕劉氏伯仲。赴江寧探信。適王以浙西民叛。奉旨往撫。三人得徑入王府。劉見之。涕泣不能發聲。得劉仲慰勸。始漸破涕爲歡。既而滿嫗奉茶至。皆跪進。稱舅爺姑爺。時劉伯猶未知改節事。見妹盛飾華服。及頤指氣使處。心甚疑之。私以問仲。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絕妹。拂衣竟歸。仲閱書。笑曰。腐儒語耳。何可令妹見。遂火之。既而錢將告歸。劉私語之曰。我欲玉成汝名。汝入京。姑勿見我。且我行踪。南北亦尙未定。爲語珍。探

的後。音書頻寄可也。錢遂歸。仲獨盤桓府中。結劉監爲宗人。共處值房。未幾。王自浙歸。仲上謁。得司府中出納冊。俄王內召還京。途次濟寧。而劉病氣逆。登輿嘔。王檄中丞。召醫珍視。或言溼阻。或云水土不服。各擬方進奉。劉閱未畢。卽啐而謾罵。以王未解吳俗語。乃強起擁被坐。附耳語王曰。我病妊耳。羣奴皆用利導之劑。豈欲以之殺我耶。王聞大喜。越數日。體果安。乃就道。抵京。陛見。回奏一二軍國事後。上問王年已四十。何尙無子。對曰。臣在江南納本旂婦。劉現有身。上喜曰。男也。則亟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上聞。賜人蔭果品等物。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例冊劉氏爲某王妃。適遇皇太后萬壽。劉遵例統率福晉等。（福晉鎮國奉國將軍妻也。音夫金）入宮慶賀。太后見劉。問曰。聞某王妻美。此其是乎。又問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如二十許人耳。更問何籍。及進身始末。劉以實對。曰。不意民間。乃有此婦。翌日。又賜錦緞百端。糖果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圍。時朝廷新開科舉。命王監閱國學錄科試牘。劉得徧視諸卷。則其壻錢生與焉。錢以拔萃生入京肄業。因遵劉誡。不入

見。劉乃語王曰。頃見諸生錄科卷。內有錢姓名沈塋者。我壻也。王不語。及榜發。而錢已以經魁獲雋。明年復成進士。選部曹。始因公詣王第。王卽延入中堂。令劉出見。劉服黃錦袍。垂紫貂皮銀鼠帕。首珠額翠。翹皂靴。款步喜形於色。謂錢曰。我思珍久。近已爲之置宅一區。汝歸可速挈眷來。仲兄現患消渴。恐不測。汝當偕之還。錢遂偕行。半途仲死。護櫬歸。卽攜珍至都。劉年四十。復生一子。嘗爲漢裝。安車紫蓋。女從百餘。過珍寓歡宴累日。一日謂錢曰。我昨夢處故居。簿書文券積几案。宛如黃氏盛時。覺而戚然。我前以立後囑汝。今得之否。錢曰。黃氏自塘市遷任陽之大橋。三世單傳。別無支派。其先自虞而崑。復自崑而虞。系皆無考。故雖徧訪以示求後意。竟無應者。劉聞悵然。姑出金錢。遣紀綱赴泖。爲黃修墓道。且擬置田供歲祀。至則墓木已刊。四望平疇野水。黃兆域無由別識。蓋兵燹之餘。已毀其墓爲河道矣。僕乃封土三坏。藉以覆命。時珍已舉三子。劉囑以次甥嗣黃。俟其長成。卽於遺址營第奉黃祀。珍諾之。乃不二年。而錢次子死。更命其季。季又殤。黃遂無嗣。劉後安富尊榮。又二十年薨。時歲

已過甲。康熙癸丑。張媪以年老南歸。爲述其顛末如此。過墟志一書。誌其事最詳。

董妃董小宛說

賓退隨筆云。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蓋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傷感甚。遁五臺爲僧。語甚明顯。論者向無異詞。獨董妃卽冒辟疆姬人董小宛一事。則冒鶴亭廣生辨之甚力。蓋小宛爲水繪園生色。不願爲他人奪也。

讚佛詩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又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屢點董字。南望倉舒墳。掩面增悽惻。蓋董妃生一子。先妃死。故云。（三國志魏鄭哀王冲傳。字倉舒。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及亡。哀甚。）名山初望幸。銜命釋道安。預從最高頂。灑掃七佛壇。靈境乃杳絕。捫葛勞躋攀。路盡逢一峯。傑閣圍朱闌。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嵐倏滅沒。流水空潺湲。回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鑿。蓋世祖幸五臺不返。祝髮爲僧。朝中以大喪告。所謂房星竟未動。言帝實未崩也。又澹泊心無爲。怡神在玉几。長以兢業心。

了彼清淨理。又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履。皆言帝出家。未嘗崩御也。陳迦陵讀史雜感第二首。亦專指此事。曰董承嬌女。明言董妃也。曰玉匣珠襦連歲事。茂陵應長並頭花。蓋董妃卒後半月。而世祖遂以大喪告天下也。

聖祖四幸五臺。前三次。皆省觀世祖。每至必屏侍從。獨造高峯叩謁。末次則世祖已殂。有霜露之感。故第四次幸清涼山詩云。又到清涼境。巉巖卷復垂。勞心愧自省。瘦骨久鳴悲。膏雨隨芳節。寒霜惜大時。文殊色相在。惟願鬼神知。所感固甚深矣。

冒辟疆亡妾董小宛哀辭序云。小宛自壬午歸副室。與余形影交儷者九年。至辛卯獻歲二日長逝。張公亮明弼董小宛傳云。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卒。其致疾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蓋當時被掠於北兵。輾轉入宮。大被寵眷。用滿州姓稱董鄂氏。辟疆卽以其被掠之日。爲其亡日也。非甚不得已。何至其致疾之由。與久病之狀。隱微難悉哉。

辟疆影梅庵憶語追述小宛言動。凡一飲食之細。一器物之微。皆極意縷述。獨至小

宛病時作何狀。永訣作何語。絕不一及。死後若何營葬。亦不詳書。僅於哀辭中有云。今幽房告成。素旄將引。謹卜閏二月之望日。安香魂於南阡。數語而已。未足信據也。憶語云。余每歲元旦。必以一歲事卜籤於關聖帝君前。壬午得籤云。憶昔蘭房分半釵。如今忽把信音乖。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比遇姬。清和晦日。金山別去。姬卜於虎邱關帝廟前。願以終身事余。又得此籤。秋過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諧之歎。余聞而訝之。時友人在坐曰。吾當爲爾二人合卜於西華門。則仍此籤也。姬愈疑懼。乃後卒滿其願。到底不諧。則今日驗矣。按小宛若以病歿。則當作悼亡語。不當云到底不諧。今日驗之語也。

最後一則云。三月之杪。余復移寓友沂友雲軒。久客懷家。正劇晚齋。龔奉常偕于皇園次。過慰留飲。限韻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詢荆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呼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又云。姬前亦於是夜夢數人強之去。匿之幸脫。其人尙猖獗不休也。詎知夢真而詩讖。

咸來先告哉。按此當是實事。諱以爲夢耳。憶語止於此。以後蓋不敢見諸文字也。梅村題董小宛像詩。第七首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倉黃過渡頭。鈿合金釵渾棄卻。高家兵馬在揚州。蓋指高傑之禍也。第八首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若小宛真病歿。則侯門作何解耶。豈有人家姬人之墓。謂其深阻侯門者乎。

又題董君畫扇詩。列題像詩後。卽按以古意六首。亦暗指小宛。詞意甚明。編詩時具有深意。第二首云。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第四首云。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見尙低頭。蓋謂姬自傷改節。愧對辟疆也。第六首云。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則意更明顯矣。向讀梅村此詩。多謂爲梅村自傷之作。詞意多不可通。無寧謂指小宛之爲近也。

龔芝麓題影梅庵憶語賀新郎詞下闋云。碧海青天何恨事。難倩附書黃犬。藉棋日酒年寬免。搔首涼宵風露下。羨煙霄破鏡猶堪展。雙鳳帶再生翦。所云碧海青天。附

書黃犬。破鏡堪展。皆生別語。非慰悼亡語也。董妃之爲董小宛。證佐甚繁。自故老相傳已如此。鶴亭爲水繪園舊主。必欲訟辨。未必能勝耳。參觀王夢阮著紅樓夢索隱提要。董小宛之卽爲董妃。益無復疑義矣。

太后下嫁

清孝莊皇后。世祖之皇太后也。世祖既陟尊位。皇叔父睿親王攝政。太后下嫁睿親王。以國母之尊。竟以嫂嫁叔。不以爲嫌。蓋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也。順治間。禮部舊案。有國母下嫁禮儀。請旨奏章。順治三年後。羣臣上奏。皆稱皇父攝政王。與皇上字樣並列。宣統間。內閣清理舊牘。贛縣陳任中仲騫得順治時殿試策一本。頌聖處先頌皇父攝政王。在皇上之前。並雙擡寫。余曾見之。攝政王歸政後。以罪被廢。太后出居睿親王府。至康熙二十三年殂。雍正五年葬昭西陵。不合葬太宗。微示絕於太宗之意。仍稱陵者。以世祖所生也。碑文有云。念太宗之山陵已久。卑不動尊。惟世祖之兆域非遙。母宜從子。可謂善於著筆矣。

孝賢皇后之死

高宗孝賢皇后。傅文忠公恆之妹也。相傳傅恆夫人。與高宗通。后屢反目。高宗積不能平。南巡還至直隸境。同宿御舟中。偶論及舊事。后諛讓備至。高宗大怒。逼之墜水。還京後以病殂。告終覺疚心。謚后號孝賢。一夜坐便殿。召學士汪由敦。縷述孝賢皇后遺事。使撰入碑文。由敦奉勅撰成。文甚美。中有云。憶昔宮庭相對之日。適當慧賢定謚之初。后忽哽咽以陳詞。朕爲歎歎而聳聽。謂兩言之徵信。傳奕禩以流芳。念百行以孝爲先。而四德惟賢兼備。偷易名於他日。期紀實於平生。詎知疇昔所云。果作後來之讖。在皇后貽芳圖史。洵乎克踐前言。乃朕躬稽古右文。竟亦如酬夙諾。興懷及此。悲慟如何。若徒誦文詞。可謂情愛諄摯者矣。

納蘭后爲尼

高宗第二后爲納蘭氏。後廢爲尼。居杭州某寺。廢時無明詔。后卒。滿人御史某疏請仍以后禮葬。不許。詔曰。無髮之人。豈可母儀天下哉。嘉慶五年。始改從后禮。惟儀節

稍貶損。

德宗晏駕異聞

德宗天表靜穆。廣額豐下。於法當壽。穎悟好學。有以聖學叩翁師傅者。則以魯鈍對。蓋知太后忌之。不敢質言也。上素儉。衣皆經澣濯縫紉。聲色狗馬之好。泊如也。孝欽嗜梨園曲。上不能不預。或傳上善搗鼓。事亦無徵。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責問。益戰栗不能發語。歸自西安。尤養晦不問事。寄位而已。左右侍闈。俱易以長信心腹。上枯坐無聊。日盤辟一室。戊申秋。突傳聖躬不豫。徵京外名醫雜治之。請脈時。上以雙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別紙書病狀陳案間。或有所問。輒大怒。或指爲虛損。則尤怒。入診者僉云。六脈平和無病也。七月二十一日。有大星從西北來。掠屋檐過。其聲如雷。尾長數十丈。光燦燦照庭宇。至東南而隕。都市喧傳紫微星墮。羣訝其不祥。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賀太后萬壽。侍班官先集於薰風門外。上步行自南海來。入德昌門。門罅未闔。侍班官窺見。上正扶闈肩。以兩足起落作勢。舒筋骨爲拜跪計。須臾。

忽奉懿旨。皇帝臥病在牀。免率百官行禮。輟侍班。上聞之大慟。時太后病瀉數日矣。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十六日。尙書溥良自東陵覆命。直隸提學使傅增湘陛辭。太后就上於瀛臺。猶召二臣入見。數語而退。太后神殊憊。上顏色黯澹。十八日。慶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視壽宮。二十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門增兵衛。稽出入。伺察非常。諸闈出東華門淨髮。昌言駕崩矣。次日寂無聞。午後。宮中傳醇王監國之諭。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於寢宮。不知何時氣絕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長歎而已。以吉祥轎昇帝屍出西苑門。入西華門。吉祥轎者。似御輦而長。專備載大行。若古之輜輹車也。皇后被髮。羣闈執香哭隨之。甫至乾清宮。有侍闈馳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諸闈踉蹌回西苑。李連英睹帝屍委殿中。意良不忍。語小闈曰。盍先殮乎。乃草草舉而納諸梓宮。時禮臣持殮祭儀。注入東華門。門者拒不納。迨回部具文書來。乃入乾清門。則殮事久畢矣。故事。皇帝卽位數年。卽營壽兆。上御宇三十四年。竟無敢議及者。鼎湖旣升。始命溥倫卜地。西陵附近。

舊有絕龍峪。孝欽曾指以賜醇賢親王爲園寢。嗣乃置之。至是倉卒擇吉壤不得。欲用之。改名九龍。有謂自世祖至德宗。恰九世。疑於數終。似不祥。遂定名金龍。上尊號曰崇陵。次年三月十二日。奉移梓宮於去陵六里之梁格莊暫安殿。以時致祭焉。帝崩之明日。太后崩。

西太后軼聞

孝欽后爲葉赫那拉氏。天命朝。清兵定葉赫。頗行威屠戮。男丁罕免者。部長布揚古臨沒憤言曰。吾子孫雖存一女子。亦必覆滿洲。以此祖制。宮闈不選葉赫氏。孝欽父在任湖南副將。卒於官。姊妹歸喪。貧甚。幾不能辦裝。舟過青江浦時。吳勤惠公棠宰清江。適有故人官副將者。喪舟亦艤河畔。勤惠致賻三百兩。（或傳二千兩非也。）將命者悞送孝欽舟。覆命。勤惠怒。欲返璧。一幕客曰。聞舟中爲滿洲閨秀。入京選秀女。安知非貴人。姑結好焉。於公或有利。勤惠從之。且登舟行弔。孝欽感之甚。以名刺置奩具中。語妹曰。吾姊妹他日倘得志。無忘此令也。既而孝欽得入宮。被寵幸。誕穆

宗妹亦爲醇賢親王福晉。誕德宗。孝欽垂簾日。勤惠已任知府。累擢至方面。不數年督四川。勤惠實無他材能。言官屢劾之。皆不聽。歿於位。易名曰惠。猶志前事也。或傳副將嘗繫獄。孝欽以眷屬入視。故沈少司寇家本召見。太后詢獄中情狀甚悉云。孝欽年七十餘。望之如四十許人。髮無一莖白者。聞同治年間李闡連英曾得大何首烏。獻於孝欽。蒸製不如法。融化類粥糜。併汁啜之。相傳千年何首烏。九蒸九曬服之。能延年也。

文宗密諭

清文宗在熱河臨危之際。密授硃諭一紙與慈安后。謂某如恃子爲帝。驕縱不法。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及文宗崩。慈安以之示慈禧。殆警之也。而慈禧慄慄危懼。先意承志。以事慈安。幾於無微不至。如是者數年。慈安以爲其心無他矣。後慈安嬰小疾。數日太醫進方不甚效。遂不服藥。竟愈。忽見慈禧左臂纏帛。詫之。慈禧曰。前日葭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聊盡心耳。慈安大傷感。泣而言曰。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

先皇帝何爲尙疑汝哉。遂取密諭面慈禧焚之。嗣是日漸放肆。語多不遜。事事專權。不與慈安協商。慈安始大悔。然已無及矣。光緒二年春夏間。京師忽傳慈禧大病。不數日。聞死者乃慈安。而慈禧愈矣。或曰。慈禧命太醫院以不對症之藥致死之。喪儀甚草草。二十七日後一律除孝。慈禧竟不持服。大臣進御者仍常服。國母之喪如此。誠亙古未有也。

清宮選秀女

恬庵語牘云。咸豐三年正月。粵軍發漢陽。沿江東下。復九江安慶。破江寧。建都於此。分兵北攻河南直隸。京津震動。昕夕戒嚴。是時清廷值憂勞。旰食之餘。忽下遴選秀女之詔。八旂驍騎校某有女某。亦名列籍中。女識文字。工針黹。女紅之暇。聚鄰童以課字。籍謀升斗。以供菽水歡。至是慟哭別父母。隨衆往坤寧宮門外。排班候駕。自朝至於日中。昃車駕久不至。諸女來自民間。驟觀禁衛森嚴。頗形惶恐。加以鵠立久。饑渴竟日。荏苒難支。一時間歎歎聲與嗟怨聲雜遝並作。守者怒叱曰。少選駕卽至。慎

母哭泣。致上怒。以取鞭扑也。諸女聞之。益戰栗無人色。女奮然起。排衆直前曰。我輩離父母。絕骨肉。以入宮禁。果當選。卽幽閉終身。無異囚奴。父母鞠育之恩。生離死別。祇此須臾。人孰無情。何能忍。吾且不畏死。況鞭扑耶。矧粵軍起田隴間。不數年。悉長江而有之。今遂入金陵。天下去大半矣。吾主不知求將帥之臣。以謀戰守而保大業。徒知戀情女色。強攬良家女。幽之宮禁之中。使其終身不復覩天日。以縱一己之欲。而棄宗社於不顧。所謂英主者。固如是乎。吾且不畏死。況鞭扑耶。守者大驚。方爭持間。而御輦已近前。因縛之。牽至清主前。請罪。不屈。抑之跪不跪。清主問其故。女侃侃奏如前言。清主曰。奇女子也。值某邸新喪。偶以女指婚之。悉放所選諸秀女還其家。

記回部香妃

回部王妃某氏者。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不假熏沐。國人號之曰香妃。或有稱其美於中土者。高宗純皇帝聞之。西師之役。將軍兆惠陛辭。上從容語及香妃。命兆惠一

窮其異。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師。先密疏奏聞。上大喜。命沿途地方官吏護視。起居維謹。慮風霜跋涉。致損顏色。兼以防其自戕也。既至。處之西內。妃在宮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唯上至。則凜如霜雪。與之語。百問不一答。無已。令宮人善言詞者諭之。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決不肯效兒女子。汝汝徒死。必得一當。以報故主。上如強逼我。則吾志遂矣。聞者大驚。諫其侶。欲共劫而奪之。妃笑曰。無以爲也。吾和衣中尙有如此刃者數十。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輩如強犯我者。吾先飲刃。汝輩其奈何。宮人不得要領。具以語白上。上亦無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卽復出。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怠也。則命諸侍者日夜邏守之。妃既不得遂所志。乃思自戕。而監者昕夕不離側。卒無隙可乘而止。妃至中土久。每歲時令節。思故鄉風物。輒潛然泣下。上聞之。則於西苑中妃所居樓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今其地尙無恙也。時孝聖憲皇后春秋高。微聞其事。數戒上毋往西內。且曰。彼既終不肯自屈。曷弗殺之以成其志。無已。則權歸其

鄉里乎。上雖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數年。會長至園丘大祀。上先期赴齋宮。太后矚上已出。急令人召妃詣慈寧宮。妃既至。則命鑄宮門。雖上至不得納。乃召妃至前。問之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爲耶。對曰。死耳。曰。然則今日賜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頓首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閒關萬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得一當以復仇雪恥耳。今既不得遂所志。此身真贅旒。無寧一瞑不視。從故主地下之爲愈矣。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臣妾地下。感且不朽。語罷。泣數行下。太后亦爲惻然。乃令人引入旁室中縊之。是時上在齋宮。已得報。倉皇命駕歸。至則宮門已下鍵。不得入。乃痛哭門外。俄而門啟。傳太后命。引上入。則妃已絕矣。膚色如生。面色猶含笑也。乃厚其棺殮。以妃禮葬之。

舊史氏曰。吾讀亡國之史。至於晉羊后。北齊馮淑妃。南唐小周后之遺事。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卽孟昶宮人費氏。賦詩見志。慨國無男。未嘗不志節佼佼。然卒之失身宋祖。雖異辭自解。潛祀故君。然亦兒女子之愛情而已。未足以爲訓也。（今世所祀張

仙起於宋世。本花藥夫人在宮中潛祀孟昶。一日藝祖見而問之。則詭以張仙對。謂婦人祀此像者。可以生男。藝祖乃釋然。宋人說部中多載其事。嗚呼。孰謂域外遠夷巾幗中。乃有荆軻豫讓其人耶。錢牧齋龔芝麓之徒。可以媿死矣。

熱河行宮之寶藏

清帝耽安逸。多離宮。冬春居大內。夏處熱河。秋處奉天。平時處圓明園。園去城遠。駐園中。閣員奉事者。夜半起乘騎。達園。鷄猶未鳴耳。閣臣省其事。具奏。奉諭畢。閣員馳回城。日尙未午。後園燬。中原多故。遂不北巡。奉天熱河。設滿員駐守之。二宮多寶藏。熱河尤多。某殿壁嵌桃樹。高逾丈。根柯悉寶石。葉皆翠玉。枝上百餘桃。纍纍下垂。盡紅緞洗也。每挑約重四五兩。又壁嵌明皇墜馬圖。悉玉製。肉色鬚髮袍靴。大越數尺。精及毫末。莫不妙肖。若天成然。最精則明皇黃袍丹裏墜狀。袍角掀起。丹略露。有雲譎波詭頰益三毫之致。一案中虛藏機械。悉祕戲圖。手按人物皆動。髮鬚若活。光緒末。宮中興土木。慈禧思移熱河行宮物入大內。共載一百八十巨車。計二萬數千具。

入京師。熱河藏弄。自後半入內廷。嗚呼。中國美術文藝。固印度羅馬匹也。國粹所在。藏於何有。安得建博物院。出寶藏實之。俾中外得觀感興起。閱資留中央。爲教育費。一舉兩善。而乃違老氏多藏之戒也。悲夫。（意大利每年得游覽古物資五六千萬金）

奕劻力請宣統兼祧德宗

光緒戊申夏間。德宗已寢疾。詔徵國內名醫。其疾時盛時退。至九月間。而孝欽亦驟患痢疾。后體素堅實。初尙不以爲意。久益委頓。乃命奕劻察視普陀峪吉地。普陀峪者。后預備陵地也。奕劻去京師之二日。忽傳德宗疾大漸。遂傳旨令奕劻返。定大計。立溥儀爲大阿哥。以載灃監國。攝行政事。傳聞是日奕劻返京。后命草詔。立溥儀爲大阿哥。承繼穆宗。奕劻請於詔書中加兼祧皇帝一語。后不應。有怒容。奕劻跪請。至再。乃頷之。遂於詔書中加承繼穆宗。並兼祧大行皇帝一語。隆裕太后深德奕劻。故後雖載灃載澤極力擠之不能動。則隆裕擁衛之力也。

珍妃墜井

清德宗有二妃。曰瑾。曰珍。瑾妃性婉孌。而珍妃急切。時宮中憚索無藝。凡問安聽劇。賞物悉有費。二妃本姊妹。德宗寵瑾妃。時津貼之。珍妃不能耐。一日叩慈禧宮。極陳宮中使用鉅。種種擾害。語意偶侵內監。及拳匪事起。七月二十日夜。詔見軍機畢。兩宮暨后妃易微服將行。慈禧謂珍妃曰。予將率爾行。拳衆如蟻。土匪漸起。爾年尙韶稚。其實二妃年相若。誠莫知所謂。倘遭污。莫如死。時宮中擾擾。內監總管崔某。遽牽珍妃。氈裹推諸井。次年回鑾。崔猶充內監總管。慈禧愴然曰。予嚮言珍妃遭亂。莫如死。非必死珍妃。乃一時之言。而崔某遽墮之井。予今見崔某。輒心忤忤動。時外間傳言宮中常見鬼。非也。因謫崔。調李蓮英爲內監總管。戊申。慈禧死。李蓮英出宮。崔求內用。監國載灃曰。崔某係太后宸斷。屏斥遠處。今大喪在殯。予不忍召還。崔某自省其愆可矣。事遂寢。

孝貞之暴薨

述菴秘錄云。光緒庚寅冬。慈禧病。御醫診無效。詔各省督撫進良醫。直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鄂督李瀚章。皆有進。故事。兩宮坐朝。東西位南向。慈禧既病數月。孝貞后獨視朝。辛亥春三月十日晨。召見軍機。（王大臣在樞府者。恭親王大學士左宗棠。尙書王文韶。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等。）御容和怡無疾色。但兩頰微赤。軍機退。午後四鐘。內廷忽傳孝貞崩。命樞府諸人速進。向例帝后疾。傳御醫。先詔軍機悉其事。醫方藥劑悉由軍機檢視。時去退直五小時。宮廷暴變。諸臣皆大驚。抵宮。見孝貞已小歛。而慈禧坐矮凳。言東后向無病。日來未見動靜。何忽暴變至此。諸臣仰慰頓首。出議喪事。曩時后妃薨。卽傳戚屬入內瞻視。後小殮。歷朝以爲常。孝貞薨。椒房無預其事者。衆咸歎爲創聞。

記南京何尙書語

圓明園。故雍正賜園。雍正多術智。聖祖深善之。薨。梅壯麗。迄乾隆末。而恢拓益備。下詔曰。後世子子孫孫勿得踵事增華。違朕此旨。嘉道咸三朝遵之。內容之美。較前尤

備。夜光照乘之珠。和闐飛彩之玉。比比而有。故事。帝在宮。輿居飲食。有節度。秉燭而起。日昃而臥。有司監之。駐園則殊能自由。帝故每常游焉。咸豐某歲。南京何尙書當值圓明園。一日。聞帝駕至。何率衆官冠服。踞迎園外。見乘輿尙遠。忽一騎如飛而前。坐一宮人。垂鞭欹躬向衆而哂曰。何今日侏儒之多也。語罷。舉鞭揚長而去。清制。帝出。百官長跽迎送。是日何等皆跽。故形皆短。矧以蒙侏儒之誚。後訪知乘者。爲生皇子之貴妃。卽慈禧太后也。文宗時。爲四春築樓館於園中。（四春者。漢女選入宮者。）牡丹春所處尤閼麗。文宗崩。四春悉爲宮中杖斃。

記珍妃殉國事

庚子七月二十日。英軍陷京師。翌日。聯軍繼之。兩宮黎明。倉皇乘民車出德勝門。甫出門。白旗徧城上矣。太后御夏衣。此便髻。上御青綢衫。皇后大阿哥隨行。妃嬪罕從者。瀕行。太后命崔蘭自三所出珍（三所在景運門外）推墮井中。初珍妃聰慧得上心。幼時讀書家中。江西文廷式爲之師。頗通文史。廷式以庚寅第二人及第。妃

屢爲上道之。甲午大考翰詹。上手廷式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遼東事急。廷式合朝臣聯銜上疏。請起恭親王主軍國事。太后素不善恭王所爲。上力請而用之。內監或搆蜚語。譖妃干預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囚三所。僅通飲食。妃兄禮部侍郎志銳。謫烏里雅蘇臺。上由是悒悒寡歡。聯軍入。日本軍護禁城。內庭晏然。乃出妃屍於井。淺葬京西田村。（朱學士祖謀。王給諫鵬運。賦落葉詞以紀其事。惲毓鼎學士亦賦詩云。金井一葉墮。淒涼瑤殿旁。殘枝未零落。映日有輝光。溝水空流恨。霓裳與斷腸。何如澤畔草。猶得宿鴛鴦。）

立大阿哥之原因

戊戌八月以後。內外藉藉。謂將有桐宮之舉。每日造脈案藥方。傳示各衙門。人心懼。於是候選知府經元善在上海聯合海外僑民公電西朝。請保護聖躬。雖奉嚴旨命捕元善。而非非常之謀。竟寢。次年己亥。上春秋三十有九矣。時承恩公崇綺。久廢在私第。大學士徐桐。覬政地藁切。尙書啟秀。在樞廷與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學

士榮祿居次輔。雖在親王下。最爲孝欽所親信。言無不從。大權實歸之。三公者。日夕密謀。相約造榮第。說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榮署名。同奏永寧宮。十一月二十八日。啟朝退。先詣榮達二公意。榮大驚。佯依違其詞。速啟去。戒閹者毋納客。二公至。閹者辭焉。次日朝罷。榮相請獨對。問太后曰。傳聞將有廢立事。信乎。太后曰。無有也。事果可行乎。榮曰。太后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顧上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榮曰。無妨也。上春秋已盛。無皇子。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爲大阿哥。爲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承大統。則此舉爲有名矣。太后沈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於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貝勒。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南上兩書房翰林。部院尙書。於儀鑾殿。上下驚傳。將廢立。內廷蘇拉且昌言曰。今日換皇上矣。迨詔下。乃立溥儀爲大阿哥也。康熙末年。諸皇子陰謀奪嫡。理密親王再立再廢。諸子各樹黨羽。互相傾軋。聖祖因此憂憤而殂。泰陵旣以智數登大寶。有鑒於前。遂垂永不建儲之諭。臣下有請者立斬。晚年金盒緘嗣皇帝名。藏正大光明匾。

上憑儿末命。乃啟鑄傳遺詔立之。繼此傳爲家法。穆宗之崩。不嗣子而立弟。光緒戊寅。惠陵奉安。吏部主事吳可讀。在陵次疏言異日。今上有皇子。當後穆宗。草疏後。卽仰藥死。懿旨下廷臣。卽當日所稱大禮議也。且予可讀卹贈。德宗儲貳久虛。至是乃立大阿哥。兼祧穆宗。以符前議。溥儁者。宣廟之曾孫。惇慎親王之孫。父爲端郡王。載漪。其時恭親王溥偉。貝子溥倫。次皆可當選。而載漪平日得太后歡心。故立其子。時溥儁年十五矣。入居阿哥所。（在景運門外。卽青宮也。）闢弘德殿。命崇綺充師傅。召陝西陝安道高慶恩入京。與翰林院侍讀寶豐。崇壽俱授讀。命徐桐照料弘德殿。大阿哥素不悅學。有所喜。二犬。次日卽宣索入宮。識者早有以慮其不終。徐相是日適考校八旗官學。遽以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命題。蓋隱寓推戴之意云。

翁常熟去官之遠因

翁常熟去官。言人人殊。其實甲午戰後。慈眷尙隆。其失眷在丁酉秋冬之間。是年九

月間。有旨交戶部提款百萬。搭排雲殿彩棚。以萬壽期近也。（后生期十月初十日。）常熟持不可。內務府某大臣。希后旨。遽撥百萬與之。后意甚怒。逾月太后召見內府大臣時。尙申申詈常熟不置也。未幾常熟竟開缺。或謂爲剛毅所齟齬。南海所牽累。事誠有之。然其遠因實在於此。頤和園一彩棚之價。何致需百萬之鉅。緣排雲殿爲頤和園內之最宏廓之處。殿前方廣數十丈。以四大柱支棚。上用金線織成之緞。紫奇花異卉。珍禽奇獸。四周以金玉壽字相間絡繫。即使從實報銷。亦須三四十萬。宮中興作。以三成到工爲正例。此棚尤爲實用實銷也。清季宮闈之豪侈。實出人想像之外。然常熟世家恂謹。宦京多年。何以鋒鋞暴露如此。蓋亦有激而然。甲午之後。常熟主戰。合肥主和。其事世人之所知也。戰敗乞和。常熟黨人頗以喪師失律咎合肥。合肥黨人謂戰敗乞和。由於海軍覆敗。由於籌備未周。連年海軍經費。竭大半助修頤和園。予則傷義。不予則傷恩。是以難也。當時事實本係如此。常熟無以難之。自是心中恆不直。孝欽所爲。其門人若文道希之徒。又慫恿之。是以有此急激之舉。一

念之萌。幾致殺身。然其心事則昭然可揭日月也。

頤和園之來歷

海禁既開。五口通商。當時上而朝臣。下而士庶。皆昧於外情。徒爲夷夏之辨。而無守禦之方。李鴻章所見高人一著。獨以興辦海軍爲急務。一時非者嗤之。忌者沮之。會清孝欽后欲起頤和園。而苦於籌款無術。鴻章乃使恭邸爲孝欽言。以興辦海軍名義。責各疆吏年撥定款。就中挪移十分之六七。園可起也。孝欽聞之大喜。用其言。北洋海軍卒底於成。甲午敗後。盡移各省所解海軍經費。以修頤和園。識者謂清廷荒奢。以海軍費爲宮室臺榭陂池之用。不知當時若無頤和園。卽無北洋海軍。甲午之役。雖欲求一敗衄之海戰而不可得。鴻章獨能委曲籌畫。以求大業之必成。其苦心奇計。誠有足道者。又聞頤和園當年經費頗不貲。白玉石階級。每年一易。易後太監必椎而碎之。碎則更修。卽一龍舟。每年亦然。因工人被太監婪索。故工費一取輒萬。不爾亦不能成工。

大法船

宣統元年中元節。爲孝欽顯皇后恭造大法船一隻。長約十八丈有奇。寬二丈。船上樓殿亭榭。陳設悉備。侍從篙工數十人。高與人等。皆衣眞衣。此外殿階陰森。神佛巍坐。旁立鬼判。狀極猙獰。中豎十丈高桅。懸一黃緞巨帆。上書普渡中元。無數紅蓮。圍繞船外。眞鉅製也。是日在東華門沙灘地方敬謹焚化。一時男婦老幼。諸集來觀。感歎之聲。不絕於耳。聞此項報銷亦數十萬云。

清宮大賄賂場

慈禧時。宮中賄賂風行。爲歷史罕見。皇帝每日問安一次。索賄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官眷苦之。家素封者。輒與津貼。貧瘠有因以致命者。近侍詞臣。及行省督撫。司道等。有進獻或賜饌觀劇。悉納之。稱宮門費。清介無蓄積者。每不屑爲。南書房翰林。本內廷文學供奉。至清苦。且爲翰林高選。宮廷賞賚寶翰。及代擬應奉文字。內侍傳旨繳進。則文件與賄賂偕往。（此經手內監所得。）卽邀御賞。否則沈沒其物。恩眷

亦漸疎焉。太后生辰。王大臣督撫等例進如意（督撫現任者有此制。開缺不能）及貢物。由內務府內監等遞進。甲午。剛毅入樞垣。製鐵花屏風十二面進御。時中外餽獻多。太后年高。矚閱之。剛毅賂近侍。寘屏風宮中御道側。輦駕過。內侍奏剛毅進屏風鐵花。殊精奇。老佛爺曾賞覽否。后命寘寢宮。剛毅自此眷遇益隆。

記滿洲姑奶奶

桐城吳藹航先生云。京師有諺語曰。鷄不啼。狗不咬。十八歲大姑娘滿街跑。蓋旗人家族習慣。皆以未字之幼女爲尊。雖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稱之爲姑奶奶。因此之故。而所謂姑奶奶者。頗得不規則之自由。凡南城外一帶茶樓酒館戲園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輩之衣香鬢影。雜遝於萬頭攢動之中。茲亦怪矣。每值新年。則有無量數紅男綠女。遊逛廠甸香廠白雲觀等處。而彼輩姑奶奶亦盛裝艷服。至茶棚中。男女雜坐。余嘗有竹枝詞云。狂且四面坐中央。日電頻加白面郎。還是名門還北里。教人納悶是新妝。自此詩喧傳都下。巡警廳卽諭令男女分座。予又有打油腔二絕云。隔座

嬌音喚吃茶。渴猶未解。眼花。而今事事皆皮相。第一須生好腦瓜。警察巡邏也太勤。分棚男女座須分。目中各有陰陽電。空向情天激雨雲。於是警署又禁止婦女入茶座評茶。而一般五陵少年。卽亦作穿花胡蝶。依依裙帶間。恆有不文明之舉動。被警察所呵者。予又笑之以詩云。只恐狂蜂浪蝶多。安排警察去巡邏。指揮棍子迎頭擊。打散鴛鴦卻是他。此等事。凡其鐵鞋曾一踏春明者。已視爲司空見慣矣。而城內八旗中。家資稍嗇者。每日購買油鹽醬醋等物。亦皆驅遣姑奶奶輩。親至各商店交易。而男子從未有料理開門七字者。聞西后那拉氏垂髻時。雅好修飾。其父爲正黃旗參領。因事遞職。貧乏不能自存。惟與候補縣吳棠有金蘭誼。恆賴其周恤焉。時那拉氏髮初覆額。伶俐過人。因拜吳棠爲義父。欲其擲菓餌脂粉費。藉資河潤。吳棠果破慳囊。時爲乾女兒。點綴釵環衣履。故那拉氏每一出遊。道旁觀者皆喃喃作歡喜讚。謂天仙化身。不是過也。那拉氏恆攜菜筐。至東城某油鹽店購食物。店主某甲。恆以粗笨之手。戲挾其鼻。如是者習以爲常。不意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不數年那拉氏果被選入宮。俄而垂簾聽政。彼油鹽店之某甲。依然操貨殖生涯。那拉氏偶與其弟桂祥談家政時。詢及某甲。某甲聞之。竟墜井而死。全家遁逃。蓋恐其報復挾鼻時之夙恨也。嗚呼。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某甲死時。當自悔其粗笨之手。大不該闖下了滔天大禍也。吳棠後由知縣開府四川。懿眷之隆。未有出其右者。予友公佛前紀吳棠事。與此小有出入。蓋以告者之過也。余旅京最久。曾與某皇戚。過訪那拉氏之故宅數次。某戚並指某油鹽店之舊址。諄諄告余以開元天寶遺事。故予於前清之野史。知之頗詳。且悉云。原按旗人男稱爺。女稱奶。乃極尊貴之名稱。亦有稱姑娘爲爺者。是雌而雄矣。但未字之女最尊。若出嫁後則又等閒視之。不知何故。或云幼女未字時。有作皇后太后之希望。是或然歟。

固倫公主

高宗幼女和孝固倫公主。下嫁和珅子豐紳殷得。未嫁時。主常呼相爲丈人。一日上攜主遊買賣街。和珅入直在焉。售估衣者有大紅呢夾衣一領。主悅之。上因語主

曰。可向汝丈人索之。和亟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主呼。和爲丈人。未知其故。主少時好衣冠。作男子狀。或因戲爲此稱耶。

年羹堯擁立世宗功

年大將軍羹堯以平青海功。封一等公。金黃服。飾三眼花翎。四團龍補。其子年富封一等男。其家奴魏之耀。賞四品頂戴。實爲近世所無。年旣位極人臣。日漸驕邁。入京日。公卿跪接於廣寧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領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無人臣禮。上皆優容之。蓋世宗之立。年實與有力焉。年挾擁戴功。驕益甚。世宗性猜忌。日夜思殺年。而年猶不悟。至書夕。惕朝乾爲朝。惕夕乾語。乃下詔謂年意干指斥。逮年治罪焉。籍沒日。其家蓄婦女舊包頭數篋。云欲作綿甲者。又有刀劍無算。命其交將印於岳威信時。年遲三日始付出。當時其幕客有勸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長歎曰。事不諧矣。始改就臣節。其降爲杭州駐防防禦時。日坐湧金門側。鬻薪賣菜者。皆不敢出其門。曰。年大將軍在也。其餘威尙如此。實清代

勳臣所未有也。余謂世宗陰鷲猜忌。卽臣下尤寡恩。青海之役。戰功多出於岳鍾琪。年羹堯何所挾而敢驕橫如此。世宗以何憚於年而竟優容懦弱如彼。觀世宗待岳鍾琪之嚴峻。與岳鍾琪之曲盡臣節。可知年非挾戰功而驕。當別有他故在也。及至治隆科多罪。必待田文鏡參揭而後發。尤足令人懷疑。世宗之立。果出於聖祖之本意。隆科多何功之有。以世宗之陰狠。隆科多又非巨奸。欲治其罪。則朝下詔書夕對獄吏矣。何待疆臣參揭。始假詞治罪耶。當世宗繼承之際。其陰謀祕事。想多不可爲外人道者。而年隆必參與其中祕密焉。觀世宗立後。諸王心多憤懣。累起反抗。年隆二人。前蒙奇遇。後遭嚴譴。其故可深長思矣。吾願修清史者加之意焉。

隆科多之獲罪

鄔某者。紹興人。習法家言。人稱之爲鄔先生。田文鏡之開府河東也。羅而致之幕下。鄔先生謂文鏡曰。公欲爲名督撫耶。抑僅爲尋常督撫耶。文鏡曰。必爲名督撫。曰。然則任我爲之。公無掣我肘可耳。文鏡問將何爲。曰。吾將爲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

不能令公見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鏡知其可恃也。許之則疏藁已夙具。因署文鏡名上之。蓋參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爲世宗元舅。頗有機幹。世宗之獲當璧。隆科多與有力焉。旣而恃功不法。驕恣日甚。上頗苦之。而中外大臣無一敢言其罪者。鄔先生固早窺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疏上。隆科多果獲罪。而文鏡寵遇日隆。

清世宗殺隆科多之詔書

康熙倉卒駕崩。大臣承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世宗恩遇極隆。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啟奏處。皆書寫舅舅。隆科多爲孝懿皇后父。侈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尙書。加太保。後以四十一款重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錮死於禁所。獄詞載隆科多私鈔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聖祖仁皇帝玉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注意）卽是死。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中略）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乃詭稱帶七首。（注意）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

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太平盛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刺客之狀。故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中略）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亦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下略）

清世宗殺年羹堯之詔書

隆科多與年羹堯。以擁立世宗功。受世宗恩遇。迨議年羹堯罪狀。隆科多以與年同爲世宗重臣。深自疑懼。於年案多所徇庇。坐削去太保。革去尙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爲四川巡撫。西藏軍興。請親赴松藩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將軍。西藏平。入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軍興。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子爵。入覲。賜雙眼花翎。四團補服。黃帶紫轡。值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

敘功。次子富給男爵。迨雍正下詔誅年。諭曰。（上略）其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一奏繳硃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破燬。做寫進呈。一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中略）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當會府龍牌正座。一穿用四紋衣服。鵝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袱。一官員餽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團龍補服。一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均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罪十三。一二次恩詔到陝。並不宣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於私室啟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將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鐙。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將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

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鎮官同坐。一違旨逗留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下略）按自古僭越之臣。至操昭而極矣。然操昭當日。不過受九錫晉王爵耳。以視羹堯之儼同敵體。僭用天子禮樂者。表面上操昭之恪守臣節。尚不可以道里計。漢獻曹髦之懦弱無能。深知天下大勢已去。猶不能強自抑制。累草密詔討賊。曾謂傑黠陰鷲之清世宗。能忍之於年羹堯乎。操昭手定大難。政由己出。國內知魏王晉王。不復知有天子。尚僞示恭順。以掩飾一時庸俗之耳目。曾謂操昭不能得之漢獻曹髦者。而年羹堯能得之於清世宗乎。吾願讀清史者。一深思其故也。

清代骨肉之慘禍

專制君主。家庭骨肉之慘變。無代無之。雖以周公旦之才。後世號爲聖人。猶不免有鷓鴣毀室。破斧缺斨之歎。然大義滅親。僅爲後人一偏之詞。使管蔡制勝。得先朱棣而興靖難之師。吾恐周公未必稱聖人也。然從古骨肉之間。自相屠戮。從未有如清代之慘者。康熙帝多子。皆秉其父梟雄之姿。故構禍尤烈。諸子以允禔爲最長。非嫡

出。故不得立。允禔嫡而長。立爲太子。然允禔性乖戾。及帝晚年。見諸子互相構煽。大有欲速之意。將效隋煬帝之所爲。帝覺之。目爲狂疾。廢之。而幽禁宮中。自是諸子益運動繼嗣儲位。各植羽黨。蓄術士。結宦官。互相傾軋不已。初允禔之被逮也。允禔乘間言皇八子允禩可立。帝素惡允禩。以爲陰險有異志。至是益疑其密布黨羽。希望嗣立。且疑允禔之狂疾。或有他故。乃窮治之。果得允禔令蒙古喇嘛呪咀太子。用術厭魅狀。於是帝念儲位不定。必爲亂階。復立允禔。然允禔乖戾如故。仍廢黜禁錮。自是不復敢言建儲事。羣臣言者。輒疑其爲私黨罪之。至有朕衰老。中心憤懣。衆人虛狂之語。深以爲一生憾事也。蓋其晚年。較漢武望思之心尤苦。而其處骨肉之間。亦極人世乖戾之境矣。及帝崩。彌留倉卒之間。允禔運動得遺命踐位。是爲雍正帝。帝性尤狠。與允禔允禩允禕允禴。故有嫌怨。至是以允禩有才難制。允禕等皆庸懦無能。乃姑封允禩爲親王。令與己同母弟允祥同理政務。而安置允禕於西寧。以孤其勢。允禩內不自安。頗懷怨望。允禕在西寧。密用歐人穆經遠爲謀主。以家財付

之。又造新體字爲密書。與允禩往來通訊。帝屢言布其罪狀。於是允禩等益不平。對衆呪咀。帝爲文告廟。屏允禩允禔於宗籍之外。並勒令更名。尋幽禁允禩於宗人府。改名阿其那。移允禔回禁保定。改名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者。蓋滿洲語。比之於豬狗也。其慘待骨肉如此。已不知自居於何等。並拘允禩允禔。於是諸王及大臣窺帝意旨。交章論阿其那塞思黑罪狀。請殺之。帝佯爲遲回不決。惟反覆醜詆其罪狀。公布中外。未幾阿其那塞思黑先後死。蓋暗殺也。嗚呼。骨肉之禍。至此極矣。

雍正時邏察之嚴一

雍正某年元日。王殿撰雲錦早朝後歸邸舍。約友人作葉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徧覓不獲。遂罷而飲。一日蒙召對。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告。上嘉其不欺。出袖中一葉還之。當時邏察之嚴如此。

雍正時邏察之嚴二

世宗卽位後。凡關防風憲衙門。多密遣親信邏察。以故臣下纖細之事。悉以上聞。世

所述軼事甚夥。以未見紀載不錄。海濱人物抄存稱天津周撫部人驥。雍正丁未進士。以禮部主事視學四川。三年操守潔無苟且。先是本部堂官薦一僕甚勤敏。至任滿數請先行。公曰我即日回京覆命。若當隨往。其人曰我亦欲回京覆命耳。公驚詢。乃曰某實侍衛某也。特來伺公。公考試好。某將先期奏聞矣。公歸。果蒙褒旨。公弟人驥爲公立傳。叙其事甚詳。

清宮詞

峩峩長白映無垠。朱果祥徵佛庫倫。集慶星源三百載。覺羅禪亦衍雲礽。（滿洲發祥之始。肇自佛庫倫。佛浴於長白山下之布爾瑚里。有神鵲銜朱果。置其衣中。吞之而生子。名布庫倫。雍順。是爲愛新覺羅氏。及入關定鼎。凡顯祖以下之本支。皆爲宗室。顯祖之伯叔兄弟各支子孫。皆爲覺羅。凡皇子皇女及近支所生子女。每歲終。由宗人府記之於表。名曰星源集慶。次年正月。交入大內。每遇下年。纂修玉牒一次。其私生子則不入屬籍。賜姓氏曰覺羅禪。）星火授師救女孫。蟲沙莽莽愴招魂。他年

大恨終當雪。古勒城邊戰壘存。（尼堪外蘭居蘇克蘇濟河部圖倫城。陰搆明寧遠伯李成梁。遣將攻殺沙濟城主阿亥章京。復合兵攻古勒城。城主阿太章京之妻。爲禮敦巴圖魯之女。景祖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之。阿太不令其妻出城。尼堪外蘭以計誘殺阿太。二祖均遇害。成梁屠城中人。其後太祖以七大恨誓師伐明。蓋以景祖顯祖爲成梁所戮也。）九翬四鳳禮尊崇。驕侈宜懲漢晉風。八角殿中遺訓在。天姬首重德言功。（天命八年。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華風纖巧束雙纏。妙舞爭誇貼地蓮。何似珠宮垂厲禁。防微早在入關年。（順治初年。孝莊皇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此旨舊懸於神武門內。）七載金騰奉至尊。宮闈祕史那堪論。名姝來自句驪道。素旄淒涼喀喇屯。（睿忠親王娶高麗女二人。以出獵喀喇河屯。中途病卒。）雙成明靚影徘徊。玉作屏風壁作臺。薤露彫殘千里草。清涼山上六龍來。（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相傳詠世祖端敬皇后董鄂氏事。廉親王允禩子著日下舊見。載世祖七絕一首。知遯荒之說。非無因。

也。詩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卻紫袈裟。吳娃中歲譜離鸞。朱邸金尊進合歡。盛鬢豐容矜絕世。過墟一志未叢殘。《過墟志》一書記豫通親王娶崑山黃氏婦。劉三秀事具詳始末。秋獮行圍重木蘭。柳條邊外地平寬。永安莽喀嘉名錫。博得高年大母歡。《木蘭秋獮之制》。昉自康熙。所以習武事。綏遠人也。行圍之地。爲喀爾沁。敖漢翁牛特諸部所屬地。康熙間。獻地一千三百餘里。四面編柳爲界。謂之柳條邊。聖祖曾奉皇祖母孝莊皇后至威遠格爾行圍。圍場分兩翼。東口首圍。名曰永安莽喀。西口首圍。名曰永安泮。聖祖親定嘉名。皆以漢語冠於滿語之上。永安取吉祥之義也。滿語沙岡爲莽喀。沙地爲泮。思子無臺。異漢皇。皇孫終老鄭家莊。從今正大光明殿。御管親書禁匾藏。《聖祖皇太子理密親王既廢。其子弘皙始而禁錮。繼遷居西京鄭家莊。仍襲郡王。自康熙後。不立儲貳。默定繼體者之名。親書密鑄於正大光明匾中。迨末命時。始派大臣啟視。頒詔册立。》阿其那與塞思黑。煎豆燃箕苦不容。元武門前雙折翼。秦陵畢竟勝唐宗。《阿其那塞思黑。世宗改其弟允禩允禵之

名也。黃教由來國俗崇。雍和潛邸闢離宮。須知我佛名歡喜。丈六金身色卽空。（雍和宮在北新橋之北。爲世宗潛邸。登極後。升爲宮。乾隆初。莊嚴法相。以喇嘛守之。宮內法輪殿。塑男女裸體佛像。謂之歡喜佛。蓋從蒙古俗也。）鉅族鹽官高渤海。異聞百載每傳疑。冕旒漢制終難復。曾向安瀾駐翠麤。（海寧陳氏有安瀾園。高宗南巡時。駐蹕園中。流連最久。乾隆中。嘗議復古衣冠制。不果行。）鐵牌請到自邯鄲。齋醮連旬詔設壇。步禱深宮家法在。木郎詞付近臣看。（乾隆間。京師大旱。孝聖皇后於御園龍神祠內。步行親往禱雨。旋即渥沛甘霖。宮中禱雨之文。謂之木郎詞。凡三十餘句。以三四五七言爲句。類漢時郊祀樂章。孝欽皇后曾以示軍機大臣。）便宜發粟爲揚仁。嚴嫗何期白簡陳。鳳牕暫停溫詔下。中官宣進太夫人。（高宗奉孝聖皇后南巡。行至山東境。濟寧州顏希深以事他出。適地方急賑。其母夫人何氏。卽發倉粟予之。巡撫某以違制嚴劾。孝聖以其母爲賢。不加處分。召見何氏於舟次。賜以匾額。褒獎備至。會濟南府出缺。卽蒙超擢。不數年。擢至河南巡撫。）拖牀碾出闕冰。

嬉。走隊囊弓五色旗。黃幄居中奉慈輦。麗幃貂座日舒遲。（每歲十二月。於西苑三海。閱冰嬉。所以習武行賞。御前侍衛。率八旗兵隊。奔馳迅疾如飛。張弓挾矢。分樹五色旗。以爲次第。乾隆間。高宗歲奉孝聖皇后。閱視三海中。冬令乘坐冰牀。亦謂之拖牀。上用者以黃緞爲幄。如轎式然。八人推挽之。麗幃貂座。見高宗御製冰牀聯句詩。）昆明湖水漾秋清。鷓鴣浴晚晴。水獵罷時簫管進。珍筵紛錯啟慈寧。（淀園舊有水圍。其後停罷。而水亦涸。總督高斌復濬之。乾隆甲戌。高宗嘗奉孝聖皇后觀水獵於昆明湖。嘉道以還。不復踵行矣。）九老香山禮數殊。瑤華妙筆手親摹。臚歡八豔重開宴。畫苑能成第二圖。（乾隆辛巳。孝聖皇后七旬萬壽。賜三班九老宴於香山。在朝王大臣九人。致仕諸臣九人。武職九人。有香山九老圖。爲貝子弘昉繪。迨孝聖八旬萬壽。仍宴香山。一爲文職九老。一爲武職九老。一爲致仕九老。仍分三班。命畫苑艾啟蒙作圖。）寧壽宮中萬象春。金川鏡吹凱歌新。慈顏醉穆天顏喜。抱見傳來卅六人。（乾隆丙申。平定兩金川。孝聖皇后御寧壽宮。高宗侍膳。賜將軍阿桂

豐昇額等功績最著者三十六人。宴於階下。爲歷來未有之盛典。瑤星坤極藹祥光。宮訓圖成十二章。歲歲春朝重展視。雲縑深護學詩堂。乾隆間繪歷代后妃之有德者。爲宮訓圖。凡十二幀。曰燕姑夢蘭。徐妃直諫。許后奉案。曹妃重農。樊姬諫獵。馬后諫衣。西陵教蠶。姜后脫簪。太姒誨子。婕妤當熊。每歲終張於東西六宮。平日收藏於景陽宮後之學詩堂。見宮史聯句詩註。僅載十圖之目。餘二圖闕。星實蒼龍。失國儲。巫陽忽。又召倉舒。長秋從此傷。藹落雲黯。纒阿返桂輿。康熙以後。既不立儲。高宗以皇次子永璉爲孝賢皇后所生。特書名封貯於正大光明匾中。未幾薨。諡曰端慧太子。復以皇七子永琮亦爲嫡出。隱有書名之意。而永琮又薨。孝賢傷悼過甚。不數年崩。列戟通侯十四人。外家恩澤古無倫。君王親誅河洲德。檢點禕符倍愴神。孝賢皇后事孝聖皇后。最得歡心。高宗稱其淑德爲古今之賢后。故待遇后族。貴寵無比。前後膺五等封爵者。富察氏凡十四人。孝賢崩後。御祭文字。哀婉沈摯。見於嘯亭雜錄。凡平日所御奩具衣物。不令撤去。照常陳設。聖心眷注。亦古今所罕。

見也。長樂宏開餞歲筵。駢詞吉語燦珠聯。一堂五世空前禩。此是乾隆極盛年。乾隆間。皇六子永瑤繪歲朝圖。進呈孝聖皇后。高宗御題。有永綿奕載奉慈娛之句。其後命取永綿奕載四字。爲近支宗室命名行派。然未有明諭也。甲辰。親見皇長子定安親王生曾孫載錫。是爲皇元孫。五世一堂。因於雍和宮後室及大內景福宮避暑山莊。皆書揭五代五福堂額。誠古今帝王中所僅見者。道光丁亥。欽定續擬溥毓恆啟四字。其時溥字輩已命名奉字。皆令改之。咸豐丁巳。又欽定續擬壽闈增祺四字。均見諭旨。鬢雲截去獨含顰。不學文昭望孟津。祔廟但虛椒屋禮。生前依舊儂中宸。高宗繼后那拉氏。隨侍孝聖皇后南巡。忽自翦髮。失其常度。中途送還京師。滿洲舊族。最忌翦髮。高宗諭旨。謂本應廢立。以其繼位中宮。故優容之。越數年薨逝。命以皇貴妃禮治喪。不得祔廟。其時有滿員上疏力爭。謂宜用后禮。留中不發。迨嘉慶四年。高宗上仙。始將此摺封固。交內閣收貯。至今尙存。或謂廢后在杭州爲尼者。誤也。漢姓難同色目儕。當年卻特制誠乖。東朝未下通婚詔。聖母曾聞氏魏佳。

滿漢向無通婚之例。至光緒季年。孝欽皇后始詔令滿漢聯婚。然聖祖妃嬪已有年。氏王佳氏陳佳氏。仁宗生母孝儀皇后爲魏佳氏。皆漢人而投旗者。故稱爲某佳氏。佳者家之叶音也。視元時專重色目輕視漢人者。固有異矣。家人燕見重椒房。龍種無端降下方。丹闈幾曾封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福康安。孝賢皇后之胞姪。傅恆之子也。以功封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銜。二百餘年所僅見。滿洲語謂后族爲丹闈。雜糞生長大宛西。鈿合無情寶劍攜。帝子不來花已落。紅顏黃土玉鈎迷。回部某王之女。事見王壬父湘綺樓文集所撰傳。奏簫仙館倚雲霞。玉水縈紆賜主家。獨有沁園今闕寂。馬神廟外馬纓花。仁宗四女莊靜公主。下嫁土默特貝子瑪尼巴達拉。賜第在德勝門內東蔣家房。與成哲親王第均賜用玉泉山水。引入邸中。城中諸邸皆無此也。今其後人貝子棍布札布尙居之。高宗四女和嘉公主額駙福隆安故第。在後門內馬神廟。今已改爲大學堂。定昆池沼舊山莊。複道逶迤繚粉牆。尊養兩朝崇聖孝。含暉西爽並滄桑。含暉園在圓明園之東。有複道相屬。仁宗

三女莊敬公主釐降時。賜居於此。公主薨逝。額駙索特那木多爾濟照例繳進。又以成哲親王寓園西爽村。均併入綺春園中。道光時。宣宗尊養孝和皇后於綺春園中。文宗初元。亦奉孝靜皇后居此。問安視膳。一如道光間禮。蓋文宗幼時失母。爲孝靜所撫育。故卽位後。孝靜由康慈皇貴太妃尊爲太后也。咸豐庚申之災。綺春亦同歸煨燼矣。蕙質蘭心。並世無垂髫曾記住姑蘇。譜成六合同春字。絕勝璇璣織錦圖。

（孝全皇后爲承恩公頤齡之女。幼時隨宦至蘇州。明慧冠時。曾仿世俗所謂乞巧板者。斲木片若干方。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以爲宮中新年玩具。咸豐初。京外有仿其遺製者。）如意多因少小憐。蠟杯鳩毒兆當筵。溫成貴寵傷盤水。天語親褒有孝全。

（孝全皇后由皇貴妃攝六宮事。旋正中宮。數年暴崩。事多隱祕。其時孝和皇后尙在家法森嚴。宣宗亦不敢違命也。故特諡之曰全。宣宗旣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嬪之子。而立文宗。以其爲孝全所出。且於諸子中年齡較長。）捧硯調朱玉漏遲。御前裂帛太愁癡。才人一別披香殿。明月羊車繫夢思。（宣宗勤於政事。披覽章奏。常

至夜分。某日有寵姬取而裂之。翌晨遣出。亦不加以他罪。中使傳宣急召蝦。乾清宮畔月籠紗。龍顏一怒蛾眉死。御劍封還血帶花。（道光中。某夜。宣宗在乾清宮盛怒。厲聲呵斥。立召值班侍衛王某入宮門。授以寶刀。令一宮監帶至某宮第幾室。於牀上取一宮眷首覆命。不知其何事也。王某黃巖人。曾爲其從孫弢甫太常言之。滿洲語謂侍衛曰蝦。）太平湖畔啟朱門。分府時承同輦恩。表淑含和資母訓。宮中蘭膳體常尊。（醇賢親王母琳皇貴太妃烏雅氏。性賢明。文宗卽位。王分府於太平湖畔。太妃例應歸府。文宗甚尊敬之。故仍居宮中。）纖步金蓮上鈿墀。四春顏色鬪芳時。圓明劫後宮人在。頭白誰吟湘綺詞。（咸豐間。圓明園各宮。有牡丹春海棠春諸名。謂之四春。皆以居嬪御者。見王壬父湘綺樓詩集圓明園詞。）女伴三旂結隊偕。繡襦錦襖映宮槐。鴈牙已命南征將。選秀仍聞擗綠牌。（文宗時選秀女。有一女子。謂東南髮匪方熾。不聞朝廷選將命師。尙於此時循例選秀女耶。語多侃直。文宗不以爲罪。王壬父亦爲之作小傳。滿洲俗語。謂引見不入選者曰擗牌子。）北狩經年

蹕路長。鼎湖弓劍黯灤陽。兩宮夜半披封事。玉璽親鈐同道堂。（咸豐辛酉秋。文宗崩於熱河。穆宗初立。孝貞皇后及孝欽皇后垂簾聽政。所頒諭旨。皆鈐御賞印於首。同道堂印於尾。此二印。皆文宗末命時親付兩宮者也。）玩物紛羅不倒翁。聰明英毅欲鋤凶。梓宮返闕爰書定。鐵帽終存翌戴功。（在熱河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矯稱奉遺命。贊襄政務。朋比爲奸。孝貞皇后。孝欽皇后召見恭忠親王。密定機宜。於還京之日。卽治載垣。端華罪。賜自盡。並令肅順護送梓宮於中途。挈問。解京處斬。仍以怡賢親王鄭獻親王之子孫襲爵。俗謂從龍入關。世襲罔替之親王。爲鐵帽子王。穆宗時方六齡。在灤陽行宮。戲土偶。折其首。曰。此載垣。端華。肅順也。吾必殺之。其英斷如此。）鐵牌深鑄未曾刊。矯詔俄聞遣內官。祖訓煌煌齊典寶。聖明中外仰慈安。（國初鑒於前明璫禍。世祖時特鑄鐵牌。諭十三衙門。立於神武門內。所以防微杜漸者。垂訓綦嚴。同治己巳。有藍翎太監安得海者。僞稱奉命至蘇州採辦珍珠。自天津乘船南下。行至山東。驕縱不法。道路震駭。巡撫丁寶楨派員

擊護至省。具奏請旨。孝貞皇后平日於用人行政。悉委之孝欽皇后。不輕發言。獨於此案。力持大體。謂宜遵守祖訓。就地正法。不可輕縱。一時中外交相稱頌。得海既伏。誅寶楨。令陳尸三日。其隨從太監蘇拉。鑣手均斬絞。發黑龍江如律。納蘭一部首殲。誅婚媾仇讐。筮脫弧。二百年來。成倚伏。兩朝妃后。姪從姑。入關以前。太宗先聘尼堪外蘭之女。而葉赫納蘭部爭娶之。太宗遂征服尼堪外蘭。復討葉赫納蘭。滅其部落。納蘭之後。以部落爲姓。卽那拉氏。孝欽皇后。其後裔也。寶鑑編成。號治平。宣仁初。政致清明。尙書圖說。曾欽定。更選儒臣。值邇英。同治初。孝貞皇后。孝欽皇后。垂簾聽政。命南書房翰林錄孫嘉淦三習一弊疏。進呈備覽。既又命南書房上書房諸臣。取歷代帝王治術。足資法鑑者。彙纂成書。進呈。名曰治平寶鑑。光緒癸卯甲辰間。命南書房翰林撰書經圖說。按日呈覽。書成頒行。丁未冬。又派儒臣七人。輪班進講。孝欽及德宗。每日辦事後。聽講於勤政殿。庫箋滑笏。擘窠書。龍虎盤擊勢卷舒。朝罷熏修。惟禮佛。大圓寶鏡映雕疏。孝欽皇后喜作大字。用丈餘之庫臘箋。書龍

虎松鶴等字。每歲多至數百幅。宮中及西苑頤和園。喜以大圓寶鏡四字爲扁額。開國科名幾狀頭。璇閨女誠近無儔。昭陽從古誰身殉。彤史應居第一流。（國初滿漢分榜取士。順治壬辰科。滿狀元爲麻勒吉。乙未科亦分兩榜。其後滿漢同榜。惟同治乙丑科。崇文忠以一甲第一名及第。孝哲皇后稟承家訓。母儀懋著。當未受冊封之時。已有明德和熹之令譽矣。）寢園新奠妙高峯。鋸釜摧殘馬鬣封。銀杏半枯松栢老。宵深風雨泣潛龍。（醇賢親王園寢。在妙高峯。峯巔巨樹可數人合抱。某年孝欽皇后命人斫之。根深數丈。有巨蛇盤互其下。）娣姒原從姊妹行。遙源葉赫啟靈長。宮廷每敘家人禮。八座安輿賜杏黃。（醇賢親王福晉爲承恩公惠徵之女。孝欽皇后之胞妹。光緒間曾奉懿旨。賜坐杏黃轎。福晉秉性謙沖。每至內廷。仍不敢用也。）求郎不徇館陶情。湯沐頻頒視所生。異數今同長公主。連雲甲第峙東城。（榮壽公主爲恭親忠王之女。文宗以其聰慧軼羣。屢欲撫爲己女。同治初元。奉孝貞皇后孝欽皇后懿旨。封爲固倫公主。恩遇甚渥。額駙志端早卒。子麟光。以先代世職襲公。

爵。屢求要差。孝欽以其少年。終不予也。公主府在安定門大街大佛寺後身。桑園深鎖綠陰酣。油蓋安車重祀蠶。召取吳興村婦至。綺華館內染雲藍。（桑園門在金黿玉螭橋之北。門南嚮。與蕉園門相對。每歲三月吉巳。皇后於園內親祀先蠶。西陵氏之神。妃嬪二人。公主福晉命婦七人。隨從采桑。皇后有事。或遣妃恭代。光緒間。孝欽皇后命浙江巡撫選湖州蠶婦數人入京。教習飼蠶之法。設立綺華館。招募機匠。縑絲織綢。）龐眉入夢是何緣。還我江山一懔然。後夜相逢人似舊。驢兒年改馬兒年。（德宗於甲午前。屢於夢中見一老人。曰汝幾時還我舊物。德宗無以應。他日奏聞孝欽皇后。孝欽曰。如再夢見。告以驢兒年還爾。旋又夢見此老。倉卒之間。則誤曰我於馬兒年還爾。比寤猶能記憶。復以聞於孝欽云。）別殿排雲進壽觥。慈懷日夕軫邊情。諸州點景皆停罷。饋餼頻聞發大盈。（甲午冬。孝欽皇后六旬萬壽。各省疆吏派員祝嘏。自頤和園至西苑。沿途分段點景。會中東戰事方亟。廷臣交章諫諍。乃命停止點景。僅於園內排雲殿受賀。頒發內帑。以犒前敵將士。）千步廊前竦碧岑。

佛香閣畔恣登臨。長衣率地盤旋上。親挽復輿有福金。（孝欽皇后在頤和園。每日必登佛香閣游覽。閣在萬壽山之巔。俯臨排雲殿。矗立雲表。松槐夾峙。千步廊由玉瀾堂迤邐而西。達殿門外。爲光緒間所新創。非當日園中之舊。廢端郡王載漪之福晉爲阿拉善王之女。雅善詞令。能伺孝欽之意旨。日侍左右。親爲扶輿。廢大阿哥溥儀之入嗣也。福晉之力爲多。福金卽福晉。）列肆分廛。厠禁林。團城翠栝蔭蕭條。步行親詣承光殿。爲識閭閻疾苦心。（孝欽皇后居西苑時。命宮監於北海承光殿側。設列市肆。羅陳百貨。親往問價。以考鏡商賈之情。團城亦稱團殿。卽遼時梳妝樓舊址。其旁有白皮松數株。八百年前遺植也。）宮車曉出鳳城隈。豆粥蕪羹往事哀。玉鏡牙篋渾忘卻。慈幃今夜駐懷來。（聯軍入京之日。孝欽皇后晨起聞警。尙未盥漱。以綠綢襪首就道。德宗終日飢餓。行至貫市。僅食冷綠豆粥一盃。以簸箕爲枕。臥土坑上。翌日抵懷來。知縣吳永迎入署中。孝欽居吳永妻之臥室。始取其奩具梳洗焉。）九月蒲津官渡寒。翠旂夾道萬民歡。冰梨火柿家家獻。手賜銀牌帶笑看。（庚子

九月。兩宮由蒲津渡河。入潼關陝境。婦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獻。孝欽皇后於輿中手取一二。親以銀牌賜之。芬敷歐碧。八仙庵。移貯銅瓶景泰藍。一御金根瞻佛座。華鬘雲影護經龕。（長安城外八仙庵。唐興慶宮故址也。孝欽皇后親往禮佛。庵內牡丹最盛。綠者尤佳。宮監時以折枝插行宮膽瓶中。）太白參天靈氣鍾。穹碑麗藻豎層峯。差同玉簡投龍璧。不似金輪詠石淙。（長安苦旱。孝欽皇后命大臣禱雨。太白山果獲甘霖。御製申謝之文。泐石山巔。碑首全題皇太后徽號。蓋前代碑文無此例也。）甘泉烽燧逼嚴城。禁掖傳籌夜不驚。承直膳房依例進。寒衣級就寄西京。（聯軍入都城。宮內先朝主位。尙有祺皇貴太妃諸人。禁門以內。不敢驚擾。每日照例進膳。主位等手製棉衣。令太監賚呈。孝欽皇后。）春蒐駐蹕晾鷹臺。慈馭當年兩度來。百載重修巡幸典。收京樂府唱變回。（南苑在京師之南。爲元時南海子故址。亦名飛放泊。乾隆以後。謁陵回蹕。輒於此行春蒐之典。晾鷹臺在苑之迤南。蒐畢。命虎鎗營人員殪虎於此。乾隆時孝聖皇后。道光時孝和皇后。皆嘗一幸南苑。光緒辛

丑冬。德宗奉孝欽皇后回鑾。壬寅癸卯。謁東西陵。均至南苑駐蹕數日。惟春蒐之典。曠廢已久。不克舉行矣。朱丹繡闕大秦妝。鯁壑人來海宴堂。高坐璇宮親賜譚。寫眞更召克姑娘。（戊戌以後。各國使臣眷屬。每以歲時入覲。厚加宴賚。辛丑回鑾。以舊時瀛秀門內儀鸞殿址。改建海宴堂。專爲接見外臣之地。甲辰春。孝欽皇后召西女士繪御容。宮中呼爲克姑娘。）翔鸞飛艦掉湖波。天上嬉娛樂事多。不愛內家妝束貴。居然雨笠與煙簑。（孝欽皇后於頤和園。率后妃乘小艇照像。用漁家服。）幽風堂外駐虹旂。自在莊前闢綠疇。親御麟毫題賜額。至尊侍坐暢觀樓。（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改爲農事試驗場。德宗奉孝欽皇后親往閱視。以場中高樓爲傳膳之所。孝欽命之曰暢觀樓。其餘自在莊幽風堂諸額。皆御題也。）別開博局恣清娛。尺幅羣仙慶壽圖。傳記旁徵翻舊譜。拜恩得似近臣無。（乾隆間。高宗曾取列仙傳人物。繪羣仙慶壽圖。用骰子擲之。以爲新年玩具。孝欽皇后晚年。重加增訂。復繪新圖。頒賞內廷臣工。並以銀盆牙骰爲賜。）鳳髻盤雲兩道齊。珠光釵影護螭蟻。城中何

止高於尺。父子平分燕尾低。（宮中梳髻平分兩把。謂之父子頭。垂於後者謂之燕尾。孝欽皇后時製成新式。較往時之髻尤高。滿州婦女咸效之。）玉座珠簾五十春。臨朝三度抱冲人。扶牀一見雛孫拜。定省儀鸞僅隔晨。（戊申十月十九日。迎醇親王載灃之子入宮。孝欽皇后已病篤。尙能召至牀前。明日德宗升遐。樞臣草遺詔。孝欽扶病披閱。又明日。孝欽上仙。相去僅二日耳。）懶夢山人冰雪姿。婕妤好寵幸冠當。時焚香繡佛應多暇。自繪林巒綴小詩。（穆宗之瑜皇貴妃。能畫山水。墨筆作蘭。自題小詩。署款曰懶夢山人。）豈有諸兄筆硯供。翻從草聖學鸞龍。延春閣上澄心紙。釵股分明染墨濃。（隆裕太后承恩公桂祥之女。桂祥父子未嘗學問。隆裕侍孝欽皇后久。喜學草書。宣統初元。時以草法書擘窠匾聯。延春閣自署齋名也。）御花園近石廊西。靈沼軒頭榜字題。引得玉泉三百斛。光明世界現琉璃。（大內御花園之東。有土阜一區。向以日者之言。不宜建築。宣統己酉。興修水殿。四圍濬池。引玉泉山水環繞之。殿上窗櫺承塵金鋪。無不嵌以玻璃。隆裕太后自題扁額曰靈沼軒。俗呼

爲水晶宮。辛亥之冬。尙未畢工也。趙家姊妹共承恩。嬌小偏歸永巷門。宮井不波風露冷。哀蟬落葉夜招魂。（瑾貴妃珍貴妃爲侍郎長絨之女。己丑同被選。戊戌珍貴妃被黜。庚子之變。死於宮內井中。）石頭舊記寓言奇。傳信傳疑想像之。繪得大觀園一幅。徵題先進侍臣詩。（瑾珍二貴妃。令畫苑繪紅樓夢大觀園圖。交內廷臣工題詩。）坤寧宮裏拜南膜。薩滿名稱譯語殊。世襲竟同三品俸。曼珠舊俗亦崇巫。（坤寧宮中供奉神位。皆依盛京清寧宮舊製。應由皇后每日行禮。設一女官代之。食三品俸。名曰薩滿。俗譌稱撒麻太太。舊會典謂之贊祀女官。清晨入神武門至宮禮神。薩滿身故。則傳其媳而不傳女。蓋其所誦經咒。不輕授人也。）喫肉迎神溯國風。官家舉案樂融融。地衣新襲西洋毯。促坐齊來女御宮。（滿洲風俗。最重祀神。祭餘之肉。席地坐而食之。謂之喫肉。每歲二月初。皇帝皇后同在坤寧宮喫肉。妃嬪以次咸入座。）英華殿闢舊時基。七樹菩提貫若纍。歲歲園官來進奉。黃縑百八綴牟尼。（大內英華殿。爲前明所建。在壽安宮之北。宮中自皇太后及皇后以次。均以此

爲禮佛之所。殿中有菩提樹七株。采擷子以爲念珠。鵲駕凌秋璧月懸。甘瓜素果。敝清筵。宮中自向天階拜。願祝人間恨海填。（七夕宮中設果桌祭牛女。皇后親行拜祭禮。其神牌曰牽女河鼓天貴星君。天孫織女福德星君。）長街深邃列西東。綺館椒廷署後宮。答應更兼常在號。漢家增級未須同。（時增級十四者。可謂減損。大內東西各列六宮。六宮左右。謂之東西長街。）從龍右族世爲姻。盡是天家肺腑親。敕取年齡高四姓。指婚先及近支人。（凡近支王貝勒公及外戚之子女。既及歲者。開具姓氏年齡進呈。奉旨爲之聯姻。名曰指婚。滿洲語又謂之拴婚。）四節頻頒戚里恩。（吳梅村句）面脂賜出月華門。會親內殿關防密。朱轂黃韁集禁垣。（凡公主福晉格格及外戚眷屬。歲時有賜。入內謝恩。謂之會親。於宮門外施以黃羃。謂之關防。）殿西船塢對山椒。畫鷁飛輪似御飄。萬炬通明傳電氣。春波激灩繡漪橋。（頤和園有船塢。琢石而成。在仁壽殿之西南。與萬壽山相對。舊名寶蓮航。亦名石舫。光緒中葉。昆明湖中始置小輪舟二艘。復於園外東南隅。設電氣房。專司園中電燈。

繡漪橋在園牆之南。湖水出閘。自橋下東流。匯入高粱河。潑寒妙伎奏昇平。南府新開散序成。不是曲終悲伴侶。似嫌激徵雜秦聲。〔宮中掌戲曲曰昇平署。其後令年幼太監習之。謂之南府。南府之名。始自康熙間。道光初元。力崇樸實。將南府人役。一概遣散。至光緒間復之。內廷向演崑曲。其後好演梆子腔。此腔出自秦中。說者知有六飛西幸之事矣。〕百寶華燈密炬紅。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句。〕換衣試作迴身舞。可似幽州渾脫工。〔每歲上元或萬壽節。令樂工舞燈。衣五色畫衣。分行成字。凡數十變。有太平萬歲萬壽無疆諸字。以黃綾冊書成字樣。陳諸御案。以備觀覽。〕寂寞山高與水長。銀花火樹不成行。迎春別啟新堂宇。燕九年年樂未央。〔乾隆以後。每歲燕九日。於圓明園山高水長殿內。〔扁額卽以此名。〕看燄火。庚申園燬。至光緒中葉。興修三海。築迎春堂。始循舊例於堂外放燄火焉。〕官磁采釉重康熙。汝定哥均不足奇。敕取宮燈明似鏡。御審尙有舊人知。〔官審磁器。勝於前代。尤以康熙時製爲最。同治間大婚典禮。飭九江道於景德鎮御審廠。定造官燈罩。頒發舊

樣。其質潔白光透。中含花紋。勝於玻璃。廠中無人能造。百計采訪。惟一舊工人。年八十許。頗知之。家藏一書。備言製造之法。祕不示人。以重金購之。始出此書。乃按其遺說。精製進呈。與康乾間物無異。角黍猶沿椴木名。筵前搗酒。注罍罌。花糕醯醬皆蘇造。食譜當年御製成。〔宮中於五月食椴木餃。爾雅釋草。椴木。椴。方言。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椴。此關外舊俗。尙沿古時名稱。又有蘇糕。蘇造醬。諸物。相傳孝全皇后生長吳中。親自仿造。故以名之。〕分例無多月賜緡。何如乞巧問鍼。神宮奴攜向前門賣。刺繡盤龍一色新。〔先朝嬪御退居別宮者。每月分例銀至薄。不足自給。往往作鍼黹。令內監鬻於市肆。〕瓠瓠秋老結深青。范合方圓各異形。款識精鐫題御玩。旅陶而外有新銘。〔園籩曠地。偏植瓠瓠。當結實之時。斲木成范。其形或爲瓶。或爲盤。或爲盂。鐫以文字及各種花紋。納瓠瓠於其中。及成熟時。各隨其范之方圓大小。自爲一器。奇麗精巧。能奪天工。款識隆起。宛若甄文。乾隆間所製者尤爲樸雅。此御府文房之絕品也。〕百年宮史久湮沈。密記金鑾費討尋。話到開元如瞥電。

清代軼聞 卷三

虞淵落日闕窮陰。

七三

清代軼聞卷三終

清代軼聞 卷四

外交小史

倭文端阻開同文館

同文館之始開也。朝議擬選閣部翰林官年少聰穎者肄業館中。時倭文端方爲首揆。以正學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張盛藻遂奏稱天文算法宜令欽天監天文生習之。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督匠役習之。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時傳誦。以爲至論。雖未邀俞允。而詞館曹郎皆自以下喬遷谷爲恥。竟無一人肯入館者。朝廷歲糜巨款。止養成三數通譯才耳。方爭之烈。恭忠親王奏命文端爲同文館大臣。蓋欲以間執其口也。文端受命欣然策騎蒞任。中途故墜馬。遂以足疾請假。朝廷知其意不可迴。亦不强之。文端之薨也。巴陵謝麀伯太史以聯輓之曰。肩正學於道統絕續之交。誠意正心。講席敢參他說進。奪我公於國是紛紜之日。攘夷

主戰明朝無復諫書來。當時士大夫見解如是。宜乎郭筠仙丁雨生皆以漢奸見擯於清議也。國之不競。諸君子烏能辭其責哉。

安維峻劾李文忠疏

安維峻既以抗疏請歸政革職。遣戍張家口。朝命既下。安直聲震天下。大俠王五身護之往。車馱資皆其所贈。則當時安爲國人推重可知。然余肄業北京大學分科時。見安先生人極謹愿。已無復有昔日剛勁之氣。至觀安劾李文忠一疏。語多牽強附會。顧亦爲清流所傳誦。於此可見當時朝臣風氣之錮塞。國民對外意識之闇陋也。疏云。奏爲疆臣跋扈。戲侮朝廷。請明正典刑。以尊主權。而平衆怒。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北洋大臣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當倭賊犯順。自恐寄頓倭國之私財。付之東流。其不欲戰固係隱情。及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李鴻章之心。於是倒行逆施。接濟倭賊煤米軍火。日夜望倭賊之來。以實其言。而於我軍前敵糧餉火器故意勒措之。有言戰者動遭呵斥。聞敗則喜。聞勝則怒。淮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先退避。

偶遇賊。卽驚潰。李鴻章之喪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屢言之。臣不復贅陳。惟葉志超衛汝貴均係革職拿問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爲逋逃藪。人言嘖嘖。恐非無因而於拿問之下。汝昌竟敢代爲乞恩。並謂美國人有能作霧氣者。必須下汝昌駕馭。此等怪誕不經之說。竟敢陳於君父之前。是以朝廷爲兒戲也。而樞臣中竟無人敢爲爭論者。良由樞臣暮氣已深。過勞則神昏。如在雲霧之中。霧氣之說。入而俱化。故不覺其非耳。張蔭桓邵友濂爲全權大臣。未明奉諭旨。在樞臣亦明知和議之舉。不可對人言。旣不能以死生爭。復不能以去就爭。祇得爲掩耳盜鈴之事。而不知通國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賊與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爲全權大臣。尙復成何國體。李經方爲倭賊之壻。以張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適中倭賊之計。倭賊之議和誘我也。我旣不能激厲將士。決計一戰。而乃俯首聽命於倭賊。然則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中外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而又謂和議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此等市

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歸政皇上矣。若猶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預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李蓮英豈復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鴻章恫喝。未及詳審利害。而樞臣中或係李鴻章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李鴻章反叛。姑事調停。初不知李鴻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實不能反。彼之淮軍將領。皆貪利小人。無大技倆。其士卒橫被剋扣。則皆離心離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鴻章有餘。此其不能反之實在情形。若能反則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猶事事挾制朝廷。抗違諭旨。彼其心目中。不復知有我皇上。並不知有皇太后。而乃敢以霧氣之說戲侮之也。臣實恥之。臣實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鴻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倭賊有不破滅。卽請斬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監臨。臣實不懼。用是披肝膽。冒斧鑕。痛哭直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奏上。奉旨革職。發往軍台。時恭王再起秉政。適於是日請假。次日知之。斥同輩曰。此等奏摺。入字藏可也。何必理他。諸公欲成安之名耶。衆無言。此足見恭王之有識也。

清中葉之外交觀

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亂。迄五十七年泥泊爾征定。其間用兵凡十餘次。戰役上雖未嘗無一二敗北事。然其終局常得自然之勝利。故是時有十全武功之稱。謂兩定金川。兩定伊犁。一定回部。一入緬甸。一定臺灣。一復安南。兩勝廓爾喀也。此等武功。於宣揚國威。恢張領土。上固有偉大之效力。然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輕視外國。誤用其慣法。以對付歐羅巴。漸至釀成種種之失敗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羅斯學士貝斯德納夫。嘗於所著對華意見中。縱論之。略言支那康熙乾隆間武功極盛。若黑龍江地方之占領。若西藏之歸服。若外蒙古人之歸化。若準噶爾之征定。及布哈爾汗國近傍諸部之降服。若土爾扈特之脫歸。皆此數十年間發生之事實。無一不足長支那之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實。長其自大之風。蔑視外國矣。而又適當歐羅巴諸國遣使北京。遂謂爲己國强大之所致。愈增其醜。何則。支那人以爲外國公使之來北京者。皆朝貢使也。朝貢國若是其衆。歷代中未嘗有如我清朝

者也。而支那政府又常思乘機發達臣民之愛國心。故每當外國使臣之至。輒稱爲朝貢。布告全國。其官吏則又奏諸皇帝。謂陛下聰明至聖。總裁萬機。德加四海。兼統萬國。兆民悅服。是以各國派遣使臣。前來朝貢。政府卽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諸城門。通諭人民。彼歐羅巴公使固未嘗不熟聞其說。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詰責。其處置之不當者。無有也。抑豈惟不於此等文告。致其詰難而已。雖支那邊吏於歐洲諸國使臣之贈品。附以標幟。而題曰某國王奉獻中國皇帝之貢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顧也。而此貢物自邊境送達北京。途中人民之見之者。直以爲歐羅巴諸國服從支那。而確認此纍纍者爲貢品無疑矣。此其語雖不無過當。然觀於乾隆朝與俄羅斯增訂之條約。及與英吉利交涉之文書。而知當時自尊自大之習慣。實有出於吾人想像之外者矣。

恰克圖條約之怪誕

雍正五年。恰克圖條約締結以後。內地商民。以煙草茶葉緞布雜貨往庫倫及恰克

圖貿易者日多。至乾隆二年。又以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之條奏。停止俄人於北京之貿易。統歸恰克圖。嗣是百貨雲集其地。市肆喧闐。稱爲漠北繁富之區。先是恰克圖貿易。兩國均不權稅。已而俄羅斯漸渝禁約。私收貨稅。又兩國邊民互失馬匹。其數不可稽。而俄人輒以少報多。移文責償。於是二十九年。朝命閉恰克圖。不與通市。然辦事大臣等輒乘間舞弊。私與交易。清高宗震怒。三十年。削土謝圖郡王桑齋多爾濟爵。誅庫倫大臣丑達。厲行閉關之策。至三十三年。而庫倫大臣慶桂。以俄羅斯恭順情形入奏。遂互市如初。其後四十四年五十年。復閉關者再。前者則以俄羅斯邊吏庇護罪犯。不卽會審之故。由庫倫大臣索林。奏請查辦。逾年得解。後者則以俄屬布哩雅特種人烏呼勒咱等入邊行劫之故。奉旨絕市者。幾七年。至五十七年。始以俄人悔過乞恩之結果。復訂市約五款。其文如左。

一。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衆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又因爾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

二中國與爾國貨物。原係兩邊商人自行定價。爾國商人應由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卽時歸結。勿令負欠。致啟爭端。

三今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遊牧官羣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皆能視此。又何致兩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嗣後爾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遊牧官遜順相接。

(下略)

右條約以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由庫倫大臣松筠普福等。與俄官色勒裴特在恰克圖市圈互換。是時俄人以閉關日久。商旅阻絕。急欲藉平和之方法回復市利。故聽命惟謹。務相交驩。松筠等直以俄羅斯人感激皇仁。倍申誠敬等語。列款具奏。遂於是年四月望日開關市易。自是兩國商民互市不絕。然至咸豐八年。中俄締結天津條約。開海路各港之交通。於是陸路輸出品之大宗。漸改海運。而恰克圖貿易。遂無復昔日之盛況焉。

英使覲見清高宗行叩頭禮

乾隆五十七年。英國遣正使伯爵馬戛爾尼。Macarney 副使斯當東 Staunton 等入中國。要求通商條件。翌年自天津赴京師之際。中國官吏循例予以旗章。題曰英國貢船。強使立之。及至京師。則政府又循例強使於覲見時。行叩頭之禮。馬戛爾尼等深慮以此等小節。損中國政府之感情。妨其推廣商利之目的。不敢抗議。遂以是年八月十日。覲高宗於萬樹園幄次。旋以要求諸款。向政府提議。是時朝廷固確認英吉利爲海外朝貢國之一。此次使節。直爲叩祝萬壽而來。得瞻天威。已屬蠻服陪臣之大幸。特以荒遠不識天朝體制。妄行乞請。無足深責。以故一方則賜使臣筵宴。優加賞賚。以盡懷柔之意。一方則勅諭英國王。盛稱天朝威德。於英政府所要求者。駁斥無遺。付諸使臣而遣之。於是馬戛爾尼等此行之結果。自齎還文綺珍玩等賞賚品。致諸國王以外。其餘絕無所得。惟其隨行員等。以途中所見中國內地實情。筆之於書。歸而布諸全國。則實爲英人莫大之利益云。陳康祺郎潛記聞云。乾隆癸丑。西洋暎咭喇國使。當引對自陳。不習拜跪。強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覺雙跪俯

伏。故管侍御韞山堂詩。有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之句。康祺憶穆宗親政後。泰西各國使臣咸請覲見。先自言用西禮折腰者三。不習中國拜跪。通商衙門諸大臣曲意從之。惜無舉前事以相詰責者。卽此已見當時吾國朝臣之外交觀念矣。

英人代緬甸入貢

乾隆緬甸之役。清師累失利。督師諸臣懼高宗嚴譴。乃敷衍了結。與緬甸定十年一貢之約。及英人滅緬甸。清廷貽書詰之。英人謂吾國絕不干與緬甸內政外交。不得謂之屬國。政府乃以十年一貢之例答之。英人謂此等小節不妨仍舊。於是仍令緬甸入貢。而訂緬甸條約如左。

大清國大皇帝。大英國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因欲固存兩國友睦。歷久不渝。並廣開振興。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茲由大清國特派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多羅慶郡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工部左侍郎孫。大英國特派賞佩二等邁吉利寶

星前署駐華大臣今美京頭等參贊大臣歐。將所議條款開列於左。一因緬甸每屆十年。向有派員呈進方物成例。英國允由緬甸最大之大臣。每屆十年。派員循例舉行。其所派之人。應選緬甸國人。一中國允英國在緬甸現時所秉政權。均聽其便。一中緬邊界。應由中英兩國派員會同勘定。其邊界通商事宜。亦應另立專章。彼此保護。派興。一烟臺條約另議專條。派員入藏一事。現因中國察看情形。諸多窒礙。英國允即停止。至英國欲在藏印邊界議辦通商。應由中國體察情形。設法勸導。振興商務。如果可行。再行妥議章程。儻多窒礙。難行。英國亦不催問。一本約立定。由兩國特派大臣。在中國京城。將約文漢英各三分。先行畫押。蓋用印章。恭候兩國御筆批准。在於英國京城。速行互換。以昭信守。光緒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奉旨依議。欽此。觀此條。具見英國外交手段之狡滑。以實利歸己。以虛名歸中國。并可見吾國當外交者之自欺。處處受人愚弄也。

廓爾喀始終入貢

清代野記云。京師舊有會同四譯館。在正陽門內東城根玉河橋。沿明舊地也。屋共三百餘間。專備外國貢使駐足之地。凡朝鮮琉球越南緬甸暹羅廓爾喀諸國來者。皆駐焉。以余所知而言。暹羅咸豐間尙入貢。嗣因粵寇作亂。海道不通。遂絕。琉球則於光緒六年滅於日本。越南亦於六七年間爲法人蹂躪。直逼其都。國主遣使臣入中國求援。居天津半年餘。時李文忠爲直隸總督。以其私訂條約。未曾請示天朝。不便保護。拒之。二使臣痛哭而歸。其實文忠不敢與法人開釁也。琉球尙世子亦在天津。每晨必長跪文忠轅門外。候文忠輿出。則作秦庭之哭。文忠每遣武弁慰諭之。如是數月之久。亦痛哭而歸。緬甸之役。在乾隆朝本係敷衍了事。並未掃穴犁庭。執訊馘醜也。大兵僅達木邦而止。卽以木邦土酋爲王。與之訂十年一貢之例。至光緒八九年間。英人占據緬甸後。大爲整頓。至十三年。遂與我駐英公使訂緬甸條約矣。朝鮮則歲有例貢。海道距山東一葦可杭。然不准由海行。必須遵陸。渡鴨綠江。出奉天。過榆關。而至京師。迂道千餘里之遙。不以爲苦。彼國商人恆藉歲貢以獲大利。蓋以

貨物雜貢品中。出入兩國之境。皆免稅也。以高麗蓆爲大宗。布次之。紙髮海味又次之。每十月來。次年七月歸。以爲常。及爲日本所滅。而貢亦絕。於是四譯館鞠爲茂草矣。惟廓爾喀與前清相終始。至光緒季年。猶見邸抄中有入貢之事。彼國亦十年一貢也。

中俄密約之真相

中俄密約者。瓜分中國之先鋒也。而其機實自中東之役啓之。當軍書旁午。風聲鶴唳之時。當局者旁皇無所措。輒欲借他國之力以洩一時之忿。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奏爭和議曰。若以賂倭者轉而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爲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卽酌量畫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許以推廣商務云云。是中俄密約最初發議之人也。當時盈廷諸臣。倚俄之心甚熱。而西后尤爲主持。雖此策未實行。然王之春使俄時。已有所商訂。而俄人亦居爲奇貨。將借此市恩。而求大欲於中國。俄

使喀希尼頗露意於當道。以結其懽心。遂有脅日本還我遼東之事。

乙未二月。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議和於日本。於事前先有所商於各國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反拒日本。保全清國之疆土。清國則當以軍防上及鐵路交通上之利便。以爲報酬。李鴻章與喀希尼私相約束。既成於此時矣。既而馬關條約既發布。而俄人有聯合德法迫還遼東之事。喀希尼即將舉前者與李鴻章私約提作正文。以要求於總署。適值和議成後。德宗大怒。李鴻章罷職入閣閒居。於是俄使暫緩其請。以待時機。

喀希尼知中國實權在於西后。而李鴻章爲帝所嫉。爲后所庇也。乃密賄通內監。以游說西后。且與李鴻章約。設法復其權力。而借其力以達俄國之希望。於是時機適到。有丙申春間俄皇加冕之事。各國皆派頭等公使往賀。中國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嘗充唁使。故賀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國最重之禮也。故參列其間。必一國之名士。聞於列國之人物乃可。王之春人微言輕。不足當此責。可勝

任者獨李中堂耳。於是。有改派之事。喀希尼復一面賄通西后。甘誘威迫。謂還遼之義舉。必須報酬。請假李鴻章以全權。議論此事。而李鴻章請訓時。西后召見。至半日之久。一切聯俄密謀。遂以大定。

李鴻章抵聖彼得堡。遂與俄政府開議。喀希尼所擬草約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舊都莫斯科。遂將議定書畫押。當其開議也。俄人避外國之注目。乃假託籌借國債之名。不與外務大臣開議。而使戶部大臣當其衝。遂於煌煌鉅典萬賓齊集之時。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計。而此關係地球全局絕大之事。遂不數日而取決於樽俎之間矣。時丙申四月也。

其年七月。李鴻章尙游歷歐洲。其議定畫押之草約。達於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交涉於總署。全署皆爲之驚愕。德宗觀而大怒曰。是舉祖宗發祥之地。一舉而賣與俄人也。堅持不肯畫押。喀希尼乃復通西后。加甜誘之言。與恐嚇之語。西后乃嚴責皇上。直命交軍機處開議。不經由總理衙門。

至八月間。喀希尼迫逼中朝。其勢益急。故爲束裝就道。驪駒在門之狀。雇運搬行李車數輛。置於俄使館門前以示意。乃告總署云。若此約不批准。則卽日下旗回國。西太后爲所惑。日日敦迫皇上。命卽畫押。皇上之實權。本在西后之手。安能批其逆鱗哉。於是以西曆九月三十日。批准此密約。俄使喀希尼卽日攜約而歸於俄。卽爲釀成日俄戰爭之原因。而近日東三省外交困難之所由來也。

哲孟雄之幸存

清代野記云。印藏之間。又有小國名哲孟雄者。周遭僅中里七十餘里耳。本爲藏番部落。每由西藏入貢之期。亦附貢微物。聊以將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於達吉嶺開埠。爲轉輸停頓之地。欲開達吉嶺。必道出哲孟雄。遂力爭哲孟雄於總理衙門。以爲本係印屬小國。總署函致駐英公使。於是星使命隨員各抒己見。有湖南新化人鄒代鈞者。爲鄒叔績太守漢勛之孫。輿地名家也。援古證今。原原本本。考據哲非印屬。呈星使。亦不置可否。以示總文案方培容。方字子涵。上元人。見鄒說。大聲曰。欽

差如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書生。彼皆據海國圖志及瀛寰志略等書。妄臆臆說耳。中國古書萬不足恃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與之。中國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星使亦不能決。方又曰。何不與馬參贊商之。星使以爲然。馬參贊者。英人馬格里也。自郭嵩燾奉使時。卽授馬二等參贊。藉以通兩國之情。馬雖英人。然忠於所事。並不助英以欺中。英人亦重之。及問馬。馬曰。容細查之。卽登樓覓鄒曰。君輿地專家也。請據中國古書爲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屬者。鄒曰。已進一說於公使矣。馬卽詢星使。星使曰。方子涵云。中國古書恐靠不住。馬曰。是何言。中國書論中國事。猶以爲靠不住。豈外國書論中國事。反靠得住耶。取鄒稿去。卽據以譯成英文。而覆英外部焉。英外部亦無異說。乃照租借例定議而已。方在八股時代。頗有文名。不料一入仕途。頓喪其天良如此。

記清流黨

光緒初年。承穆廟中興之後。西北以次戡定。海宇無事。想望太平。兩宮勵精圖治。彌

重視言路。會俄人渝盟。盈廷論和戰。惠陵大禮議起。一時稜具風骨者。咸有以自見。吳縣潘祖蔭。宗室寶廷。南皮張之洞。豐潤張佩綸。瑞安黃體芳。閩縣陳寶琛。吳橋劉恩溥。鎮平鄧承修。尤激昂喜言事。號曰清流。而高陽李文正公當國。實爲之魁。疏入多報可。彈擊不避權貴。白簡朝入。鞶帶夕褫。舉朝爲之震竦。松筠庵諫草堂。明楊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論列。輒集於此。赤棒盈門。見者驚相傳。次日必有文字。南皮畏見客。惟同志四五得入門。豐潤喜著竹布衫。士大夫爭效之。侍郎長敘。布政使葆亨。以國忌日嫁娶。鎮平素服往賀。座客疑且詫。俄而彈章上。兩親家罷官矣。尙書賀壽慈演皇楨。過琉璃廠寶名堂茗話。諸公合數人之力傾之。至撫拾曖昧爲罪案。率罷去。二張蒙眷注特厚。南皮以閣學撫晉。豐潤以庶子攝都堂。知癸未科貢舉。駸駸大用矣。當是時。法蘭西窺安南。中朝懷柔藩服。銳用兵。豐潤以欽差大臣視師福建閩縣。會辦南洋。鎮平使往定邊界。豐潤過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旣而海疆不競。豐潤主持重。爲敵所乘。聞礮聲先遁。狼狽走鄉村。賴海軍學生礮擊法帥孤拔。

禮之敵始退。豐潤猶疏辨。朝廷震怒。削職戍新疆。閩縣鎮平相繼謝病去。寶侍郎典閩試歸。途納江山船女爲妾。上疏劾罷官。言路名望銳減。孝欽知諸臣好大言。實不足用。自此遂輕視言官矣。

清流黨之外交觀

同光之間。清流黨之勢最盛。實有左右朝野輿論之權。一時尊王攘夷之論。靡漫於全國。凡稍談外交識敵情者。咸斥之爲漢奸大佞。痛詆之不遺餘力。黨勢既盛。遇事則挾其鴟張虛矯之氣。以鼓動多數無識之徒。爲之後盾。朝廷於和戰大計。往往爲所劫持。實數十年來外交失敗之原因。而鴉片戰爭英法聯軍諸役之所由釀成也。茲錄清流黨言論逸事數則。以供外交家之參攷焉。李文忠之督畿輔也。凡有造船購械之舉。政府必多方阻撓。或再四請。僅十准一二。動輒以帑絀爲言。其甚者。或且謂文忠受外人愚。重價購竄敗之船械而不之察。故文忠致劉丹庭書。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然無使相之權。亦徒喚奈何而已。按其實。則政府齟齬之者。非他人。

節翁同龢也。同龢本不嫌於文忠。因乃兄同書撫皖時。縱苗沛霖仇殺壽州孫家泰全家。同書督師近在咫尺。熟視無覩。及爲人參劾。上命查辦。文忠時爲編修。實與有力焉。然亦公事公辦。並非私見也。同書由是革職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歸而卒。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非文忠有大功於國。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將以罪同書者羅織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緒初年。北洋治海陸軍。皆文忠竭力羅掘而爲之。及甲午之敗。文忠有所藉口。而政府猶不悟也。當時朝士無不右翁而左李。無不以李爲浪費。動輒以可使制梃撻秦豔之堅甲利兵爲言。頑固乖謬。不達時務。衆口一詞。亦不可解。至因優伶楊三之死。而爲聯語云。楊三已死無蘇丑。楊崑丑也。李二先生是漢奸。昌言無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職。同年故舊皆以爲榮。演劇開筵。公餞其行。至比之楊忠賊。參嚴嵩。其無意識之舉動。真堪發笑。可見當時朝士之昧於時局。絕無開通思想。甲午之年。京曹官同聲喧詈馬建忠。竟有專摺奏參。謂馬遁至東洋。改名某某一郎。爲東洋作間諜。蓋以馬星聯之事。而歸之馬眉。

叔者星聯字梅孫。浙江舉人。癸未以代考職事革捕。而遁至東洋。建忠號眉叔。江蘇人。候選道。其時實在上海爲招商局總辦。言者竟合梅孫眉叔爲一人。可笑孰甚。至謂文忠爲大漢奸。眉叔爲小漢奸。觀御史安維峻劾文忠一疏。無一理由。此等諫草。實足爲柏臺玷。而當時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譽之。及獲罪遣戍。大俠王五爲之備車馬。具餼糧。並在張家口爲之賃居廬。備日用。皆不費一文。蓋若輩皆以忠義目安也。閉塞之世。是非不同。無怪其然。故有與文忠相善者。不曰漢奸。卽曰喫教。反對者則人人豎拇指而贊揚之。若執孟子皆曰可殺一語。則文忠死久矣。所以然者。文忠得風氣之先。其通達外情。卽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師之日。不意三十年來。僅文忠一人有新知識。而一班科第世家。猶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語。詡詡自鳴得意。絕不思取人之長。救己之短。而通曉洋務者。又多無賴市井。挾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齒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緒己卯。總理衙門同文館。忽下招攷學生令。光稷甫先生問某太史曰。爾赴考否。某曰未定。光曰。爾如赴考。便非我輩。將與爾絕交。一時風氣如

此某君之隨使泰西也。往辭祁文恪。文恪歎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爲亦入洋務。甚不可解。及隨星使出都。沿途州縣迎送者曰：此算甚麼欽差。直是一羣漢奸耳。處處如此。人人如此。當時頗爲氣短也。郭嵩燾之奉使英倫也。求隨員十餘人。竟無有應者。豈若後來一公使奉命後。薦條多至千餘哉。郭後乘小輪返湘。湘人見而大譁。謂郭沾洋人習氣。大集明倫堂。聲罪致討。並焚其輪。郭噤不敢問。邵友濂隨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餞於廣和居。睢州蔣綏珊戶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淚。皆以今日此宴無異易水之送荆軻也。其愚如此。曾惠敏返國後。朝士亦多以漢奸目之。讀近世中國外交史。及薛曾郭三星使之書牘。未嘗不太息痛恨於書生之誤國也。

出使笑話九則

尊鄉謾錄云。李伯行爲日本欽使時。一日開茶會。其隨員查益甫者。見西人送茶與西婦。蓋素識者也。查亦貿然送一盤與一婦。婦見係華人。勉受之。未及接得。查忽縮手。又不與之。大笑而去。及跳舞時。查一人獨自亂跳。西人爲之捧腹。

又王某爲日使時。橫濱領事爲黎庶昌。與學生監督林某。同赴日皇之宴會。二人不欲食西菜。乃相語曰。惟水果尙爲可口。兩人乃各飽喫柿子多枚。以至滿手滿臉。狼藉不堪。人皆捧腹。及至入園食物時。因椅少。惟婦人有坐位。有一婦因起身接物。二人者卽於其後拖其椅以自坐。婦未及知。復坐致傾跌於地。楊某爲比使時。比國適開博覽會。楊將中國小脚鞋及烟具等。種種惡陋之物。送往陳列。且自以爲得意。任滿回國。適與考察憲政之五大臣同舟。一日大餐時。楊忘其所以。以辦盤旋於額。各西人皆顧之而笑。端午橋欲告之。而恐其不悅。乃詢曰。足下剛由廁所來乎。曰否。曰。吾見公之辦盤於額。以爲從廁所來耳。楊乃自覺。急除之下。又嘗自題小照云。大有武鄉侯氣象。又好作詩。同人莫不笑之。

張某爲英國欽差。常親自上街買小菜。其使館中房屋一切。齷齪萬狀。不堪入目。其大廳一間。所謂宴會之處也。臥榻設於斯。飯間設於斯。廚房亦設於斯。自汪伯棠接任後。英人云。日來始得瞻仰貴館之丰采云云。其平日無一客到可知矣。

崔國因之鄙陋。全國人皆知。然未得其詳。吾國人見輕於外人。崔實爲罪魁。當其家眷盜酒館之手巾。爲西人搜出後。因此欽使爲盜之風聲。遂傳於環球。上亦知之。故懲以革去二品頂戴之罪。其在英時。夫人專爲全館上下諸人洗衣。而收所洗資。其裏帶脚飄颺於使館門前。英人見白色長帶隨風蕩漾。以爲中國有何喪事。使人來探問。始知爲脚帶也。西報中爲照片揭載之。又不自開火食。惟附食於繙譯李一琴之處。每見酒瓶荷蘭水瓶等。必拾而藏之。使館中人。往往以空瓶及繩索橘皮等。置之門外。以待崔來。崔見卽拾去。置之不已。崔則拾之不已。且毫不知倦。察其色似喜不自勝者。真可怪已。

許某使比時。偶與婦人之老者同座。則置之不理。而專使譯人與少婦攀談。少婦多厭之。繙譯極以爲苦。笑話怪像極多。不能盡述云。

錢欽使念劬云。十年前隨某公使爲參贊時。初蒞法國。包定火車頭等廂房一間。夜分。公使忽腹瀉。如決三峽。滿褲淋漓。公使一時性急。乃以指甲抓剔褲間之糞。而彈

之有聲。於是滿車皆作星星之糞點。及錢醒始告之。錢自解一褲。易其污者。擲之車外。又取他物。抹去所彈之糞點。忙亂至天明。不能復睡。報紙未得喧傳。實賴此半夜擦抹之功。更幸係包定一艙。艙內無外人。否則不可設想矣。

又云吾國駐美某公使。避暑來法。適值某公爵夫人開筵會。錢爲之介紹入座。湯舉侍者捧魚一大盤。由廚房出。香味撲鼻。蓋某河中最難得之魚。主人正在演說此魚之美。及廚司烹調之得法。座客正作朵頤之想。捧魚者首至公使手側。以待公使之取魚。公使初未之知。時適喉中痰滿。呼略一聲。回首欲吐於地。不意不偏不倚。正落魚盤之內。座客大嘩。公使逃席去。錢亦抱慚不置云。

外洋公司輪船。凡在一二萬噸以上者。其大小便所。悉男女有別。不得錯亂。吾國有某某參贊者。隨某公使往歐洲。參贊貌白皙。好修飾。因之未留鬚。一日欲如廁。推門入。則先有人在。見其面潔如玉。唇朱如櫻。烏辮垂垂。紗衫宛宛。疑爲女子之誤入。男廁也。爲之殷勤握手。攜入女子廁中。不意女廁中。有一婦識其爲中國參贊員也。不

禁大笑。乃爲之語曰。君是吾輩同類耶。抑聞貴國有所謂宦官者。與女子相似。君毋乃是耶。且歐洲女子。近求選舉權而不可得。而支那女子。竟得爲外交官。吾輩當開會歡迎矣。參贊大窘。數日不敢入廁。至使署後。急爲留鬚。今已於思於思。非復如前日之娥媚矣。

記聖路易賽會副監督

新菴隨筆云。某京卿者。中國最初出洋遊學生中之傑出才也。雖無專門學問。亦未受卒業文憑。而於儕輩中。當時固已首屈一指。回國後。就關道某公爲舌人。頗蒙青睞。旋與公之寵姬某氏。有瓜李之嫌。爲所覺。倉皇遁去。落落不得志者有年。旣而公不忍沒其才。以爲棄置可惜。復捐瑕錄用。贊襄某處鐵路事。擘畫頗周備。某公大喜。不數年。屢保至道員。會朝命親貴重臣。聘問歐美各國。需用譯人。以佐皇華之使。公以某口辭捷給薦之。未幾晉秩京卿。復拜使命。爲美國賽會副監督。於是創議於會場。特建中國宮室。糜帑至四十五萬金。旣成。視之。非宮非殿。非廟非衙。殊不能名其

狀。且以卑小之室。置諸各國崇樓宏宇間。殊不足壯觀瞻。雖他人莫敢非笑。而亦自歎弗如焉。有知者謂經手中飽。不下其數之半云。考之與賽諸家遊記所言。大略相同。無何京卿既歸。託病不朝。留連東瀛。逍遙養疴。未幾竟歿。京卿無妻。以妾當妻。妾某氏。本勾欄中人。或謂卽吳伎朱桂珍。亦莫能詳也。至是不安於室。私於園人。輾轉復與某伶有染。伶固箇中男兒好身手也。一日觀劇。偶與人爭座。爲或所誚。某氏大憤。退而與伶謀。自營戲園焉。卽春桂茶園是也。畫棟雕梁。儼然爲海上各園之冠。盛矣哉。說者謂京卿以偷工減料之資。卽爲大興土木之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中豈有乘除之數存耶。然則營營無已者。亦可以反矣。按某京卿卽黃開甲。某伶卽李春來也。

中國赴聖路易賽品

聖路易賽會。中國政府館之卑陋。旣如前所述。而最足以章吾國恥者。則赴賽物品是焉。茲錄其尤甚者如左。煙鎗十餘枝。煙燈數枚。滿面煙容之官員一。殺人刀數柄。

殺人小照數方。錐形知縣署一。各種酷刑俱備。枷一。上海北京廣東寧波裝小足婦人各一。小木人數百枚。乞丐煙鬼囚犯苦工娼妓之類。小草屋十餘間。苗蠻七。綠營兵一。翰林進士舉人秀才各一。均高四尺以上。背駝面目枯瘠。奎星樓一。小城隍廟一。城隍鬼判俱備。教會學校照片數十方。藥王財神等神像照片多方。嗚乎政府糜數百萬巨款。而所徵出品。乃悉爲卑陋劣蠹之物件。或代表陋俗迷信之具。是非赴賽。直自求辱耳。論者所以太息痛恨於承辦官吏之毫無心肝也。

李春來朱桂珍之獄

朱桂珍。吳門之山塘上人。其父業屠。歿後。母卽改嫁棕棚匠。朱氏幼時性嗜劇。且喜作男子裝。有小棕棚之目。大觀慶樂兩劇場。蓋無日不有其母若女之蹤跡焉。久之。其母以棕棚匠不遂所欲。遽與離異。黃朱氏（卽朱桂珍）亦屆破瓜之年。吳俗故多輕薄子。游蜂浪蝶。時萃其門。隣右毛嫵。夙以七十鳥爲業者。矚其姿媚。知爲奇貨可居也。婉轉慫恿。遂入海上樂籍。命名曰朱桂珍。三馬路之公羊里。其香窟也。願以美

未殊衆。不甚知名。性尤狂傲。與客恒落落寡合。一日作西裝遊於張氏味菴園。纖腰一握。嫵娜如臨風之柳。誠有所謂行一步可人憐者。驀然見五百年風流業窳。蓋黃京卿之遇彼姝。適其時矣。一見卽劇賞之。卽夕召使侑觴。兩情伉儷。遽賦定情。未逾月。畀其母以明珠十斛。置諸金釵之列焉。氏性聰慧。自幼粗解文義。喜讀說部書。尤嗜水滸及施公案。嘗歎黃天霸之爲人。而惜其莽武不情。適京卿後。怪其文弱過甚。與人言及。自傷非偶。蓋不俟京卿之歿而已。蓄異志矣。夙好觀劇。至是益逞其欲。於某園蹤跡尤勤。李春來者。某園中之著名武生也。嘗扮黃天霸等戲劇。好身手已鏤入美人之肺肝。而情電所磨盪。眼線所接觸。益覺剛健中含有斌媚風格。李伶漸窺其隱。柳梢月上。克遂私約。久之不復顧忌。鵲巢鳩居。公然如伉儷。於是人言藉藉。中葦之耻。論者至指京卿以爲戒。李伶猶不知斂跡。稔其積有巨資。百計騙取。適李春來隸某園。時朱幾無日不詣是園觀劇。一日朱之座位。忽爲他人所佔。爭之不得。大憤歸。而與李伶謀。欲獨闢一園以洩憤。李亦欣然從之。乃退出某園。李又另賃基地。

與之望衡對宇。而於建築時。又復別出心裁。裝置一切。克臻美善。爲海上各園之冠。名曰春桂。卽嵌二人之名以名園也。朱氏亦自居於老板娘。而不疑。與李偕往。偕來。未幾。李伶因丁伶改名來滬。事被逮。而海上不平人。與粵東諸同鄉。公函控訴。兩罪並發。朱氏出其全力。輦金運動。致成交涉之案。審訊之日。有人目擊。李伶衣春紗衫。乘汽車而至。不加刑具。神色自若。令人忘其爲淫凶惡極之羈犯焉。或曰。京卿積貲如許。皆由多行不義而來。悖入悖出。亦固其所。而朱氏獨始終不墮其志。訊期輒駕車而往。偵探消息。念李伶之就押所也。則嘗太息流涕曰。儂誠薄命。致苦我黃天霸。平心論之。得不謂之情種乎哉。惜用之非其人耳。

新加坡之記念詔書

清代野記云。余隨使泰西時。道出新加坡。其時中國總領事爲左秉隆。字子興。廣東人。京師同文館學生也。能通英法德三國語言文字。研究外交。頗有心得。曾惠敏公攜之出洋。卽任以新加坡總領事。時觴余等於署。見中其書室中。有畫龍竹筒十餘。

枚皆長三尺許。兩端皆以蠟印封固。異而詢之。左歎曰。此皆歷年中朝所頒暹羅緬甸等國恩詔哀詔也。製成後。循例頒寄。亦不計人之受與不受。代寄者大都皆中國海商。一至新加坡。卽交與領事衙門。日積月累。遂有如此之多。使果寄至彼邦。彼亦必不承認。反生枝節。不如留此以爲記念而已。繼又曰。英人已屢次請求一二幅爲博物院之陳列品。吾不敢也。

鴉片戰爭之結果

鴉片戰爭既告終。於是中國與歐美大國先後訂約者凡三。清廷已確認諸國爲平等敵體之友邦。公文照會。禁用夷字。而其時所謂清議者之勢力。尙於爾後數十年間。左右一世之輿論。雖清廷亦時爲其所刼持焉。獨其爲戰爭原因者之鴉片之禁令。清廷初無明文解除。而臣民吸用之習。蔓延益甚。從而英商之輸入。亦依然盛行。清廷不得已。至咸豐九年。遂公然弛禁。以洋葯之名。徵收關稅。由是吸食鴉片之弊風。不啻爲法律所默許。而諸外國人反從而醜詆之。或且攜我國一二粗製煙具。陳

諸博物院。以爲我國民風俗之代表矣。

琉球官生留學國子監

琉球國遣官生入監讀書。自康熙二十二年部議准行。無年限。每逢冊封之年。講於使臣。回京代奏。其來也四人。率以四年而歸。歸其國則授四品官。嘉慶十年。其子弟來。吳蘭雪時以博士教之。頗聰穎。十四年己巳還國。過山東。蔣別駕第護送之。其子弟有贈蔣詩者。有詩草。卽今傳海國。筆花何止屬江郎之句。工秀可誦。蘭雪衣鉢。傳之海外矣。後蘭雪爲候補中書。嘗作詩云。鳳凰未識池邊樹。桃李先栽海外花。亦韻事也。

赫承先求應鄉試

赫德任中國五十年。而不入國籍。不易章服。且仍食本國男爵之俸。亦創例也。赫之子名承先。酷慕中國科第之榮。其父乃爲延名師。教爲制藝。京師人有見其課稿者。飽滿暢達。居然二十年前好墨卷也。試帖楷法。亦端謹不率。癸巳萬壽恩科。必欲援

金簡故事。以內務府籍應試。執政者願堅不許。赫那弗已。乃藉慶典恩數。實以三品銜候選道。而卒不許其應試。一時翰苑中人。皆失望懊惱。蓋承先果入場。則必無不中。中後贄敬。必可獲巨萬也。吾國外交上。有至不可曉者。國權所繫。輕以予人。絕不少惜。獨此等虛榮所在。乃竭力以爭。可謂不識輕重矣。

朝鮮人入仕中國

金簡朝鮮人。清乾隆中。其女入貢得幸。册封貴嬪。授簡官戶部郎中。簡爲人多心思。手創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頗稱精巧。清主甚親幸之。簡亦感特達恩。願世爲臣僕。呈請入內務府旗籍。後任至戶部尙書。初簡官都統兼戶部侍郎時。因補服違制得處分。乾隆諭內閣曰。本日召見都統金簡。見其補服獅子尾端。繡有小錦雞一隻。怪而問之。則對以奴才以都統兼戶部侍郎。侍郎係文職二品。然照例文武兼官。章服當從其尊者。故繡此以表兼綜文武之恩榮耳。章服乃國家大典。豈容任意兒戲。金簡著交部議處。按中國重文輕武。當時一般人之心理已如是矣。

越南進貢表文

同治十二年。越南國王遣使上表進貢。表文用儷體。選詞頗佳。茲備錄之。越南國王臣阮福時稽首頓首謹上言。茲仰見萱階日煦。桂甸風清。仰天闔而葵藿遙傾。瞻王會而梯航恐後。謹奉表上進者。伏以皇疇建五。庶邦翹安。勸之仁。使驛重三。下國效寶。從之款。尋常雉畫。咫尺螭坳。欽惟大皇帝陛下。湯德懋昭。堯勛光被。六御辰居。極北。合遐邇爲一家。一人。四敷文命。暨南。公覆載於所通。所至。波不揚於周海。共畢受於商畿。念臣忝守炎邦。世承藩服。久洽同文之化。夙敦述職之虔。土物非臧。上屆幸。停留抵庭。香惟謹。下情獲遂。瞻依。臣憑仗寵靈。恪修職貢。式金式玉。遵王度以不違。維翰維屏。迓天庥於無斁。臣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除另具歲貢品儀。交陪臣潘仕俶。何文關。阮修等。賚遞上進外。謹奉表隨進。以聞。一恭進今年癸酉歲貢品。物象牙一對。犀角二座。土綢一百疋。土紬一百疋。土絹一百疋。土布一百疋。沉香三百兩。速香三百兩。砂仁米四十五觔。檳榔四十五觔。讀之不勝山河今昔之慨矣。

朝鮮使臣題三家詞

吳漢槎兆騫。戍寧古塔。行笥攜徐電發。欽菊莊詞。成容若德側帽詞。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二冊。會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見之。以一金餅購去。元吉題菊莊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良崎題側帽彈指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邊。攜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寄來中國。漁洋續集有新傳春雪咏。蠻徼織弓衣。指此。

清代軼聞 卷四

三六

清代軼聞卷四終

清代軼聞 卷五

文苑雜錄

京師大學堂沿革略

清咸同之季。歐力東漸。曾國藩李鴻章輩。知西法必當慕效。乃請設製造局。立船政水師學堂。以造人材。當時士論。謂西國之長。在兵強器利。故設學僅此而止。光緒初。設同文館於京師。是爲京師有學堂之始。然僅儲舌人而已。甲午中日戰後。士夫漸奮發言自強。康有爲上書請變法。遂及興學。梁啟超爲侍郎李端棻草奏。請立大學堂於京師。御史王鵬運亦有是疏。中旨允行。其時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剛毅等。在樞府。厭言新政。請緩行。迄於戊戌。康有爲嚮用。復力主興學。迭奉嚴旨。促擬進大學章程。樞廷及總署大臣。倉卒不知所措。梁啟超時在京師。方倡新學。乃爭遣人丐啟超屬章。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爲草章程八十餘事。乃據以上之。時剛毅

自命正學。欲以辦學自任。樞臣翁同龢患之。會李盛鐸等疏薦大學士孫家鼐。侍郎許景澄。乃命孫家鼐爲管學大臣。卽景山下馬神廟四公主府爲大學。延張元濟爲總辦。元濟辭。改延黃紹箕。紹箕典試出。旋以憂去。余誠格繼爲總辦。朱祖謀李家駒爲提調。劉可毅駱成驥等爲教員。蓋員司多用翰林也。美國教士丁韋良爲總教習。實權皆在丁韋良。科學課程。管學不能過問。歐美來傳教者。若李提摩太。林樂知。李佳白。恆有所設學。在中國言學務。李林等其先導矣。故求歐美學者。恆於教士。當時士夫所見。僅乃及此也。京曹守舊。恥入學。赴者絕。其至者。圖居室飲食之便而已。先是總署奏派李盛鐸。李家駒。楊士燮。赴日本考察學務。數月歸。逮八月政變。新政並罷。惟大學以萌芽早。得不廢。民國元年。梁任公歸國。在大學校演說。謂戊戌政變成績。西后推翻無遺。可留爲紀念者。獨一大學堂而已。許景澄繼管學。旋義和團之亂作。景澄以請剿團。冤。可毅被戕。生徒盡散。兩宮西幸。召張百熙詣行在。百熙慷慨陳時事。力請興學。遂被命爲管學大臣。其門人南昌沈兆祉。爲草奏陳四大綱。

規畫閔遠。承大亂之後。海內憤悒歎無才。百熙以人望被斯任。乃欣然望興學矣。比議回鑾。百熙以蹕路大臣先期還京師。尙未暇及學務。回鑾後。籌大學經費。中國先與俄國合辦東清鐵路。歲給中國利銀三十五萬兩。積存華俄道勝銀行共五百萬兩。百熙奏請撥充大學經費。校址經亂殘廢。方待葺治。乃卽虎坊橋之官書局爲籌備所。日詣議事。而編譯書局均附焉。官書局當戊戌時。爲康有爲等所立之強學會。被劾封禁。乃改爲官書局。命孫家鼐督辦者也。百熙受任之始。卽謝去丁韞良。韞良抗爭。與美使交涉久。卒索千金以去。百熙以桐城吳汝綸德望爲時所服。遂以直隸州奏請加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當時蓋異數也。汝綸堅辭不起。百熙具衣冠詣汝綸。伏拜地下曰。吾爲全國求人師。當爲全國生徒拜請也。先生不出。如中國何。汝綸感其誠。勉起應詔。奏派于式枚爲總辦。李家駒、趙從蕃副之。汪詒書、蔣式瑄、三多、榮勳、紹英等分任提調。張鶴齡爲副總教習。又設編譯書局。以李希聖爲編局總纂。王式通、孫寶瑄、羅惇勳、韓樸存、桂埴等副之。嚴復爲譯局總辦。林紆、嚴璩、曾宗聲

魏易等副之。奏定各學堂章程。多出沈兆祉手。是爲第二次奏定章程。庚子後。一大新政。祇有學務。乃以屬百熙。有用人之柄。復掌財權。既雜用外吏。又薪俸厚。羨妬者多。諸人爭以新學自幟。尤爲舊人所恨。蜚語寢盛。榮祿、鹿傳霖、瞿鴻禨在樞府。皆不善百熙所爲。阻力紛起。百熙恆憤慨。時方購地一千三百畝於豐臺。備建七科大學。後効之者衆。乃因陋就簡。復葺馬神廟大學。立師範、仕學兩館。非其初志也。汝綸以學務體大。非率爾可舉。當先師東瀛。乃赴日本考察學務。榮祿以榮勳、紹英隨之行。實隱監之。汝綸滋不樂。榮勳與汝綸頗齟齬。紹英則師事汝綸甚謹。蔡鈞爲駐日公使。與汝綸論不合。多所詆譏。留日學生傾仰汝綸。汝綸亦樂接之。值吳敬恆、孫揆均等。以送學生入校事。與蔡鈞抗辨甚力。相率罷學。汝綸力調停之。不可。蔡鈞遂誘過於汝綸。榮祿乃大恚。慶親王奕劻。至謂汝綸當正典刑。肅親王善耆。力護救之。百熙急電促汝綸歸國。遂還桐城。百熙以讒謗急。不敢招至京師。汝綸旋卒於鄉。汝綸抱教育天下之願。在東劬於考察。思歸而實行。不遂遽歿。中外悼之。張鶴齡以副總教

習主教務。聘孫詒讓、蔡元培、屠寄等充經史學教員。詒讓、元培不至。日本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法學博士巖谷孫藏爲仕學師範教員。陸宗輿、范源廉、章宗祥充譯員。壬寅冬開校招考。甄拔多績學之士。各省材雋一時並集。新奇瓌偉之風氣。詭異之服飾。潮涌於京師。且集於馬神廟一隅。梁啟超撰新民叢報於日本。激發民氣。國內波靡。大學生徒益發揚蹈厲。謗讟乃集於百熙一身。劾者紛起。百熙直南齋久。宮廷信其謹厚。無他腸。惟召對時恆訓誡之而已。忌者必欲摧鋤大學。目爲革命之府。人爭爲大學危。百熙苦心支拄。力任羣謗。大學賴以存。其後派遣東西洋游學。京外各學。以次遞舉。皆百熙心力之所爲也。百熙負時望至隆。屢將進樞府。皆爲忌者中之而止。蓋以支拄學務之故。每撫膺太息。謂學務阻力橫集。成就狹陋。無以對天下後世。其拊循學生。肫誠懇摯。第一次選大學學生。分赴東西洋留學。親至站送其登車。勉以宏大之業。及百熙歿時。舊日生徒集祭。皆哭失聲。蓋所感深也。大學既負重謗。御史王某密奏言本朝定制。各部官皆一滿一漢。故能相維不敝。今大學僅一漢大

臣致成弊藪。請增設滿大臣主其事。時榮慶以倉場侍郎超拜工部尙書。方被信任。乃增命榮慶爲管學大臣。命驟下。中外矚眙。故事凡滿漢同官必滿人執權。榮慶至。頗自專。百熙不能行其志。榮慶旋入樞府。百熙益無權。旋別設學務處。以張亨嘉爲大學總監督。百熙堅主選派學生赴東西洋游學。榮慶滋不願。百熙持之堅。卒派遣。榮慶怨之。後益專斷。百熙遂無一事可辦矣。榮慶積不慊於百熙。值張之洞自鄂督入覲。乃奏請以之洞改訂學堂章程。之洞留京數月。悉更定之。之洞獨斷。百熙拱手讓之。榮慶遂不能容喙。心不能平。然無如何也。之洞手定學章。凡七易稿。始成。奏上。御史左紹佐奏駁之。其詞甚辯。付學務大臣議。覆奏仍允行。百熙深倚沈兆祉。李希聖。兆祉受讒搆於樞府。恐終累百熙。乃自請辭去。榮慶深惡希聖。希聖旋病歿。之洞與張鶴齡論學科不合。亦深惡之。鶴齡乃辭去。之官湘中。旋提學奉天。以勞歿於官。之洞旋還鎮。復命孫家鼐爲學務大臣。至是凡三管學。百熙位第三矣。歲乙未。今總統袁公請立學部。乃以榮慶爲尙書。朝廷防革命急。謂百熙寬縱。以榮慶嚴峻。且蒙

人可信。故舍百熙而用榮慶。百熙至是謝學務。百熙方籌設分科大學。命朱啟鈴辦校舍工程。距謝學務僅數日耳。榮慶主節用。又謂校舍在城外難約束。遂止不辦。及張之洞入樞府。兼管學部。銳意辦七科大學。仍就馬神廟校地稍擴充之。與百熙當時計畫不盡同也。張亨嘉爲總監督。後繼之者爲李家駒、朱益藩、劉廷琛。勞乃宣。嚴復。皆夙負學界重望者也。迄嚴去而何燭時來。乃始以少年新進署大學校長矣。

曾文正得俞蔭甫卷

嘉道以後。殿廷考試。尤重字體。道光庚戌。吾浙俞蔭甫太史樾成進士。素不工小楷。覆試竟冠多士。人咸詫焉。後知由曾文正公。蓋公方以少宗伯充閱卷官。得俞文極賞之。且因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謂與小宋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存半面妝之句無異。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第一進呈。後俞典學河南。以人言罷職。同治四年。寓書於公。述及前事。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迴。洵符落花之讖矣。然窮途著述。已及百卷。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云春在乎。因自顏所居曰春在堂。案庚戌年榜

人物內貳六官。外膺封疆者。不聞大著聲績。太史則鑽研經史。撰著哀然。楷苑一時。優劣千古。相士若文正公。洵風塵巨眼矣。

天南遯叟

長洲王紫銓。字仲弢。才大學博。倜儻有奇氣。髮匪之亂。太平戰事起。以獻策忠王。事平。當道索之急。遁迹香港。自號天南遯叟。平生著作等身。有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春秋朔閏考三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皇清經解札記二十四卷。普法戰記十四卷。其餘又有瀛壖雜志。遯窟譚言。海陬冶遊錄。弢園詩文集尺牘等。不下數十卷。壬午春歸自香港。年已五十餘。雖兩鬢已蒼。而談笑詼諧。猶有豪氣。人因以東方朔比之。先生著有蘅華詩鈔兩冊。避居西廡云。倉皇烽火逼殘春。蹈死孤臣敢惜身。報國空陳平賊論。辨冤誰作上書人。早拚骨肉填溝壑。妄冀功名動鬼神。一切恩情盡灰冷。君親但結再來因。紀夢云。靈簫墨會託神仙。今夕相逢休問年。事到難言卿自解。容誰可比我猶憐。花間玉笛涼無語。枕畔銀缸照不眠。碧宇紅牆原咫尺。重來

未必隔人天。閨興云。蠹仙書窟寄閒身。紈扇初題墨尙新。新著單紗還怕熱。偷揩香汗避生人。疎桐陰底小庭幽。簾外溟濛雨未收。涼煞夜深花怯病。海棠先帶一分秋。雜句如薄俗輕文字。雄心擾米薪。亂世文章多賈禍。窮途性命尙憂時。有價始知官長賤。無求轉覺布衣尊。垂死雄心王景略。一生低首謝宣城。雙槳人來曾有約。六朝山好半無名。竹葉杯中春似海。梅花帳裏夢如煙。先生通西學。當時日本海禁初開。學者多師事之。交人則暖暖姝姝。雅俗無少忤。蓋亦篤於情者。

詩人得意

秀水陳曼壽鴻誥。落拓不羈。晚年挈家僑寓滬上。與姚芷芳文藻葛隱耕其龍袁翔甫祖志倡和。君豪於飲。以故詩酒交游。裙屐紛集。阮囊漸罄。乃子身往東瀛。依太政大臣黎堂爲幕賓。黎公卽日本相臣也。日本故好文。陳到後。墨客詩人咸來訊訪。陳與日本國詩人添進一（字漸卿）大學士副島種臣善。至是代爲揄揚。得門下士愈衆。至有紅閨繡女。翠袖佳人。咸執贄列弟子行。若琴水。若松江。若小洲。三女士最著。

也。嘗寄姚芷芳詩云。環珮珊珊問字來。小樓晨夕樂追陪。隨園當日門牆盛。未見搜羅海外才。書生得意之情。可以想見。芷芳答詩云。海外書來得意誇。從來女貌盡如花。搜才縱勝隨園廣。可有當年席道華。曼壽日本山城雜詠。及浪華雜詩。一時多傳誦之。茲摘數首云。萬里乘槎到海東。元龍意氣自英雄。他年父老留佳話。曾賦新詩上相公。山色朝朝翠撲簾。吟情畫興逐時添。思量寫徧滄洲景。自笑於陵太不廉。嵐山偃水秀靈鍾。結伴尋幽數過從。好景眼前拋可惜。扶筇未上日支峯。故人家在木蘭橋。(自註爲小淞)著屐能來話寂寥。有約棕湖消夏去。鬧紅一舸醉深宵。綺席頻聞竹與絲。漫拋紅豆惹相思。鴨涯多少如花貌。眉樣終嫌未入時。路隔重洋閱幾千。遠徵畫幅並吟箋。平陽嬌女真何幸。結此東瀛翰墨緣。(自註時東人求慧娟女詩畫者日益衆。番舶遞寄。相繼不絕。)自由亭裏寄閒身。興到揮毫快絕倫。博得青蚨謀一醉。阮囊雖澀不愁貧。水國霜寒十月時。芙蓉花發兩三枝。澗江幾度娛清眺。無數雲山要好詩。松島花街地界寬。女閩千百繞團圓。我揩老眼燈光下。一笑真同霧

裏看。案頭繚素若山堆。忙裏還將卷頁開。日選同人詩幾什。要知東海亦多才。（自註有日本同人詩選之刻）人世仙緣卻可知。偶騎赤鳳過瑤池。一叢姊妹花爭豔。攀得春風最小枝。多少長虹臥水中。車行處處路途通。特繙志乘稽名目。恰與南朝寺數同。（自註大阪橋梁竟有四百八十之多）癸未春君因嫁女自東瀛返。至甲申人日後一日。竟歸道山。惜哉。

白門新柳

金陵自遭髮逆之變。南朝金粉。一洗而空。經曾文正公克復城垣。栽培花柳。於是渡喧桃葉。水媚秦淮。六代胭脂。管絃又沸。全椒薛慰農先生有白門新柳詞云。白門有客惜芳華。根觸前遊舊酒家。多少幽懷成影事。故將彩筆記煙花。結伴尋春得得來。赤欄橋畔再裴回。可憐一樣秦淮柳。都是紅羊劫後栽。酒榼茶籃載上船。有人豔說散神仙。那知客裏無窮感。半在倡條冶葉邊。先生曾著白門新柳記。秦淮豔品兩冊。時適因李宗義制軍督兩江。素以道學自呼。見此書即燬板禁之。今雖有重刊本。已

借他人名矣。

華十五傳

華十五。皖孝廉也。佚其名。遂於古學。好發奇論。而恃才傲物。詆及前賢。并疵當世之嶽立者。或以經義叩。則曰。汝輩如蟻螻。具足不出戶庭。乃欲與鴻鶴談雲漢事耶。鄰邑有某生。富於文。意頗自負。而嘗慕孝廉名。以爲非華不足與談所學。遂挾生不傑。作而造焉。值華臥方起。蓬跣而出。生亟置稿於案。趨前揖之。華瞠目四顧。若未之見。頃之。僕進盃茗。而不及客。華從容盥沐。旁若無人。洗畢。卽以生稿抹其桌。生怒不能忍。某文雖鄙。字不當惜耶。華擲稿曰。正嫌其有字耳。若以古紙劬售人。著水不略重乎。主取稿恨恨去。其玩世不恭。妄自尊大。有如此。後華遠出。鄉里絕音耗者將十年。僉疑已死。一歲。又值開禮闈。榜發。始傳華捷南宮。及魁墨出。同學讀其文者。咸詫異曰。此果華十五作耶。何索索無生氣也。先是華登賢書。聲稱藉甚。有相士見之。曰。此君額有挺骨。稜角太露。雖得文名。異日恐不免凍餒。聞者咸嗤其妄。及華以兀傲之

故僉惡其不近人情。親友不相顧問。以致廚斷炊煙。華始憬然。恐應相士言。時有宦越之戚。華擬投之。匆匆就道。不計貲糧。程未半。而囊金既盡。并罄衣裝。復值嚴寒。枵腹行村落間。朔風侵骨。兼遭雨雪。路滑泥濘。遂陷於淖。良久始匍匐入一古廟。僵臥神龕下。旋有數丐提筐入。叱曰。此我儕地。汝垂斃者。何臥於此。華不語。卽被拽出。棄道旁。適有某翁過其處。憐而昇歸。飲以溫湯。一日夜始有聲。詢爲孝廉。益善視。華因凍血凝結。徧體赤腫。數日後腫處悉潰成瘡。患三年。病始愈。而啖特健。每餐能盡飯一盂。肉一器。又半年。軀體頓偉。迥異昔年。因拜翁而謝曰。僕受深恩。無以爲報。願授諸郎君業。翁喜。遂館於家。凡五年。始終無間。內而婢僕。咸稱其德。外爲鄉人所敬禮。以是翁益重之。迨遇春闈。資以多金。應禮部試。遂成進士。時華已歷諸艱。平昔英鷲之氣。鏡除殆盡。是故言爲心聲。宜其文之平易近人也。未幾華官縣令。歷任十餘載。所至有惠政。泊歸而宦囊裕矣。親舊來問。華虛衷晉接。曲盡鄉誼。又二十年而卒。聞館翁家時。嘗有農工入室拍華肩曰。先生今飽暖矣。頗憶廟中時事否。則肅然起對。

曰。不敢忘。偶行隴畔。有村童笑指曰。此固廟中丐也。今儼然爲某家師矣。華聞亦無慍色云。按華天分儘高。故能力返前轍。如出兩人。後之成進士。爲賢令。皆由動心忍性所得。否則以餓殍終矣。毛對山先生有句云。最甘惟藥石。奇暖是冰霜。在此君似堪書贈。至因恃才傲物。以致親故不前。尤可爲目空四海者借作虞箴也。

機聲燈影圖

洪稚存太史亮吉幼孤貧。母太夫人教之讀書。一日太史從受儀禮。至夫者妻之天。太夫人慟絕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廢此句。太史貴後。繪機聲燈影圖。徧求名輩詩筆表揚。同時鉅人長德。咸有題詠。見之嘉道詩文集中甚多。

難倒彭元瑞

乾隆朝士屢於上前稱彭文勤博學彊記。上思有以難之。值乙未會試。欽命詩題爲燈右觀書四字。諸總裁覆命曰。叩請出處。時文勤適侍班上。目視文勤。文勤叩首曰。臣學問荒陋。亦不知詩題何出。上笑曰。是夕朕偶於燈右觀書耳。文勤趨出。上顧侍

臣曰。今日難倒彭元瑞。

毛西河逸事

西河晚年自署楹帖云。千秋經術留天地。萬里蠻荒識姓名。蓋時有琉球使者過杭。覓瀨中集訪見先生也。汪蛟門比部懋麟嘗誦東坡春江水暖鴨先知句。西河在座。怫然曰。鵝詎後知耶。人遂謂西河不知詩。然是句之妙。西河何嘗不知。特其崛強本色。不辯不快。此老生平著述。全是一時火氣。不許令人低首古人。何嘗爲解經講學起見。西河納妾曼珠。矜寵特至。夫人陳頗不平之。嘗誡之於客座曰。爾輩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獺祭乃成。後人有論詩絕句云。曼珠不擅專房寵。誰識君詩獺祭成。可稱雅諺。

衡文巨眼

康熙二十年。方洗馬象瑛王吏部材任蜀典試時。川中兵革方定。輅車所屆。滿目荆榛。方王二君殫心蒐拔。惟恐偶屈一士。得士四十二人。每拆卷當事輒額手稱慶。當

未徹棘時。學使者馮雲驤籍三十人。驗其得失。榜發。售者二十有五。副車三。所未見者二人耳。蜀人相傳以爲佳話。乾隆壬午。吳修撰鴻督學湖南。是科主試者爲嘉定錢詹事大昕。韓城王文端公杰。場後諸生各以闡藝呈吳。吳最賞者五人。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翥。陳聖清也。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揭曉日。招客具飲。使人走探。俄抄榜來。自六名至末。只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如聯珠然。大喜過望。首唱一詩以誌其盛。和者三十餘人。二事極相類。合記之以見當時諸公慎於取士。尙不至如今日之視若具文也。

謝金圃憐才愛士

嘉善謝金圃侍郎墉。乾隆十六年。以優貢應南巡召試。列第一。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明年。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因撰文錯誤落職。廿四年。獻平定回部饒歌。復原官。在上書房行走。嘗館大學士傅公家。額騎尙書暨文襄王皆沖齡受業。九掌文衡。而在江南。則典試督學。皆再任。公純篤貞亮。實足以仰副倚任。其甄擢名士。卓識宏量。尤爲

近代公卿之所難。三元錢槩鄉會試皆出公門。殿試公與讀卷。世稱盛事。高郵李惇。嘉定錢塘。山陽汪文端公廷珍。陽湖孫星衍。甘泉焦循。皆由公識拔成名。經術文行。表表稱江淮間儒者。汪容甫中。方貧困遭侮。受公知。充丁酉科江都拔貢。公嘗語人。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予於容甫北面矣。自是明經文譽始大起。阮文達公始應童子試。公極口獎勵。召入第讀書。卒爲鉅儒賢相。嗚呼。直省督學十八人。越三年一更易。典試數且倍之。憐才愛士如謝公。今何人哉。秀才初出貢。許其才學足爲侍郎學政師。雖自知素明者。恐未毅然出諸口。公於是乎不負所職矣。

汪容甫逸事

汪容甫少狂放。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孫志祖。蔣士銓。皆公所窘。時僑居揚州者。程晉芳。任大椿。顧九苞。皆以讀書該博負盛名。容甫衆中語人。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己是也。不通者。卽指程任諸人。適有薦紳家居者。請容甫月日。容甫大

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容甫徐曰。君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其
談諧皆類此。稚存與容甫同肄業揚州書院。一日偕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
氏讀禮通考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貴倨。肩輿訪山長。甫投刺。適院中某生趨出。足恭
揖商人。述連日趨謁狀。商人微頷不答。容甫憤甚。潛往拍商人項。大聲曰。汝識我乎。
商人逡巡曰。不識。識向之趨揖者乎。曰。亦不識也。曰。我汪先生。趨揖者某先生。汝後
識之乎。曰。識之矣。曰。汝識之。卽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懊喪。登輿去。夫商人謁山長。
某生之趨出足恭。自取辱也。於石狻猊上談讀禮通考者。何與。講學家聞之。必以容
甫爲誕率。然今之講學家。一遇冠服貴倨之商人。吾甚憾其不誕率也。

隨園女弟子湖樓請業圖

有藏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後附一小幅。曰。後三女弟子圖。前後凡二跋。其
前跋云。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寶石山莊。一時吳會之弟子。各以詩來受業。旋屬
尤江二君爲寫圖布景。而余爲志姓名於後。以當陶貞白真靈之圖。其在柳下姊妹

偕行者。湖樓主人孫令宜。臬使之二女雲鳳雲鶴也。正坐撫琴者。乙卯經魁孫原湘之妻佩蘭也。其旁側坐者。相國徐又穆公之女孫裕馨也。手折蘭者。皖江巡撫汪又新之女纘祖也。執筆題芭蕉者。汪心御明經之女。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吳江李寧人臬使之外孫女嚴蕊珠也。憑几拈毫。若有所思者。松江廖明府之女雲錦也。把卷對坐者。太倉孝子金瑚之室張玉珍也。隅坐於几旁者。虞山屈宛仙也。倚竹而立者。蔣小司農戟門公之女孫心寶也。執團扇者。姓金名逸字纖纖。吳下陳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鮑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字芷香。張可齋詩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側而攜其兒者。吾家姪婦戴蘭英也。兒名恩官。諸人各有詩。現付梓人。嘉慶元年二月花朝。隨園老人書。時年八十有一。又一跋云。乙卯春。余再到湖樓。重修詩會。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爲淒然者久之。幸問字者。又來三人。前次畫圖不能屨入。乃託老友崔君爲補小幅於後。皆就其家寫真而得。其手折桃花者。劉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其飄帶佩蘭而立者。句曲女史駱綺蘭也。披紅襜

禴而若與之言者。福建方伯璵沙先生之季女錢林也。皆工吟咏。綺蘭有聽秋軒詩集行世。余爲之序。清明前三日。袁枚再書。印隨園主人白文。花裏神仙朱文。題詞者三十一家。再題者一家。後有錢元莊章等觀款。郁熙灝購圖題記。慶霖詩云。紛紛都是掃眉才。境過聊將往事諧。白髮傳經人縱老。紅妝問字例誰開。春歸蓉館千花擁。泪下銅仙一笛催。知否披圖憐宋玉。雌風無復到蘭臺。席佩蘭詩云。寶石山莊靠鏡湖。人閒清絕一方壺。十年枉作西冷夢。早已全身入畫圖。先生端坐彩毫揮。爭捧瑤箋問絳帷。中有彈琴人似我。數來剛好十三徽。選刻新詩昉玉臺。卷中人各手親裁。白家老嫗康成婢。未許窺覘入坐來。老壽翁須過百齡。果然位業是真靈。願同伏勝傳經例。一个門生授一經。後來居上亦何嫌。廿六人終取格嚴。恰比十三行玉版。誰家副本又新添。袁淑芳詩序云。嘉慶元年十一月九日。隨園伯父來。胝淑芳並拜麝餅螺丸之賜。時出十三女弟子題。勉成八絕。錄求誨正。不扶鳩杖不乘船。步訪深閨日午天。贏得癡兒與嬌女。爭先出戶看神仙。圖集閨中賦茗才。轉因鄭重不輕

開水沈一貼。剛分與鵲尾金鑪手。燕來此事推袁得未曾。詩禪仙女玉傳燈。曠他一箇徐都講。猶自編詩詫友朋。詠絮多慙謝女才。他時內集定教陪。學吟畢竟從姑好。二妹詩中認體裁。雲璈一隊會羣仙。桃李春風別樣妍。只恐湖頭西子妒。遲生那不二千年。螺丸只賜女門人。聞說隨園例可循。閨友莫嫌今破例。元須讓我數家珍。畫圖才卷又重開。白髮紅妝細認來。拚著他年遊寶石。一花一草一徘徊。請業重圖後十三。待公容我蝨其閒。詩壇若準宗盟例。同姓人應作領班。兩圖最十七人。以孫雲鶴嚴蕊珠金逸戴蘭英。詩筆爲最清。雲鶴聽雨樓詞。世尠傳本。曩歲辛卯。余客羊城。假方氏碧琳瑯館藏本移鈔。後乃盛傳吳下。風格在秋水夢影之閒。請業圖雲自在。蠹有臨本。悉依元圖寫真。衣服妃色。花石渲染。澹濃疏密。無繭髮殊。傳世久遠。殆能亂真矣。隨園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爲文人難得之遭。遇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炤映。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

毛西河女弟子

毛西河集附徐都講詩。其女弟子徐昭華所作也。初昭華請業於西河。命題仿六朝體。賦得拈花如自生。詩云。明珠照翠鈿。美玉映紅妝。步移搖彩色。風回散寶光。蛛絲髻上繞。蝶影鬢邊翔。誰道金玉色。皆疑桃李香。擬劉孝標妹贈夫詩云。流蘇錦帳夜生寒。愁看殘月上闌干。漏聲應有盡。雙淚何時乾。又云。芙蓉花發滿池紅。黛烟香散度簾櫳。畫眉人去遠。腸斷春風中。西河深賞識之。塞上曲云。朔風吹雪滿刀鐙。萬里從戎何日還。誰念沙場征戰苦。將軍今又度陰山。長雲衰草雁行平。沙磧征人向月明。思婦不知秋夜冷。寒衣還未寄邊城。曠騎三千出漢關。雕戈十萬臥燕山。月明近塞頻驅馬。尙有將軍夜獵還。感慨豪宕。出自閨閣。洵非易及。西河序其詩云。昭華既受業。傳是齋中。每賦詩。必書兼本郵示。予請益。陸續得如千首。留其帙。不忍毀去。遂附予雜文後。存出藍之意云云。

記彭元瑞

南昌彭文勤元瑞督學浙江時。試卷皆自閱。几置卷數百。二僕侍側。左展卷。右收卷。

循環不息。侍者告疲。公優游自若也。按試告示。有大場則萬卷全披。小試無一字不閱語。乾隆丁酉。典試浙江。得人最盛。所取文不限一格。而議論識力。詞采氣局。色色皆妙。試卷萬餘。徧加評騭。著語不多。切中作者之病。至有奉落卷而感泣者。鄞邑某先達。薦而不售。卷評一字曰庸。因是發憤揣摩。盡變其習。卽於次科獲雋。是科副主試。茅耕亭閣學元銘。出闈後。贈公聯云。聞士頌之。自吳於越。讀公文者。如韓歐陽。公。在翰林時。高宗嘗命作周有八士。至季隨破題。先示首句云。舉八士而得其七。公應聲云。皆兄也。嘉慶丙辰。御製新正千叟宴畢。仍茶宴廷臣於重華宮。詩命羣臣次韻。和紳倩人代作。所和嗟字。意不愜。屬公公改正。公卽易以帝典王謨三粵若。騶虞麟趾。五吁嗟。一時和者。皆莫能及。

汪容甫之怪誕

汪容甫先生中。近代名儒也。其文與魏源默深龔鞏祚定庵齊名。嘗言平生有三憾。一憾造物生人。必飲食而始生。生不百年而卽死。一憾身無兩翼。可飛踏九霄。足不

四蹄可徒走千里。一憾古人但箸述流傳。不能以精靈晤對。有三畏。畏雷電。雞鳴。婦人聲。相傳先生於原配某夫人。多伉離之詠。夫人以鬱鬱死。後先生入闈。夢夫人至。曰。君將徵倖一第。文已錄籍。他日蜚騰。能以糟糠繫寤念否。願以誥勅之榮。期以泉壤。先生首肯。夫人堅之至再。請書之裙帶。以爲券符。先生慨然爲書。迨既醒。則卷面淋漓。墨花狼藉。遂不終場。先生每以告人。或曰。先生本名宿。是役也。因年紀已邁。心血已竭。又復驚奇。以致窘澁。而託之鬼怪。故爲塗附云。先生遺著有述學二編。及廣陵通典等。先生性故迂怪。終身食貧。晚死又極其不堪。子孟慈先生喜孫。世其學。先生湛深經學。以科名爲不足重。遂不求進取。稚存太史詩中。所謂不敢隨車試大廷。頭銜應許號明經是也。先生恃才傲物。多所白眼。畢秋帆撫陝西時。知先生名而未之見也。一日先生忽以尺書報之。畢公拆視。乃箋紙一幅。上僅書四句。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卽以五百金馳送其家。先生之曠達。宮保之禮賢。時兩稱之。先生少時家甚貧。欲讀書。苦無資本購置。弱冠入

泮始入安定書院。得徧觀藏書。遂爲通儒。然性卞急。無容人量。商總某嘗報效十萬金。得賞二品銜。汪瞰其每出拜客也。乘驢從其後。戴草製暖帽。以紅羅葡萄爲頂。以松枝爲孔雀翎。於項間挂冥鐵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商恨甚。而無如何。以五千金爲壽。始寢其事。

龔定菴軼事

晚清文人。龔定菴最負重望。所爲文詩。皆廉悍偉麗。不立宗派。思想尤淵淵入微。生平治學頗博雜。惟近時坊刻定菴文集。只六冊。其所自定之二十四卷。本已無地可尋。定菴生平性不羈。善作滿洲語。嗜冶游。晚歲學佛。平居無事時。非訪伎。卽訪僧。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生平不善書。以是不能入翰林。旣成貢士。改官部曹。則大恨。乃作干祿新書。以刺執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寵婢。悉令學館閣書。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定菴必晒曰。今日之翰林。猶足道耶。我家婦人。無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書法也。生平所得金。皆隨手盡。京師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顧也。在京日所歡甚多。與

某貝子福晉。誼最篤。舊例凡滿蒙王公貴人諸內眷。例不許外出。惟每季可游廟一次。游廟有定期。某福晉於游廟時。與定菴遇。既日成。以蒙語相問答。由是通殷勤。未幾。爲某貝子所知。大怒。立逼福晉大歸。而索定菴於客邸。將殺之。貝子府中人。素受福晉惠。偵知其事。告定菴。定菴子身走至江淮間。幾乞食。其集中紀行詩。有留眷於京。單身外出。及文集中重過揚州記。皆此時作也。定菴官京曹時。得趙飛燕印。狂喜。賦詩。詩載入集中。而不詳其緣起。及印之形狀。李恣伯因謂龔爲人欺。觀吳石華集中。中有題此印詩。所紀甚詳。特錄如下。以爲藝林添一故實。其序云。玉印徑寸厚五分。潔白如脂。紐作飛燕形。文曰。健仔妾趙四字。篆以秦璽。似獨以鳥跡寓名。嘉靖間。藏嚴分宜家。後歸項墨林。又歸錫山華氏。及朱竹垞家。最後爲嘉興文後山所得。仁和龔定菴舍人。以朱竹垞所藏宋拓本婁壽碑相易。並以朱提五百。遂歸龔氏。此册乃何夢華所拓也。詩云。碧海雕搜出漢宮。迴環小篆字尤工。承恩可似綢繆印。親蘸香泥押臂紅。不將名字刻苕華。體製依然復內家。一自宮門哀燕後。可憐孤負玉無瑕。

黃門詔記未全誣。小印斜封記得無。回首故宮應懊悔。再傳重問赫蹏書。錦裏檀薰又幾時。摩挲尤物不勝思。煙雲過眼都成錄。轉憶龔家婁壽碑。聞此印後歸潘德翁。方伯今不知流落何所。按趙氏位健仔凡三人。一鈎弋。一宣主。一合德也。閱近人筆記。載龔與明善堂主人事。按主人名奕繪。號太素。爲榮恪郡王縣億之子。封貝勒。著有明善堂集。側福晉者。卽太清西林春。著天游閣集者也。太清姓顧。吳門人。才色雙絕。貝勒元配妙華夫人歿後。寵專房。貝勒由散秩大臣。管宗人府及御書處。又管武英殿修書處。旋改正白旗漢軍都統。性愛才。座客常滿。其管宗人府時。龔方爲宗人府主事。常以白事詣邸中。貝勒愛其才。尊爲上賓。由是得出入府第。與太清通殷勤。時相倡和。龔雜詩中。所謂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卽指此事。聞太清好著白衣。故云云。太清貌絕美。嘗與貝勒雪中並轡游西山。作內家妝。披紅斗篷。於馬上撥鐵琵琶。手白如玉。見者咸謂王嬙重生。又聞貝勒所作詞。名西山樵唱。太清詞名東海漁歌。當時特取其對偶云。某說部中。見有龔某外詩一首。此詩舊藏蔣劍人

家。後歸王紫侄。蔣與王皆與龔子孝拱相友善。決爲龔作無疑。詩云。未定公劉馬。先宰鄭伯羊。海棠顛未已。獅子吼何狂。楊叛春天曲。藍橋昨夜霜。微雲縈。抹住堦憶秦郎。又題友人扇一絕云。女兒公子各風華。爭羨皇都選壻家。三代以來春數點。二南卷裏有桃花。情辭恂恍。他人斷無此思想。此筆墨也。龔以奇才會試舉春官。不得入翰林大恨。因爲干祿新書以諷世。其所著詩亦多諷世之作。如詠詩史。則爲曾賓谷而作也。如小游仙詩。則爲不得軍機章京而發也。龔爲主事時。其叔方爲尙書。一日龔往謁。甫就坐。忽闖人報有小門生求見。其人固新入翰林者。龔乃避入耳室中。聞尙書問其人。以近作何事。其人以寫白摺對。尙書稱善。且告之曰。凡考差。字跡宜端秀。墨跡宜濃厚。點畫宜平正。則考時未有不入彀者。其人方唯唯聽命。龔忽鼓掌曰。翰林學問。原來如是。其人惶遽去。尙書大怒訶之。由是廢往還禮。以自絕。定菴以道光十九年。年四十八乞休。二十一年。五十歲歿於丹陽。其歿也。實以暴疾。外間頗有異詞。初定菴官京曹時。常爲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側。福晉西林春太清慕其

才頗有曖昧事。人謂定菴集中遊仙諸詩。及詞中桂殿秋。憶瑤姬。夢玉人。引諸闕。倘恍迷離。實皆爲此事發也。後稍爲主人所覺。定菴急引疾歸。而卒不免。蓋主人陰遣客酖之也。或又謂定菴晚年所眷靈簫。實別有所私。定庵一日往靈簫處。適遇其人。因語靈簫與之絕。簫陽諾之。而蹤跡則愈密。半歲後。定庵一日又見其人。從靈簫家中出。因懷鳩以往。語靈簫其人。倘再至者。卽以此藥之。藥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卽死。死亦無傷痕可驗也。靈簫受藥。卽置酒中以進。定庵飲之。歸卽不快。數日遽卒。

龔半倫傳

定菴子孝拱。初名公襄。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晚號半倫。半倫者。言其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尙愛一妾。故云曰半倫。爲閭齋方伯孫。定菴先生長子。生於上海道署中。先是構李三塔寺未建時。其前有潭。廣畝許。土人言其下爲亂穴。曩有高僧過其前。結壇潭側。誦經三晝夜。龍現於夢。乞恩。僧曰。汝能使潭水立涸。得建寺基。卽舍汝龍領首去。明日潭果無水。因卽其地建三塔寺。定菴中年乏

嗣其夫婦皆好佛。乃詣寺求子。夫人入門。恍見一龍首人身者。撲其身。驚而返歸。卽有妊。將產之夕。定菴適旅京。夢一龍入室。越日得家書。適於是日獲一子。知非凡品。初墮地。啼聲甚宏。有薄膜蒙其面。剝之。面目乃見。（以上本王韜筆記所述。王與龔爲至交。知其家世甚詳。語雖無徵。姑存其說。）定菴少好藏書。富甲江浙。多四庫未收本。半倫幼好學。天姿絕人。於藏書無所不窺。爲學浩博無涯涘。旣長。隨定菴入都。兼識滿洲蒙古唐古忒文字。日與色目人游。彎弓射馬。居然一胡兒矣。嘗入粟一應。京兆試不售。則大悲。由是棄舉子業。居京師日。與靈石楊墨林善。楊素豪富。愛其才。所以奉之者無不至。日揮千金無吝色。楊死。半倫失所恃。又性冷僻。寡言語。儔人廣衆中。一坐卽去。顧好爲狎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爲活。旅居滬上。與粵人曾寄圃稔。是時英使威妥瑪。方立招賢館於上海。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曾以半倫薦。威與語。大悅之。旅滬西人。由是呼半倫爲龔先生而不名。凡半倫所至。輒飭捕者護衛之。月致萬金爲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實同往。單騎先入。

取金玉重器以歸。坐是益爲人詬病。曾國藩督兩江。聞半倫才。思羈縻爲己用。某歲入覲。道出海上。設盛宴邀半倫。至酒酣。國藩以言餽之。微露其意。半倫大笑曰。以僕之地位。公卽予以官。至監司止耳。公試思之。僕豈能居公下者。休矣。無多言。今夕只可談風月。請勿及他事。國藩聞其語。噤不能聲。終席不復語。未幾。威死。半倫益頹放。不自振。居恆好慢罵人。視時流無所許可。人亦畏而惡之。目爲怪物。往往避道行。舊所藏書畫古玩。斥賣略盡。始納一姬。寵之專房。繼又購二姬。則其寵漸移。久之。二妾竟同遁去。居海上十數年。與妻未嘗一相見。有二子。皆讀書自好。來滬省親。輒被斥逐。同母弟念匏。以縣令需次蘇省。亦不睦。庚申後。其家人在內地者。亦無敢與往還也。年五十三。發狂疾死。瀕死。出其所愛帖。值千金者。碎翦之。無一字存。所著述甚多。有元志五十卷。雁足燈考二卷。詩文集四十卷。均散佚不傳。

記樊樊山查辦貽穀案

丁未戊申之交。領軍機者。張袁慶外。尙有鹿傳霖其人。鹿初本與故相榮祿有舊。庚

子勤王至西安。榮相挽之入樞府。慶瞿暗鬪。鹿長吏部。張袁入相。再入樞垣。鹿爲人貌謹厚。然銚角內歛。以崛強著聞。在樞府無所建白。惟查辦貽穀案。頗錚錚見頭角。初兩宮迴鑾。擬派大員興辦西北屯墾。貽穀丐榮祿請於孝欽。得充墾務大臣。兼綏遠城將軍。旋又兼理藩部尙書銜。便節制蒙盟。勢烜赫矣。貽穀本饒心計。家貲富厚。出關卽責蒙旂報效地畝。又設公司以賤值購蒙地。以善價售之。一轉移間。致富鉅萬。會與副都統文哲琿不協。文遽以婪贓劾貽氏。疏入。孝欽甚怒。令軍機擬旨派員查辦。鹿氏自負骨鯁。慷慨請行。奔助得貽賂。懼鹿氏不易動搖。請旨以紹英貳之。然紹英視傳霖行輩資望。不如遠甚。雖隨行惟拱手畫諾而已。鹿傳霖旣承旨查辦貽案。則物色隨員。開缺山西巡撫張曾敷者。故與貽穀有宿怨者也。爲南皮姪孫。以鹿爲南皮姊夫。故曾敷嘗往來鹿家。是日鹿退朝。與曾敷言及查辦事須物色隨員。曾敷言大人故吏樊增祥者。現閒居都門。此非一絕好隨員耶。鹿大喜曰。吾老悖乃不憶及此。幸子語我。乃專奏調樊隨行。鹿偕其副紹英至綏遠。樊氏參謀帷幄。其一切

查辦狀況。具見奏摺。然貽雖以張鹿兩漢相之迫壓。獨能再接再厲。終得脫身。金錢魔力能左右一切。可歎也。樊樊山以忤甘督。升允去官。升允固與樊爲香火兄弟。素相狎。升任糧道時。出贓十萬。報効清廷。故不一年。升陝撫。旋調甘督。增祥以升容容。恆狎視之。升積不平。藉糧務事。派員查辦陝藩。增祥怒。盡拘留其委員。又疏劾升不法。升亦騰章相詆。廷議下錫良查辦。錫以滿漢意見。又受託。竟不直樊。於是樊遂落職。至查辦貽案時。計已被放一年矣。

記樊樊山

樊增祥。鄂施南人。爲人足智謀。優文學。以庶常改官陝西渭南令。鹿傳霖撫陝。榮祿任西安將軍。均倚重之。甲午之戰。榮祿內調。幫辦軍務。後三年。總統武衛五軍。樊適以卓異。召對稱旨。記名以道府用。交榮祿差遣。自是樊居榮幕者年餘。拳變作。樊款段出都。返西安隱居。至是兩宮西幸。榮祿以樞府秉筆無人。任樊掌詔敕。庚子冬季。及辛丑春。初屢下罪己詔。皆樊削草。樊亦以是擢任鳳穎道。洊升陝臬。陝藩駸駸大

用矣。然以自視太高。應事接物。往往盛氣凌人。累起累躓。論者謂樊雖久歷仕途。仍不脫文人習氣云。

錢文端少時之貧

錢文端公幼貧甚。隆冬早起讀書。竈無宿薪。汲井水盥手。膚爲之坼。未弱冠。依人京師。傭書餬口。冬無裘。入市以三百錢買皮袖。自綴於袍。鈔纂益力。踰數年。旋里。課兩弟讀書於南樓。去梯級。縋繩送飯食。歲除始一下樓。如是者二年。學大進。遂以文字邀異遇。席寵累代。高廟南巡。公扶杖迎鑾。御製詩。至有江浙大老之日。迴憶童牙。孤露。飢寒逼人。雖寤寐中。當無此冀望。士之匿影蓬華。憔悴謀生者。觀於公。無自戚戚也。

畢秋帆

畢制府沅。庚辰狀元。歷任兩湖總督。性畏懦。無遠略。教匪之始。畢受相國和珅指。不以實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咎之。姚姬傳先生至。曰。戮畢沅之屍。庶足以

以謝天下。其受謗也若此。然好儒雅。廣集遺書。敬重文士。孫淵如洪稚存趙味辛諸名士。多出其幕下。嘗歲以萬金遍惠貧士。人言宋牧仲後一人。信不虛也。畢公任制府時。滿洲王公福寧爲巡撫。陳望之淮爲布政。三人朋比爲奸。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爲務。福天資陰刻。廣納苞苴。陳則摘人瑕疵。務使下屬傾囊解橐以贈。然後得免。時謠曰。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之語。又言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變。良有以也。畢公死後。籍沒其產。陳爲初頤園所劾罷。惟福寧尙列仕版。人皆恨之。

袁子才江賦

袁子才先生性聰慧。喜滑稽。黃文襄公督兩江時。袁爲屬員。黃本惡儒者。謂先生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歟。先生曰。然。黃曰。然則命汝頃刻爲文可乎。先生曰。能。請公命題。黃厲聲曰。江賦。復請限字。曰。一萬。復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砥墨濡毫。筆不加點。凡奇誕字。盡加水旁。須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傾倒曰。汝果名不過實也。

記高江村

高江村士奇華亭人。家甚貧窶。鬻字爲活。納蘭太傅明珠愛其才薦入。廷。康熙帝喜其才便捷。凡遇巡狩出獵。皆命江村同禁籞羽林諸將校並馬扈從。故江村詩有翡翠叢中列。鷓黃隊裏行云云。蓋紀實也。江村性趨巧。遇事先意承志。皆愜上意。一日上獵中馬蹶。上不懌。江村聞之。乃故以瀦泥汚其衣。趨入侍側。上怪問之。江村曰。臣適落馬。墮積瀦中。衣未及浣也。上大笑曰。汝輩南人。故懦弱。乃爾。適朕馬屢蹶。竟未墮騎也。意乃釋然。又上登金山。欲題額。濡毫久之。江村乃擬江天一覽四字於掌中。趨前磨墨。微露其跡。上如其所擬書之。其迎合皆若此也。

高江村結歡內侍

方江村之入都。自肩被進彰義門。書聯扇遍贈朝貴幹僕。以謀朝夕。明珠司閹見其善書也。延課子。一日明珠急欲作數函。倉卒無人。司閹以高對。卽呼入。援筆立就。明珠大喜。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之力也。江村有小慧。旣置身勢要。彙

益日以富。則結歡近侍。探宮內起居。報一事酬金豆一。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內庭隱秘事。皆得聞。或覘知上方閱某書。卽抽某書翻閱。偶詢及。輒能對大意。故益得異寵。上嘗曰。在廷博雅。可與道古者。莫士奇若。而忌之者益深矣。高初因明進。至是明轉向之訪消息。每歸第。則九卿之肩輿塞其巷。明亦在焉。江村直視。踏步入門。若弗知也。諸貴客皆使僂從偵探。盥面矣。晚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僚。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俟異日也。諸輿始摩擊而散。明日俟於巷者復如故。聲勢赫奕。上下側目。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襪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資。卽可得其招權納賄狀。上一日問之。高跪進曰。督撫諸臣。以臣蒙主恩。多有餽遺。其實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由恩遇中來也。上笑置之。後以排之者衆。放歸。

郭南華劾高士奇疏

郭南華劾王鴻緒高士奇奏疏云。皇上宵旰焦勞。勵精圖治。用人行政。皆出睿裁。未

嘗纖毫假手左右。乃有植黨營私。招搖撞騙。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爲奸。恣肆於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試約略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用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令其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政事。爲士奇者。卽當竭力奉公。以報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前後豈止一人。而他人之聲名。總未審聞。何士奇一人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頊齡爲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人居停。哄騙而資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卽不屬黨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是士奇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楨。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雒口地方。有虎坊橋瓦房六十餘間。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

托照拂。此外順治門外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李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貨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非侵國帑。卽削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窮之谿壑。是士奇眞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可誅者三也。聖駕南巡時。上諭嚴戒餽送。定以軍法從事。惟士奇與鴻緒。愍不畏死。於淮揚等處。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饋萬金。潛送士奇。淮揚若此。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矣。是士奇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儼然士林之翹楚者。竟不顧清議。爲人作壘。斷不以爲恥。且依媚大臣。無所不至。卽以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傷敗名教。豈不玷朝班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等。豺狼其性。蛇蠍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旣觀望而不敢言。趨奉者更擁戴而不肯言。

臣若不言。有負聖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賜罷譴。明正典刑云云。

藝林名句

石門呂晚村初名留良。字冀野。中年以後。屏黜風騷。精研理學。然其少時。每一點筆。輒成佳咏。五言一聯云。病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吳蘭次爲吳興郡守。地接常蘇。賓朋鬻至。才名交累。不久罷官。吳梅村贈詩云。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兩押多字。藝林並稱名句。

東里奇句

吳東里先生名宗潛。崇禎末以諸生負重名於時。鼎革後。隱於醫。有中秋家讌詩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會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爲奇創。康熙丙寅年已八十餘。其將易簣也。忽起坐曰。尙有詩債未了。亟呼孫口授輓沈介軒長歌。令書之。爛熳數十韻。詩成。瞑目而逝。

餓餓狀元

康熙丁丑狀元李蟠字根大。書法不甚精楷。文思亦復遲澀。當廷試日。諸進士薄暮皆出。而蟠獨留殿前。護軍催督甚急。蟠泣告曰。畢生之業。在此一朝。幸毋相促。以成鄙人功名。護軍哂諾。直至四鼓始獲呈卷。上廉知之。以爲苦心之士。拔置一甲一名。同榜探花。則慈谿姜宸英也。姜作五言戲贈云。望重彭城郡。名高進士科。儀容如絳勃。刀筆似蕭何。木下還生子。蟲邊更著番。一般難學處。三十六餓餓。蟠偉幹虬鬚。狀似武人。其爲諸生時。以刀筆聞。廷試懷麪餅三十六枚。餐之至盡。餓餓都下方言也。

除夜覘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闈。筮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覘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鑪戲鼓。爆竹黏吟。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符一紡。青燈熒然。色甚淒瘁。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卽還署。呼役舁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竈無煙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

生觀光也。時楚產尙艱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爲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此事爲稱首。

賦梅釋雲

陳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儂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陳一見神移。贈以佳句。並圖其像。裝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陳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老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陳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

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荼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澗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儉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麩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身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爲之絕倒。

燕京元夜詞

京城元夜婦女連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爲走百病。海寧陳相國夫人有詞以紀其事。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屐。正御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爲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三橋婉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相國夫人姓徐名燦。字湘蘋。才華敏贍。此其從宦京邸所作。

索明二相博古

索額圖明珠並相時。權勢相侔。互相仇軋。後索以事伏法。明爲郭制府琇所劾罷。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絕技。索好古玩。凡漢唐以來鼎鑊盤盂。索相見之。無不立辨真贋。無敢欺者。明相好書畫。凡其居處。無不錦卷牙籤。充滿庭宇。時人有比以鄴架者。亦一時之盛也。

張文襄壽文

張文襄七十生辰。樊樊山撰駢文二千餘言爲壽。中敘述文襄外任四十餘年。凡所興作。輒遭部臣齟齬。有警句云。不嘉其謀事之智。而責其成事之遲。不諒其生財之難。而責其用財之易。數語直抉出文襄心事。相傳此文。係交電局分日拍發。文襄閱至此段。掀髯笑曰。雲門的是可兒。又文中敘述文襄禁學界沿用東洋名詞。又云。如有佳語。不含鷄舌而亦香。盡去新詞。不食馬肝爲知味。措詞亦殊佳妙。

王湘綺輓張文襄聯

南皮晚年極疲繭。論者謂其有意避事。或亦有之。蓋其閱歷既深。覺無一人可靠。無

一事可辦。遂憤憤流於消極。亦理勢然也。沒後。南北士林多悼惜。輓章極多。惟湘潭王湘綺先生一聯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滿眼蒼生。淒然流涕。徘徊門館我如何。言之淒然。有餘慟焉。

廿八字易百金

楊士驥既死。朝旨命那桐署直督。旋調端方繼其任。端方自負才略。出語尖薄。侮屬僚。屬僚恨之。會孝欽奉安。隆裕后扈行。端方沿途遣人拍照。又藉陵寢樹木安設電線。李國杰嚴摺參之。以廷議落職。端家居意甚不懌。有某朝士獻詩爲之開脫。詩云。高廟何曾盜玉環。長陵坏土穩如山。漢家若用張廷尉。定把無名法令刪。端得詩大喜。贈百金。朝士遽攜赴勾欄中。一日揮斥淨盡。曰。無使盜賊餘贓。污我囊橐也。

青躬道人

仁和王健庵先生。隨園老人之甥也。家貧。以諸生老。治詩不求高。而專事精潔。偶成云。蘿添老樹衰時葉。雲補青山缺處峰。自遣云。妻兼婢事休嫌嬾。女比兒柔不厭多。

詠鼠云怪它兩眼小於漆。長看世人夢未醒。頗得元人風味。晚年自號青躬道人。或問其故。曰無米無穴。精窮而已。其風趣如此。

王桐花

王阮亭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盛稱之。遂號爲王桐花。幾令鄭鷓鴣不得專美。其詞云。涼夜沈沈。花漏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綉。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時太倉崔孝廉華出阮亭之門。有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人亦號爲崔黃葉。汪鈍翁云。有王桐花爲師。正不可無崔黃葉作弟子。一時傳以爲佳話。

批刺

康熙庚戌狀元蔡崑陽啟傳。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狀元及第。題一絕句於扇。遺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蔡後官春坊中允。

虎丘題詩

虞山錢宗伯以譴歸。有題詩虎丘刺之者曰。入洛紛紜意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蚤已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尙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可憐折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或云雲間陳臥子作。

逸老堂對

茗中吳磬家饒於貲。工書博學。鼎革後絕意進取。學使者張安茂題其居爲才人節士之廬。然負氣自高。未甚韜晦。順治中官方山備兵吳興。與之友善。因重修逸老堂。乞其長句一聯。鐫懸堂柱。吳走筆書曰。山川無恙歎前輩。風流何處見冷煙。衰碣古道斜陽儘。悲涼人物止剩寒鴉。臺閣重新。問蒼穹英雄誰是。有補天巨手。迴日瑠戈待整頓乾坤。再來盃酒。詞旣悲壯。書復蔚跂。有怨家潛錄其語。以吳陰蓄異謀。首之帥府。禍幾不測。方山知之。乘夜撤去。力爲回斡。費千餘金。事乃已。

進士不讀史記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太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尙書香祖筆記中載之。夫方伯非妄語者也。尙書非妄記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榜耶。噫。

趙秋谷

趙宮贊本與阮亭有隙。罷職後。益修憾焉。嘗遊吳中。與吳修齡爲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爾來論詩。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於阮翁。阮翁寄詩云。尙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語極蘊藉。

管杏花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以春日卽事命題。管水初一清詩中一聯云。兩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史公擊節。人因呼之曰管杏花。

拂水山莊

清初以來。詠拂水山莊詩者多矣。總弗如查初白先生。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二句。爲得溫柔敦厚之旨。昔虞山之降清也。思欲秉鈞衡。專史席。乃二者皆違其願。故率多感憤之詞。此陳臥子所以有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之句也。虞山晚年家居。與當軸一張姓者觀劇。劇演爛柯山梅嫁。劉氏白語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張石匠。以張公在座。令人遂改張爲王。錢因拍案擊節曰。得竅阿得竅。俄而劉氏復白。云。你如何負了朱氏。張亦拍案擊節曰。沒竅阿沒竅。錢大慙。又錢一夕於門外閒步。衣一輕衫。員領窄袖。蓋燕居之服。就料改爲未及全易者也。一秀士趨過之。謂曰。老先生可謂兩朝領袖。謔亦虐矣哉。

黃葉道人對錢謙益語

清初黃葉道人潘班。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巨公爲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餘矣。時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闌入本朝。若本

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生。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君行年較一歲。稱兄自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爲之咋舌。論者謂潘生此語。太傷忠厚。宜其坎壈終身。紀文達記此事。謂名教所關。不得謂之佻薄。因引所作四庫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寧至金川門卒。龔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案語至云。梟鸞異性。未可同編。又云。紆青拖紫之榮。不得與荷戟老兵。爭一紙之先後。詞嚴義正。洵足誅奸諛於既往矣。其所稱林下巨公。文達特諱言其姓字。蓋卽明降臣禮部尙書常熟錢謙益也。

吳山尊夫人贈行詩

全椒吳山尊學士。淵如先生妹婿也。淵如先生以乾隆丁未榜眼及第。山尊仍上計車。其夫人贈行詩曰。小語臨歧記可眞。回頭仍怕阿兄嗔。看花遲早尋常事。莫作蓬萊第二人。山尊果以是科通籍入翰林。雖大魁讓人。猶未滿紅閨期望。然微雲夫婿。柳絮才媛。豔句流傳。亦可謂倡隨佳話矣。

汪柳門軼事

汪柳門侍郎督學粵東時。刊有能自強齋制藝。爲其舊作。文皆博大昌明。磬澈鈴圓。琅琅動聽。一時習帖括者。羣相揣摩。詎侍郎所好。乃不在此。侍郎深於六書說文之學。場中校閱。凡精於小學者。無不入彀。卽間有引用說文一二語者。亦獲甄錄。否則文雖佳。亦遭屏斥。揣摩諸人。爲之羣然喪氣云。

侍郎之逐也。諭旨謂其離間宮廷。逐回原籍。先是孝欽垂簾訓政。大權在握。德宗惟拱手受成而已。侍郎時頗獲聖眷。侍值講筵。進講之暇。偶爲上道及一二借事託諷。語爲孝欽所聞。大怒。遂遭嚴譴。

張文襄設廣雅書院

廣雅書院。爲南皮張文襄公督粵時設立。時粵中文風未盛。士皆溺於帖括。罕有留意經史者。文襄創設此院。作育人材。專聘通儒主講。復廣延諸名宿。令司分校。月課以經史詞章。傍及輿地格致算術等經世之學。課程精密。膏獎優渥。士風爲之一變。

春秋兩闈。院中高材生。扶搖直上者。大不乏人。院在西城外數里。地近彩虹橋。風景清幽。花木葱蔚。文襄公餘。常命駕詣院中。與諸生論文。盤桓竟日。院有一池。未及種蓮。文襄倚欄憑眺。偶言及之。爲院中支應某員所聞。密爲佈置。文襄翌日再過。則數畝方塘。芙渠盛開。臨風搖曳。文襄訝甚。召某員至。詢其何策。某以實告。蓋池水甚淺。某預收盤蓮數百。投於池中。僅露其半。驟視之。幾疑其爲蓮塘也。文襄大笑。頗賞其黠。自文襄去任。科舉廢後。此地已改爲高等學堂矣。

龔定庵逸事

定庵在揚州時。一日於某鹽商席間。酒半行聯句之令。一商云。正是桃紅柳綠天。定庵急續云。老夫人移步出堂前。坐客大笑。此與一富商以資得某處令。到省謁巡撫。巡撫詢以事。富商拱手云。大人容稟。巡撫忍俊不禁。乃答云。聽你道來。此兩語連續之妙處。實同一機軸也。

定庵生平最嗜賭。尤愛搖攤（卽壓寶）自謂能以數學占虛雉盈虛之來復。其帳頂

滿畫一二三四等字數。無事輒臥於牀。仰觀帳頂。以研究其消長之機。每自鳴其賭學之精。然每戰輒北。一日揚州某鹽商家。大開宴會。名士巨賈輩畢集。酒闌於屋後花園中。作樗蒲戲。有王君者。是日適後至。見定庵獨自一人。拂水弄花。昂首觀行雲。有蕭然出塵之概。王君趨語云。想君厭囂。乃獨至此。君真雅人深致哉。定庵笑曰。陶靖節種菊看山。豈其本意。特無可奈何。始放情於山水。以寄其滿懷之憂鬱耳。故其所作詩文。愈曠達。實爲愈不能忘情於世事之徵。亦猶余今日之拂水弄花。無以異也。語次復云。今日寶路。吾本計算無訛。適以資罄。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惜世間無豪傑之士。能假我金錢者耳。王君本傾慕其文名者。乃解囊贈之。偕入局。每戰輒北。不三五次。所借之資。已全數烏有。定庵怒甚。遂狂步出門以去。又云。定庵嘗自言。前身本爲天台一老僧。此僧生平一無所長。惟每日誦法華經而已。僧卒日。卽定庵生日。然定庵卻聰慧絕倫。蓋定庵能生慧。亦誦經之功也。定庵曾至其前生圓寂之地。有詩數首。曾爲王君書扇。集中皆未載者。王君但憶有句云。到此休論他世事。今生未

必勝前生。蓋亦自慨其半世苦修。未能出生死流。仍沈淪於三界中也。

潘文恭之幼慧

吳縣潘文恭世恩。試童子時。終日端坐。不離試席。吳縣令李逢春異之。拔置前列。因出對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對韓昌黎爲百世之師。又云青雲直上。公對朱絳方來。李決公必貴。後爲狀元宰相。某公贈聯云。大富貴亦壽考。蓄道德能文章。說者謂非公莫能當此語也。

紀齊召南宗伯

天台齊息園少宗伯召南。由制科起家。乾隆癸亥。御試翰詹諸臣。題爲竹泉春雨賦。人皆不知爲御畫。宗伯作獨稱旨。特取一。名擢閣學。其賦天語褒獎。卽寫入御筆畫卷之後。裝潢成軸。宗伯因賦詩紀恩云。賦比相如定不如。卻登玉軸五雲書。武皇縱歎凌雲筆。祇聽旁人誦子虛。宗伯之從兄周華。性怪誕。爲逆犯呂留良訟冤。錮刑部獄數年。乾隆元年恩赦出。至湖北爲道士。子某迹至武當山迎之以歸。年逾六

十。乖僻如故。自作詩文署地輿字。隱以配呂之天蓋樓。宗伯屢次戒之。不聽。會熊中丞以事至台。周華突出獻書。語多狂悖不經。熊據實劾奏。置周華極典。宗伯亦因是落職。

林文忠聯語

林文忠在河工時。題所居室聯云。春從天上至。水由地中行。客座聯云。蘆中人出。河上公來。贈河丞張姓聯云。乘槎直到章牛渚。載筆同游放鶴亭。切地切姓。工絕矣。

樊樊山電遞詩鐘

樊樊山全集。自以詩鐘爲最佳。樊樊山分藩江寧。蔡伯浩分巡上海。每日以第一等快電。互遞詩鐘。勾心鬪角。不下數百聯。昔元守浙東。白牧蘇臺。置郵遞詩筒。至今傳爲美談。以視樊蔡。復乎不可及矣。

書杭世駿遺事

杭檢討名世駿。錢唐人。少舉於鄉。乾隆元年。以鴻博科官翰林院檢討。先生性伉爽。

能而責人過。同官皆嚴憚之。乾隆中葉。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戇直。未又言滿洲人官督撫者過多。觸上怒。抵其卷於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得甚。方趨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旨放歸。先生家故不豐。以授徒自給。主揚州安定書院者幾十年。以實學課士子。暇卽閉戶著書。不預外事。又疎懶甚。或頻月不衣冠。性顧嗜錢。每館俸所入。必選官板之大者。以索貫之。積牀下。或至尺許。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兩手非墨污。卽銅綠盈寸。然先生雖若有錢癖。嘗見一商人獲罪。齷使。非先生莫能解。夜半走先生所乞救。并置重金案上。先生擲出之不顧。最不喜讀邸報。里居二十年。同歲或積官至大學士尙書總督。先生不知也。歲戊子。劉文定綸適服闋。特旨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內召。過揚州。訪先生。先生見其冠服。詫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參預閣務者。已數年矣。先生謔之曰。汝吳下少年耳。亦入閣辦

事耶。闕堂笑。乃別。先生一歲必兩歸錢塘。歸後無事。或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望僂橋下。時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頭踏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輿。揖曰。前輩在此乎。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揜。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卻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去。

文字之獄

滿清承有明糜爛之餘。入主中國。迨闖獻已夷。宏光被虜。天下幾乎大定。明季遺臣義士。猶多樹獨立之幟。揮魯陽之戈。舍生殉義。力圖恢復者。視他代鼎革之際。尤爲慘烈。康熙削平三藩。中原馴伏。然士大夫猶多以逸民自居。慨然存故國之思。康熙以天下初定。不得不以禮貌羅致之。故有博學鴻詞之舉。迨呂曾文字獄興。法網漸

密。文人往往以疑似影響之詞。橫受誅戮。至胡中藻獄興。株連無辜。備極慘酷。自此獄興。而比附妖言。告訐詩文之事。紛然繼作。御史曹一士特疏論之。謂比年以來。小人不識朝廷誅殛大愆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鞠。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并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咏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觀於此。則當時清庭之摧殘士氣。及官吏奉行之過當。亦可見矣。

贖命詞

吳漢槎之遠徙也。一時名人哭以送之。梅村季子之歌。尤令人熱耳酸心。不忍卒讀。後鬱伊寧古塔者二十餘載。以故人顧貞觀百方營救放歸。及其還也。一時名人哭

以迎之。幸之深也。先是納蘭太傅當國。世子成德雅慕詞華。昵近諸時彥。顧與之遊。乘間以吳事請。世子許之。期以十年。方可爲力。顧爲泣然。因譜金縷曲二闋。寄吳。蓋傷其遇之不終。而思所以慰藉之也。成德見之。泣下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并此而三矣。不玉成此舉者。非人也。遂力言於內。而吳得生還。一時傳誦爲贖命詞云。詞如下。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捉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團團骨肉。幾家能彀。比視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胸懷袖。其第二首曰。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添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僂僂。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哀歌苦語。至今讀之。淒然欲絕。文人

因以贖如絲之命宜哉。

真才子

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謁芝麓司寇。讀至而謂賢者爲之乎。題有曰。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以後之星霜復變。少壯未聞諫書。而衰齡反同販豎云云。司寇淚涔涔下曰。李嶠真才子也。歲暮厚贈之。明年遂狀元及第。

李申耆少時博學

陽湖李申耆先生兆洛。少卽絕特嚮學。初應童子試。縣令陳君以其年最稚而投卷最先。疑詰之。先生應答如流。令曰。卽歸吾不招覆汝矣。通場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髻年初試。卽蓋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遂在廳事書聯爲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郎。邑中傳爲佳話。比應學政試。督學仁和胡文恪公。旣首擢。復將先生原場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毋薄李生新

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先生淹通天。學顛而博。當其英華煥發。固宜如景卿麟鳳。蚤著輝光。而當時名卿大夫。有風教之責者。一士之身。矜寵培護。至此。亦可謂難能已。

蔣茗生刺陳眉公詩

陳眉公在王荊石家遇一宦。問荊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蓋譏其在貴人門下也。俄就席。宦出令曰。首要鳥名。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一句。合意。宦首舉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曰。晝眉兒嫁了白頭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負了青春年少。合座稱賞。宦遂訂交焉。鉛山蔣茗生太史臨川夢院本內有隱奸一齣。刻意詆毀眉公。出場詩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儘力誇。獺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煙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諛而虐矣。

煙波釣徒

康熙帝幸海昌捕魚。賜羣臣各賦詩謝恩。查初白先生末句云：笠簷蓑袂平生事。臣本煙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內侍傳語云：宣煙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此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作的對也。

黃摩西序錢牧齋文

黃摩西云：錢蒙叟之爲人。熱中作僞。久爲論者所鄙夷。觀其點將東林。蒙叟有天巧星之目。而其一生之僞得僞。失卒之進退失據者。皆以巧致之。其初巧於科名。欲爲宋鄭公王沂公。而一敗於韓敬。再敗於溫體仁。時重邊才。巧於覬覦節鉞。欲爲王威宣韓襄毅。而有張漢儒之獄。迨清師南下。首簽降表。不能取巧於先朝者。欲爲馮道王溥。以收桑榆之效。而老臣履聲。新主厭聞。則又巧假鄭瞿二傑師生之誼。欲爲朱序助晉梁公反唐。用心最巧。則大婚儀注。且隱師趙公子之術。以洩其無聊不平之概。不幸而黃毓麟事發。非輸珍宮掖。幾致赤族。又不幸而百年下。仍以崔浩歲史。冒頓嬖書。致名殿人表。文遭禁錮。蓋蒙叟才大而識闇。志銳而守餒。故愈巧而愈拙。然

亦因其不幸而重犯不韙。又不得志。其文乃雄奇變化。隨其一生之歷史。而自爲風氣。領袖兩朝。要無媿色。政府厲禁。而社會懽迎。聲價幾與宋之蘇黃媿。則拙於謀身者。未嘗不巧於謀文焉。

吳梅村有難言之隱

池北偶談載吳梅村祭酒病革時。有絕命詩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祭酒詞集載其病中賦賀新涼一闋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幾完缺。至其詩集中如弔侯朝宗。寄房師周公芮諸作。淒酸激楚。自悔偷生。隱痛沈悲。殆難言喻。蓋甲申而後。堂上健存。柴車屢徵。忍恥一出。自與虞山合肥輩貪戀富貴者。心事略有不同。

蒙古狀元

順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均分滿漢榜。壬辰科漢狀元鄒忠倚。滿狀元麻勒吉。乙未漢狀元史大成。滿狀元圖爾宸。嗣後不分漢滿榜。則滿人無狀元。至同治乙丑科。崇綺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內豔稱之。

一隊夷齊下首陽

明國變後。諸生多抗節不受試者。後文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者。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昔人作詩嘲之曰。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家裏安排新雀帽。腹中打點舊文章。當年深自慚周粟。今日幡思喫國糧。非是一朝忽改節。西山薇蕨喫精光。清室退位後。大老多自託逸民。近日起用舊官僚。議起遺逸紛紛出。殊令人追思明末之境界也。

懲矯

雍正間學使某公以清厲自矜。一日有業師來求飲助。以清貧辭。師勸之。某公具以

入告。上惡之。傳旨申飭。命藩庫扣學政養廉銀五百兩與其師。天下快之。

甌北控詞

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爲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偷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饜飶。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鬻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欺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

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記毛西河

西河先生。凡作詩文。必先羅書滿前。考核精細。始伸紙疾書。其夫人陳氏。以先生有妾曼殊。心嘗妒恨。輒詈於諸弟子之前。曰。君等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獼祭乃成。先生曰。凡動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終身不忘。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後生小子。幸仿行之。婦言勿聽也。又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圖右史。兼住夫人。中爲會客之所。先生構思詩文。手不停綴。質問之士。環坐於旁。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人室中詈罵。先生復還詬之。蓋五官並用者。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故時有包毛沈蔡之稱。後三公皆以諸生老。而先生獨名滿天下。井三人姓名亦罕知者。亦有幸有不幸也。

妙判

蒲留仙聊齋誌異中。臙脂一則。事甚離奇。判亦敏妙。不謂二百年後。又有續者。陳鈞

堂先生康祺。以名進士出。宰金匱。判龐氏東西交訟一牒。巧思綺合。幾可媲美留仙。先是龐姓延金生菊如讀書。龐素多疑。忽謂其妾周荷姑及婢銀銀與生有私。訟之公庭。先生鞠之。知爲烏有。乃當堂作判。不加思索。頃刻而成。以示堂下。咸服捷才焉。判云。照得龐某控金生一案。研究數堂。迄無確供。中葑不可言。何況事無實據。縲綹非其罪。肯教士也含羞。本縣觀金生章句書生。鄉村學究。適子之館。未及半年。招我由房。難通一面。縱使國風好色。豈忘君子懷刑。龐周氏貌尙端莊。年非韶綺。久已與龐公而偕隱。何至見金夫不有躬。龐某生從名閥。身襲崇封。到堂數言。亦知大體。決不因主賓失好。自污污人。大約別嫌明微。欲整家門大範。爭妍妬寵。難彌婦女芳情。周氏附中婦大婦之班。久處春帷而怨命。金生少經師人師之訓。惟憑夏楚以收威。此豸娟娟。或偶具西賓之饌。羣雌粥粥。遂疑逾東家之牆。龐某偏聽人言。恐疎闔範。嫌疑雖當自白。檢防未免過嚴。投牒公堂。初非好訟。今衆口雷同。兩心冰釋。炎涼異性。菊荷非並蒂之花。貴賤殊形。金銀豈一爐之冶。主賓未洽。別聘名師。妾婢無辜。仍

還舊主。門楣善保。子孫必可興昌。屋漏稍虧。神鬼豈能宥恕。倘該封職。專房有屬。無調象馴獅之術。何妨開閣放姬。爾童生就館不終。遇瓜田李下之嫌。益宜守身如玉。此判。

修明史

修纂明史之初。徐東海延萬季野。斯同至京師。主其事。時萬老兩目漸廢。而胸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尙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敏捷。晝則徵逐文酒。夜則晉接津要。更闌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牀。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則據紙疾書。筆不停揮。十行並下。略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數十人手。而萬與錢實尸之。二人者。一瞽其目。一熱其中。蓋相得益彰也。

杭堇浦負謝山於死後

徐先生煙嶼樓文集。有記杭堇浦一篇。節錄之曰。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爲最親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間言也。旣而謝山膺

東粵制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堇浦同時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脩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餽時物。亦峻拒之。而堇浦則細載湖州筆數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賣與之。謝山遺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堇浦。堇浦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謝山既卒。其弟子如蔣樛庵。董小鈍諸君。念其師執友莫堇浦若。乞之銘墓。堇浦使來索遺集。與之久無報章。屢索還遺集。終不報。而堇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君視其目。有鮎埼亭集序。忻然檢讀。則若譽若嘲。不解所謂。細繹之。又似謝山有敗行者。皆大驚怪。又徧觀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爲己作者六七篇。於是知堇浦賣死友。而不知其賣之之故。既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樛菴。始恍然大悟。其後樛菴弟子有鈔鮎埼亭集。而以杭序冠首者。樛菴見之大怒。乃手記堇浦負謝山始末於序後。而此書後歸徐先生。故先生詳述之如此。樛菴固不妄語。徐先生亦不輕詆前輩者。且堇浦粵游集。每有以湖筆饋某官詩。其文集中攷据論辨之作。頗與鮎埼相

出入。然則才如董浦。竟有文無行至。此亦可唏矣。

杭世駿逸事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鈔。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於京師市。有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間。一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汝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爲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一。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

稱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鑑云。

蔡乃煌以詩鐘得缺

光緒末年。張南皮雖領軍機。然事事推項城專主。項城亦視以老輩。趨奉唯謹。張以無事。日集賓僚。以詩鐘自娛。一時名流若樊增祥。易順鼎等。爭趨侍焉。蔡乃煌粵人。初入貲爲湖南道員。繼隨錫良入蜀。張南皮入軍機。則挾金入都。希大用。一日南皮集項城及其他幕僚爲詩鐘。慶親王奕劻在焉。南皮特拈蛟斷二字。蔡應聲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賢同。時瞿鴻禨方罷職。岑春煊亦謝病。詩下句指袁張交歡。上句卽影射瞿岑。故慶袁張皆大悅。卽日擢放蘇松太道。後蔡以忤載澤去職。民軍起義。蔡復來京。希起用。袁氏鄙其爲人。頗不理之。一日蔡復集客爲詩鐘。拈申鑑二字。客曰。今時未必能申蠖。往事真堪作鑑龜。蔡失色不語。翌日襆被去京。覆觀兩事。誠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也。

科舉時代之苦況

科舉八股之弊。至明迄清。坑陷天下聰明材力之士。幾六百年。清季廢科舉。士人始脫離苦海。現今名公學士。大抵皆此中過來人。談之猶爲色變。數十年後。士咸由學校出。承學術思想變遷之餘。優游自得。此中甘苦。如天寶遺事。恐無人復能話及者。余就見聞所及。略述數章。他年編吾國近世文學史者。亦儒林中一段傷心歷史也。科舉時代。童子試尤慘無人理。院試入場之時。使差役遍身搜索。如罪犯入監獄。然作俑者欲藉此以拔取真才。其後愈趨愈下。搜索愈嚴。弊竇愈甚。於是變爲發草案。當堂提覆。年長者始有戒心焉。當草案有名之時。必多方修飾。恨無返老還童之法。某生年近五旬。拔取草案。恐覆試擯斥。遂去其鬚。而覆試之擯斥如故也。友人改唐人詩以嘲之。老大離家少小回。鄉音未改嘴毛摧。老妻相見不相識。笑問兒從何處來。

童子應縣試。分已冠。未冠。其實皆童子也。已冠之題目。多割文裂義。必欲窘作者之心思。塞作者之耳目。使之不成一字。而後快。未冠題目稍爲平易。所考十五歲以下

之童子。稍長。皆不得與焉。然應試者每避難而趨易。雖中年以上。亦樂就未冠。久試不第者尤甚。有某叟。年五十餘。應縣試考三十次。尙考未冠。自題七絕云。縣試歸來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樓梯。牽衣附耳高聲問。未冠今朝出甚題。

科舉未廢以前。每屆大比。士子入場。凡書籍被褥及造飯汲水各器具。均須攜以自隨。負載者纍纍。直囚犯之不若。完卷出場。臥未貼席。而唱名之聲。又復徹耳。無異緹騎傳呼。不容稍留者。乘輿而往。興盡而返。如是者三。昔人云。士子鑿戰三場。非有龍馬精神。驢羸筋骨。蝟蝻呆氣。橐駝毅力。不可。其尤慘無人理者。莫若科歲試。迫之以功令。監之以吏卒。促之以時刻。虐之以搜索。困之以飢渴。於是咸視文場爲畏途。每屆考期。咸有戒心焉。有姓齊名升甫者。年近知非。童子軍中。歷二十餘載。每戰輒北。自是敗軍之將。談虎色變矣。一日偕其同志六人。聚飲於禪院。齊首坐。六人者。胥文陣羸卒。怯於戰者也。酒方酣。忽有走而呼者曰。某宗師以某日按臨各屬。衆大驚。紛紛下席。竄走一空。惟齊某不爲動也。衆趨避他室。俟齊至。決議應付之策。久之不至。

衆往窺之。見齊蹲坐如故。問之無言。呼之不應。趨前牽其衣。則隨手而僵。蓋齊遽受驚。神魂飛越。已赴兜率宮矣。六人哭之哀。有輓聯云。曲譜陽關。偏弄得三疊聲。酸怕聽煞尾。魂招禪院。最痛是一生命苦。只剩光頭。

又某生赴試。有友人拈小令以嘲之云。轎夫小狗才。無端擡個學臺來。嚇得我靈魂兒飛在九霄雲外。願來生我做轎夫。你做秀才。我也擡個學臺來。看你魂兒在不在。某生聞之不懌曰。僕雖不才。何至倉皇失措。如某所云耶。及揭曉。被嘲而歸。途中以詩自嘲云。恭賀先生命運通。餞行侑酒鼓東東。臨場常想天開眼。索句翻思地有窿。筆掃千人軍盡墨。礮轟三響淚流紅。傷心傍晚歸家日。悄悄無言餓火攻。

蒲松齡科舉談

聊齋誌王子安篇。論科舉苦況。尤爲淋漓盡致。實寫儒林地獄變相圖也。蒲松齡曰。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闈場也。神情恹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

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繫之獐。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蝕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日。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孰甚焉。

墨派濫調

制義中有所謂墨派者。庸惡陋劣。無出其右。有卽以墨卷爲題而作二比文。嘲之者。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籍。元后卽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疊牀架屋。

的有此病。然其句調圓熟。則當日之所謂弼中彪外者也。按墨卷以咸同及光緒初年爲最劣。庸腐板呆。毫無生趣。殆強半爲天地乃宇宙之乾坤之類也。余曾見此種墨卷多本。乃信所記非虛矣。

割裂題

鮑覺生桂星督學河南。出題每多割裂。士子逐題作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看鴻。一日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顧鴻)世間何物最爲兇。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說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廣大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成大物。看他殼鯨覺生愁。(見牛)禮云再語亦徒然。實在須將實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值幾文錢。(禮云玉)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湯)沒頭沒腳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賸將一子獨孤悽。(七十里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

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穀與魚)紙上筌蹄亦可求。葩經專紀草春秋。一生最怪鶯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獸草)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襲水)揀取明珠玉任沈。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寶珠)但憑本量自推摩。果是真剛肯怕磨。任你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堅乎磨)

張船山善謔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先生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個混帳東西。做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煤八塊。可爲噴飯。

清代軼聞目錄

卷六

洪楊軼聞

傅善祥

趙碧孃

張阿寶

張炳垣

義妓

奇女子

沈夫人佐守廣信

李紹熙

九妹

華爾

多隆阿之將略

王曉上李秀成陳攻上海策

考試女子

賽尙阿劾駱秉章

包立身

王壯武張宴九嶷山

目錄

一

清代軼聞

浙江亂後樂府

胡林翼之遠慮

江南大營一次同失陷

記張玉良

智女

炊飯太守

石達開之日記

石達開就擒記

英國戈登事略

卷七

檣杌近志

巴延三

肅順推服楚寶

溫紹原守六合記

張國樑逸事

女將

智妓

曾文正公知人

石達開異聞

陳玉成受擒記

洋將之儒雅

是鏡之詭詐

橫閑侍郎

崇文門兵役苛索

包衣張風陽

法和尙

私造假印案

劇盜陳阿尖

瞿圃狀元

好奇售偽

煤駝御史

耿藩之白石獅

俺達公之橫暴

紀應夔丞翁梅情

崇文門關吏需索之奇

清初唯一之吏蠹

和坤姬妾

西山活佛

伊桑阿之無恥

土國寶

配閔鴉元

達瓦齊之愚昧

王西莊之貪

五華山故宮

楊玉科逸事

蘇寶寶小傳

清代軼聞

李蓮英之妹

記萬人迷

記謝珊瑚

沈濬羣芳榜

張保

鳳山之婪貪

書麻城嶽

記李長壽李巧玲

振貝子辭職疏

入相奇緣

皇帝一員

道光時河工之奢侈

王景琦之奇遇

肅親王戲癖

定王笑語

燒坯

金臉盆

記楊乃武獄

王樹汶之獄

楊翠喜

士大夫之諂媚

和珅之家財

孀婦異材

和珅善謔

權臣奢儉

線量美人

二百萬之部費

福康安威福自恣

王宜望之豪侈

記齊王氏

記高道士

清季內務府之豪侈

奏疏紕謬

剛毅笑話

滿員沒字碑之多

滿員笑柄

目錄

外臣賜花翎

糊塗官

清漢合璧之殿試策

福康安與夫之橫暴

劉第五

記紅娘子

禮部尙書趕車

記陳小亭

洋翰林不識字

瑞澂識字無多

都門題壁詩

龔照璵棄旅順

五

清代軼聞 卷六

洪楊軼聞

傅善祥

傅善祥。金陵女也。幼習文史。年二十餘。粵兵陷江寧。逼取民間識字婦女。納之僞宮。充女簿書。代爲批判。善祥婉媚頗合意。後遂恃寵而驕。牋牒有不當。輒肆批罵。屢言首事諸酋。狗矢滿中。蓋極詆其不通也。語侵東王。王怒。乃借善祥嗜吸黃煙事。枷號女館。未幾善祥病。乃以牋呈東王云。素蒙厚恩。無以報稱。代閱文書。自盡心力。緣欲夜遣睡魔。致干禁令。偶吸煙草。又荷不加死罪。原冀恩釋有期。再圖後效。詎意染病二旬。瘦骨柴立。似此奄奄待斃。想不能復覩慈顏。謹將某日承賜之金條脫一。金指圈二。隨表納還。藉申微意。幸昭鑒焉。東王閱牋。遽釋其罪。并令閒散養疴。各女館任意游行無禁。善祥因是得漸愈。亦因是遂逸去。大索不得。噫。女亦狡獪矣哉。

洪楊軼聞

一

九妹

東王自傳善祥逸去。主簿書無當意者。而於是九妹特聞。九妹姓朱氏。湖北人。年十九。能詩文。既慧且豔。陷敵後。依僞百長。廣西某女館中某。與九妹意甚投。且憐其柔弱。屢次不以應選。初粵兵殺人。必假名天父。鑿言某事。以神其說。至是事微洩。東王遂作天父下凡狀。指出九妹。卽傳衆女官入王府羅跪。先問九妹曰。爾識字否。對曰不識。問某百長藏爾否。則直折之曰。館中非我一人。何謂藏。王怒。令杖。杖數折。血痕過膝。遂昏絕。又問某百長對與九妹同。遂令挖目割乳。且剖其心。而後梟首。謂是天父意。非此不足以儆衆也。九妹拘僞府月餘。創稍平。卽陰結某王娘。將以砒石毒東王。謀泄。遂被殺。同館九人亦與焉。

趙碧孃

同時又有趙碧孃。趙本良家女。丰姿秀美。年僅十五六。惜未詳其籍。初被賊擄。三日不食。與同伴不交一言。或慰之曰。我輩所以忍死者。圖有完聚日耳。幸無自苦。可緩

以求脫也。碧孃頷之。始進食。未幾。選入繡館。乃爲賊精製二冠。而陰以穢布作襯。冀以斃之。卒爲同館者訐發。東王初令杖責。及取冠裂視。大怒。令於翌日。且點天燈示衆。點天燈以帛裹人身。漬油使透。植高竿。倒縛於下。以火燃之也。時碧孃方杖暈。棄桂樹下。夜半始醒。醒乃自縊於樹。得免慘焚。賊怒無所洩。遂殺守者及同館。知情不舉之數十人。夫碧孃一小女子耳。然其絕意偷生。蓄志復仇。是固九妹之同志。若善祥之媚賊求脫。不相去霄壤哉。

華爾

清咸豐末。粵兵陷蘇常。分股竄松郡。青嘉川南等處。先後失守。滬城危如累卵。時有華爾者。美國人也。長於粵。嘗來申江貿易。乃招精壯數百人。以花布纏頭。服青呢小袖短衣。狀類西兵。各執洋槍。教以進退布陣之法。凡八十人爲一排。挨次而進。步無錯亂。號長勝軍。人又呼爲洋槍小隊。其後攻城奪邑。長爲諸軍冠。賊甚憚之。時各國助勤兵未集。曾帥大軍亦未至。滬城實賴以安。迨賊棄松江。大憲卽飭華爾往守。廣

招勤習。所謂洋槍隊者。共得四五百人。值賊勢方熾。浙之嘉湖。松之青金。奉皆爲賊窟。去郡又不及百里。而賊始終不敢犯。且嘗分軍協擊。所到必克。清廷獎其功。授職總戎。卽鎮松江。蓋中國之練洋槍。實自華始。後以攻慈谿陣亡。松郡士民思其戰守之績。無不悼惜。同時又有法蘭西提督卜羅德。協勦柘林。受槍殞命。華爾旣沒。復有夷人白齊文。統其衆。不久從賊。旋爲清兵所獲。逐回本國。繼又私入中國。在漳州助逆。爲閩浙總督左帥宗棠所擒。時英國福州領事。仍請解回審辦。左帥不允。差官押赴蘇城。詎惡貫已盈。以舟覆蘭谿溺死。

張阿寶

洋槍隊之有統帶。蓋舉當地人領之。至教習進退坐作之法。以及臨陣督隊。則仍另雇西人。當江浙諸城克復時。頗得其力。然所招多無賴。易滋事。甚如聚黨搶掠。亦或不免。而於所謂統帶者。飄翠羽。乘暖轎。騎從如雲。人皆避道。本地風光。亦云至矣。乃亦有倚勢凌人。武斷鄉里。意稍拂。卽帶勇嚇詐。有洋槍哨總擬保都司儘先守備提

標右營下藍翎千總張鳳祥者。原名阿寶。以娼家子入隊。拔至哨總。而素行甚穢。無惡不作。不僅私設公案。錮人勒贖已也。經丁日昌訪聞屬實。飭縣出示招告。受其害者紛紛呈控。提訊明確。請令正法。人皆快之。

多隆阿之將略

中興名將帥。隸旗籍者。必首數塔齊布及都興阿。天下無異詞。其驍果任戰。疊樹大勳。與兵事相始終。尤以多隆阿爲八旗勁旅中功第一。咸豐八年冬。公偕鮑超禦安慶。援賊一日粵軍犯鮑軍。急來請援。公辭不赴。特張樂宴諸將。酣呼達旦。敵偵知無備。遽舍鮑營乘夜來襲。公預伏兵要隘。賊至大敗之。十一年七月。粵軍由英霍趨太湖。連營數十里。公命佯敗以誘之。稱病甚不能督軍。敵至偃旗息鼓。閉關不出。敵大言如弗聞也者。如是數日夕。敵終疑之。尋獲我間諜。謂公實大病。遂來犯。公預伏二十營於左右路。敵至夾擊。皆棄械奔桐城。嗣是追逐截擊。捷報日聞。一夕公登轎車遠眺。曰賊衆十倍我。連戰皆挫。今知我所在。夜必來劫營。乃潛徙其軍。敵夜至。得空

營大驚。自相踐藉死無數。引去。安慶之克。公功最多。蓋天授將略。其神勇尤出塔公都公上云。多給軍二十年。所得廉俸。悉以賞健士。恤傷亡。官文知公貧。郵寄三千金贍其家。公知之。馳卒追取。爲戰士購征袍。方公盤屋受創時。清帝發內府珍藥敷治。並命黑龍江將軍傳知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忠勇無家。其子絮衣葛屨。寄食親串。將軍資以行裝。始得上道。忠勇遺疏有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確非虛語。

張炳垣

張繼庚字炳垣。江寧諸生。粵賊初破江寧。炳垣欲自盡。既而曰。徒死無益。遂降之。改名葉子法。處之機匠館中。同郡吳畏堂。初客漢口。與漢陽令趙公德轍故相識。至是吳亦陷賊。而趙公擢授江寧府。炳垣因與畏堂謀。賄守門賊。通書趙公。約內應。趙爲言於向公。許之。炳垣先後上書三十六函。初議入朝陽門。賊酋忽將守門賊調赴他處。而別遣廣西長髮者守之。乃更約取道後湖。以草船伏人而進。賊酋微聞之。周湖築土城防範甚密。於是計不果行。同謀有張沛澤者。廣西人。見事不就。背之去。炳垣

乃復與張鵝頭約。鵝頭故無賴子。感炳垣意氣。私結儕輩百餘人。願以一死相報。計定。炳垣託故出城。親謁向公。極陳江寧可破狀。約大兵夜集儀鳳門。則城內開門納之。公付以免死牌五千紙。定議待期舉行矣。沛澤故知其謀。見鵝頭。炳垣數相語。曰。予我千金。不爾當發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澤果以白賊立逮。炳垣拷掠備至。同館人曰。內應首謀。實爲張氏繼庚。此葉子法。非爲叛者。獄稍緩。而秀清改命賊酋胡元偉承審。元偉故廬州太守。陷江忠烈公於死。而以城降賊者也。嚴刑酷法。至燒鐵烙體。刺猪鬣乳中。炳垣憤恨不能忍。曰。他人問。吾無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吾亦公祖部民也。當以實供。內應事大。非一二江寧人所能。皆由廣西老賊首謀。且人多。吾不能記。請以簿至。胡顧左右取僞官冊。炳垣指一廣西人曰。此同謀者。卽逮其人殺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殺之。殺至三十餘人。秀清曰。已矣。墮其計矣。彼所指皆老兄弟。非實情也。勿復問。遂用車裂法。繫炳垣手足及首。鞭五馬而馳之。左手右足先斷。首次之。餘體又製爲二。觀者皆掩泣。鵝頭聞之曰。嗟乎。吾旣以死

許張公畏禍。食言。非丈夫也。且張公以數言殺賊數十。而不一語及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圖之。時賊衆稽察嚴密。各城增設木柵數重。及期。鴉頭率其黨。殺守門賊七人。而無計越柵開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賊中大索殺人者。久之無左驗。事將寢矣。鴉頭過所善沈獸醫。飲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難。七人者我所殺也。獸醫首其事。復殺鴉頭。自是城中無敢謀內應者矣。後獸醫以事出城。鄉民戮之。沛澤卒亦見殺於賊云。天河生聞諸李芝生曰。張先生上軍書。率由芝生代傳。三十六函存其廿四。他日謀爲刊之。當夫嚴刑逼供之日。豈不知一死無所逃免哉。然而骨肉齏粉。忍死不承。冀萬一獲全。猶有後望。卒用計殺賊多人而後罷。可不謂烈丈夫哉。機事不密。英傑淪亡。又爽然失矣。

王畹上李秀成陳攻上海策

宋不用張元。而元昊用之。大爲中國患。人多咎宋之遺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間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諸軍。攻克粵賊七堡逆壘。獲蘇州諸生王

晚。上忠王書。其陳攻取上海之策。薛觀堂中丞閱之大驚。疏聞之朝。江南北大爲警備。幸賊不從其計。卒以無事。至四月後。李爵相督師來滬。以上海爲關中。戰勝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當晚獻策之時。使賊稍聽其謀。上海一有失事。則後來李相無駐節之所。餉源斷絕。不知又多費若干經營矣。賊平後。晚遁入咪喇啞墨海書院以死。晚先時亦嘗謁吳曉帆觀察陳書。當事者不置意。遂往從賊。此亦張元之流亞也。國祚中興。彼昏不用。豈非天哉。晚書陳子壯曾於薛中丞幕府中見之。洋洋數千言。略勸賊與洋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賊酋不許。洋人遂助中國城守。大爲失策。此時宜亟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裝火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區。并於海道劫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釐捐斷絕。官軍乏餉。洋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絕。亦必俯首來求修好。然後脅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洋人嗜利。

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麇至滬地。遂於夷場廣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精兵數千人。僞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夷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遇人斫殺。洋人計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攬其怒。而仍可爲用。策之次也云云。其慮甚周。其計甚毒。故在上海者閱之。無不髮指。無不失色。乃以梟雄之李秀成。亦如陳叔寶之昏庸。棄書牀下。此真清廷之大幸也。嗚呼。豈非天哉。按王畹改名韜。字紫銓。其上書忠王一。事。泥人多能言之。當時爲太平國大計。殆無逾是書所言者。竊怪忠王求賢若渴。優禮士夫。乃獨遺國士王畹。殆不可解哉。同時香山容先生閱自美游學回。謁秀全。獻外交購船二策。秀全亦不能用。語云。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然哉。然哉。

義妓

揚州朱九妹。年二十。才色雙絕。兼善書算。粵軍得之。獻於秀清。寵愛備至。朱私誓不與俱生。暗以砒霜毒之。未遂而死。又金陵李氏女。選入東王宮。藏寸許小刀於書內。

向秀清被酒酣睡。直刺其喉。秀清適轉謾中左肩。立呼左右剝女皮。懸竿焚之。烈哉。閨閣之英也。秦淮妓女王憶香者。爲都督施姓所得。佯爲歡笑。醉以酒。抽刃殺之。而自經於後樓。則尤爲罕見者矣。

考試女子

粵軍脅令士子應試。亦分別鼎甲翰林諸名目。花冠錦服。鼓吹遊街。少有知識者。輒逸去。後又考試女子。取傅善祥爲女狀元。榜眼鍾氏。探花林氏。招入僞府。令掌簿司批答。

奇女子

咸同間軍興以來。豪傑之士。摩厲戎馬間。建功立名。人才輩出。而世間奇女子。不願以閨幃終老。若杜氏女者。乃亦以勇略著於時。杜名憲英。河南人。父爲名諸生。藏書數千卷。幼從少林學拳法。技擊絕精。及生女。愛若掌珠。盡以藏書及拳擊進退諸法。授之。女亦聰穎。自輯古今兵事爲一編。藏之枕中。父病。戒之曰。吾晚得汝。不及爲汝

訂姻事。汝母年老。須自具特識參決可否。百年事重。勿似人間小兒女羞澀不言也。遂卒。母自外家見兩生。周一鄭。才品相類。皆內親也。密商於女。女歎曰。文武兼備。世罕其人矣。鄭當以文學進。而無大成就。周福較厚。特武功耳。母曰。河決年荒。盜賊四起。武亦良善。遂字於周。既嫁。伉儷甚篤。踰年而粵兵北犯。開封以大隊攻城。而游騎四出擄掠。開歸間。囂然不寧。周集鄰村二百人。夫妻分爲二隊領之。二人者各分其隊爲二。二正二奇。敵至。初見數十人。易之。直撲女陣。女佯敗。退至叢林間。周突起大呼於林東。敵方錯愕。其西路銃礮又作。山拗木杪旗幟飛揚。不可數計。敵大驚潰。距叢林四里許。故有破廟。廟中伏兵伺賊過。復譟而出。倉皇追殺。如宰雞鵝。女縱騎獨追騎馬賊酋。戰數合。顧女而笑。女亦笑。乘間以長鎗刺其腰。傷脇墜馬。憤而大吼曰。左山虎三十年驍勇。豈意死於女。子弟笑哉。時衆賊去者已遠。日已近暮。鳴金收隊。而周生窮追不止。偵者謂馬陷泥。而被執。察其衆。合少四人。女怒。率二十騎飛馳救之。不及。敵已縛生入營矣。女。巡視山虎。創不深。猶可支柱。急取創藥

傳之。親裹其傷。又饋以酒食。而置毒其中。殷殷然勸餐者再。且曰。吾謂君泛常賊。今乃識其英雄。陣上不能相讓。君合諒我。扶之馬上。使人送之。距敵營里許而後返。山虎歸營。極贊女賢。不恨而轉感之。以故釋周生縛。使掌簿籍。得不殺。明日山虎毒發死。村人請於女曰。縱之歸而又置毒何也。女曰。飲我之刃。而虛言慰之。其感激可暫不可常。久而念怨。終殺吾夫。使之踰時而亡。則他賊不復措意矣。皆服曰。非所及也。女候生三年不歸。杜母又歿。乃以錢數萬買得一婢。闊面長身。膂力甚壯。教以武事。從己出遊阜城連鎮間。密訪周生消息不得。又由皖北間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結商人賫貲販運。而冒爲士人赴試杭州者。繫纜於女舟之左。岸上一僧。寬衣大笠。跌坐擊木魚。別以短杖擔衣鉢。置之身旁。目眈眈視女。轉視羣商。久之太息去。遠聞鬻采數聲。已而岸上有二三士人。散步徘徊。羣商方欲結納士人。爲偷漏關稅計。揖而邀之舟中。煮茗閒話。各通姓名里貫。已。士人縱論天下事。雜以文字科名語。農商語。兵語。青樓諧謔語。羣商於賣買經紀外。瞪目不能發一辭。士人曰。我

輩一見如故。意氣亟相得。公等果將赴試者耶。一商曰。實不相欺。薄有貨貨。前途關多。擬仰藉大力庇蔭。苟得免稅金。抵浙必厚報也。士人曰。飲啄前定。萍水因緣。此小事何論報乎。拱而別。注目女舟。羣商返舟喜甚。各以言語相調笑。亦日女時婢在後艙假寐。女怒自語曰。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大驚。密語久之。疑女爲盜船。長跽請救。女哂曰。吾船無盜。適與君等共語船中。及向之。跌坐岸上者。乃真盜也。君等家擁鉅資。日處醉夢中。不見天日。豈知世路險巇哉。衆諾諾。又曰。處世需才。卽兵戈擾攘中。挾貨遠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苟自度無其具。寧坐閨中弄稚子。毋以買命錢空餌虎狼也。今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曰。且爲奈何。女呼婢出曰。此吾前鋒燕支將軍也。諸君畏怯者。請避岸上。否則安臥以待。慎勿露聲影。吾二人盡力當之。視諸君時命何如耳。及夜。又聞鬻粟聲甚近。女曰。是矣。羣商不敢出。亦不能臥。急閉艙門。滅火屏息。團縮榻上。時下弦殘月初出。繁星麗空。略辨人影。兩岸蘆葦風瑟瑟作聲。女念迎關則彼衆我寡。不易制勝。不如待其來。出不意

以刺之。與婢約曰。昏夜不辨彼此。以髻上明珠映月光爲記。未幾。賊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識。其第三人顯然僧也。昂首四顧。遽奪商船門。女手利劍。徑前刺之。應手而仆。其二人大叫曰。上。則競趨女舟。女揮劍旋繞如練。婢手雙鐵椎。自女後突出。光耀上下如毬。賊方避劍。不虞婢椎之出也。左右撲刺落水死。鑿鬪方急。商船後艙呼賊至。婢躍登篷頂。左臂適中賊槍。忍痛棄椎。易刀連斫之。賊亦負痛狂奔。東西分竄去。於是發火四照。船頭篷頂皆血漬。諸商聞言始出謝。人人面土色。女叱之去。使婢裹創臥。而猶坐待旦以備之。明日將解纜。逆風大作。及午。有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來。亦泊港外。諸商大驚。謂賊衆復讎至。探之。始知某營總兵官王姓。帥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先詰商船。諸商曰。赴試。曰。赴試何以載貨。毋乃盜乎。商曰。我非盜。乃遇盜幸免者耳。次詰女船。女未及答。商曰。是卽殺盜救吾屬命者。軍士見兩女子。無一男丁。羣商又不類士子狀。疑其蹤跡。瑣瑣讎詰。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問我何爲。語未畢。忽有一人自樓船躍而登女舟。問曰。杜家英娘。

何在。女茫然無以應。其人又曰。英娘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貌似相識。而鬢鬢有鬚矣。其人曰。我卽河南周生。與卿爲仇讎者也。今帥兵緝盜過此。不意遇卿。女猶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金彈。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蓋當時閨中隱語。問答旣合。女不覺泣下曰。妾爲君子。力已至矣。幸神明垂佑。相見於此。顧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虜後說賊投降。主將王公愛之。使從己。姓授守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女何時渡江。婢爲何人。女言未半。諸商請見軍門。叩首船頭。謂受夫人活命恩。願獻五百金爲壽。女堅不受。謝之去。屬以後此小心。不能復遇我矣。諸商皆感泣。周生旣了巡緝事。卽日引疾解官。攜妻階隱嵩山。讀書種菜以爲樂。婢歸。適某千總。勇過其夫。所稱鄭生者。以秀才終。

賽尙阿劾駱秉章

咸同間用兵。楚材蔚起。其識拔而獎成之。展轉推挽以應名世之期者。駱文忠公也。

公鎮楚蜀。經畫儲胥。論者以蕭何關中。寇恂河內爲比。以湖南北復。東南諸行省。雖勛望不逮。曾胡之赫赫。而功亦偉矣。當養尙阿之授鉞也。軍過湖湘。供張獨薄。賽因奏湘撫吏治廢弛。駱遂奉命內召。時粵軍業已躡及轄境。暫留籌防。嗣以力完危城。清帝亦知公可倚任。仍畀封圻。有益於時局者甚大。設當日楚疆不警。文忠被劾入都。非列閒曹。卽淪廢籍。二三豪俊。未必盡出風塵。賽尙阿一言。不幾長城自壞歟。

沈夫人佐守廣信

沈葆楨以御史典郡。咸豐六年。守廣信。楊輔清由吉安長驅直入。所過輒陷。公激厲兵民登陴死守。城卒獲完。其受知大用。肇始於此。相傳當圍城岌岌時。林夫人撤內署金帛犒士。列巨鍋於大堂。親職炊爨。以飽饑疲。時公臥起睥睨。閒督士卒守禦。幕僚已星散。軍火芻薪。文檄判牘。咸出夫人手。士民感頌慈蔭。與章貢長流。夫人林文忠公女也。蓋家教夙嫻已。按文肅夫婦守城事。曾文正公以之入告。亦歸美於文忠。

家法。

包立身

包立生居紹興諸暨之包村。世務農業。而曾習奇門遁甲術。能料敵之進退虛實。而制其命。咸豐辛酉。粵兵擾浙。包聚村人。練兵籌餉。竟以一隅之地。當數十萬方張之敵。屢挫兇鋒。終不少屈。於是人始知其有異能。依倚者日衆。時吳曉驪觀察。方以蘇松兵備攝藩篆。吳亦浙人。聞其異。欲招致幕中。以爲己助。因於佐雜班中。訪得包之姑表兄弟馮仰山。潛令蓄髮三月。乃備文書。改衣裝。命赴包村致意。時浙境徧地皆賊。馮逡巡不敢遽入。適遇被擄逸出之素識某。探知前路賊守將性暴好殺。手下盤詰最嚴。斷難混過。惟包村有勇目某。常雜處賊中。現居某地。然必繞道二百餘里。始能曲達。馮晝伏夜行。三日夜至某所。既見。卽述來意。某以此去包村雖不遠。然賊守甚衆。去必成擒。因藏馮密室。不令外出。一日謂馮曰。今已覓得路憑。且有賊卒二。賄令護送。然文書當留此。斷不可帶。卽日付憑促往。馮行。果有二賊前導。途中屢經要

隘鋒刃奪目。心膽幾碎。歷數日夜。去村不過二三里。二卒辭去。馮單身前進。遇村中巡勇。疑爲賊細作。欲殺之。馮以包某至戚告。遂引馮入見。各道艱苦。馮見眷族亦在。包村皆無恙。喜甚。因備述吳公所招意。包歎曰。我亦知孤村無援。勢難久守。緣無長策。勉酬衆志耳。刻下軍糧僅支二月。幸有賊之通我者。私接濟。不然。斷已久矣。今承吳公美意。奈賊衆我寡。恐難突圍出也。因與掌案某共議。某以賊勢甚大。媚賊者衆。馮某雖親。遠出已久。又無文憑。君雖信之。奈衆人何必使人隨馮出村。取文書示衆。衆志既堅。然後刻期衝圍。并約吳公統兵接應。始爲萬全。事關一村民命。斷不可草草從事。包是之。馮因暫留包村。閱二旬餘。值夜大雨。包忽命護勇六人。身穿賊服。送馮出村。馮欲挈眷。包卜曰。可。遂帶家屬冒雨行。黑暗中見無數皂衣紅帽人。僵立村外。似守護者。而寂無聲息。馮怯甚。私問送者。此何兵。勇但搖手。遂繞小徑行。至舊處。卽取文牒付勇。囑包速定行期。而馮自歸。包既得牒。邀衆密議。則皆願從。包大喜。卽布卦以占。卦成。又大驚。曰。細察卦象。惟今夜二鼓可出。若交子正。卽無可出之日。且

有大禍。衆皆失色。僉曰：今浙地四處皆賊，又未約有援兵，縱使突圍而出，將何所歸？時有掌文案某曰：離此百二十里，地名岔河口，某處地僻，可以屯軍，河闊可通海道，聞無賊守，若暫紮營彼處，卽由海道通信吳公，使以輪船接應，或可轉危爲安。除此恐無良策。包曰：我方寸已亂，不能自主，但今勢已至此，不出亦難持久。姑從某先生言，死生命也。諸族可速歸，各自收拾。時已薄暮，雨方霽，而陰雲未開，村路尙溼，遙聽賊營寂靜，號礮無聲，卽傳集團勇四千人，按旗色分作五隊，隊各八百人，選勇敢者入紅旗隊爲前鋒，令酉初出隊，各帶衣糧鍋被，由西北方進攻賊北營，衝透賊圍，於某村取齊，白旗繼之，皂旗殿後，中權青黃兩隊保護衆家族，傳令旣畢，時值戌初，紅旗隊已發，遠聞金鼓震天，鎗礮聲不絕，而一村之人亦遽亂如潮湧，聚哭包門，曰：包君若去，我等從亦死，不從亦死，惟留包君，或可苟延旦夕。一時人聲鼎沸，包欲出而爲衆所阻，歎曰：天乎！命耶！時將錯過，不能逃也。因令後隊且勿進，時白旗隊亦已出村，以聞令欲退，致前後不相顧，隊伍遂亂，忽見四野火光燭天，殺聲動地，敵衆大至。

亂拋噴筒火箭。鎗礮齊發。鉛丸如雨。村勇各無鬪志。又值村衆擾攘之際。敵遂乘勢衝入。見屋卽火。逢人便刃。頃刻間煙燄滿村。屍如山積。時惟紅旗隊已衝圍而出。白旗生死參半。餘衆鮮有得脫。而包與同事諸人皆死於敵矣。先時賊患包甚。檄調各路精銳。誓破包村。是日調兵適至。入夜陡聞村中人聲四騰。賊慮乘夜劫營。方發號聚衆而紅旗隊驟然衝至。敵賊素聞包有異術。且以月黑路滑不敢追逼。又意村人絕糧夜遁。村中必虛。因而并力進攻。致爲所破。然後知數之難逃。有如此云。此皆聞之友人。友蓋得諸馮某。及是日幸免者所述。并云馮在村時。每晨起。見包必登高望氣。旣下。卽令衆曰。今日賊來自某處。將攻我某方。當撤他防。并力禦之。繼而果然。屢試不爽。所練之勇。能禦敵者三千餘人。以五色旂按五方分五隊。進退有常。臨陣不亂。常邀馮共瞭賊營。忽推馮倒。身亦伏地。方伏而霆震一聲。礮子簌簌從上飛過。旣免。謂馮曰。此礮在良方。月神適犯我村。當去之。馮見礮架前山麓。約遠四五里。有賊守衛。私忖如何可去。繼見包脫帽散髮。跣足仗劍。如道家步罡狀。選勇目。衣皂隨行。

包口喃喃若誦咒。其行如飛。將及而遙見一賊。忽撲地。餘賊盡退。瞬息間礮已取歸。約重四五百觔。不知三人之力。何能勝任如此也。時方涉冬。天久不雨。包忽令衆曰。久不與賊戰。賊必謂我兵單怯敵。明日某時。當有大雨。賊守必怠。可衝破其西營。雖不能大勝。亦可殺敵數百。獲牲口器械。以挫凶鋒。乃預傳令。何時出隊。何時攻營。何時收隊。明日果大雨。破敵一如所言。時敵欲由温台攻閩省。患包牽制。願以紹興府城與之。請其不助官軍。或言若得府城。足資守禦。勸包姑從。包笑曰。此誘我也。無論江浙俱陷。孤城難守。且入城則如困囹圄。糧草更易斷絕。扼吭之勢。恐無一人可逃也。遂斬其使。馮嘗竊問包曰。弟與君自幼同堂共學。弟以薄宦。遠離鄉井。聞君素守田廬。罕至城市。何時得靈飛六甲十二真傳。而道妙至此。包曰。余於念年前。曾遇異人。授我祕冊。雖非全帙。然上觀天象。能知風雲雷雨。時運變遷。下察地理。則可安營布陣。縮地驅山。而凡卜易算數之類。吉凶禍福。皆可預決。前取敵礮。卽六丁縮地法。故三人能得數十人之力。但我所學。不過顯易數端。若能盡其底蘊。則此小醜。指日

可除。何至困於此耶。馮又問賊勢至此。何日得平。包曰。我曾觀星象。兼占易數。江浙之賊。不久當滅。惟自占此村之吉凶。家之安危。反不能了了。是豈學之不精耶。抑所謂馬前易數。近易明而遠難驗耶。及包死。馮始知數有前定。故占不能明。因爲之歎。詫累日。後嘗以其所聞見者述於人如此。

李紹熙

咸豐庚申。大營告潰。粵兵大股東下。旋陷蘇杭松太等處。勢若飛蝗。江浙幾無完土。滬城僻處海濱。以形勢言。是爲絕地。而開軍府。通餉源。竟以一隅翻全局。卒爲江浙命根。此豈言思擬議所能及。且當敵初至時。曾帥援兵未集。西兵亦未來。本城兵勇。以應調四散。城守惟招百姓。敵若力攻。勢難固拒。及聞李紹熙事。而後歎。其中自有天在焉。紹熙。粵嘉應州人。癸丑之亂。本爲會匪頭目。旋投吉撫軍營。賞六品銜。効力軍前。後加都司銜。派守東壩。及爲敵陷。復降於敵。得據崑山。繼而又思反正。密遞降稟入城。由是臨陣。每張虛聲。空放槍礮。延挨幾閱兩月。及爲僞李王所覺。殺紹熙。方

飭下併力嚴攻。而我兵亦已雲集。夫事機之際。不能以寸。矧軍情至變。滬城苟失。則江浙之患。正恐未有窮期也。

王壯武張宴九嶷山

咸豐五年春。王壯武鑫由楚邊追敵於粵境。假道寧遠。張老人者。年一百十八歲。縣中不知有老人。饑寒鮮賜恤者。公入其縣。卽遣人存問。爲置田宅資其子使娶婦。且召飲之。比公破敵還。復途過省。老人。老人卽已抱孫矣。乃邀之登九嶷山。合賓客部曲張宴山上。是日爲公封翁生朝。客以次奉觴遙爲壽。且慶公功。酒酣。公起望山東故里。不覺悵然曰。鑫常有三恨。恨任事太早。學業太淺。用心太苦。而多忤人。身遭時變。以士卒用力。人號爲勁軍。吾常恐世亂未已。將無以畢三恨。奉養二親。爲將奈何。老人起執爵。慰以大義。合席舉酒極歡。公班師回楚。卽乞假幕府省親。於是離家已四載矣。迹公九嶷張宴一會。覺驅車九嶷。置酒三垂岡。叔子游峴首。梁公陟太行。前史風徽。猶可頡頏也。

浙江亂後樂府

浙江自庚申辛酉遭賊竄陷。經左宗棠轉戰數年。至甲子歲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離。爲賊匪所殺。爲飢寒所殺。爲疾疫所殺者。不知凡幾。哀我人斯。將無子遺矣。幸爵相入浙。創立軍府時。卽首爲賑濟。加意撫綏。出水火而登衽席。殘民始有更生之慶。蔣薌泉中丞佐之。興利除弊。各事極意講求。馬端敏公繼之。勞來安集。以養以教。民乃得鶉其居。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漸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然當賊氛甫息之時。凋敝之情形。流亡之困厄。鐵人見之。亦不免下淚。當時某君有聞見。篇四章。古音古節。真不減杜老之哀江頭諸作。因備錄之。俾吾浙人無忘在莒時也。豬換婦。朝作牧豬奴。暮作牧豬奴。冀得牧豬婦。販豬過桐廬。睦州婦人賤於肉。一婦價廉一斗粟。牧豬奴牽豬入市廛。一豬賣錢十數千。將豬賣錢錢買婦。中婦少婦載滿船。蓬頭垢面清淚漣。我聞此語生長吁。就中亦有千金軀。嗟哉婦人豬不如。屋劈柴屋劈柴。一斧一酸辛。昔爲棟與梁。今成樵與薪。市兒詆價苦不就。行行繞遍江之濱。江風射人天作

雪。飢腹雷鳴。皮肉裂。江頭邏卒欺老人。奪柴炙火趨城闐。老人結舌不能語。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無處尋。茫茫一片江如銀。孃煮草。龍游城頭梟鳥哭。飛入尋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將攫人。黃面婦人抱兒伏。兒勿驚。孃打鳥。兒飢欲食孃煮草。當食不食兒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兒不見門前昨日方離離。今朝無復東風吹。兒思食稻與食肉。兒胡不生太平時。船養姑。月彎彎。動高柳。烏篷搖出桐江口。鄰舟有婦初駕船。亂頭粗服殊清妍。櫓聲時與歌聲連。月彎彎。照沙岸。明星耿耿夜將半。誰抱琵琶信手彈。三聲兩聲摧心肝。無窮幽怨江漫漫。或言婦本江山女。名隸烟花第一部。頭亭巨艦屬官軍。兩妹亦被官軍擄。婦人無夫惟有姑。有夫陷賊音信無。富商貴胄聘不得。婦去姑老將安圖。嗚呼婦去姑老將安圖。婦人此義羞丈夫。

肅順推服楚賢

肅順於咸豐年間始爲御前大臣。貴寵用事。後遂入值軍機。頗擅威福。以驕橫獲罪。然其人機警敏給。實爲滿大臣不可多得之人才。是時粵賊勢甚張。而討賊將帥之

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多嘗焉。不察。惟肅順知之已深。頗能傾心推服。平時以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蘇常既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清文宗欲用胡公總督兩江。肅順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如其議。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撫幕府也。已革永州鎮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廣。復嚴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卽就地正法。肅順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陽王闈運。紐秋。闈運告翰林院編修郭嵩燾。筠仙。郭公固與左公同縣。又素佩其經濟。傾倒備至。聞之大驚。遣闈運往求救於肅順。肅順曰。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余方能啟齒。郭公方與京師潘公祖蔭同值南書房。乃挽潘公疏薦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一疏。亦薦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上果問肅順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棄瑕錄用。肅順奏曰。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

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從之。官公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與僚屬別商具奏結案。而文襄竟未對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薦文襄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勳望遂日隆焉。此事爲高碧湄所述。碧湄與紉秋。皆嘗在肅順家教其子者也。

胡林翼之遠慮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麾下爲戈什哈。既而退居鄉里。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眇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平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盲之症。著手爲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閩丹初尙書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噫。世變無窮。外患方棘。惟其慮之者深。故其視之益

難。而不敢以輕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爲文忠也。

溫紹原守六合記

溫紹原字伯平。湖北江夏人。少負異才。性孝友。咸豐元年。權知六合縣事。下車脩城垣。屯義穀。期年集事。二年冬。粵兵初犯武昌。公曰。六合雖小邑。然濱江屏蔽淮泗。賊乘風而下。日可千里。此要地不可玩也。於是招募壯勇。製器械以備不虞。三年春。粵兵據江寧。陷揚州。果以千人犯六合。又分隊竄擾鳳泗間。邑城四面受敵。公率衆與戰。敵少卻。繼以大隊夜至。或議閉城拒守。公曰。不出戰不能守城。預戒兵勇。不及賊毋發火器。夜行宜靜。毋譁。遂出縱馬前行。衆請所之。公曰。惟予馬足是從。賊初由長江鼓行東下。屢陷名城。大帥遇之輒潰。走勢燄方張。既至。見城小。內外寂然。心易之。公忽由間道繞出賊後。銃礮競發。以暗擊明。敵衆驚潰。清兵奮前追殺。無不鼓舞爭先。一以當十。敵自相衝擊。死者無算。四年。粵兵冒難民謀入城爲內應。公偵知。稽核市廛。凡城內士民。皆給符驗而出入。外至者問所投舍。守城兵引往質對。以故奸宄

無所容。敵掘地道。公自內掘出。先發擊之。城圯。隨時堵塞。先後十數戰。賊屢挫。積功擢江寧府。加道銜。縣事委於李君守城。公獨任防剿。時紳士信公既深。倚公爲柱石。居民客商及遠近避難入城者。皆助守。不願遷徙。誓與城爲存亡。六年。江北大帥德興阿以蜚語入奏。褫公職。敵醜酒相賀。七年。何制軍疏復原官。加運使銜。任事如故。一不以升黜爲念。八年八月。敵由廬州大舉東竄。城中兵祇二千餘。請於制軍。益兵數千。而德帥調赴浦口。甫至而大營潰。粵軍裹脅兵勇直趨六合南關。公與宣化鎮軍羅玉斌等。晝出擊殺。夜入巡城。婦孺皆運磚石以助。歷二十餘日。都司王家幹力竭陣亡。糧盡援絕。公集紳士張位中等。曰。諸公爲紹原力已至矣。我死無憾。何以對闔境生靈。語未畢。邏者報東城且破。公趨東城。而敵從西北隅入。格鬪良久。身受數創。旣仆。猶奮臂握拳。唾罵不絕。至胸腹破折。項頸斷裂而歿。夫人王氏投水死。子輔才同時遇害。城中百姓以萬計。僅見宣化軍踰城東逸。餘者殲焉。先是公母就養署中。公使弟奉母出。而留王與輔材不遣。曰。不令吾民婦子獨死也。又陳桂伯云。賊

之初犯六合也。孫寅三等率衆八千攻城。公令士卒飽食出戰。而預遷城南民於城內。空室中廣積薪草。灌油其中。竈底皆布火藥。旣戰。歷數時。佯敗入城。追兵至城南。餒甚。各就民舍炊飯。竈突火起。遠近同發。公急開城。截其去路。四面伏兵兜剿。饑疲不能拒敵。殺死溺斃者過半。自武昌以下。未有如此受創者。

江南大營一次失陷

王雪軒方伯之擢任浙撫也。藩庫實存銀一百餘萬兩。代公者愛惜小費。探船偵騎皆汰滅。時金陵大營積欠軍餉甚鉅。和帥慮補給無期。議每歲祇發八月。遇閏減半。軍士大譁。閏三月己酉。敵集諸路死黨圍攻和營。前後同時火起。遺金及礮位兵械率竄寇。總統張公拒戰十晝夜。力不支。遂退丹陽。飛書調餉六十萬。冀以收拾人心。再圖進取。司財者祇發六萬。衆志益攜。賊僞爲官軍裝束。數道並進。公冒雨出城。護築營壘。墜馬傷脇。而前敵提督王浚總兵熊天喜力竭陣亡。公率小隊百餘人禦擊良久。及橋。百姓爭涉者擁塞橋口。公勒馬衛之。俟其去。躍入河死。和帥去之常州。常

州無人。又去之。濟野關乃卒。

張國樑逸事

張國樑。謀勇兼優。戰無不勝。保障蘇浙郡縣垂七八年。吳越之人。至今尸祝。其後以兵餉大權。爲共事者所掣肘。功敗垂成。卒以身殉。其年少時逸事。有人所未盡知者。茲特采輯一二。以著英雄之氣概焉。公初名嘉祥。廣東高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俠。跌弛不羈。年十五之粵西。從其叔父學。賈顧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少年游。其黨有爲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殺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藪。盜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賤。不可。盜魁欲拔爲己副。其黨又不可。山中例呼魁爲老大。其支黨皆爲兄弟。稱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爲次之先後。乃呼嘉祥爲老么。么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獲。抗官軍。必告捷。羣黨皆驚服。一日山中糧匱。因往劫越南邊境。名爲借糧。越南人驅象陣來禦。盜馬皆奔。嘉祥使其黨捕鼠數百。明日復戰。擲鼠於地。縱橫跳踉。象見之。皆懾伏。不敢動。遂獲全勝。大掠而歸。頃之

盜魁病死。羣黨推嘉祥爲盜魁。嘉祥有衆萬人。以兵法部勒之。與之約曰。凡劫官商。毋得殺人。財貨必留還十之一。俾得爲商之貲本。官民之旅費。旣而官軍討之。山中倉猝無兵器。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禦兵器。戰益久。則愈削愈銳。以刺人。無不死。且傷者。又獲大撻。然兵吏爲所執者。皆禮而遣之。且具書自陳。不得已爲盜狀。苟蒙赦宥。願盡死力。及洪秀全反於金田。遣黨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爲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者哉。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爲書招之。嘉祥約官軍壓其巢。出禦而僞敗。乃悉招山中財物。散遣其黨。使歸爲良。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改名國樑。得旨賞千總銜。歸向公差遣。由此戰必爲士卒先。威名聞天下。蓋公年十八而作盜魁。二十八而折節從軍。爲國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生平大小數十百戰。善以寡擊衆。每出己意。坐作進止。率與古兵法暗合云。

記張玉良

與國樑同統江南大營。而戰功與之齊名者。厥惟張軍門玉良。張玉良者。四川人。由

行伍從向忠武公自廣西轉戰至金陵。積官至廣西提督。賞穿黃馬褂。短小精悍。驍勇善戰。威名甚著。咸豐庚申。杭城被圍。軍門奉檄來援。至則杭城已失。軍門以三十騎乘城而上。既登則周麾而呼曰。大軍至矣。賊狼狽奔逃。不費一矢。杭城遂復。於是聲望大振。浙省倚之有若長城。未幾金陵大營告急。檄之回救。杭人留之。幾於攀轅臥轍。將軍瑞公學政張公挽留之切。竟至跪求。而軍門以令嚴不敢少止。遂率師去。乃到中途。大營已破。常州蘇州均不能守。仍返於杭。所存親軍僅數百人。巡撫王壯愨公招集潰散。悉軍實以予之。俾進規嘉興。以固浙江門戶。乃連戰失利。軍械遺棄殆盡。而所將之卒。均是敗兵。逃勇銳氣盡墮。已不能軍。不得已復歸於杭。杭人已自輕之。兼所部不能斂戢。時有騷擾。杭人恨之。詈之。至斥之爲通賊。巡撫亦不加以禮遇。任其飄搖江渚。庚癸頻呼。無人過問。較之前日跪留之款密崇重。若天壤矣。未幾嚴州被陷。巡撫檄令往援。軍門率所部五千餘人。至蘭溪。之大洋鎮扼守。蒐卒簡陣。力圖攻取。時陳子壯太守。奉檄佐松百川太守辦理軍米糧臺。因時與軍門相見。談

次每以兵勇不能用命爲恨。陳曰。何不重賞罰以激厲之。軍門曰。此等屢敗之卒。一言及賊。卽心膽墮地。非獎勵所能振作。因頓足痛恨。何制軍棄常州不肯守。不然同死於彼。豈不光明磊落云云。又云。杭人謂我通賊。我一走卒。蒙拔擢。官至一品。花翎黃馬褂。皆邀異數。就令降賊。安能如此。此時亦不必辨。正當一死報國。明吾心耳。然其勇大率驕悍。擄掠不可制。營官亦無如之何。商民怨之切齒。嗣後援金華復敗走。攻嚴州克而守之。旋又爲賊破。威名沮喪益甚。久之杭州被圍。奉檄回救。駐師江干。餉援俱絕。人無固心。軍門志氣銳厲。每日出隊擊賊。出必珊瑚冠黃馬褂以自表異。時陳子壯避居富陽。會掉小舟往見之。以高敖曹旗蓋爲戒。軍門慨然曰。力竭勢窮。杭城必失。我軍必潰。與其草間求活。孰若先死於行陣之得所哉。會報賊出隊。卽麾衆持矛而去。陳知其志在必死。太息而歸。越數日。果爲賊礮攢擊。折其左股。昇至營。以軍事屬總兵況文榜而瞑。況統其軍。逾月城破。軍潰。況間行至上海。投李鴻章軍。鴻章用之。擊賊有功。竟以功名終。聞軍門歿後三四日。中夜士卒忽聞號令出隊。

殺賊。一軍驚起。開營欲出。忽悟其死。皆大驚痛哭。同時將帥援浙有名者。曰江長貴。李定太。周天受。皆不能成功。後江李著績他省。周則戰死寧國。

女將

粵軍洪秀全。自廣西竄長沙也。其妹洪宣嬌。稱元帥。常騎馬率粵之大脚婦出隊。服五綵衣。備極怪狀。官軍望之奪氣。然第炫人耳目。其實不能衝鋒決鬪也。其時唐縣李方伯孟羣有妹名素貞者。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於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咸豐四五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督師討賊。招女至軍中。女戎裝往。代爲畫策。決勝。累建奇勳。殺賊逾萬。方伯常勦賊失利。被圍十餘里。他將軍皆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鎗林礮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賊衆萬目注視。驚爲天神。後胡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女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戰而死。年二十耳。報至。舉軍皆哭。後二載。方伯亦於安徽戰沒。女子從戎。百戰捐軀。軍興二十年來。所僅見者也。陳子壯有詩弔之曰。百騎

連翩襲賊營。紅妝血戰獨捐生。漢陽若舉襄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貞。

智女

江寧黃婉黎女史。名淑華。早失怙。歲癸丑。髮逆陷金陵。女甫五齡。兄乃珪。邑諸生。以母老且病。弟妹幼。倉卒不及避。匿農圃。以免。女天資聰穎。從兄讀。漸能文。間作韻語。稍長。有令姿。母兄深以爲憂。女曰。無慮。兒讀書頗明大義。決不貽父母羞。甲子六月。官軍復金陵之前二日。有兵至。殺兄於庭。索女出。弟牽其衣。母跪哀之。并殺其母及弟。掠女行。女悲哭痛詈。求速死。兵笑曰。予愛汝。不殺也。挾之登舟。屢欲犯之。以計免。有金姑眉壽者。亦被掠。被逼不從。躍江死。女念茫茫大江。非無死所。惟大仇未報。姑隱忍伺隙。至湘潭。舍舟登陸。女將因此殺之。適有與兵偕行者。不得間。夜投關王廟旅店。張燈鬪飲。乃計誘使醉。殺兩兵。自縊於梁。明日見者。莫解其故。有旅人曰。昨有二男子攜一女止宿。飲酒嬉笑。雜以歌曲。夜半猶未止。旣聞若推拒聲者。俄而寂然。想三人之死。必有故也。鳴諸官。驗而殮之。一中毒死。一被創死。女周身縫紉。懷中得

一帛書。自述顛末。並附十絕。又一紙糊壁間。與帛書同。此同治甲子九月十八日事。時女年十七也。葛隱耕有長歌詠其事。載寄庵詩鈔中。余不奇官兵之死於女手。而獨奇女母及兄弟之不死賊手。而反死於官兵之手。而更奇女因計死官兵。遂縊而死。亦不啻死於官兵之手。然則當時官兵之爲官兵可知。而所以使之爲官兵者。更可知矣。

智妓

半截美人宋氏。甘泉人。歸某甲。甲粗蠢。貧不能養母。賴美人爲商家保母。得資奉甘旨。生有殊色。不施脂粉。不作時樣妝。以裙下雙趺。不作弓月樣。故人皆呼爲半截美人。其實卽清季所謂黃魚。所謂門檻裏。又所謂大腳仙也。鹽商某慕其容。厚值致之。所孔子多肥白。又善伺主人意。惑之深。主婦偶譖之。逐美人。子輒呱呱啼。美人轉。子又咕咕然喜也。故得值恆倍於常。甲善博。資耗則索美人值。無怨也。咸豐三年粵軍踞金陵。揚州震恐。議降議禦。紛紛不能定。美人私說於主人曰。降禦皆非善策。揚俗

奢必遭災。盍早營兔窟乎。已而城陷。美人先夕出。將奉姑遠徙。一黃衣賊目突至其家。殺姑及夫。擁美人上馬。鍵巨室中。將污之。美人含笑甘語以媚之。曰。郎在天朝何官。賊屈拇指示之。曰。占天侯。曰。位已列爵。尙未經人道耶。長夜漫漫。盃酒相樂。若白晝活祕戲。得毋爲將士笑乎。賊大喜。開筵張樂。須臾月上。美人艷妝出。歌吳歛侑觴。韻可銷魂蕩魄。忽覩甲仗。手戰而股栗。賊醉睨曰。卿可怖。曰。妾小家女也。見兵革。能勿驚乎。賊立命撤卻。頃又抱賊耳語曰。麾下將士。耽耽虎視。霎時我兩人赴陽臺。渠等穴壁看。得毋大掃興。賊卽傳令。各歸伍退三舍。不喚汝不入也。賊醉。乃代弛褻衣。裸而仰臥。昵聲促美人寢。曰。少緩。乃自注水於浴器。一絲不挂。徐徐濯下體。漬漬有聲。聽賊鼾息已十數轉。慮其詐。故試以褻語不應。遂柳眉倒豎。粉黛生殺氣。視窗明月朗。刁斗遠鳴。急索剪刀。就鞋底磨再四。跳登榻。跨賊身上。覷定咽喉。搵之。賊瞋目視美人。奮欲起。壓之不得動。血噴出滿衲褥。霎時斃矣。復拔劍刺其腹。腸出乃止。展衾復之。聽漏已四鼓。潛浣手。整衣出。鏽戶宵遁。望門投宿。不敢言。第詭云。逃難者。賊

中繪圖索之。不可得。嘗讀元史。至正年。濮州薛花娘殺賊一事。如窺讒鼎。如玩祕戲。半截美人。何其不侔而合耶。因思揚州女僕果艷冶。傭於商家。媒寫靠身紙。必預書刻已身懷六甲。防後患耶。近日宴客多招以侑觴。否則座客不歡。纏頭之錦。竟多於纏足者。又一女陳姓阿脆。眞州人。浪甚。寇陷時。女逸出。踽踽走西山。晝伏夜行。將奔大儀。尋伊姊妹行討生活。至秦欄鎮。以爲距賊遠。放膽行。偶思遺。遂循大溪。意入蘆葦中。私且憩。突一黃巾賊目。負鎗佩刀。貿貿然從溪右來。兩面皆水。不及避。反坐以待之。賊拉與亂。女正苦無川資。瞰賊腰纏纍纍。欣然就之。賊脫女衣。一絲不掛。仰臥溪岸。而已。則僅捋窮袴。女佯笑曰。急色兒可笑。男女歡合。全賴裸抱。肌膚磨擦得趣。若此。則終是隔靴搔癢耳。賊笑從之。甫近身。尙未解鈴。女故作浪態。乘不意。遽攫之。滾入溪水中。女本江邊產。向習流而善泅者。賊入水。四肢浮泛。女力捺下沈。三冒而三捺之。已作尾生橋下死矣。女抽刀斷其頭。取臂上金跳脫。席捲囊中黃白。著衣打包。從容負之去。臨行復回顧水際。詈曰。狗賊快樂耶。後入安宜。嫁一少年郎。頗

稱伉儷。遂小康。移家秦郵。已爲子納粟。稱太母矣。又一周姓婦。吳縣東鄙人。自恃足大善走。難將及。先出囑良人挈子女潛遁。已則捩擋長物。甫就緒。郊外邊馬已四出。無已。懷一利翦出門。將覓小道。尋親串家。暫避其鋒。忽一賊目自遠道瞰婦。似有風致。揚鞭追及。喝之止。婦亦不懼。含笑相迎。宛如舊識。下馬推婦於地。將淫之。婦佯解褲帶。而笑露其齒。嗤形於鼻。賊問云何。曰。我惜子愚耳。子等跳梁。全賴驥足。設與我苟合時。馬遽逸。奈何。賊思其言頗近理。又能慰己。然四顧荒郊。無一樹一石。可以攬轡。頗籌度。女云。獻一策。然後爲所欲爲。賊求計甚急。大聲曰。急色兒。盍以韁繫於爾足乎。賊撫掌稱善。乃灣腰頰首。牢縛不稍鬆。時婦之剪刀已在手。乘不意。蓄以剪刺馬股。馬負痛遽咆哮。拖賊塵奔。剪在股肉中。愈走愈搖。愈走愈痛。痛則狂奔如躡電。如追風。十里外猶不輟。而賊已膚裂額爛。骨折氣竭。不似人形矣。婦徐徐整衣裙。拾賊遺之包裹。遙望馬拖賊去。覓路始行。及尋得良人。相與翦燈夜話。吃吃笑不休。眞快心哉。

炊飯太守

洪軍之初陷杭州也。有候補府者。著短衣。躡敝屣。將行被執。賊問何爲。詭曰炊飯。賊曰善。即使炊飯。而守故執袴子。不諳烹庖。乃密使蒼頭代役。而太守獻之。及張提軍克復杭城。官吏多亡去。卽檄炊飯太守攝某篆。守感蒼頭惠。令其司閽。而苦不識字。復爲置一明黠小僮。代司文書出入。阿堵物一歸蒼頭焉。同時有觀察某。伏匿堂額上。賊至。戰栗墮地。問何爲。曰種菜。賊卽使種菜。已而備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曾文正公知人

近世士大夫。多稱曾文正公能知人。非妄語也。江忠烈公忠源。初謁公於京邸。旣別去。公目送之曰。此人必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時天下方無事。衆訝其言之不倫。後十餘年。忠烈果自領偏師。戰功甚偉。嗣殉難廬州。公東征時。滬上乞師。公奏請以相國合肥李公赴滬。而以參將程忠烈公學啟從。臨發。公送之登舟。拊忠烈背曰。江南人譽張國樑不去口。君去亦一國樑也。行聞君克蘇州矣。勉之。李公至滬。由下游進。

兵。自青浦崑山轉戰至江蘇行省。拔名城。殲大憝。雖嘗借助英法兵。而西人獨推忠烈功爲淮軍諸將最。其聲威殊不出張忠武下。嗣克嘉興。先登中鎗仆地。卒不救。其以死勤事。亦與忠武同。蓋昇平之際。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義。精神所感。誠至明生。文正儒臣。豈有相人術哉。嗚呼。洵天人矣。

石達開之日記

洪秀全諸將兼資文武者。洪大全而外。惟翼王石達開。達開之入蜀也。意欲由川南襲成都。寧遠府萬山中。有一鳥道。亙古榛蕪。未通人跡。由此北行出山。卽在城都南門外矣。達開偵得此路。輕騎趨之。會輜重在後。迷路相失。士卒皆餓。莫能興。遂坐困致爲土司所獲。達開在獄中。述其生平事跡。及洪秀全作亂以來。與官軍相持。始終勝敗得失之由。爲日記四冊。紀載最詳。今其書猶存四川臬司庫中。藩庫亦存副本。官書紀載。用兵時事。率多爲官軍迴護。掩敗爲勝。迥非當時實錄。昔李秀成被獲後。手書供詞。凡七八萬言。爲曾軍幕下士。刪存什之三四。計其關繫重要之語。已芟薙

盡矣。達開此書。倘有人錄而傳之。其有裨史料者當不少也。

石達開異聞

石達開被磔於成都。見諸駱秉章奏報。或云其實示固未死也。數年前浙人李君。遊幕蜀中。一日雇舟往他處。將解纜矣。突有一老者。請與附載。李君見其鶴髮童顏。鬚眉甚偉。許之。老者既下舟。謂舟子曰。頃刻當有大風起。勿解維也。舟子亦老於事者。仰視天空。知所言不謬。談次。狂飈陡作。走石飛沙。歷一時許。始息。少焉雲散月明。命酒共酌。老者飲甚豪。酒半酣。推篷眺望。喟然歎息曰。風月依然。而江山安在。李心疑之。叩其姓名。老者慨然曰。世外人何必以真姓名告人。必欲實告。恐致駭怪耳。李遂不敢再詰。而老者已酣然伏几。鼻息雷鳴矣。破曉欠伸而起。謂李曰。老夫行將告別。同舟之誼。極荷高情。後如有緣。尙當再會。遂舉足登岸。其行如風。瞬焉已遠。李既送客。比返舟。則一傘遺焉。防其復來。攜取爲之移置。則重不可舉。異之。視傘柄。係堅鐵鑄成。傍有羽異王府四小字。始恍然知爲翼王也。茫茫天壤。今不知尙在否耳。

石達開就擒說

石達開與洪秀全楊秀清同起潯州之金田。稱翼王。踰嶺涉湖。乘勝循江而下。攻陷金陵。旋叛秀全不與通。糾黨踞江西八府。與曾文正公相持連年。既乃突入浙江。福建江西以擾湖南。聲勢震盪。巡撫花縣駱文忠公多調宿將。與力角於洞庭衡山以南。僅驅出境。達開乃還嶠廣西諸郡。仍繞湖南北。徑窺四川邊境。退入滇黔之交。奔突萬餘里。蹂躪百數城。厥性慣走邊地。避寔蹈瑕。每爲官軍所蹙。則踰伏山中。倏伺形便。飄然遠颺。自謂生長嶺嶠。善陟奇險。躡幽徑。恣其出沒。使官軍震盪失措。莫之能防。然卒於同治二年。以輕騎赴大渡河。會山水暴發。爲土司所困。士卒死亡略盡。致遭禽滅。達開到成都對簿時。有司訊其前後抗官軍事甚悉。口如懸河。應答不窮。自稱年三十三。於當世諸將負盛名者。皆加貶辭。惟謂曾文正公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寔起事以來所未覩也。乙卯。磔達開於成都市。是沒也。達開不自入絕地。則不得滅。卽入絕地而無夷兵四面扼剿。亦不得

滅。然使諸土司中始無得賄縱敵之人。以達開之審於行軍。亦決不肯竟入絕地也。知土司之隱情而善用之。則視乎當事者之籌略矣。至石軍臨渡。而山水忽發。又似天意亡項云。

陳玉成受擒記

玉成既爲苗沛霖所賺。解至勝保營。玉成入。勝保高坐。睥睨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爲。爾本吾敗將。何向吾作態。勝保曰。然則曷爲我擒。玉成曰。吾自投網羅。豈爾之力。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爾猶記合肥官亭。爾騎兵二萬。與吾戰後。有一存否乎。勝保默然。予酒食。勸之降。玉成曰。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乃殺之。死年二十六。玉成眼下雙疤。軍中號四眼狗。驍勇富謀略。十九當大敵。二十四封王。初爲檢點。善戰多能。湖北有三十檢點。回馬槍之號。軍強冠諸鎮。與國藩相持數年。國藩深畏之。秀成聞玉成死。歎曰。吾無助矣。時裕朗西在勝幕中。往見玉成。貌極秀美。長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點。此四眼狗之稱所由來也。吐屬極風雅。

熟讀歷代兵史。侃侃而談。旁若無人。裕舉賊中悍將以繩之。則曰皆非將才。惟馮雲山石達開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無一語及私。迨伏誅。所上供詞。皆裕手筆。非真也。陳妻絕美。勝納之。寵專房。隨軍次焉。及勝被逮。甫至河。德楞額截其輜重。侍妾而去。勝訴於多。始返其輜重。而留其侍妾。謂人曰。此陳玉成賊婦也。不得隨行。勝亦無如何。

英國戈登事略

戈登英國名將。名查里斯若耳治。道光十二年春。生於烏利刺城。父爲御軍礮隊大將。娶婦宴德庇氏。名以利撒畢。生四子。戈登爲季。戈登之先。出於巴克邑之氏族。卽今英國侯爵亨特利氏之支派也。戈登初在塘墩就學。年十四歲。進烏利刺武備館。十九歲授御軍工營校。咸豐五年。英人伐俄羅斯。始從征至俄國。圍西拔斯拖浦海口。在此晝夜守城濠督戰。自咸豐五年春至城陷始罷。嘗受微傷。先城南旣陷。戈登卽調赴梗盤。尋仍回西拔斯拖浦。城陷令毀城中礮臺船廠。英俄事平。從勘定俄突

新界。咸豐十年中外構釁。英人犯我順天。戈登從英軍陷京師。焚圓明園。事平。適中國粵匪亂。同治二年。江浙兩省上游在滬設洋槍隊。將校用歐美人。乃向英官商使戈登領之。戈登遂與賊轉戰於江浙兩省。二年間凡三十三戰。克復城邑無算。江浙爲中土最富繁之地。數年經賊蹂躪。至是兩省強寇始悉殲平。是役經時一十八月。僅費軍需一百萬金。人皆以爲奇功。稱戈登爲當時名將。戈登謙遜曰。平此烏合之賊。豈足稱耶。但緩以時日。中國官兵亦可以平賊也。然中國上官急奏膚功。遂在上海招募外洋無業亡命之徒。欲借以平賊。不知此輩既以利應。反復無常。幾將貽害中國。較土匪之禍尤烈耳。鄙人得統此輩。嚴加約束。事後設法遣散。不使爲患。此則鄙人所以有微功於中國也。當時蘇州克復。江蘇巡撫今相國李公殺降賊。戈登不義之。中國賜戈登萬金。戈登辭之曰。鄙人効力中國。實因憫中國百姓之荼炭。鄙人非賣劍客也。同治三年自中土回國。遊橐索然如故。尋擢補格列弗司恩海口軍領工程隊。居此六年。每於公餘之暇。籌給貧乏。遇有病疾者施醫藥。民間流離無依小

兒皆爲收養。教之讀書。或薦至各船傭工。不使失所。先英俄諸國。議開潔扭河。准各國商船出入。各派使守河口。同治十三年。戈登解任。簡赴渤波勒卞利亞國。爲潔扭河河口使。光緒元年。戈登應埃及王之聘。至蘇丹。先是埃及國沿尼羅河南邊近赤道之境。總名曰蘇丹。皆沙漠荒野之地。然此域土地寬闊。極南近又尋得大湖數處。埃及王曾令英人伯客沙謬往開闢。二年未竣。事辭職去。王聘戈登仍令往接辦其事。戈登在此煙瘴絕域三年。竭力任其事。凡地理之險阻。天時之惡劣。以及土人之悍梗。皆以堅心毅志勝之。沿尼羅河一帶。皆設汛兵。又自埃及定造輪船。使上駛尼羅河。遇灘水淺。卽將船折爲數段。過灘後。仍行合攏。於是蘇丹南境大湖曰亞勒伯坭恩舍。始有輪船行走。戈登在此苦心竭力任事。其意不在徒得土地之利。蓋此域土人之強者。向劫掠人口。販鬻爲奴。戈登至此。卽欲化其俗。禁販奴事。然蘇丹西境有二省。曰哥爾多番。曰達爾夫。此皆爲販奴者澤藪。兩省不歸戈登一人統轄。則販奴之事。實不能禁絕。埃及王乃不授此兩省。故於光緒二年。戈登遂辭職回國。光緒

三年春。經埃及王再三重請。戈登乃復至埃及。授蘇丹全境總督。凡北自尼羅河之第二灘。至南境之大湖。東至紅海。至西境。又特湖諸水發源之處。皆歸戈登統轄。三年之間。徧巡諸地。居無定所。時或至東境。與啞比西尼亞國諸部。勘定疆界。時或輕騎減從。驟至西境。達爾夫省。捕拿販奴暴客。並以懾服部酋之倔强者。常竟月在駱駝背上。未嘗解鞍。政令一出。志在必行。境內強暴雖多。沙漠烈日雖酷。皆不能稍抑其堅力銳志。又四出無常。土人視之。猶鬼神出沒。無所不至。故諸部蠻夷皆爲震服。而蘇丹境至此始有王法。政令行焉。當時外人在埃及。獻說干預政事。王大臣不能鎮定。遂聽外人遊說。紛紛更改法制。以致政令朝出而暮改。於是戈登在蘇丹。覺事無所製肘。於光緒六年。遂又解職回國。此年英國簡命子爵黎本爲印度經略大臣。黎本辟戈登爲參軍記室。同至印度。無幾。戈登與經略幕僚意見不合。卽請解任。適中國與俄國爲伊犁事牴牾。中國洋關總稅司赫德。逕電請戈登至中國商量事件。戈登此行。英國政府因戈登係英國職官。干預中俄軍。恐貽俄人口實。故電止戈登。令

卽時回國。戈登復電曰。我至中國爲排難而已。如朝廷因我係職官。恐貽口實。請悉除銜職。則萬無誤事。戈登至北京。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力陳中國武備不修。戰爭無力。不如遷就以護大局。大臣問曰。如事決裂。肯相助否。對曰。事如決裂。皇帝肯遷駕內地。鄙人當爲中國效力。任疆場事。後事遂解。當時戈登行至天津。見中國北洋大臣李文忠。文忠對外人怨北京諸大臣主戰誤國事。有某國公使勸中國李文忠借戈登力。擁兵至京師。黜諸大臣。廢皇帝。自立爲皇帝。戈登聞之歎曰。鄙人雖一武夫。作事何肯鹵莽至此耶。戈登回國。是時英國阿爾蘭島富豪世族。兼并貧戶。私歛重於公稅。民庶困窮。亂人充斥。戈登因往徧歷阿爾蘭諸郡。目覩田疇荒蕪。農夫凍餓。遂條陳變田租法。朝議不可。然所建白皆切時弊。後數年英廷竟改阿爾蘭田租法。本戈登意也。戈登條陳多忤朝臣意。自知在朝必不得大用。適英屬地毛里西亞島統兵大將出缺。毛里西亞在印度洋大海中一孤島也。英人置戍兵。英官畏遠戍。皆不願往。戈登遂自請往署焉。戈登官斯島一年。軍民稱之。會阿非利加洲極南有

英屬地曰岌朴。或曰好望角。英人建埠頭。關地利。英民與鄰境番部時有爭鬪。官吏不善處置。各部遂叛。英國駐岌朴大臣因請英廷特派戈登往調停其事。戈登即由毛里西亞航海至岌朴。檢察情由。即上書大臣曰。番部之叛。皆由官吏不能約束本國人。使侵害番人。今擬先簡嚴正之員。令其約束本國人。然後可以服番衆而保無虞也。乃條陳處置法。然所議皆爲大臣幕僚梗阻不行。戈登遂請解任回國。戈登既在閒散之列。請假往遊猶太國。猶太昔西人教主耶穌生育行教之地。多古名勝。戈登至此。感古今興衰滄桑之蹟。徧歷流覽一年始回國。是時埃及國南境之地。自戈登去後。官吏貪酷虐民。各屬回部皆叛起。殺官吏。攻官兵。有大酋自稱救世主。奉天命復回教。誅無道埃及。官兵竟被困在嘎墩城。於是埃及王乃請於英廷。借一大將使救出困兵。英廷仍派戈登。隨帶將校二員。至嘎墩城。時圍尙未迫。戈登即欲率被圍官兵出城。然城中避難官吏及家屬老弱婦女萬餘人。戈登不忍棄之。故留守先將婦女二千餘人護送出境。逮及城圍既重。英廷有電催戈登率部曲棄城。戈登復

電曰。軍民爲我抗賊守城。今事迫乃棄之。此豈丈夫之所爲耶。戈登在圍已五閱月。外援已絕。糧食將盡。然猶從容督率軍民拒守。於是英廷乃撥兵合埃及官兵溯尼羅河赴救。兩月後救兵始至。然城已陷。戈登卒被害。時年五十三歲。喪耗至英國。官民皆哀傷之。英廷賜其家屬十萬金。並爲鑄銅像於都城。以誌其忠烈云。

洋將之儒雅

英國總兵丟樂德克奉其國主之命。駐防寧波。以保衛國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寧城之復。丟與有力。及九月中賊大隊攻撲寧郡。丟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勝。嗣綠頭勇滋事。丟復會同我官軍靖其難。爲人恂恂儒雅。和衆而識大體。寧之官紳皆親愛之。十二月我軍之洋將買忒勒攻紹興城中礮死。李帥所遣之德克碑未來。在紹之洋鎗隊無統帥。史士良觀察請丟往權代之。丟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觀察強之。其國之領事繙譯等官亦相爲聳恿。丟乃以打鳥報其提督而率衆行。蓋打鳥則可出百里矣。既至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

紹城克復。丟只因擅離汎地爲其提督劾罷。寧人大戚。公籲留之不可。觀察與衆紳士籌商餽白金萬兩以贖。丟不受。固與之。則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贈賄也。無已。則留二千金以犒其軍士。是蓋從我與中國捍患者。其八千金斷斷卻之矣。臨別流涕。謂觀察曰。我與寧人相處久。承相愛。歸後雖死亦不忘寧人。更有一言相告。洋鎗隊勇丁訓練已成。不可以賊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衛。亦可備意外警。須切記之。遂揚帆去。李文忠聞之。爲之感歎不置云。至今寧波人士言及丟總兵者。未嘗不喟然思也。買忒勒。法國人。受中國總兵官銜。臨陣奮不顧身。遂殞於紹興城下。頗讀華書。吳春泉刺史冬日嘗往訪之。會北風大作。買執吳手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洋將也。而頗有中土儒將風流之概矣。

清代軼聞 卷七

欒杌近志

巴延三

巴延三制府。初任軍機司員。齷齪無他能。人爭鄙薄之。嘗當值宿。時西域用兵。夜有飛報至。大臣俱散出。清乾隆帝問值宿者。以巴對。上呼至窗下。立降機宜。凡數百語。巴小臣。初覲龍顏。戰慄應命。出宮後。一字不復記憶。時有上親侍小內臣鄂羅裡人。素聰黠。頗解上意。遂代其起草。上閱之。稱嘉者再。因問其名。默誌之。數日。語傅文忠曰。汝軍機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薦牘。因立放潼關道。不數歲。遂至兩廣總督。巴感激鄂切骨。常以恩人呼之。既任封疆。毫無建樹。終以貪贖罷歸。爲鄂怨恚者。再以節鉞宗臣。而其才反不若閹豎。亦可醜也。

是鏡之詭詐

江陰是鏡。詭詐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海寧陳相國爲其所惑。高東軒相國亦信之。尹健餘侍郎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廬請謁。結布衣交。鏡遂闢書院。招生徒。與當時守令往還。冠蓋絡繹。常州守黃靜山永年亦與過從。其後因囑託公事不復往。鏡因於書院靜室中。供陳高尹黃四木主。俗所謂長生祿位也。稍有識者。皆非笑之。辛未雷翠廷先生督學至。廣文以爲言。先生貽書令其來見。以覘其學。鏡不往。而令廣文通意。欲先生造廬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固知賢士不可召見。但恐吾往見後。則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爲耳。後數年。鏡爲鄉人告訐。亡命不知所終。鏡居村去市數里。有小路。如踰溝而行。則稍近數十步。鏡平生必由正路過橋。不趨捷也。一日市歸。途遇雨。行至溝旁。四顧無人。一躍而過。有童子匿橋下避雨。驚曰。是先生亦跳溝耶。鏡餌以一錢。囑勿言。童子歸。其父詰錢所從來。遂爭傳是先生跳溝聲名大損。

橫閑侍郎

雍正初年大將軍羹堯寵眷甚渥。嘗入京陛見。世宗因命其於正大光明殿閱朝考卷。時復有所宣召。殿庭深邃。繞出前庭。路頗迂折。年方起座。聞後楹丹扆歛然。四扉洞開。年趨視之。則某侍郎已橫閉於其傍。蓋啓扉以便其行也。時謂之橫閉侍郎云。

崇文門關吏需索之苛

吾國權稅之關。以京師崇文門胥吏爲最侈且暴。言官屢劾。諭旨屢誡。而積習如故也。商賈行旅。赴試士子。均莫敢或抗。凡外吏入都。官職愈尊。則需索愈重。大臣展覲。亦從無與較者。吳江陸中丞以山東布政使陛見。關吏所索過奢。公實不能與。乃置衣被於外。攜一僕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稅爲。旣入。從故人借衾褥爲宿。事竣。還之而去。時以爲異聞。

崇文門兵役苛索

崇文門兵役。索難過客最苛。或有食物。羣攫食之。清道光時。有何某者。嗜鼻煙。每行必攜精美古壺十數具。壺中皆貯美品。一日入城。盡爲門兵所攫。何某因告其友周

姓。意極憤恨。周曰。此易耳。當爲君報之。因研疥痂入鼻煙中。貯八九壺。僞爲過客入崇文門。門兵搜得煙壺甚喜。復攫之。越十餘月。周復入城。見門兵皆疥。大笑。兵詰之。周從容語前事。衆皆怒。周曰。疥已入臟。急懺猶可治。不然魚爛死矣。衆懼。跽乞其方。誓以後不再索難。周因與藥。並屬急須懺罪。越數日。疥者皆瘥。自是門兵詰客稍稀矣。

清初唯一之蠹吏

潘某者。忘其名。清順治初京師大猾也。祖若父世爲部吏。明亡。悉收部中例案藏於家。滿清入關。百度草創。糾紛不可理。羣吏皆束手。潘以故得劫持上下爲奸。疆臣日輦金其門。富至累巨萬。初潘窟穴於吏部。久之。諸部吏皆歸之。奉爲宗主。由是日益發舒。起大宅京師。園林邸第。擬於王公。兩廊下如六部例。分置各房。榜曰某部某部。凡來關說某事者。則入某房。而潘總其成。朝政交部議者。非盈其慾壑不得直。且遭嚴譴。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奉行者莫辨焉。又招納豪猾。亡命之徒。爲

之耳目。有不慊意。輒暗殺之。莫得主名。內外大吏皆憚之。無有敢舉發者。已而流聞禁中。清世祖以問大學士陳名夏。名夏不敢以實對。世祖震怒。命步軍統領逮之。發交刑部治罪。盡得其奸狀。爰書上。立置重典。並逮其羽黨數十人。治罪有差。京師爲之肅然。籍其家。得內外大吏交通文書兩巨篋。吏不敢匿。以聞。世祖不欲深治。詔焚之。翌日。世祖幸南書房。謂某翰林曰。潘一小吏。治之甚易。名夏輩何局促。乃爾。某翰林對曰。潘耳目多。聲氣廣。恐朝廷未必盡治。言之或爲百口累。世祖微哂曰。汝告名夏。今得安枕矣。後數舉以戒廷臣。

包衣張鳳陽

康熙中。禮王邸中包衣人。有張鳳陽者。交結戚里。專權弄威。氣燄直傾朝右。時人諺曰。要做官。問索三。要講情。問老明。任之暫與長。要問張鳳陽。蓋謂張與明索二相也。張嘗憇於郊。有某中丞騶卒。呵張起立。張睨視曰。是何齷齪官。乃敢威燄若是。未逾月中。中丞卽遭白簡。一時勢燄人莫之及。納蘭太傅高江村等。款待賓客時。鳳陽裼裘

露頂忝踞上位。座皆側目。禮王夙知其行。會董鄂公見罪於鳳陽。鳳陽卽率其徒入公宅。拆毀堂廡。公奔告王。王燕見仁皇帝時。遂免冠奏。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歸立斃杖下。未踰時。而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鳳陽罪。已無及矣。都人大悅。咸感王惠焉。

和坤姬妾

和坤有寵妾長二姑。所稱二夫人者。坤引帛時。賦七律二章輓之。并以自悼云。誰道今皇恩遇殊。法寬難爲罪臣舒。墜樓空有偕亡志。望闕難陳替死書。白練一條君自了。愁腸萬縷妾何如。可憐最是黃昏後。夢裏相逢醒也無。其一掩面登車涕淚潛。便如殘葉下秋山。籠中鸚鵡歸秦塞。馬上琵琶出漢關。自古桃花憐命薄。者番萍梗恨緣艱。傷心一派蘆溝水。直向東流竟不還。其二又傳有吳卿憐者。蘇人。先爲平陽王中丞。竄望妾。王坐事伏法吳門。蔣戟門侍郎錫榮得之。以獻於坤。坤敗。卿憐沒入官。作絕句八章。敘其悲怨云。曉妝驚落玉搔頭。正月初八日曉起宛在湖邊十二樓。王

謂承撫浙時起樓閣飾以寶玉傳魂定暗傷樓外景湖邊無水不東流其一香稻入脣
 驚吐日和處查封有方海珍列鼎厭嘗時王處查封庖人方進燕窩湯列屋皆然食
 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到處滄桑知不知其二緩歌慢舞畫難圖月下樓臺冷綉襦終
 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懶去倩人扶其三蓮開並蒂豈前因虛擲鶯梭廿九春回首可
 憐歌舞地兩番俱是箇中人其四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燕子來
 還去害殺兒家是戟門其五白雲深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溫夢裏輕舟無遠近
 一聲款乃到吳門其六村姬歡笑不知貧長袖輕裾帶翠顰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憐
 猶是淺嘗人其七冷夜癡兒掩淚題他年應變杜鵑啼啼時休向漳河畔銅爵春深
 燕子棲其八坤死時年未六十先患足軟每夜半生剝犬皮一縛兩膝上始入朝雖
 盛暑不能去

法和尙

乾隆中有法和尙者居城東某寺勢甚薰赫所結交皆王公貴客於寺中設賭局誘

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諸女伎。日夜淫縱。富踰王侯。人莫敢撻。里毅公阿里克惡其壞法。乃令番役陰夜踰垣擒之。盡獲其不法諸狀。阿恐獄緩。爲之緩頰者衆。乃遍集諸寺僧寮。立斃杖下。踰時要津之託始至。已無及矣。人爭快之。至於市井間繪圖鬻賣。久之未已。

西山活佛

乾隆乙巳丙午間。有順義民婦張李氏善醫術。兼工符籙祈禱之事。病者服其藥輒瘥。又有宦家婦女爲之延譽。大學士三寶之寡媳。巡撫圖思德之媳。各施銀數萬兩。并拜張李氏爲母。爭建西山三教庵西峰寺與之居。虔爲供奉。號爲西山老佛。後燒香者旣衆。男婦雜沓。頗有桑間濮上之疑。爲步軍統領所懲治。奉旨張李氏伏法。旗族婦女。交家長嚴加管束。其風始熄。事詳秋坪新語。

私造假印案

嘉慶己巳冬。工部有書吏王書常者。私鑄假印。冒支國帑。其於欽派歲修工程。皆假

捏大員名姓。重復向戶曹支領。每歲耗銀至數十餘萬。久之爲工頭某告發。始置書常於法。大吏降黜有差。夫水曹支領銀兩。必須諸司空簽押畢。關知戶曹度支大員。復加查核。然後發帑。定例本爲詳慎。乃諸部曹夤緣爲奸。伺大員談笑會飲時。將稿文雁行斜進。諸大員不復寓目。仰視屋梁。手畫大諾而已。更有倩幕友代畫者。其習已久。故使蠹胥得以肆其奸志。嗟夫。於照常供職之事。尙復泄沓若此。又安望其興利除弊。實心辦事哉。

伊桑阿之無恥

貴州中丞伊桑阿。高文端公兒子也。累任封疆。以貪黷聞。爲下吏舉發。清帝命初頤園侍郎往訊得實。解京正法。清帝怒其暴虐。復遣侍郎瑚圖靈阿於中道賜死。伊初聞旨。以爲詐僞。不肯受命。瑚使人縛之。乃叩頭乞貸須臾。以待恩命之至。瑚笑曰。曩昔威望。皆往何處去也。因以帛勒斃。夫以封疆世族。至於玩法致罪。已無顏以對人。乃搖尾乞憐。如犬彘就死狀。真不知是何肺腑也。

劇盜陳阿尖

無錫北門塘陳阿尖。農家子也。六七歲時。有販魚蛋者過其門。陳赤體竊一尾。背貼牆上。掩之。復竊兩蛋夾兩脇。手垂於地。客不知也。比去。陳持以歸。母大喜。陳亦自得計。因萌學竊意。由是專志拳棒。習輕身術。數歲藝成。所耕田左塘之南。須迂道從橋上過。方可耕作。陳能以鐵鋤點水。超然而過。有巨盜泊舟塘岸。見而大驚。因從之。陳雖僞爲力田。實則行竊。數年後家大裕。亦不作農矣。嘗於雪夜往蘇州。一夕竊二千金歸。藏圯橋下。去時雪上無迹。回則倒著草履。至南門。天猶未曙。故竊賣漿家銅具。爲主人所見。縛送邑宰。禁之。明日蘇人失竊。鳴縣捕之。有老捕見草履印。疑陳所爲。至錫探之。則是日行竊賣漿家犯案。非能至蘇州者。其草履迹印。故示奇也。釋後行竊他省。道經海鹽。時陳姓以富名天下。而家中上下。俱有絕技。有幼女年及笄。尤驍勇矯捷。與婢住旁樓。司守銀室。陳思竊之。而畏不敵。姑竄身入高牆。望樓中一燈熒熒。人聲俱寂。疾下。出具燭之。見鐵柵封鎖甚固。知爲藏鑰所。拔去鐵條。方欲入。忽窗

環作聲。一青衣女自樓飛下。陳大驚。欲遁不及。出利刃與鬪。青衣起一足踢去之。陳遂爲所執。提置樓上。見一女坐牀頭。紅裳繡幘。美麗絕倫。笑謂陳曰。子亦太不諒。欲錢則不妨明言。何作此不良行。試問汝有何術。陳唯唯稱不敢。固問之。曰。輕身耳。女顧青衣取大籐篋至。置上樓。令陳足履其口。不得已走之。五十餘周。汗出如瀋。遂下。蓋陳雖身輕。百餘步必一履地。養力乃可重走。女曰。如此伎倆。亦思作賊。吾家小婢。尙可勝汝。命青衣試之。數百周。方下。並無喘色。陳愈驚。知不能免。遙矚樓後一窗。未鍵。乘不備。聳身疾遁。女以蓮鈎蹴之。曰。便宜汝不追也。陳覺臂奇痛。星夜回里。燭之。青紫已滿。醫數月而愈。然竊心未改。後竟被獲。邑令以陳案甚多。詳置重典。臨刑呼母至。謂欲一含乳。死乃目瞑。母憐其子。袒胸使含之。陳儘力咬去一乳。恨曰。若早勗我以正。何至今日。

土國寶

土國寶者。明太湖盜也。國初歸降。洪文襄公。以其人敏捷。因薦授蘇州巡撫。性殘暴。

一時搢紳故老。無不被其害者。又因抗糧案株連生員數百。盡行斥革。震動一時。後又交通鄭氏。欲以地附。爲制府麻文僖公勒吉所知。因搬取其兵馬糧餉。盡赴江寧。然後露章劾之。國寶偵知。欲逃。城門已閉。因夫婦縊死鐘樓。

瞿圃狀元

乾隆初有粵東殿撰。以少年擅巍科。敷歷中外。頗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嘗讀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讀矍爲瞿。人皆笑之。呼爲瞿圃狀元云。又有某殿撰任湖北道。下艱歸。會有楚中人貌甚猙獰。挾巨斧於其宅旁。日相窺伺。爲其覺察。因遞解歸。終不知何事以致之。蓋有夙怨故也。後居家修池塘。猝中風卒。是日雷雨異常。衆皆謂其爲雷所擊云。

記閔鶚元

閔撫軍鶚元。烏程人。中乙丑進士。累任安徽江蘇巡撫。初任皖時。以廉潔自重。布衣蔬食。接見僚屬。必談性理。近思錄諸書。背誦如瀉水狀。人皆警服。袁簡齋先生笑曰。

如其廉潔果實。不過高辛氏之孽子流耳。況外木強而內多狡詐。不近人情。乃公孫弘盧杞之毒。徒貽害蒼生耳。人皆以其言爲過當。及撫吳日。頗改前節。苞苴日進。動踰千萬。人始服袁之言。時李昭信相國以貪墨獲罪。上嚴諭。令各督撫議其罪。人皆希上旨。以爲可誅。獨閔探知上有憐才意。乃以議貴議功爲言。復以諸督撫養廉實不敷用。必須受諸陋規。始足以充公項等語。上雖嚴斥。心是其言。李相因之。末減其罪。時以其弟獲罪。降爲三品頂帶。故吳人諺曰。議貴議功。一言活昭信中堂。難逃青史。僞仁僞義。三品留江蘇巡撫。無補蒼生。後以庇屬員冒徵案獲罪遣戍。人爭快之。其家置產券約皆惟書文字。蓋防籍沒也。其用心谿刻如此。

好奇售僞

近代收藏家。往往胸無點墨。而自矜博雅。牟利之輩。遂不憚多方增飾。卽以其矜者給之。使之入其彀中而不覺焉。亦可嗤矣。南昌賈人錢子明。饒於資。好藏古器。嘗以巨鑑置案頭。曰世有奇珍。余豈惜此。或以彝鼎書畫來者。則曰此縱佳。猶恆有物。何

取乎。一日客攜一古錦匣至。內有物。其形似繭。而大如瓢。長尺許。色白。微見青斑。搖之內有聲。云係某宦家藏。傳世既久。子孫不知其名。并不識其用。惟承上世之囑。以故寶藏至今。聞君精於鑒古。特假一觀。冀有所示。錢因笑置之。越日有同好某來訪。錢言及之。某曰。嘗觀異物志。載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色黑。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繭長一尺。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堯時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此其是乎。若然。真無價物也。錢檢書閱之。良是。乃邀客欲破繭以驗。客不可。錢曰。驗之若合。願以千金爲贈。否則亦以數縑之值償之可乎。客遂商於物主。議既定。乃破之內。果蠶臘。色純黑。鱗角可辨。入水不濡。客曰。今惟投諸火矣。兩家其勿悔。物主請置千金於前。而後驗。時某亦在座。私謂錢曰。今已試數端。諒非僞物。盍減厥值而不竟其驗乎。錢然其說。遂以半價得之。既得。視爲至寶。終亦不敢入火。後洩其謀。蓋同好者因其言誇。故給之。入水不濡者。塗以白蠟也。又某邑富室詹某。胥人子也。或譏其不學。乃出資市書。不數年而東觀西園之富。不是過矣。惟是牙籤錦帙。藉以飾觀。曾

未寓目。同邑某羨書。賈之獲殊厚也。乃於郡中覓得抄本書百卷。以五十金得之。冀售善價。而詹竟不閱。卻其書。某窘。乃商於詹之戚全某。全固稍通文墨。爲詹所信任者。問某需價幾何。曰得三百金足矣。全曰然則當售八百金耳。以四百金與我。尙有百金分給其司籍者。書當假我一觀。緩七日來取。某唯唯。及期。全令易一人將書去。并授其言。且曰如我教。價可得矣。其書詹本未閱。置而不疑。越日。全至詹處。翻閱諸本。檢得是書。佯詫曰。此籍何來。詹曰亦欲售者。全曰索價幾何。曰未之問也。全曰速與議價。遲恐爲識者所得。詹問是書何所奇。全曰書成某代。素無刊板。世惟二部。一藏內府。一在民間。前朝某相國。懸萬金求之。不意今入賈人之手。因於架上取四庫書目。檢示詹。果如所語。詹喜曰。余費金鉅萬。藏書雖充棟。恰愧無祕本。今始得矣。未幾。某往取書。詹問值。某曰事不諧矣。此書係郡宦家藏。爲其子弟所竊。昨已有。人踪跡至。急欲收歸。不能售也。詹曰旣不欲售。何來我家。余有例。來書不售者。照書價罰其半。是書價幾何也。某乞免。詹靳不許。某曰若此勢必成訟。事將不可解矣。時

全亦在旁。從容言曰。竊書者。諒不敢歸。今姑厚賂來人。但言無踪跡可耳。詹令某卽往商。價固勿論。某再往返。始言非千金不可。全勸給八百金而成。詹既得書。全曰。此宦家物。若洩於人。必滋訟累。詹遂祕之。其謀終不洩。聞四庫書目所載。全蓋陰抽其架上之書。嵌鈔本名。僞撰提要。仿原樣鐫頁以易之耳。噫。是與冰蠶繭何以異哉。

達瓦齊之愚駭

伊犁之役。準汗達瓦齊被虜。清帝以達人固庸慤可憫。特赦之。封以親王。賜第寶禪寺街。擇誠隱郡王孫女配之。然不耐中國風俗。日惟向大池驅鵝鴨。浴其中。以爲樂而已。體極肥。面大於盤。腰腹十圍。羶氣不可近。上命爲御前侍衛。以優容之。

煤駝御史

清雍正時。凡滿漢科道。皆令輪班奏事。如曠職者。立加罷斥。有滿洲御史某。奏禁賣煤人毋許橫騎駝背。以防顛越。上斥其官。時傳以爲笑柄。謂之煤駝御史云。

王西莊之貪

王西莊未第時。嘗館富室家。每入宅時。必雙手作攫物狀。人問之。曰。欲將其財旺氣。攫入己懷也。及仕宦後。秦諉楚誣。多所乾沒。人問之。曰。先生學問富有。而乃貪吝不已。不畏後世之名節乎。公曰。貪鄙不過一時之嘲。學問乃千古之業。余自信文名。可以傳世。至百年後。口碑已沒。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猶自在也。故所著書多慷慨激昂語。蓋自掩貪陋也。

耿藩之白石獅

粵東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雄麗。而靖藩性尤汰侈。謂門前兩獅。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爲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時浙中楊自西。雍正爲邑令。承命開鑿。督促頻繁。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暫息。僅獲胚石二具。駕以蠓舡。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沈。復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日喧詢於堂。令唯俯首隱忍而已。未幾雍正內擢兵垣。疏言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因遷耿於閩。後其府已改將軍第。而猙獰列峙於門者。猶是楊公經營之石也。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丁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於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爲章赴幕。楚雄訪其父老得實。題四截句於壁。一時爭相傳和。詩曰。百萬雄師睥睨間。先朝一脈絕南蠻。擒人卽是人擒路。誰道天公不好還。軍威南朔敢稱雄。轉眼興亡一瞬中。他日龍門成紀傳。君臣父子總無公。行營歷歷草萋萋。銅柱摩崖手自題。虎豹無睛威尙在。老軍猶說舊平西。岿堯天半起觚稜。不盡亭臺取次登。心力剛枯人事去。秋風誰與哭西陵。邵子詩筆敏妙。惜有濡頭之癖。落魄寡儔。故不甚顯於時。

俺達公之橫暴

俺達公之信。尙王可喜之長子也。酗酒嗜殺。壺罇杯罌。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輒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卽引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艷姬。亦癩瘡滿體焉。性喜蓄狗。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閱旬必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飼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聞有鬨聲。亟呼監往視。監遇瘈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監肉啖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爲把竿之戲。二竿長大。以篋當爲之。藝節瑩皮。其光可鑑。教之攀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蓋觀笑爲樂。其習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楊玉科逸事

楊玉科統領。以克復雲南大理府起家。得資不計其數。挾巨金。遊上海。揮霍無度。販珠玉者。不絕於門。楊玉科游滬時。備金釧數十事。盛之以匣。使僕挾之隨行。每有悅

者。卽求肌膚親。勿問晝夜也。事已。呼僕進匣。令妓自擇金釧一雙。間有貪者。求其二。亦弗靳也。每悅一妓。則以數千金娶之。去。搗有不從者。則以勢劫之。然娶去後。稍拂其意。卽逐之。去。搗輩惡其攘奪錢樹子也。每佈謠言。謂楊統領之待婢妾。若待軍士。然恆以軍法從事。稍不合意。卽殺頭云云。以故諸妓漸畏之。其實國家之軍法。楊何能施之於家庭。不過其人暴戾實甚。其妾某。偶觸其怒。時值六月。楊褫其衣。赤身縛之於烈日中。終日未已。經諸人環跪代求。始釋而逐之。類此者。蓋不可勝紀云。中法之役。告奮勇。赴前敵。戰歿於陣前。事聞於朝。得旨優卹。楊在日。諸妾均令見客。不迴避。一日。其友袁某至。適其妾花小寶在侍。袁屢顧之。楊曰。汝喜之耶。當以爲贈。立呼肩輿。送至袁處。

紀應夔丞翁梅倩

翁梅倩矮而肥。腰圓背厚。面短而闊。膚色焦黃。頸縮肩聳。貌甚不揚。而以能歌稱於時。前繁華報曾戲以北里諸姬。擬水滸傳中一人。所擬者。雖未必皆洽。而擬翁梅倩

爲豹子頭林冲。則見者無不絕倒。蓋非妙在林冲。而妙在豹子頭也。審是則翁梅倩之尊範可想矣。時有應桂馨者。浙江鄞縣人。父文生。爲上海石匠包工頭。因此致富。桂馨性喜揮霍。好結納。耗去家資十餘萬。見翁大悅之。納爲筵室。豈真嗜好與俗殊酸鹹者耶。或曰。彼石匠之子。非悅之也。將世其業。取翁梅倩去。將以爲翁仲之型模也。是則近之矣。亡何。應以事涉訟。翁乘間逸出。仍理舊業。會寓滬西人賽馬。北里積習。遇賽馬日。必乘車往觀。衣飾服御。窮極奢侈。翁初出。窘甚。適有販珠寶者許某。至翁向購珠花爲飾。值近千金。僞稱三四日。卽償其值。意將假以壯此數日觀瞻。而後璧還之也。許窺知其意。僅越二日。卽往索值。且急。翁無以應。許乃偕偵探者至。將窘之。翁猝然謂偵探曰。我於渠有肌膚親。渠故持此作纏頭費者。而索值也耶。偵探乃轉慙許。許無可辯。翁遂從此擁有之矣。會客有購彩票者。贈以一紙。旣揭曉。中大彩。獲數千金。自是姊妹行皆豔羨之。謂翁梅倩之後福。正未艾也。詎有盜。夜入其室。盡捲所有以去。非獨數千金盡失。卽所詐得之珠花。亦不翼而飛矣。翁大窘。氣噉盡殺。

年漸長。貌益寢。乃由娼入優。往來於沽津長江一帶。演髦兒戲。以自給。

蘇寶寶小傳

情天樓蘇寶寶。父浦東人。生三女。寶寶居次。幼時黃毛蓬首。駭稚蠢笨。其姊名媛媛。恣睢放浪。操淫業於上海鼎豐里。尋遷於壽康弄。好曬細人優伶。盡得市井暴厲跳盪不羈之習。每赴客召。昂頭大步。目無餘人。故狎客及北里姊妹。以老英雄三字錫之。媛媛亦直受不辭也。寶寶幼年。依姊氏爲活。心竊羨之。於是舉止動作。悉模擬姊氏。嘗私語婢媼。謂他日者。我苟能與阿姊馳驅於壇坫間。俾人謂弱妹不弱。予願足矣。浸長。跳盪不羈。一如乃姊所爲。又生有媚骨。能修飾。當其一曲清歌。柔聲作態。人謂媛媛或不及也。先是媛媛有面首任公子者。藉觀察公之餘燄。與媛媛歡好無間。任故美少年。揮霍無度。寶寶是年已十五。心愛慕之。會當盛暑。任二與媛媛約。以午夜駕車游於避暑園。任至。則媛媛應召出。寶寶給之曰。阿姊俟汝不及。已先行。予亦欲駕車夜游。可共載也。言畢。流目送盼。若不勝情。任本能手。知言外意。遂偕之同乘。

及歸。則寶寶呻吟若受重疾。媿媿偵知其故。大暴怒。笞其妹。並與任絕。寶寶遂訴其母曰。兒年長矣。不欲倚姊爲食。且姊之所能者。兒胥能之。願母假以憑藉。俾自建白。母止之。卜吉日。飾寶寶應觴。月餘。名大噪。顧寶寶志不在營業。日與無賴少年伍。凡達官巨商。臃腫蹒跚。或拳髭如蝟。聲如牛吼者。縱揮巨金。不與之交。一語嘗告姊妹。行。謂頃來狎客。亦太不自量。不自省面目何狀。卽欲向美人作種種醜態。誠天下之恨事也。客微聞之。均自漸形穢而去。未幾生涯日趨冷淡。而寶寶落落如故。每謂吾儕操業。須有擒賊先擒王之氣槩。若時會不來。毋寧自擇面首。以樂晨夕。遂日馳逐於劇場。見伶人之膂力過人。技藝出衆者。輒迴眸送睇。思得一當。先暱春桂某伶。次及新劇場某伶。尤悅花旦周蕙芳。周儂黠尤甚。謂寶寶閱人太多。誠愛我者。以盟誓爲要。以金錢爲質。是時寶寶已見棄於嫖界。闊人所謂胡九爺者。胡多金錢。初悅寶寶。擲纏頭無數。及與之絕。寶寶遂無所挹注。且怨周之耍挾也。日爲流言醜語。以詬周。周銜之。陰使人告於寶寶。謂願和好。請過其私室。圖良覲。寶寶信之。驅車往。則周

預約伶人無數。恣意辱之。寶寶號而出。車至泥城橋。復有輟業伶人某。自車中攫寶寶下。痛毆無算。血被其面。歸以語丹徒某公子。訴之警署。寶寶遂輟應召。養疾於鴻興里私宅。寶寶放縱久。獨處無聊。舊態復作。有匠人子綽號機器砲者。往就之。匠人之子。性慳吝。一錢如命。不三日而絕交。於是寶寶益侘傺。其母憂之。百方喻寶寶。復出操淫業。更名情天樓。而營業復不振。蓋寶寶常持擒賊擒王主義。苟不得者。毋寧美男子。而上海狎客之面目秀好者。皆非揮霍之流也。寶寶債台百級。擗擋無術。會海上老妓梁溪李寓歸自都門。素契寶寶。謂是兒必終能貴顯。惜非其地。商諸寶寶。及其母。爲措一千二百金償夙逋。攜之北上。會有浙人黃三者。充役於某洋行。能結交權貴。奔走邸府。遂以寶寶介紹於某邸某二爺。并私語寶寶。此貴人。汝能籠絡之。富貴且立致。寶寶欣然曰。今而後遂吾初志矣。遂曲致其曩在上海劇場流日倩笑之技。有過之無不及。某二爺大喜。及夕定情。翌日即令黃於原價一千二百金外。另加千金。由梁溪攜之登車。載往蘇州胡同之私宅內暫住。事爲燕報揭載。滿城風雨。

哄動一時。其二爺懼。商諸黃三及寶寶。爲暫避耳目計。移寓天津裕中旅館。寶寶以電告其母若姊。謂貴人遇我良厚。車馬衣服。玩好珍飾。靡不如志。曩者母姊謂我不成器。今何如矣。又言思親甚切。請以三月間來津。此間樂可共富貴云。

李蓮英之妹

清德宗在位。崇節儉。屏嗜欲。尤不喜女色。以受孝欽之脅制。幽囚宮禁。類於漢之惠帝。唐之廬陵王。蓋遭李監蓮英之讒搆也。蓮英有妹。貌甚美。性尤慧黠。通籍禁闈。能得孝欽歡。以大姑娘稱之。每進膳。必令侍食。且賜坐。孝欽六旬萬壽。蓮英妹列坐聽戲。孝欽妹醇邸側福晉知之。託疾不入賀。孝欽促之。福晉不得已入坐。見蓮英妹之驕倨。仍稱疾避席。文學士廷式有詩紀此事。由是蓮英得妹助。與王公通聲氣。威焰逼人。朝士屏息。蓮英初進其妹。本欲效李延年故事。上燭其奸。益疏蓮英。蓮英恚甚。恆於孝欽前短上。而兩宮之嫌隙成矣。嗟乎。歷代闈寺弄權。進女色以惑人主者。不可勝數。及術既不售。則亦悚然斂迹。從未有以鬼蜮之謀。逞梟鷂之毒。明目張膽如

蓮英之甚者也。

王景琦之奇遇

聆風謻雜綴云。清穆宗御極時。春秋鼎盛。好微服冶遊。然微行時從者僅一二內臣。苦無便給之士。爲其狎邪侶。未能曲盡遊興。京師著名之飯莊。曰宣德樓。一日王景琦太史。偕某部郎小酌樓中。王擅二簧。某部郎長崑曲。乃以紅牙檀板。各獻所長。一曲既終。隔座一客欣然至前。詢太史等姓名官階。曰。所奏曲良佳。盍爲我再奏一曲。視其人氣度高華。口吻名貴。太史心知其異。乃如命爲之再歌。歌未竟。驀有二少年。被華服立簾外探望。見客則拱立肅然。俄而車馬喧闐。人傳恭王至。行馬數十。奉一朱輪車。停樓下。恭王從容下車。入與客耳語。久之客始微頷。怏怏從之去。客登車。恭王爲之跨轅。游龍流水。頃刻已渺。太史與某部郎皆心驚不已。知遇上也。不數日。上諭下。二人皆不次晉秩。某部郎以枉道爲恥。辭不拜。太史則數遷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蠱惑上者。無所不至。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所謂出痘者。醫官飾詞也。及薨。

人有撰輓聯諷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樓。德業無疆。且喜詞人工詞曲。進春方。獻春策。春光有限。可憐天子出天花。王後爲陳六舟彈劾革職。永不敘用。陳疏如神禹之鼎。而措辭又含蓄得體。惜不記憶云。

記萬人迷

數年前京諺有曰。六部三司官。大榮小那端老四。九城五名妓。雙鳳二姐萬人迷。榮爲榮銓。那那桐。端端方也。雙鳳。大金鳳。小金鳳。二姐未詳。萬人迷本名不知云何。初爲某副都統婢。與僕私通。事覺。某都統并逐之。萬人迷語僕。汝儂當自審所處。坐食當僵死矣。又云。聞南城勾欄有百順班者。其掌班甚良善。某將往依之。語畢。卽驅車自投。鬻身於百順。得價四百金。以百金與僕曰。以此爲決。以三百金飾粧閣。購衾枕。陳設華麗。數日萬人迷名大噪。武威張天石云。吾來京。猶及見萬人迷。貌亦平平耳。獨其英采煥發。精神肆應。見者眼熱。暱者心醉。不知所以然也。海某內務府郎中。以暱萬人迷故。傾其家。會歲終。索逋者鬻集。海遁之百順班。萬人迷詢知其故。謂海曰。

吾前言以身事君。君見容否。如諾我。今日即返君宅。債事當爲君了之。海大喜。萬即代海出千金交鵠。返宅。出金料量債事畢。以其餘購田宅。數年富倍曩昔。萬人迷初精於擇術。繼明於知人。故十年後。聞萬人迷之名者。尤嘖嘖稱羨不置。非偶然也。

肅親王戲癖

晚清王公貴人嗜戲成癖。相傳肅王善嗜。嘗與名伶楊小朵合演翠屏山。肅扮石秀。楊起潘巧雲。當巧雲峻詞斥逐石秀之時。石秀抗辯不屈。巧雲厲聲呵曰。（你今天就是王爺。也得給我滾出去。）四座觀劇者皆相顧失色。楊伶談笑自若。而扮石秀之善者。乃更樂不可支也。叫天嘗語人曰。我死後得我傳者。惟某王爺一人而已。或云即肅王也。善者在宗室中雅號明達。而所行所爲乃如此。當庚戌夏間。各省代表以請願國會集京師。晉謁肅。談次。邸忽取幅擲於案。大聲唱先帝爺白帝城云云。諸代表悚然大驚異。肅徐笑曰。（諸君無爾。咱們都是好朋友。你門也不說是代表。我也不說是王爺。橫豎咱們樂一晌兒就得了。）即此觀之。則知世所傳合演翠屏山

一事決非子虛烏有也。

記謝珊珊

清季南妓北來者。自賽金花外。繼以林桂生謝珊珊及珊珊之妹四寶。珊珊善歌。與貝子載振暱。一日招至東城餘園侑酒。備極嫖褻。御史張元奇專摺參之。謂其爲珊珊。傅粉調脂。失大臣體。摺上。慶王奔助爲掩飾耳目計。下令盡封閉南城妓館。逐蘇妓南旋。一時鶯鶯燕燕紛紛逃匿。亦小劫也。載振本童駮。使英返。卽任商部尙書。年未弱冠耳。庚子變後。清廷旣知外人富強。根於重商。特設商部以資董理。而乃任童駮。若載振者主其事。則所謂重商者亦可想矣。謝珊珊貌平平。論丰致且不及其妹四寶。特善酬應耳。珊珊南返後。不敢北游。惟四寶仍不時來往京滬。五年前傳其爲某貴人妾。無幾復來京。張豔幟於韓家潭。時人擬之孫行者。又製燈虎譏之云。而今擱起成親事。亦雅諺也。

定王笑語

乾隆末。定王屢攝金吾印信。一日正陽門火。延及民居。王馳救之。有娼家避火。羣立巷口。粉白黛綠者數十人。王不識。詫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人爭笑之。胡亥不辨鹿馬。晉惠不知菽麥。世上痴人。可謂無獨有偶。雖然是固乾嘉時之貴胄也。使生光緒之季。則風流隊中。將推此輩爲領袖矣。

沈濬羣芳榜

華亭石臼鋪沈氏。饒於財。有沈濬者。幼孤。母甚姑息。既游庠。益聽其厚貲出入。乃愈放蕩。時山陰王季重。秉鐸華亭。濬與交甚歡。王與學使李懋芳同鄉。自恃前輩。負才望。凡有言。無慮不從。值濬就試遺才。王曰。吾已爲子地矣。但於題下明書華亭沈濬四字。當無不取。沈如其言。李見甚怒。檄府提究。乃挽要人。關說多方。僅免笞辱。仍除其名。越數年。改名休文。復入泮。時更狂肆。縱爲狹邪游。薄松郡無名姝。出游蘇臺。日往來平康。品諸色技。作花案。某爲狀元。某榜眼。某探花。名羣芳榜。爭前列者。率厚賄之。擇日迎狀元。一郡若狂。按君李森先。廉得其實。飭差密捕。立斃杖下。沈貌寢。隴一

目而鬚長過腹。受杖時。頭著於階。宛轉支撐。幾致盡落。嗟乎。輕薄子以游蕩賈禍。至於破家。甚且殞命。固咎由自取。然當時以花榜而置死刑。豈得謂罰當其罪歟。

燒坏

康熙末年。總督噶禮。由晉撫陞任兩江。辦事勤敏。喜著聲威。嘗以南闈號舍逼窄。請旨增建。卽今平江府各字號是也。而貪婪不法。無敢言者。辛卯歲。江南科場事發。噶禮袒護之。得銀數十萬兩。又大縱估客糶米出洋。米價一時騰躍。以至軍民交怨。時儀封張清恪公（伯行）爲江蘇巡撫。密飭查拿。果得總督令箭。並訪獲張元隆等交通海賊情狀。以實參奏。聖祖震怒。正欽差張鵬翮出京審辦科場。兼訊噶禮。而噶禮權勢甚盛。遂以反誣革張伯行職。事聞。聖祖曰。朕素所知張伯行爲天下第一清官。著加恩免議。旋調倉場侍郎。而罰噶禮修熱河城工。以贖前愆。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於督辦。遂以噶禮拿交刑部。適噶禮之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弑母等事。奉旨廷訊。果然。發部議。以凌遲處死。上命先將噶禮眼珠打出。又割其

兩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焚尸揚灰。有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囑帛繫未絕時。卽行棺殮。監絞官候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俱無。不知所之。監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行覆命。聖祖笑曰。這奴才真燒坯也。此案見康熙五十一年邸抄。

張保

閩浙海盜最劇者。人但知有蔡牽。而不知同時又有張保者。牽既就戮。海洋安謐者久之。及保猖獗。屢勞王師。力竭請降。授官至參將。先是粵督百齡公貽上元董益甫先生詩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啖荔支。董是先生覆書云。昔蒙贈詩。當改一字。撫賊歸來也。百公默然。保供職既久。有擬薦擢總兵以示羈縻者。桐城姚石甫觀察言於大吏曰。保無尺寸功。窮蹙乞降。官至三品。國恩寬厚至矣。再加遷擢。何以服奸宄。不如以海洋緝盜責之。有功則遷擢不爲濫。有罪則謫降不爲苛。保卒以此計

奔走海上而死。

金臉盆

中國之大奢侈。莫如官場。然亦未聞有以金面盆爲器具者。有之自五少大人始。五少大人者。女扮男裝。十七八歲之翩翩少年也。興祿者。又爲□□帥之屬吏。思賄賂以得差。而以異想天開之法。倩精工製成金鑲珠嵌之金臉盆。以孝敬五少。於是委洋務局。機器局。電報局。營務處。善後局等。札文疊至。而滇省之候補各局。皆奔走興祿之門。按清季上海有女扮男裝之許阿妹。不料官場中亦有之。許已枷責監禁。五少大人將何如。以一金臉盆。而得五六處之差使。又得一班候補者之奔走。其受賄賄人。何止利市三倍。嗚呼清季官吏。黷貨至此。雖欲不亡得乎。

鳳山之婪貪

清季炸死廣州之鳳山。當督練近畿軍時。其侵蝕軍餉。不可以數計。己酉余友湯君官戎部。掌軍需。親見兩事。一項城在樞府時。每鎮歲減發之三十萬。鐵良當事。仍還

給之。一某軍醫官控鳳山發餉按七成。舉例纍纍。其他賄賣差缺。醜聲載途。不可道也。鳳山有一女。嫁前皖撫誠勳子。增齡前年冬。誠宅被盜。勳大不懌。某君與勳有舊者。往慰之。勳慨然曰。他物盜去不足惜。獨次兒婦失去一篋。內藏物蓋值三十萬。此不無耿耿耳。此可見鳳山婪贓之鉅。不可臆測也。

記楊乃武獄

浙江葛畢氏一案。爲光緒初年四大案之一。葛畢氏者。故餘杭土妓。艷名噪一時。楊乃武與縣令劉錫彤之子皆昵之。楊以諸生武斷鄉曲。常恃劉爲護符。劉亦藉楊爲爪牙。故二人相得甚歡。而以畢氏爲之媒介。楊旣捷秋試。家計頓裕。畢氏遂議委身事之。謀旣定。爲劉所偵知。乃大憤。於是謀所以陷楊者。而適有品連死事。品連者畢之夫。魯而懦。畢平時故庸奴畜之。品連不能堪。因乘間服阿芙蓉膏以死。劉知之。大喜。卽召品連之出母某氏者至。餌以厚貲。俾投狀訴冤。稱子被二人者謀死。縣令逮楊及畢氏至。脅以嚴刑。五毒備施。不勝楚。皆引服。浙之士大夫則起而大憤。謂楊雖

非端人。而品連實非所謀害。縣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鉏之耳。乃合詞控諸都察院。然葛品連之服毒果實。則楊之冤終無由雪。故堅稱品連實病死。而非毒斃。後事下學使者覆訊。仍以原讞上。浙京官益恚。再疏爭之。而刑部提訊之旨下。部檄至浙。令縣令親解屍棺入都。浙紳聞之大懼。亟謀乘夜啓品連棺。以它屍易之。劉令故貪鄙。署中吏役莫不恨之。次骨。故無一人洩其事者。劉令行時。尙陽陽自得。語人曰。品連服毒固確。楊乃武終無由卸罪。吾行騎款段出都門矣。既抵部。部臣奏請開棺蒸驗。先照例詢劉令是否真苦主屍棺。劉答以無訛。且循例具親供甘結。棺既開。劉乃大愕。曰。此似非真屍矣。問官叱之曰。爾已具結於先。今尙何狡辯爲。劉遂俛首無一辭。案既結。楊及畢氏皆釋放。巡撫學使臬司及歷次承審道府州縣皆革職降調。有差。劉令發黑龍江。遇赦不赦。時年已七十矣。此案到京之日。刑部署中觀者如堵牆。幾無插足地。見者云。葛氏肥白。頗有風致。云。葛出後。削髮爲尼。楊則不知所之。又楊每於供詞畫押時。以屈打成招四字編爲花押書之。意者楊必有隱慝。冥冥中特借此

以懲之耳。

書麻城獄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慙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欲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漫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峻五榮者。乃生員楊同範也。因請褫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言。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有鄉民黃某見河灘淺水中有一尸。爲犬爬。噉。告地保請應求往驗。會兩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指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件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能辨。殮而置榻焉。同範五榮不允。

率其黨數十人。闕於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覬覦湯缺。所用件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件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鞠。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跽。肉煙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亦不免。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瞽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塚。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鬢髮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灸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己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剜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平。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件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賂。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

明居亡何。同範鄰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摺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問聞。卽白巡撫吳應棻。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

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
範同五榮等。袁子才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
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
而轆轤變幻。危乎艱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
於折獄也庶幾矣。

王樹汶之獄

河南南陽府鎮平縣猾胥胡體安者。盜魁也。河南以多盜故。州縣皆多置胥役。以捕
盜爲名。大邑如滑杞。隸卒皆多至數千人。實則大盜卽窟穴其中。平時徒黨四出。劫
人數百里外。哀其所得。獻諸魁。大府捕之急。則賄買貧民爲頂兇。以消案。有司顛預。
明知其故而莫敢究詰。盜風乃益熾。體安兇猾。尤冠其曹。一日使其徒劫某邑巨室。
席所有以去。鳴諸官。案久未破。巨室廉知體安所爲。則上控司院。巡撫涂宗瀛檄所
司名捕之。體安大窘。陰與諸胥謀。以其家童王樹汶者。僞爲己。俾役執之去。樹汶初

不肯承。諸役私以刑酷之。且廷以定案後決無死法。樹汶始應諾。樹汶年甫十五。羸弱小。人固知其非真盜也。縣令馬翥者。山東進士也。聞體安就獲。則狂喜。不暇審真僞。遽馳牘稟大府。草草定案。當樹汶大辟。於時體安已更姓名。充它邑總胥矣。樹汶猶未之知也。刑有日。樹汶自知將赴市。乃大呼曰。我鄧州民王樹汶也。安有所謂胡體安者。若輩許我不死。今乃食言而戮我乎。監刑官以其言白宗瀛。宗瀛大駭。亟命停刑。下所司覆鞫之。卒未得要領。樹汶自言其父名季福。居鄧州。業農。乃檄鄧州牧朱刺史光第。逮季福爲驗。未至而宗瀛擢督兩湖以去。獄事遂中變。河道總督李鶴年。繼豫撫任。開歸陳許道。任愷者。甘肅人也。先爲南陽守。嘗讞是獄。又與鶴年有連。於是飛羽書至鄧。阻朱公。俾勿逮季福。且以危言怵之。朱公慨然曰。民命生死所繫。曲直自當別白。豈有相率場蔽。陷無辜之民。以迎合上官者耶。任愷使其黨譬說百端。終不爲動。竟以季福上。使與樹汶相質。則果其子也。愷始大感。知是獄果平反。已且獲重咎。百計彌縫之。豫人之官御史者。乃交章論是獄。說頗侵鶴年。鶴年初無

意袒愷。然出身軍旅。素簡貴。不屑親吏事。又恚言路之持之急也。遂一意力反宗瀛。前議然。樹汶之非體安。則已通國皆知。無可掩飾。則益傳會律文。謂樹汶雖非體安。在律強盜不分首從。皆立斬。原讞者無罪。時樹汶入獄已五年。初止爲體安執爨役。或曰變童也。並無從盜事。而讞者必欲坐以把風接贓之律。於是樹汶遂爲此案正兇。而官吏之誤捕。體安之在逃。悉置之不問矣。言者益大譁。劾鶴年底愷。於是有派河督梅啟照覆審之命。故事欽差治獄。皆令屬官鞫之。大臣特受成而已。河工諸僚佐。什九鶴年故吏。夙承鶴年意。啟照已衰老。行乞休。不欲顯樹同異。竟以樹汶爲盜。從。當立斬。獄遂成。言者爭之益力。吳縣潘文勤。時長秋官。廉得其實。乃奏請提部覆訊。且革馬翥職。逮入都。於是趙舒翹方以郎中總辦秋審。文勤專以是獄屬之。研鞫數月。始得實。行具奏矣。而鶴年使其屬某道員入都爲游說。某故文勤門下士。文勤入其說。遽中變。幾毀舊稿。仍依原讞上矣。趙爭之甚力。曰舒翹一日不去秋審。此案一日不可動也。方爭之烈。文勤忽丁外艱去官。南皮張文達繼爲大司寇。文勤亦旋

悟。貽書文達。自咎爲門下士所誤。所以慰留趙者甚力。疏上。奉旨釋樹汶歸。成馬翥及知府馬承修極邊。鶴年啟照。及臬司以下。承審是獄者。皆降革有差。而朱公已先以他事。置吏議。則任愷。嗾鶴年爲之也。方三法司會稿時。豐潤張學士佩綸署副憲。閱疏稿竟。援筆增數語於牘尾云。長大吏草菅人命之風。其患猶淺。啟疆臣藐視朝廷之漸。其患實深。云云。輦下士大夫。莫不歎爲名言。一時督撫。皆爲之側目。其實此語亦有所本。當光緒丁丑。刑部治葛畢氏獄。給事中王昕。疏劾浙撫楊昌濬。疏中大意。卽此數語也。禮部侍郎張亨嘉。於時以大挑知縣。需次東河。啟照之派員。讞案也。亨嘉與焉。獨持議平反。不肯附和鶴年黨。比提部。部檄查取諸承審官職名。亨嘉請去己名。啟照不許。乃請咨會試。陳牒刑部。述此案始末綦詳。以是免議。旋卽於是科成進士。入翰林。義寧陳撫部寶箴時官豫臬。當朝命啟照覆訊也。陳公固心知樹汶冤。以啟照爲其鄉先輩。冀力爭。得轉圜。而啟照中先入言。卒不從。及部檄至。有謂陳公可據此自辨者。陳公謝之曰。吾不欲自解以招人過也。遂同臬吏部議。獄之起。當

光緒己卯。訖癸未春。始議結。豫人談斯獄者。猶曰。微朱公。樹汝無生理也。然體安卒無恙。

記李長壽李巧玲

李兆受又名長壽。爲捻匪渠魁。其生平跋扈反覆。叛降撫剿之事實。具載清史。不復錄。茲錄其與李巧玲遺事。長壽雄於財。挾資走上海。蓋耳李巧玲之豔名而來者也。時丹桂戲園。創於甬人劉維忠。廓式恢宏。李長壽至。據其中廳。責令戲園侍者。毋令他人入座。曰爲我召北里妹來。侍者見頹然一老翁。裝束類鄉曲。不知其爲何如人也。姑諾之。然彼時北里妹。聲價高甚。所謂長三者。非有介紹不得近。侍者乃商之於么二。擇其最下者。召十許人至。侍坐於旁。李視之若無睹焉。劇將終。命僕人輦金至。人賞百金。燦然列案上。於是一夜之間。李長壽之名大震。明夜又來。仍命召妓。則爲長三者。爲么二者。妍者。媼者。紛至沓來。亦不及辨爲若干人也。長壽左顧右盼。意殊不慊。諸妓之當其一盼者。卽引以爲榮。竊竊然謂其同儕曰。李大人顧我。同儕視李

大人則其僕方奉黃金水煙筒以進也。是故輓近奢習。有以黃金爲煙筒者。實自李長壽始。劇將終。李長壽起。拂衣去。侍者請賞。則曰。上海妓者。例以三元爲一局。吾昨所發者。已溢今日之數矣。侍者無如之何。是夕也。北里諸姬空巷而至。後來者坐無隙地。中獨有一人岸然不顧者。則李巧玲也。長壽以巧玲不爲所屈。笑曰。婢子乃不爲動耶。乃夤緣以識李巧玲。狂恣豪奢。巧玲之婢請盥。長壽臂金條。脫承其巾。微水濺脫條。婢曰。條脫著水矣。長壽遽解下曰。旣著水。無所用之。卽以賞汝。婢驚愕。卻顧。目視巧玲。巧玲曰。此何物事。值得如許驚怪。婢乃謝而受之。會新歲。長壽至。例賞而外。復以數百金擲庭際。俾婢輩爭拾爲戲。如是種種。皆所以媚巧玲也。而巧玲膜不爲動。夫長壽雖一世之梟雄。抑亦酒色之徒也。其所以如是者。以欲求得巧玲肌膚之親之故。巧玲乃僞爲不知也者。終不作留髡之舉。至是。長壽術無所施。一日。懷五千金之券。至。故置於案上。僞爲遺忘也者而去之。明日。匆匆來曰。昨誤遺一紙。於是。盍檢以還我。意蓋以利動之也。抑知巧玲布置之詭。應對之捷。神色之整。以暇有出。

夫長壽意料之外。抑亦出於今之讀者之意料之外者。嗚呼。其術可懼。其慧又令人可愛也。當其聞長壽之言也。從容顧其婢曰。奴輩不識字。可取出。俟李大人自檢之。婢卽以紫檀小匣進。發其匣。金珠之類。幾充物焉。餘則契券之屬。檢之。則三四千者。五六千者。縱橫錯雜。不知其爲數之幾何也。長壽錯愕。不知所爲。幾不復斂其手。良久。乃徐徐言曰。吾亦不辨何者爲吾物矣。姑置此可也。婢乃捧匣以退。至是而李長壽乃嗒然矣。揭竿起事之狂。至是無可施。攻城略地之詭謀。至是無可展。沖鋒陷陣之勇氣。至是無可用。反戈相向之狡詐。至是無可逞。惟太息言曰。婢子可恨哉。取

457

運不濟。命途多舛。未久卽結識某甲。盡出其資。股開留春茶園。一敗塗地。復搆訟事。禁獄中。旣釋出。則憔悴無人狀。竟不知所終。李巧玲賞識伶人。與胡寶玉有同嗜。曾以爭一黃月山之故。彼此據戲場而不歸。竟達於日。卒於兩無所獲而後已。迨巧玲墮落。寶玉乃無敵於儕輩。

楊翠喜

楊翠喜者。直隸北通州人也。家素貧。十二歲時。其父母攜往天津。時拳匪勢張。乃逃避至蘆臺。匪亂旣熾。無可謀生。其父售翠喜於土棍陳某。聯軍攻破天津。陳某遂挈翠喜至津。居城中白家胡同。與楊茂尊爲鄰。轉售翠喜於楊。是爲翠喜墮落孽海之始。是時津沽間之聲伎。頗稱一時之盛。時有陳國壁者。購幼女二。一名翠鳳。一名翠紅。在上天仙演戲。均得善價。楊茂尊羨甚。乃謀於陳。令翠喜隨翠鳳等學戲。專演花旦。所演諸戲。亦均淫娃之音。若拾玉鐲珍珠衫賣胭脂青雲下書之類。年十四。在侯家后協盛茶園。初登舞臺。所入甚微。未幾受大觀園之聘。聲價爲之一振。津門豪客。

多爲翠喜揄揚。爲一時女伶冠。時翠喜年方十八。後翠喜又就天仙之聘。聲名益高。月獲包銀。可八百元。於是芳名籍甚。迨趙啟霖參奏出。而楊翠喜之名。遂闐動全國矣。余同學楊君。謂趙奏本不實。當時趙撫拾影響之詞。張皇入奏。其意不過圖一己直聲。振天下耳。蓋載振本儂薄少年。性喜漁色。與弟攫二。訪艷藏嬌。無所不至。風流趣史。廣爲流傳。宜世人多信爲實事也。

振貝子辭職疏

前清貝子載振爲趙啟霖參揭。案結。趙以妄言落職。全臺大譁。載振內不自安。亦具疏辭職。其詞略謂。臣系出天潢。夙叨門蔭。誦詩不達。乃專對而使四方。恩寵有加。遂破格而躋九列。倏因時事艱難之會。本無資勞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無多。遂至人言之交集。雖水落石出。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厚天高。踳跲有難安之隱。所慮因循戀棧。貽衰親後顧之憂。豈惟庸懦無能。負兩聖知人之哲。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再四思維。惟有仰懇天恩。開去一切差缺。願從此閉門思過。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倘

他時晚蓋前窓。或尙有墜露輕塵之報稱云云。婉曲微妙。文詞斐然。或云此疏係太倉唐文治捉刀也。

士大夫之諂媚

前清乾隆間汪太史詔事豪貴。其妻某氏始拜金壇于相國妾爲母。嗣相國勢衰。梁瑤鋒秉樞柄。又令其妻拜梁爲義父。蹤跡曠密。時相傳冬月嚴寒。梁早朝。汪妻輒先取朝珠。溫諸胸中。親爲懸掛。自來諂臣媚妾。悅人惟恐不工。至爲婢妾倡伎之所不爲。而未有甚於此者也。又聞某妻拜梁爲義父時。執贄登堂。拜畢。出懷中珊瑚念珠。雙手奉之。梁面發赤。疾趨而走。其妻持念珠。追至廳事。圍繫其頸。時坐上客滿。皆大驚失措。紀曉嵐作詩譏之云。昔曾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奔門楣新吏部。淒涼池館舊中堂。君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祇爲郎。百八念珠親手捧。探來猶帶乳花香。（此事詳見近人所著小說傀儡記）又秦州王某者。記名軍機章京。將傳到矣。忽一日呈請回籍。攜眷出京。衆皆大愕不解。有知其事者。謂王無意中得罪一

人。其人持刀日夜伺於途。將得而甘心焉。故寧棄官歸耳。先是某日。署中派人遞摺件。時王已移居外城。夜半倒趕城而入。將至東華門矣。忽摸索車中。忘攜朝珠。大窘。時已不能出城往取。因憶有汪某者。住東華門左近。盍往假用之。遂驅車至汪宅。汪已寢。聞王半夜至。披衣起。問何事。王以情告。請借用之。汪沈思曰。我軀體較爾長大。我珠恐不合用。我將內人珠借爾用之可也。匆匆取珠出。卽掛於王項。王戲吟曰。百八牟尼珠一串。歸來猶帶乳花香。汪登時面色大變。怒氣勃勃。返身入內。王亦異之。不俟其送。卽出而登車。甫揚鞭。汪已趕至。手白刃大罵曰。爾糟蹋人太甚。不殺爾誓不干休。追斫其車尾。急馳不及而免。及事畢。欲遣人還珠。又見汪怒目持刀。立門外以俟。大懼而奔。汪追及大街而返。自是每出。必遇汪挾刃以俟。故決計棄官歸也。後有知者。謂汪卽乾隆間某夫人拜梁相爲義父者之曾孫也。王不知其爲汪某之後。誤揭其曾祖之短。宜乎汪某之恨入骨髓也。又道光朝一翰林。夙出濰縣陳官俊門下。陳喪耦。翰林爲文以祭之。有喪我師母。如喪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嘗爲許乃普之

義女。有詆之者。集成語作聯。揭之門外云。昔歲入陳。寢苦枕塊。昭茲來許。抱衾與稠。二事略同。一詩一聯。皆爲言官登白簡。至今有餘臭焉。

入相奇緣

乾隆中葉。和珅以正紅旗滿洲官學生。在鑾儀衛當差。舉昇御轎。一日大駕將出。倉猝求黃蓋。不得。高宗云。是誰之過歟。各員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應聲云。典守者不得辭其責。高宗見其儀度俊雅。聲音清亮。乃曰。若輩中安得此解人。問其出身。則官學生也。和珅雖無學問。而四子書五經。則尙稍能記憶。一路昇轎行走。高宗詳加詢問。奏對頗能稱旨。遂派總管儀仗。升爲侍衛。洊擢副都統。遂遷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尊寵用事。旅由尙書授大學士。蓋自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後。嚮用益專。其子豐紳殷得。復尙公主。（公主府址。清季改爲北京大學堂。）而權勢愈熏灼矣。性貪黷無厭。徵求財貨。皇皇如不及。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輦貨權門。結爲奧援。當時督撫如國泰。王賈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之倫。贓款纍纍。屢興大獄。侵虧公

帑鈔沒貲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爲他代所罕覩。此輩未始不恃和坤爲奧援。迨罪狀敗露。和坤不能爲力。則亦相率伏法。然誅殛愈衆。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焉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爲自全之地。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爲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當是時阿文成公以元勳上公首相。爲樞府領班。然十餘年中。常奉命出赴各省治河賑災查案。席不暇暖。和坤益得潛竊魁柄。行文各省。凡有摺奏。並令具副封。先白軍機處。專政旣久。吏風益壞。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和坤復任意稽壓軍報。並令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級。以邀獎敘。而和坤亦得晉封公爵。且於覈算報銷。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能不侵尅軍餉。教匪且愈勦愈多。幾至不可收拾。蓋至乾隆末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氣。殆盡斲喪於彼一人之手矣。

和坤之家財

和坤用事二十餘年。至嘉慶三年以前。未嘗一被彈劾。乾隆間御史曹錫寶。雖嘗一劾其家奴劉全。藉勢招搖。家資豐厚。然廷臣查勘。竟以風聞無据覆奏。錫寶坐妄言

被詰責。及嘉慶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而和珅始爲御史廣興。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所劾。卽日奪職下獄。尋賜自殺。其家財先後抄出。凡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百二十三兆兩有奇。未估者尙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比例算之。又當八百兆兩有奇。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雖以法國路易第十四。其私產亦不過二千餘萬。四十倍之。猶不足以當一大清國之宰相云。

皇帝一員

孫可望在滇。劫永歷入營。日支糧五升。肉菜少許。餉司上日計簿曰。皇帝一員。皇后一口。太子一口。可望怒罵曰。奴輩不書皇帝一尊。而云一員。使我得罪主上乎。其可笑如此。

孀婦異材

明末。興邑有某太太者。孀婦也。時有部郎某。銜恤家居。一日晨起。假寐於其廳事。忽

夢一白蟒蜿蜒過。驚起。至門外瞻之。則見此婦滿身縞素。自其夫之墓祭掃歸。過猶未久。部郎適喪偶。既異其夢。復艷其姿。遣人媒合之。娶歸其家。尊爲太太。太太既入門。持家井井。又善伺部郎意。甚嬖寵之。無何部郎服闋赴都。選知蜀中某府。挈之赴任。署中事皆委之經理。明察如神。內外咸憚之。不敢欺。不數年積鏹累千萬。已而部郎死。太太扶櫬歸里。厚資居僻壤。所爲多不法事。少年佼好者。留與之亂。里中人稍忤其意。縛以歸。閉之一室。絕其飲食。死卽投之水火。前後殺無算。先是部郎前妻有二子。遇之虐。次第死。太太亦有二子。長子稍壯。心非其母所爲。太太怒。酖殺之。次子懼。逃匿外家。不敢回。由是益肆行無忌。久之爲大吏所訪。擒置太原獄。將治其罪。適是時闖賊旣破寧武。由宣大直薄都門。太原雖不被兵。而鶴唳風聲。警報疊至。太太乃以重金賄獄吏。自繪其貌。寓書於闖。大約謂己之財可以佐軍資。己之貌可以充下陳。乞還兵太原。出之獄中。俾得侍巾櫛。闖得書大悅。自率輕騎疾馳至太原。築長圍攻之。太太知闖已至。先布置腹心數人於獄外。城破前一夕。自獄中破械出。遁歸。

興邑。比城破。闖求之獄中。不得。將移師興邑。而太原至興邑四百里。崇山疊嶂。道窄。僅一線。兵不能至。乃已。太太自獄中歸。益橫於里中。適清定鼎燕京。中原猶未大定。亦無過問者。竟得以壽終於家。此事距今幾三百年。興邑人猶無不知有某太太者。

道光時河工之奢侈

銅瓦廂河決以前。治河有兩總督。北督駐濟寧。南督駐清江浦。北河事簡費絀。繁劇迴遜南河。方道光中葉。天下無事。物力豐厚。南河奢侈之風。實有出於吾人想像之外者。南河歲修經費。每年五六百萬金。然實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餘以供文武員弁之揮霍。大小衙門之酬應。過客遊士之餘潤。凡飲食衣服車馬玩好之類。莫不鬪奇競巧。務極奢侈。卽以宴席言之。一豆腐也。而有二十餘種。一豬肉也。而有五十餘種。豆腐須於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統計價值。非數百金不辦也。嘗食豚脯。衆客莫不歎賞。但覺其精美而已。一客偶起如廁。忽見數十死豚枕藉於地。問其故。則向所食之豚脯一碗。卽此數十豚之背肉也。其法閉豚於室。每人手執竹竿。

追而扶之。豚叫號奔繞。以至於死。亟割取其背肉一片。萃數十豚。僅供一席之宴。蓋豚被扶將死。其全體菁華萃於背脊。割而烹之。甘脆無比。而其餘肉則皆腥惡失味。不堪復食。盡委之溝渠矣。客驟睹之。不免太息。宰夫熟視而笑曰。何處來此窮措大。眼光如豆。我到纔數月。手扶數千豕。委之如螻蟻。豈惜此區區者乎。又有鵝掌者。其法籠鐵於地。而熾炭於下。驅鵝踐之。環奔數周而死。其菁華萃於兩掌。而全鵝可棄也。每一席所需不下數十百鵝。有駝峯者。其法選壯健駱駝。縛之於柱。以沸湯灌其背立死。其菁華萃於一峰。而全駝可棄。每一席所需不下三四駝。有猴腦者。豫選俊猴。被之繡衣。鑿圓孔於方桌。以猴首入桌中。而挂之以木。使不得出。然後以刀剗其毛。復剖其皮。猴叫號聲甚哀。亟以熱湯灌其頂。以鐵椎破其頭骨。諸客各以銀勺入猴首中探腦嚼之。每客所吸。不過一兩勺而已。有魚羹者。取河鯉最大且活者。倒懸於樑。而以釜熾水於其下。并敲碎魚首。使其血滴入水中。魚尙未死。爲蒸氣所逼。則擺首搖尾。無一息停。其血益從頭中滴出。比魚死而血已盡在水中。紅絲一縷。連綿

不斷。然後再易一魚。如法滴血。約十數魚。庖人乃擦血調羹進之。而全魚皆無用矣。此不過略舉一二。其他珍怪之品。莫不稱是。食品既繁。雖歷三晝夜之長。而一席之宴不能畢。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此僅舉宴席以爲例。而其餘若衣服。若車馬。若玩好。奢侈之風。莫不稱是。各廳署內。自元旦至除夕。無日不演劇。自黎明至夜分。雖觀劇無人。而演者自若也。每署幕友數十百人。游客或窮困無聊。乞得上官一名片。以投廳汛各署。各署無不延請。有爲賓主數年。迄未識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敬。每逾旬月。必饋宴席。幕友有爲碁博擲蒲之戲者。得赴帳房領費。皆有常例。每到防汛緊急時。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日五日者。則爭羨以爲榮。主人必有酬勞。一二百金不等。其久駐工次。與在署執事之幕友。沾潤尤肥。非主人所親厚者。不能得也。新點翰林。有攜朝貴一紙書謁河帥者。河帥爲之登高而呼。萬金可立致。舉人拔貢。有攜京員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嗟乎國家歲糜巨帑以治河。然當時頻年河決。皆官吏授意河工。掘

成決口。以圖報銷保舉耳。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貪官汙吏之驕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貧苦。以佛氏因果輪迴之說例之。則向之踞肥缺飽慾壑者。安知其不爲豚爲猴爲駝爲魚鵝也。同光間。河工頓衰。冷落京員。猶嘗切齒扼腕。謂漕運河工二者不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夫復漕運河工。不過京員往來南北。足以潤其囊橐而已。爲此說者。豈尙有人心耶。

和珅善謔

和相雖位極人臣。然殊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謔語。以爲嬉笑。嘗於乾清宮演禮。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武子教演女兒兵矣。又安南貢金座獅象。空其底者。和詫曰。惜其中空虛。不然可多得黃金無算也。爲夷官所姍笑。其器量淺隘若此。嘗閱聞見後錄。載章子厚好爲市衢之談。以取媚於神宗之語。可見今古權奸如出一轍也。

權臣奢儉

世之論人者。莫不以奢爲驕汰。以儉爲美德者。然大臣臧否。自當論其大節。初不在奢與儉也。汾陽王姬妾數十人。寇萊公蠟淚成堆。卒爲名臣。秦檜之不著黃衫。盧杞之惡食。非不儉樸。然終不免爲小人。此史策之尤著者。嘉慶間某閣臣。歷任封圻。簋不飭。其家奢汰異常。輿夫皆着毳毼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嘗操演士卒。有司某適餽銀五萬。某揮散軍士。略無吝色。至於和相。則賦性吝嗇。出入金銀。無不持籌握算。親爲稱兌。宅中支費。皆由下官承辦。不發私財。其家姬妾雖多。皆無賞給。日殮薄粥而已。然二公貪婪。如出一轍。初不以奢儉易其行也。

外臣賜花翎

清初定制。外任文臣無賜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懋觀承官直隸制府時。眷遇頗優。以古北口大閱。故公特乞賜花翎。上笑曰。若爾侏儒狀。亦愛花翎耶。因特賜之。嗣後外任督撫。屢有蒙恩賜者。惟劉文正公督陝時。特賜花翎。公回京時。卽日繳還。上亦優容。不加責也。以直隸總督之尊。請賞花翎。而上以調侃之詞出之。亦可見清高宗之

驕泰無禮。與當時大臣柔媚無氣節矣。

線量美人

蔣賜棨爲文肅公孫。承先代家世。上頗優眷。侍郎乃附和和相。因與其家人劉全等聯爲友誼。分庭抗禮。頗自墮其家聲。朱文正公曰。使戟門不趨和相。自守家範。其侍郎固在也。今周旋若此。乃終未能改一官階。徒自減其聲價。甚無謂也。侍郎頗好色。以爲婦女顧而長者。其交始久。故預製墨線。合其度者。方爲收用。時謂之線量美人云。

糊塗官

福建有秦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劇演至雷峰塔許仙合鉢事。秦忽大怒。呼吏執許仙下堂笞之。優人訴曰。某戲子。非許仙也。秦曰。吾原知爾戲子。若真許仙。則笞死矣。一時傳以爲笑。江蘇某官攝太倉令。方審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訴子業剃頭而忤逆者。某以瀆擾。叱令驅出。案畢退堂。忽意此剃頭父呈忤逆事。卽令役速

將在署剃頭之人縛至。某一見大怒曰。爾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責至一百。其人昂首辯曰。小人實係早年喪父者。某始恍然。滿堂書役皆匿笑而散。因記黔中苗人稱天子爲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矇。粵西瑤人稱官府曰瞎。噫。矇瞎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褒與。竊謂若二君真當之而無愧者也。又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雞姦者。訴曰。將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與爾江北何干。衆爲哄堂大笑。既詢知其故。乃爲判斷。此則語音之誤。非二公之倫矣。

一百萬之部費

福康安平西藏凱旋。戶部書吏以軍需報銷之部費請。人問需幾何。曰。非數百萬不可。衆咋舌。司閹者更峻拒而痛呵之。格不得達。退而輦金十餘萬。遍賂王府左右。上刺請見。以賀喜求賞爲詞。福早有所聞。因大怒曰。么麼小胥。敢向大帥索賄乎。顧膽大若是。必有說。姑令其見。宣入。厲色詰之。對曰。索費非所敢。但軍需浩大。累至數千萬。冊籍太多。必數倍書手。日夜迅辦。數月之間。全行具奏。聖上方賞功成。天顏有喜。

而大事因無罅隙可尋。若刻無巨資。僅就原有之人。分案陸續題達。非三數年不能了局。如是則今日所奏。乃西軍報銷。明日所奏。亦西軍報銷。皇上厭倦。必干詰責。物議因以乘之。必興大獄。而中堂威望。遂一旦墮地。故非敢索費。特爲中堂計爾。詞畢。福激賞不已。遽飭糧臺先予以二百萬。所謂王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者。尙見劫於吏胥之手。如是其可畏也。疆吏之被其坑殺也。何俟言哉。吁可慨也。

清漢合璧之殿試策

清初新庶常年少者多派習國書。蓋期其兼綜九能。儲承明制誥之選也。至殿試對策。則從無以清書入卷者。康熙戊辰科進士仁和凌紹雯少習清書。廷對日用清漢合璧體書寫。讀卷諸臣靡可位置。乃以之殿二甲。以闡場應奉之作。亦何必獨爲其異。雄才邃學。揚聲有期。側藝偏長。詭遇可恥。如紹雯者。設拘守常格。隨衆漢體。（按漢體二字岳卷翁以之稱飛白書。蓋避鄂王諱也。借用之。）豈併此二甲末名。亦不得耶。

福康安威福自恣

大學士公福康安督蜀。勢張甚。竈下厮養。憑藉搏噬。一日輿夫入人家攫釵珥。都司徐斐見而訶之。其黨伍捽徐撻辱。冠服皆毀。姚方伯令儀方爲成都太守。捕治之。斃其魁。公相怒曰。守敢爾。詰之則抗詞以對。時姚已奏擢川東道。乃遣騎追前疏還。然姚直聲震西川矣。後卒開藩是省。同治間浙江吳仲雲制軍振械官蜀中。蜀人猶有言其事者。制軍爲製太守怒樂府。又綿州李觀察調元童山詩集。有清江行。爲福公出征後藏過錦而作。其述當時供張之盛。聲勢之赫。亦復窮極奢麗。尊若帝天。福以椒房貴戚。專閹。因人成事。初無戰功之可言。而威福自恣如此。宜清仁宗諭旨。每誠臣工。多以福康安與和珅並舉歟。

福康安輿夫之橫暴

福康安行軍時。遴選昇夫。皆壯狡者。四班更替。日馳百里。卽臨陣督戰。亦仿韋虎故事。不乘騎也。故輿夫尤橫。嘉慶初。以廓匪不靖。經理藏衛。方以地險寇遁。紆籌乏策。

一轎夫頭素暴橫。入苗人家。強奪藏丫頭簪珥。巡視都司徐斐禁之。卽摔徐下馬。裂其衣毆之。時隨營爲川北道楊荔裳。姚一如副之。姚剛直喜任事。聞之赴轅稟福。司閹林姓。卽林臬臺之叔。頗解事。曰將軍以過勞心。少不豫。此等瑣屑。兩君決之可耳。遂遣多役捕至。猶肆咆哮。怒呼用棍。衆憤旣深。痛予擊撲。手攔至四十。放起已斃。復往稟知。福亦不怒。曰搶奪鬪毆。軍政固應加重。但飭閹人急爲選充。越數日移營。輿已駕而輿夫不集。嚴督之。則環跪崩角。曰役等捨命奔走。原止供奉貴人。今隨員均可嵬戮。役輩恐無遺子。惟將軍主之。福赫然。卽詢誰斃役者。姚昂然曰。姚令儀也。與楊揆無與。福曰。何不告我。曰瑣事賤人。何敢上瀆。福不得已。曰責之固當。斃之太過。遂撤姚差。時姚已保升川東道。摺已繕。并撤之。改用李鏞。則怒其對之戇也。久之乃得遷。時雲間許小歐先生在都門。聞之。爲賦小樂府一章。紀之云。揚干僕。叔向戮。涇水兵。段尉刑。書痴白面太憨生。一怒能使三軍驚。上公鬪帳醉眠熟。狐鼠憑陵竊威福。就中輿皂尤猙獰。日日肩公作公足。入市手掣幼婦釵。毀垣刀搥門官腹。監紀咨

嗟軍尉愁。忌器情多空。踟促闐然一騎來。意氣顛如雷。儻令先貴近。何物此重儻。呼吏摔之下。倔强奚爲哉。赤棒擱盈百。血肉飛塵埃。上公慙謝首。頻俯實應且。憎謂予侮。從此蛾媚謠。詠多鸚雀紛。曉鳩鳥訴。片語何緣解。忤公三年終。竟難淹我。巖廊傳說作奇聞。想像鬚眉爭起舞。君不見曹黃門。糾劉禿子。幾輩寒蟬羞欲死。不分茸城強項多。二妙同岑照青史。

王亶望之豪侈

王亶望喜食驢肉絲。廚中有專飼驢者。蓄數驢肥而健。中丞食時。若傳言燻驢肉絲。則審視驢之腴處。割取一臠。烹以獻。驢割處血淋漓。則以燒鐵烙之。血卽止。鴨必食填鴨。有飼鴨者。與都中填鴨略同。但不能使鴨動耳。蓄之之法。以紹酒罈鑿去其底。令鴨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鴨頭頸伸於罈口外。用脂和飯飼之。罈後仍留一窟。俾得遺糞。六七日卽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荳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則殺兩鴨煎湯。以湯煮豆腐獻之。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終也。

劉第五

劉第五者。教匪林清黨也。奉旨各省協擒。許以重賞。知葉縣廖寅子思芳。勇敢聞於時。思以奇功自見。而行多鹵莽。一日投宿旅店。店中故有偉男子。口操齊音。腰懸利刃。二思芳震駭。迫視。刀箭瘢歷落胸間。急出呼騎士兜擒之。問其名。曰劉第五。喜而送諸縣。既定讞。解刑部。而曲阜孔氏上言。廖所獲者孔氏佃農劉第五。非教匪逸。會劉第五也。上怒。集廷臣鞫問。如孔氏言。乃釋劉而繫思芳。都中士大夫。日以此爲談柄。一日恭值上躬耕籍田。百官祇候於望耕臺下。或向大司寇韓桂齡先生。詢問原委。會諸城劉侍郎信芳。與德州盧尙書南石並立。韓戲指二人曰。都是汝山東人不好。劉未及答。盧曰。劉曰。都是他姓劉者不好。劉應聲曰。都是汝第五者不好。蓋德州序第五也。衆皆大笑。其聲譁然。時上已出殿。似有所聞。前引侍衛飛趨而來。舉手揮之。始各屏息。明日糾儀御史。欲上彈章。或以事涉德州力阻而止。卽此見戲言之有損無益。而思芳瘐死獄中。尤可爲恃勇貪功者戒。特不知承平世界。佃農帶刀何爲。

刀箭創何由而至耳。

記齊王氏

蜀中妖婦齊王氏。軍中稱爲齊二寡婦。姿容絕艷。而驍勇特甚。兼善幻術。時桂涵羅思舉赴營投効。勒制軍以都司札付二張。元寶二錠給之。限七日斬齊王氏首級。遲則軍法從事。二人易服往探。齊王氏擁衆屯大寺內。夜臥紗帳中。一足翹帳外。室中燃巨燭如白晝。檐下持刀護者四十人。二人登樹伺之。竟夜不得其便。因相商曰。逾限當死。不勝亦死。不如徑往取之。遂各執巨斧。從樹躍下。持刀者四散辟易。齊王氏躍起。從床中飛出一鞭。幾爲所中。倉猝中斫其一足而出。俄而賊營大擾。舉火如星。二人仍從樹上穿葉攀枝而遁。持足以獻。勒疑其僞。後知齊王氏受傷。越日死。遂復優賞之。有黑老頭者。每戰作先鋒。尤爲勇悍。曾一日手斬總兵二人。官軍望而畏之。有徽人裴某。能手舉五百觔。隨其同鄉某監司在營。一日大帥議出隊。裴出跪帳前。求派差使。帥問何人。監司稟稱係伊隨僕。不諳軍規。當責懲之。帥曰。此人頗有膽氣。

令帶百人出隊。獲勝而回。賞以六品頂戴。裴大喜過望。月餘。又領衆巡行。遙見一女子單騎持槍至。衆兵望見盡逃。裴自念一女子耳。殺之。當不費力。策馬直前。舉矛刺之。女略一舉手。裴已翻身入溝內。幸素習水性。見女下騎。俯首尋覓。遂從水中躍起。矛中其喉。女出不意。仆地而死。卽登岸。拔刀斬其首以歸。因所殺一女子。不敢報功。私與同列言之。索觀其首。乃黑老頭也。立聞於帥。亦大喜。超擢參將。後官副將而終。

記紅娘子

崇禎末流寇四起。繩妓紅娘子亂河南。虜杞縣舉人李信去。強委身事之。信不從。逃歸。有司疑信執下獄。紅娘子來救。城中民應之。信仍歸紅娘子。遂與李自成約爲兄弟。決意爲逆。李信妻湯氏勸不聽。縊於樓。面色如生。未識何時死。乃出約隊。復入殮之。得絕命詞一首云。三千銀界月華明。控鶴從容上玉京。夫壻背儂如意願。悔將後約訂來生。信得詩。大慟欲絕。此事與汪燕庭所傳玉兒事相類。

紀高道士

京憲報紀高道士一則。頗足供人研究。錄如下。白雲觀西便門外迤西路北高道士。今已羽化。供職上清矣。稽其生平功行。錄實以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者也。觀奉長春真人。正月十九日。真人誕辰。都中達官貴人。命婦閨媛。皆趨之。禮真人者。必拜高道士。言應酬者。遂以是日爲高道士生辰。拜時或答或否。答者必其交疏。或名位未至者也。若直受之而不報。則頂禮者以爲榮。昔閱石頭記。心異張道士事。謂以史太君之貴。王熙鳳之驕。賈寶玉之卑視一切。何至與一老道周旋若此。比來都客爲述高道士事。乃知黃冠中真有此不可思議之人物也。客曰。往者吾就道士談。旋有一人來。與道士最稔者。道士謂之曰。昨有某君屬予爲道地。欲得海關道。余謝之曰。且慢。今朝廷方徵捐於官。海關缺肥。監司秩貴。屬望奢。恐所得不足以應上求。恁可犯不著也。此人曰。僕有友某君。以知縣分發山東。聞師父與中丞有舊。欲求一八行書栽培可乎。道士欣然曰。此易耳。中丞新有書來。懶未及復。復時附數語足矣。他日遇道士於南城酒肆。談次。道士語一人曰。某侍郎之女公子。明日出閣。予幾忘之。適前

日侍郎之夫人來談及。忽忽不及備奩物。卽以篋中所藏某總管貽我緞二端。乃大內物。總管所受上賜者。又以某總管贈我珍物二事。亦御賜品。備禮而已。此皆客述道士言。而覩縷以語人者。南城酒肆。卽楊梅竹斜街萬福居。道士入城。每以是爲居。停其肆東偏一院。境頗幽寂。凝神煉氣。或無妨焉。故客欲以杯酒結道士歡。及道士飲人以酒。悉於是肆。肆善治雞丁一品。其烹割術。爲道士秘授。肆人名之曰高雞丁云。

禮部尙書趕車

聯軍入京。凌辱王公貴人。若肅王善耆。御史陳璧等。往往迫之擔糞運石。當時各日報爭載之。懷塔布者。時任禮部尙書。於孝欽后爲姻屬。爲人至齷齪無狀。適爲聯軍所獲。以之駕車。一洋人執御時。以鞭撻其背作聲。懷回首斜睨而笑曰。老爺別打。橫豎這路。是我跑衙門跑熟的。包管不錯。其意揚揚若甚自得者。嗚呼。此恥豈西江能濯耶。

清季內務府之豪侈

前清時。內務府員。各庫庫丁。吏戶兩部書吏。其豪長皆歲入數十萬。然其人率不事家人生產。每歲所得。悉糜於聲色狗馬諸玩好。故凡歌樓妓館中。傳呼某某等。至則羣呼大爺或二爺。其音盈耳。如向日六部司員之參謁堂官然。其乞憐之狀可掬也。內務府員多豪舉。繼三文某其尤也。繼三故內務大臣繼錄弟。以八千金爲花寶琴脫籍。以三千金爲翠雲脫籍。又以鉅金爲銀福紅寶脫籍。費累鉅萬。而其平日無夕不在勾欄中。每夕必費數百金。旁觀者無不張目咋舌。而繼出之怡然。不以爲異也。文某不眷眷於妓館。專以狎優爲事。光緒中葉。伶之稍有聲譽者。皆文某爲之脫籍。每費必萬金。其豪侈真不可思議。大凡國之將亡。必有滅亡之道。當時書吏及內府員。貪黷侈汰如此。而臺諫諸公。乃視爲當然。不一參劾。天怒於上。民怨於下。有國如此。其能幸存乎。

記陳小亭

陳小亭戶部書吏子。家饒於財。曠素雲三老板。三老板者。本名素雲。十年前亦有聲於時。陳與之曠最早。十年間飲食宴處。悉在三老板家。三老板性揮霍。獨能供給。既竭其藏金。則售賣房屋以繼之。陳在京房業計百所。平均以三千金約之。可得三十萬。以此推之。三老板所糜。當不可以數計。真銷金窟也。今桐花莊等班房屋。小亭舊產也。小亭既盡售其舊業。漸貧窘。乃自設伎寮。沾漑夜度資餘潤。以餬口。前蘊香小班是也。三老板雖始終不薄視小亭。然其富過小亭且百倍。自奉之豐。視小亭蔑如也。小亭家世書吏。而富埒王侯。其祖若父。舞文弄法。賺取污濁錢。非如小亭其人。烏能排斥迅速如此。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諒哉。

奏疏紕謬

滿洲入仕之途甚寬。各部院筆帖式。目不識丁者。殆至多數。循資比俸。亦可至員外郎中。然不能得京察一等。無外補之望。乃以保送御史爲出路。朝廷視滿御史甚輕。但保送卽記名。不必考試也。故滿御史多不能執筆作書。間或上疏言事。亦他人爲

之捉刀。光緒甲午冬。東事正亟時。一日早朝。福山王文敏。在午門外。與同列論及軍事。太息曰。事急矣。非起檀道濟爲大將不可。蓋指董福祥也。一滿御史在旁聞之。殷殷問檀道濟三字如何寫。或書以示之。次日卽上奏。請起用檀道濟。又有一御史。上疏力保孫開華。不知開華已死數年矣。又某京堂上奏。言日本之東北。有兩大國。曰緬甸。曰交趾。壤地大於日本數倍。日本畏之如虎。請遣一善辦之大臣。前往該兩國。與訂約。共擊日本。必可得志云云。清德宗閱此疏。甚爲震怒。將降旨斥革。恭忠王在側。言如此。將使滿洲大臣。益爲天下所輕。乃止。昔康熙時。一老侍衛。直乾清門數十年。清寒甚。康熙帝見而憐之。因授爲荊州將軍。詔下。妻子皆狂喜。而某獨不樂。戚友來賀者。輒對之痛哭。駭問其故。則曰。荊州要地。東吳之所必爭。以瑪法之智勇。尙不能守。何況於我。此去必死於東吳之手矣。衆知其不可理喻。咸匿笑而已。然此人猶能讀三國演義。猶自知才力之不勝。在今日飛鷹走狗之徒。上萬萬矣。（瑪法者國語貴神之稱。）

洋翰林不識字

有某某留學生。識字無多。致書與何秋輦中丞。輦字誤作輦字。究字誤作宄字。秋輦作一聯嘲之云。輦輦並車。夫夫竟作非非想。究宄同蓋。九九難將八八除。真巧不可階。有唐某者。留學生而得翰林者也。致何書稱何爲秋輦老伯。又其中草菅人命。作爲草管人命。秋輦因作聯云。輦輦同車。夫夫竟作非非想。菅管爲官。個個多存草草心。可謂工絕。京中有人將前記一聯改數字者。聯云。輦輦同車。人知其非矣。究宄並蓋。君其忘八乎。則謔而近虐矣。

剛毅笑話

剛毅爲刑部尙書。上官日與諸司員言。稱皋陶爲舜王爺。駕前刑部尙書。舉大人舉陶。（陶字讀本音）此事早膾炙人口。而不知猶有令人發噱者。其在刑部日。提牢廳每報獄囚瘦斃之稿件。輒提筆改爲瘦字。且申斥諸司員不識字。諸司員咸匿笑而已。在軍機時。四川報奏勦番夷獲勝一摺。中有追奔逐北一語。剛覽摺忽大怒。謂

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摺可任意錯訛耶。擬請傳旨申斥。衆詫而問之。則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訛。蓋因逆夷奔逃。逐而獲之。追比其往時掠去漢人之財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東西南。而獨向北乎。翁常熟在旁。忍笑爲解其義。剛終搖首不謂然。

瑞澂識字無多

瑞澂性狡。未達時。在滬因拐騙珠寶事。公廨出票提之。旋遁去。逮任蘇撫時。輦巨金倩人赴滬運動。將此案取消。遂得逍遙法外。瑞與清室澤公翁爲葭李親。有所求必有所應。故辦事一切。能得心應手。無人敢掣肘。職是故也。昔時某君嘗述一段佳話。堪足發噱。一日某提學使以學校畢業公文上院（時公已護院）面呈。且請示。公故詡其能。當大庭廣衆。持此公文高聲朗誦。至肄業之肄字。乃讀作肆音。合座軒渠。公雖怒。然不敢言。卽此一端。其他可知。嗚呼。一省之廣。巡撫之責任。何等重大。一舉一動。莫不爲全省之矜式。豈可以此不學無術之徒。而貿然任之。清室欲不亡得乎。蘇

撫某公亦旗人。纔識之無。一日接見屬員。臨行叮嚀曰。太湖一帶土匪出沒之處。宜游戈游戈。蓋游弋之弋字。竟作戈字讀。吁怪矣。

滿員沒字碑之多

麟趾同治甲戌翰林。生長京師。且係世族。又爲國史纂修。當時僅二十餘歲。在館校對史傳。閱至羅澤南劉蓉等列傳。拍案大罵曰。外省保舉之濫。一至如此。羅澤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保至實缺道員。記名布政使。死且請謚。劉蓉更豈有此理。一候選知縣。遂賞三品銜。署布政使。外省真闇無天日矣。時同坐者爲陽湖惲彥彬。見其愈罵愈烈。萬無可忍。遂耳語曰。慎毋妄言。若輩皆百戰功臣。若非湘淮軍。我輩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戰何事。天下太平。與誰戰者。老前輩所謂湘淮軍何物。耶。歸誰將軍統之耶。惲笑曰。卽與太平戰耳。南方大亂十餘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詫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靜。所謂與太平戰。更難索解。惲曰。爾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稱太平天國耶。麟又曰。賊之事。我如何能知道。惲知其不足

與言。遂不答而出。

又有阿勒渾者。在黑龍江爲副都統三十年。不識漢字。更無論漢文。所行公牘。除滿文外。他皆不閱。一生長技。惟騎射耳。一日有一滿人應試者。邀南方士人某君同飲於萬福居。阿與焉。坐間。阿突然問某君曰。聞前十餘年南方有大亂事。確否。某君遂舉粵捻之亂。略言之。阿大詫曰。如此大亂。其後如何平定。某君曰。勦平之也。又曰。聞南方官兵見賊卽逃。誰平之耶。某君又舉胡曾左李諸人以對。皆不知。但曰奇哉奇哉。此數人果真能打仗者耶。可謂天下無獨必有偶矣。

都門題壁詩

昔都門廣和居酒樓。有無名氏題壁一詩。咏江春霖奏參慶邸父子云。公然滿漢一家人。乾女乾兒色色新。也當朱陳通嫁娶。本來雲貴是鄉親。鶯聲嘸嘸呼爺日。豚子依依念母辰。一種風情誰識得。問君何苦問前恩。又無名氏和作一首云。一堂兩世作乾爺。喜氣重重出一家。照例自然稱格格。（王府女公子稱格格滿洲語也）請

安應不喚爸爸。(滇俗) 歧王宅裏開新樣。江令歸來有舊衙。兒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語妙解頤。都人士爭相傳誦。而諷刺之意。躍然於筆端。某酒樓。又有題壁詩四絕云。翠鈿寶鏡訂三生。貝闕珠宮大有情。色不誤人人自誤。真成難弟與難兄。竹林清韻久沈寥。又過衡門賦廣騷。轉緣回黃成底事。誤人畢竟是錢刀。(自注) 吳音不辨王黃。王竹林係天津巨商。黃係軍裝買辦。紅巾舊事說洪楊。慘戮中原亦可傷。一樣誤人家國事。血腥新化口脂香。嬌痴兒女豪華客。佳話千秋大可傳。吹皺一池春水綠。誤人多少好因緣。詩意迷離。所指蓋即女伶楊翠喜。暨載搜納名伎洪寶寶事。二詩當時閩傳都門。幾於萬口同聲。尤以(兒自弄璋翁弄瓦)一句最佳。或爲之對曰。(兒曾偎翠弟偎紅) 真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噫。懿親當國。貪污至此。求其國之不亡得乎。

滿員笑柄

蕞鄉漫錄云。前清乾嘉間。內務司員某。外任揚州鹽院。值丁祭。吏人循例預白。某曰。

何祀。曰。祭孔夫子。某不解。以問塾師。曰。孔夫子。何人也。師曰。孔子。聖人也。仍不解。以問奏摺幕友。曰。孔子曾居何官。友曰。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愈不解。友因曉之曰。卽今之刑部尙書。兼協辦大學士耳。某恍然。召吏人及塾師。譙讓之曰。何物夫子。何物聖人。寧孔中堂而不知耶。

吳縣潘文勤公（祖蔭）於前清光緒初葉。長刑部。有滿司員某。聞其好尙文雅。思所以媚之者。乃急就成詩數十首。恭楷錄正。於堂上署諾時。揖而進之。文勤卽時繙閱。及首章題目。乃（跟二太爺阿媽逛廟）八字。（都人謂從曰跟。謂伯父曰太爺。阿媽者。滿人稱父之詞。都中隆福等寺。月有常期。陳百物以待售。往游者輒謂之逛廟云。）不禁狂笑。冠纓幾絕。某是時面若死灰。逡巡自退矣。

龔照璵棄旅順

前清甲午之役。龔照璵棄旅順而逃。其罪與衛達三等。後衛被誅。龔運動得法。得久羈獄中。庚子拳匪亂。遂自出獄。和議成。復大加運動。脫身南歸。其年六月六日。爲其

六十壽期。乃預定宴客三日。其邑人張陸先生者。素與龔有隙。第一日忽肅衣冠而入。長揖曰。六哥今日樂矣。容弟一言乎。龔曰。請見教。實願聞之。曰。弟近看新書數本。始知國民乃國家之主體。弟亦國民也。則中國土地之存亡。應負一分之責任。請問六哥。前年將弟之旅順。送向何處去也。今日能見還乎。龔大窘。狂呼逐客。二日晨。其門首忽有聯云。稱六太爺。上六旬壽。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數適相逢。曾聽得張陸先生。大踏步闖進門來。口叫六哥還旅順。坐三年監。陪三次斬。賺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願已足。最可憐。達三故友。小錢頭不如咱酒。冤沉三字赴黃泉。龔憤甚。大索數日。不得其人。（小錢頭不如咱酒者。合肥土語。）言衛用錢之法不及龔。故卒得禍也。

清代軼聞 卷七

清代軼聞卷七終

八〇

清代軼聞目錄

卷八

小說

金聖歎小傳

小說家李伯元傳

吳敬梓著儒林外史

孽海花隱託人名

冷紅生傳

怪現狀隱託人名

鄰女語記庚子國變

肥浦留仙

小說家吳趼人傳

品花寶鑑隱託人名

海上花隱託人名

滿洲小說家

記野史縣言

詞曲

目錄

清代軼聞

段生殿傳奇

阮大鍼燕子箋

袁于令逸事

李笠翁十種曲

書畫史

梁山舟書法

梁山舟逸事

王女士書畫

鄧完白書名

南梁北孔

翁叔平書法

王石谷

李太虛曲本

袁韞玉西樓記

吳蘭次譜楊椒山傳奇

蔣哲生九種曲

梁山舟書名播於日本琉球

奚鐵生

馬江香憚清子女士書畫

鄧完白立品

八大山人傳

鄭板橋圖章

軍有田

二

王煙客

王廉州

孫北海雅諳

吳芝瑛逸事

工藝誌

記桃核念珠

四巧工傳

女子絕技

雕工

卷九

遊俠記

紀大刀王五事

目錄

王麓臺

宋莘善畫

記繆素筠

核工記

桃核舫

老工梁九

張翁家傳

張羽軍

清代軼聞

索額圖之義僕

高二爸

力士霍元甲逸事

甘鳳池

方外記

寄禪和尚行述

十力禪師

良醫記

徐靈胎先生傳

徐何辨症

貨殖記

大實業家葉澄衷小傳

義賊

駱六

記馬僧

轉菴和尚

記名醫李中梓

般子大王

四

記胡雪巖金黛雲

紀前清宮民

查小山

卷十

弈史

弈藝

倪癡

弈棋得官

過百齡傳

清初國手

記梁程施范四國手

記十八國手

藝術史

樂師王玉峯傳

程長庚軼事

譚鑫培軼事

楊小樓逸事

記楊月樓沈月春

惇邸杖趕三

目錄

五

清代軼聞

趕三妙語

樊樊山賈郎曲

北里志

樊樊山前彩雲曲

樊樊山後彩雲曲

詠賽金花

顧媚柳是

陳圓圓

吳梅村圓圓曲

李香君小傳

顧橫波

柳夫人小傳

馬湘蘭

董小宛

寇白門

卞玉京

八大胡同之歷史

間島之歌妓

記四大金剛

林黛玉逸事

記陸蘭芬

記金小寶

記詩妓李蘋香

清代軼聞 卷八

小說

金聖歎小傳

吳郡金喟。字聖歎。少有才名。性放誕。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文怪誕。被黜。明年科試。易名人瑞。就童子試。文宗某拔置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施氏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也。徧加評語。批論透闢。識見精到。謂爲金批。盛行吳下。順治庚子哭廟案。金與焉。聞是獄之興。爲知吳縣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文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時適清順治帝哀詔至蘇。設幕府堂。撫按率官紳哭臨。諸生旋造府堂。進揭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餘人。羣聲雷動。詈逐任令。撫臣大駭。命執之。卽獲諸生倪用賓等十一人。餘皆星散。旋有教授程邑。參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弗見之。訕。

又陰指撫臣撫院朱。性素刻忌。必欲殺金等而後快。遂以特符抗納。任令比追。遽遭怨謗。致當哀詔初臨日。集衆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但邑令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聲言扛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密疏具奏。既上。發欽差大臣赴江寧公審。獄成。奏覆倪用賓等。於遺詔方到。鳴鐘擊鼓。糾黨千人。倡亂訐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於是同時死者一十八人。爲倪用賓、沈珩、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人瑞、王仲儒、唐堯治、馮郅也。嗚呼專制國官吏之淫威。文網之嚴密。文人苟非韜晦自全。鮮有不遭殺身之慘禍者。況放誕不羈如聖歎哉。當人瑞在獄時。付書於妻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金初生一子。請乩仙錫名。判曰斷牛。不解何義。及妻子流寧古塔。居室有斷碑。但存一牛字。其殆有定數耶。

記蒲留仙

蒲留仙先生聊齋誌異。用筆精簡。寓意處全無迹相。蓋脫胎於諸子。非僅抗手於左。

史龍門也。相傳先生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僻。爲村中童子師。食貧自給。不求於人。作此書時。每臨晨攜一大瓷甕。中貯苦茗。具淡巴菇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襯。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餘寒暑。此書方告成。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名。特訪之。避不見。三訪皆然。先生嘗曰。此人雖風雅。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緣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漁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執不可。又託人數請。先生鑒其誠。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讀竟。略加數評。使者仍持歸。時人服先生之高品。爲落落難合云。

小說家李伯元傳

吳趸人作

武進李寶嘉。字伯元。一稱南亭亭長。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懷匡救之才。而恥於趨附。故當世無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筆。寫嬉笑怒罵之文。創爲遊戲報。爲我國報界關一別裁。踵起而效顰者。無慮十數家。均望塵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趨而不知變哉。

又別爲一格。創繁華報。光緒辛丑朝廷開特科。徵經濟之士。湘鄉曾慕濤侍郎以君薦。君謝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辭不赴。會臺諫中有忌君者。竟以列諸彈章。君笑曰。是乃真知我者。自是肆力於小說。而以開智譎諫爲宗旨。憂夫婦孺之夢夢不知時事也。撰爲庚子國變彈詞。惡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撰爲官場現形記。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污。不知進化也。撰爲中國現在記。及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每一脫稿。莫不受世人之歡迎。坊賈甚有以他人所撰之小說。假君名以出版者。其見重於社會。可想矣。使天假之年。其著作又何止於等身也。乃以憤世嫉俗之故。年僅四十。卽鬱鬱以終。嗚呼。君之才何必以小說傳哉。而竟以小說傳。君之不幸。小說界之大幸也。君生於同治丁卯四月十八日。卒於光緒丙午三月十四日。卒後踰七閱月。其後死友吳沃堯爲之傳。

小說家吳趸人傳

李霞榮作

吳氏沃堯。字小允。又字趸人。廣東南海縣人也。其先卜居佛山。凡所撰述。因署端曰

我佛山人。自士夫以及賈豎。有不能名君字君者。稱我佛山人。未嘗不頷之。若稔識。曾祖諱榮光。以翰林出撫湘中。金石掌故。所詣至精。嘉道之世。海內號爲收藏家。學者宗之。曰荷屋先生。祖莘畬。工部員外郎。父允吉。浙江候補巡檢。巡檢公侍工部公京師。工部公得如夫人氏劉者而賢之。願謂家人。吾子取必劉。尋爲巡檢公取於懷來縣八里邨劉氏。如夫人兄弟之子也。誕君分宜。故第工部公卒於官。巡檢公奉喪以歸。君猶襁褓。踰數歲。巡檢公筮仕浙中。亦卒於官。以後事屬弟。則君季父也。季父挾金數千。求得爲郡佐。維時以臨民爲業者皆大贏。始稍稍卹君母子。然君劬力養親。亦已舊矣。與君同所生者僅一女弟。母夫人珍畜之。以逮寔長。君爲遴壻如母夫人意。女弟旣得壻。母夫人就養壻家。壻家生事艱。君有婦及子。職宜定省。乃逆母夫人歸。已而季父償逋于母夫人。所獲良厚。君自立已夙。初無須此。請於母夫人資壻家以財。母夫人甚然之。壻家德母夫人及君。敬養母夫人。樂與君以時承直。母夫人居壻家。日躔星房。虛昴。君必遠道起居。備進甘旨。有疾則皇遽失度。醫藥之事。不恃

壻家貧。君早歲食貧。岸然自異。無寒賤卑瑣之氣。備書江南製造軍械局。月得直八金。聞仲父客死於燕。電白季父取進止。三請不報。踰月得書曰。所居窮官。兄弟既析鬻。雖死何與我。則大戚。乞哀於主會計者。假數月庸直。襤被北行。至則諸姬皆以財逸。雙雛處窶人間。君拊心自疚。拯以俱南。君有兄幼殤。瘞都門義冢。巡檢公嘗詔君。異日信歸其骨者。吾子女能弟。至是榛莽沒碣。不復能辨。爲詩志悼。惻人心脾。君生新舊蛻嬗之世。恫夫國勢積弱。民力寢衰。贊翊更革。數見於所爲文辭。惟方寸取舍。分際綦嚴。亡時流盲從之患。近十年間。保持國粹之思。如怒芽暴潮。有故軒他族以輕我者。至起而批其頰。其人始而怒。繼而慙。終且涕出而陳悔。君之具體。殆洪鐘之能發大聲。挺擊則動。動則聞於遐邇。蓋所稟受然也。華工禁約之爭。君方主漢報筆政。漢報實美人所營業。君念僑民顛沛。若嬰焚溺。遽謝居停。遄歸海上。與華僑人士共籌抵制。君能善言語。所至演壇。皆大闕曰。吳君來。君每一發語。必莊諧雜出。能瞭見人心理。不爽豪髮。聽者舞蹈歌泣。諸態皆備。職是庸於美商。踵君引去者。不可

更僕其以血誠感人類是者甚繁。粵人之旅滬者數萬衆，亦數萬心。團結之地，曰廣肇公所。治所事者曰董事。董事皆昏耄氣衰，蠱獷無學之流，尸居其間，又互爲汲引，不繇衆舉。二三小人輒僂備諸董事，無益鄉人，或滋病焉。君論公所事，往往大憤。且曰：粵人蹤跡滿五洲，相視罔不親懇，居滬粵人獨彼此若秦越。此公所之罪也。因謀於盧君偉昌、郭君健霄及余，立兩廣同鄉會，復閱鄉人子弟無教，開廣志兩等小學。隸同鄉會，君手定學程，聘丹徒名士杜君純長教務。盧君歲以私財輸學，有教育之志者，咸慨然捐金補助。廣志得至今存，甲班且畢業。惟同鄉會未及君之亡而離散。滬俗重勢利，文人舉事，附者良希，有不可告人之隱者，又畏君辭鋒，既猜且悸，不欲成其志以利人。雖有善者，末如之何也已。君平易近人，忌者輒謂君不可測。然世俗以機括相市，動必示人以可親，墜其術中者，如入陷阱。自愛其身者，又曷從而獲此禍苗。是故經營人事，而曰亡往而不推誠相與者，皆罔人之大者也。善夫君之言曰：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衰季何莫不然。涇渭既析，則吾之所以自處者，殆非無道。君惡

宋儒之學。於朱氏熹尤多所詬病。夫其所謂誠者。乃至純無僞。宜其爲君所詬病矣。君生負盛氣。有激輒奮。顧能善處骨肉。以暨朋儕之交。相愛者。於學問門徑。亡所不闕。獨不治經生家言。居恆慨然曰。愚黔首者。必此物也。夙志廉退。不競榮利。天下之士。靡然赴制科。君不治功令文如故。所爲文章。大半隸於說部。方言書實。則所尤長。每狀一事。類以委蛇之筆。盡淋漓之致。耳目遭際。孺人稚子所能喻者。出君之手。必蔚爲鉅觀。平生著小說數十萬言。已付印行世者。爲最近社會齷齪史。劫餘灰。發財秘訣。電術奇譚。九命奇冤。痛史。兩晉演義。上海遊驂錄。短篇及筭記數十種。爲世所同嗜者。曰二十年日觀之怪現狀。曰恨海。怪現狀。蓋低回身世之作。根據昭然。讀者滋感喟。描畫情僞。猶鑑之於物。所過著景。君厭世之思。大率萌蘖於是。余嘗持此質君。君曰。子知我。雖然。救世之情。竭而後厭世之念。生殆非苟然。聞者惜之。恨海寫兒女幽怨。風之振簫。方其烏咽。事之有亡。不可知。然淚盡成血。亦傷心之奇史也。君又遂於探理。作新石頭記。多逆揣世界未來。具能表裏科學。深通科學。而文不受範者。

且莫之能逮。古體文宗桐城。意在淺而離俗。卒以敘述勝。詩詩餘不務工而能巧。與至則長言不倦。主滬漢諸報事。於政教風俗。多所繩糾。光緒乙巳。休寧汪君維甫。創刊月月小說於上海。以改良風俗。慕君名。聘君主持撰述。並聘上海周君桂笙主持譯述。撰譯之文。君及周君什居六七。間亦資購名稿。體例精嚴。辭華斐美。風行海內外。先是湘鄉曾慕陶侍郎。餉耳君名。疏薦君經濟。辟應特科。知交咸就君稱幸。君夷然不屑曰。與物亡競。將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圖自適。遂不就徵。特科揭曉。乃以楷法品第人材。於世亡所輕重。奔競之徒。相率缺望。人始多君遠識。君崇尚氣誼。與世不能苟合。尋常一言。必超然自成識解。於其所不知者。則默爾退聽。不爲飾辭。矯說以增重人羣。朋類過從。商榷古今。輿會颺發。間以諧謔。亦醞醞有回味。與周君交垂二十年。以道德文章相切劘。偶形柄鑿。曲直未嘗面爭。退而爲書。批卻導窾。累千萬言而亡傷於數。又虛心降志。旁求事理。富有材藝。自金石篆刻。以至江湖食力之伎。亡所不能。亦亡所不精。在製造軍械局時。嘗自運機心。構二尺許輪船。駛行數

里外能自往復。旅居多暇。輒於階前隙地。蒔蘿種竹。藉以自遣。斗室之中。位置彙鼎圖書。井井有序。客至則銜杯共醉。恆以余不能飲。周君不能詩爲恨。君神宇軒然。望而信爲高明之士。唯遜於目力。必增鏡助光。有所著述。伏案下筆。亡所旁鶩。著紙萬言。不加點竄。然恆以靜夜爲之。昧爽乃少休。日出更起治事。以酒爲糧。或踰月不一飯。君之自隕其生。未始不繇於是。庚戌初春。余恆就君夜話。君語余嘗肄星士之術。舉以自律。今歲十二晦朔。於法必不免。余曰。達士之言。當如是耶。君笑曰。子疑我。殆真非達士。乃竟以喘疾。是年九月十九日卒於上海旅寓。得春四十有四。得秋四十有五。烏乎。其心理之作用。與不然何前知之神也。君取馮氏篤於伉儷。得丈夫子一。早殤。女子一。甫六齡。卒之日。家無餘財。杜君治其喪。而朋舊各以賻至。匝月於君所創立廣志學堂。集會追悼。遠近與弔者數百人。心喪之士亦數百人。競述君行誼。相與歔歔雪涕。周君暨山陰任君。董皆爲誄。李葭榮曰。吾聞之周君。曩歲日本酒家陳列古書畫。以俟名流可否。君及周君偕往。入戶請釋屨。君蹙頰曰。吾寧以眼福就

島人範。艷然遽舍去。茲事至細。然君之聲音狀貌。可以冥想得之。君蓋文章氣節之士。雖或矯枉過正。而並世志士之摧殘根本。自矜學植者。對之當有慙色。光明磊落如君。顧令不得志以終。非社會之咎而誰咎哉。

吳敬梓著儒林外史

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爽。遇貧卽施。偕文士輩往還。飲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晉芳爲作傳。近日社會小說盛行。如孽海花。怪現狀。官場現形記。其最著者也。然追溯源委。不得不以儒林外史一書爲吾國社會小說之嚆矢也。

品花寶鑑隱託人名

品花寶鑑小說。出於道光中葉。著者挾貴人介紹。以稿本遍閱江浙諸大吏。所至以

旬爲限。獲金無算。其書中人有身見之者。華公子者。崇華巖。父名玉某。兩任戶部銀庫郎中。集資百餘萬。有園林在平則門外。華公子死。貧無以殮。徐子雲者。名錫某。六枝指。其園卽在南下窪。名怡園也。田春航者。畢秋帆制府也。侯石翁者。袁子才太史也。史南湘。蔣苕生也。屈道翁。張船山也。孫亮功者。穆揚阿。慈安后之父。嗣徽嗣元。卽其二子。四山五山也。魏聘才者。常州朱宣初。卽江浙時文八名家中朱雪塍之父也。蕭靜宜者。或曰江慎修也。梅學士。或曰鐵保也。奚十一者。孫爾準之子。爾準時爲兩廣總督也。潘其觀者。內城內興隆靴肆主人。姓蘇也。梅子玉。杜琴言。皆無其人。隱寓言二字之義。高品者。名陳森書。卽著書之人也。伶人袁寶珠。則仍其姓名。雲南甘太史爲之自盡者也。其餘諸伶。皆原姓名未改也。宏濟寺。卽興勝寺。金粟者。卽桂竹蓀。曾權常州知府。遭吏議者也。其餘如王恂。顏仲清。皆隱當時名人。不可縷紀也。

孽海花隱託人名

近人所著小說。以東亞病夫孽海花爲最著。全書以名妓賽金花爲主。而清季三十

年之遺聞軼事。網羅無遺。誠清季唯一之歷史小說也。是書描寫名士習氣。如禹鼎鑄奸。如溫犀照渚。尤爲淋漓盡致。林琴南稱道此書。歎爲觀止。其傾倒可想矣。出版以來。重印至六七次。已在二萬部左右。在中國新小說中。可謂消行最多者矣。但其中隱託之人名。閱者多不甚了了。茲將其中人名概行標出。列表如下。金雲青。卽洪文卿。龔和甫。卽翁同和。潘八瀛。卽潘伯寅。黎石農。卽李芎農。李純客。治民。卽李純客。慈銘。莊小燕。卽張樵野。莊崙樵。佑培。卽張佩綸。幼樵。陸萃如。仁祥。卽陸鳳石。潤庠。錢唐。卿端敏。卽汪柳門。鳴鑾。何珏齋。太眞。卽吳清卿。大徵。唐常肅。卽康長素。王子度。恭。卽黃公度。過肇延。卽顧輯庭。呂莘芳。卽李經芳。匡次芳。卽汪芝房。謝山芝。卽謝綏之。許鏡澈。卽許景澄。雲仁甫。卽容純甫。貝效亭。卽費幼亭。李台霞。卽李丹崖。潘勝芝。曾奇。卽潘曾祁。徐忠華。卽徐仲虎。莊壽香。芝棟。卽張香濤之洞。馬美菽。卽馬眉叔。呂順齋。卽黎蕪齋。薛淑雲。卽薛叔耘。李任叔。卽李壬叔。米筱亭。卽費吧懷。姜劍雲。卽江建霞。王憶莪。仙岷。卽王益吾。先謙。祝寶廷。溥。卽寶竹坡。黃叔蘭。禮方。卽黃漱蘭。體芳。黃

仲濤。卽黃仲弢。袁尙秋。卽袁爽秋。繆寄坪。卽廖季平。連沅荇仙。卽聯元。成伯怡。卽盛伯熙。段扈橋。卽端午橋。聞韻高。卽文芸閣。荀子佩。卽沈子培。汪蓮孫。卽王廉生。馮景亭。卽馮桂芳。

海上花隱託人名

孽海花之前。小說佳者。爲海上花列傳。其中人名。均有所指。今略舉數人。列表於後。

齊韻叟。爲沈仲馥。一云爲張之萬。史天然。爲李木齋。賴頭龜。爲勒元俠。方蓬壺。爲袁翔甫。一云爲王紫銓。李實夫。爲盛樸人。李鶴汀。爲盛杏孫。黎篆鴻。爲胡雪巖。王蓮生。爲馬眉叔。小柳兒。爲楊猴子。高亞白。爲李芋仙。

冷紅生傳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踉蹌。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貧緣求見。生卒不許。鄰

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座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爲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詭僻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顧吾褊狹善妬。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忘。人又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誌其癖也。生好著書。所譯著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淒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強之人。果與情爲仇也耶。

滿洲小說家

滿人所著小說。以兒女英雄傳爲最著。全書以何玉鳳爲主。旁及年羹堯等逸事。結構新奇。文筆瑰麗。誠清代一名小說也。惜自何玉鳳結婚後。意義漸趨平衍。讀者頗以前後不能一律病之。又有滿洲縣令和邦額著夜談隨錄行世。皆鬼怪不經之事。效聊齋志異之轍。文筆殊不及也。然記陸生楠之事。頗能直書其事。無所隱諱。亦可謂難能矣。

怪現狀隱託人名

我佛山人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誠近日社會小說中傑作也。書中隱託人名。凡著者親屬知友。則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他如當代名人。如張文襄。張彪。盛杏蓀。及其繼室。聶仲芳。及其夫人（卽曾文正之女）太夫人。曾惠敏。邵友濂。梁鼎芬。文廷式。鐵良。衛汝貴。洪述祖等。苟細繹之。不難按圖而索也。

記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一書。冗長而寡當。好奇而不近人情。識者多訾之。然聞著者實耗盡畢生心血而成者也。著者係老明經。文場久困。性復乖僻。鬱鬱不得志。乃發憤著野叟曝言一書。以文素臣自仿。匡無外乃王姓。余雙人乃徐姓。皆作者之至友也。會高宗南巡。老翁將書裝演備進呈。翁女明慧。以書中多狂悖語。高宗性猜忌。禍且不測。顧翁性懷諫。亦無益。乃與翁門人某謀。乘夜裁紙訂成同式書本。而易其書嚴藏之。至進呈日。翁啓視。見無一字。乃大哭。謂奇書遭天忌。故字跡悉被吸收去矣。女復乘間勸

慰之。翁乃悒悒而罷。

鄰女語記庚子國變

鄰女語一書。記庚子國變事頗詳確。文筆清雋可喜。實近日歷史小說別開生面者也。惟此書十數回後。久未續成。近日坊間亦未易尋覓。詢之書買多不知是書名矣。

詞曲

長生殿傳奇

山東王漱柳南隨筆云。康熙丁卯戊辰間。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大內覽之稱善。賞諸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藩稱之。於是諸王府及閣部大臣。凡有讌集。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內賜。先後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語洪曰。賴君新製。吾獲賞賜多矣。請張宴爲君壽。而卽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邀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獨不及閩縣趙星瞻徵介。時趙適館給諫。

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忌辰。設宴張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奏入。得旨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秋谷贊善執信。海昌查夏重。太學嗣璉。其最著者也。後查以改名登第。而趙竟廢置終身矣。錢唐梁應來。兩般秋雨菴隨筆云。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詩稿徧送諸名士。至趙秋谷贊善。趙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謝。黃遂銜之刻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之事。黃遂據實彈劾。朝廷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詠其事。今人但傳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二句。不知此詩原有三首也。其一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其二云。秋谷才華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其三云。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游。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聚和班伶人。詭稱未遇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

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裨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蕙苒明珠謗偶然之句。（梧桐夜雨元人雜劇亦明皇幸蜀事）樊榭老人歎爲字字典雅者也。惟兩書所記各有不同。二百餘年中事。焉得一博雅君子一質之。

李太虛曲本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清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清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迨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污。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跨下時。血淋漓滿頭面。

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此。必殺以洩忿念。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

阮大鍼燕子箋

阮大鍼所著燕子箋。春燈謎雜劇。梨園子弟爭唱之。嘗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光漸老。流鶯不管人煩惱。細雨窗紗。深巷清晨賣杏花。眉峯雙蹙。畫中有個人如玉。小立簾前。待燕歸來始下簾。其溫麗不減和凝。徐虹亭至皖江作雜感一絕句云。亂落楊花攪白綿。皖江江水綠於烟。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

袁韞玉西樓記

袁于令字令貽。又字韞玉。號籜庵。吳縣人。官荊州知府。工度曲。以西樓記樂府馳譽於時。守荊州。一日謁觀察使。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蓋諷其耽音律也。籜庵以訕笑語應之。坐是罷黜。吳梅村祭酒贈詩云。詞客開元擅盛名。彈絲法曲楚江情。堪見其文采風流矣。相傳韞玉西樓記初成。往就正於馮猶龍。馮覽畢置案頭。不置可否。袁憫

然不測所以而別。時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令夕餽我百金矣。乃誠聞人勿閉門。袁相公餽銀來。必在更餘。可徑引至書室也。家人皆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及至。見門尙洞開。問其故。曰。主方秉燭在書室相待。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詞曲俱佳。尙少一齣。今已爲增入矣。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是記大行。錯夢尤膾炙人口。

袁于令逸事

袁籜庵于令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籜庵狂喜欲絕。幾至墮輿。真賣菜傭奴。俱有六朝烟水氣也。

吳蘭次譜楊椒山傳奇

吳綺字蘭次。號豐南。江都人。歙縣籍。由選貢生薦授秘書院中書舍人。奉詔譜楊椒山傳奇。稱旨。以楊官官之。歷湖州知府。四方名流。過從文謙無虛日。卒。以是去官。工

詩及四六。其填詞小令。兒童婦女。皆能習之。有林蕙堂集藝香詞。

李笠翁十種曲

笠翁。名漁。錢塘人。能爲唐人小說。兼以金元詞曲擅名。所至攜小鬟唱歌。吳梅村贈詩云。家近西陵住薜蘿。十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志怪。坐中三疊舞迴波。前身合是元真子。一笠滄浪自放歌。尤悔庵又云。十郎才調福無雙。雙燕雙鶯語小窗。送客留髡休滅燭。要看花睡炤銀釭。於是北里南曲中。無不知有李十郎者。笠翁十種曲。爲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鳳求凰。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慎鸞交。十種。笠翁運筆靈活。科白詼諧。逸趣橫生。老嫗皆解。能吐人不能吐之句。用人不敢用之字。摹人欲摹而摹不出之情。繪人欲繪而繪不工之態狀。且結想摛詞。段段出人意料。又語語仍在人意中。陳者出之而新。腐者經之而豔。平者遇之而險。板者觸之而活。不獨此也。結搆離奇。變化令人莫測。事之真者能變之使僞。僞者又能反之使卽真。情之信者能聳之使疑。疑者又能使之

帖服而歸於信。以劇情詞曲而論。笠翁洵能摹寫入情。爲吾國傳奇中別開生面者。固不必以文章嚴格繩墨之也。

蔣茗生九種曲

蔣茗生太史。與袁子才趙雲菘齊名。海內咸宗仰之。所著九種曲。亦盛行於世。哀感頑艷。悱惻芬芳。以詞曲而論。則蔣固勝李笠翁也。梁任公極傾服蔣曲。極稱蔣與孔東塘先生。實中國之索克斯比彌爾敦。實吾中國詞曲界之最足自豪者也。紅雪樓九種曲。爲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四絃秋。笠翁十種。不外悲歡離合之事。而紅雪樓九種曲。香祖樓、空谷香。皆係哀情傳奇。他如臨川夢。則譜湯若士故事也。雪中人。則吳六奇將軍故事也。冬青樹。則文相國故事也。四絃秋。則卽由琵琶行譜成。所製九種曲。俠客、盡臣、名士、名將、佳人、蕩婦。悉網羅無遺。固非如李之規規於男女思慕之詞也。

書畫史

梁山舟書法

梁山舟同書。文莊公子也。官侍讀。卽引疾歸。善書法。遠近馳名。日本朝鮮諸國貢使。爭以重價購之。論者謂清中葉善書者。劉石庵相公樸而少姿。王夢樓侍讀豔而無骨。翁覃溪撫摹三唐。面目僅存。汪時齋謹守家風。典型猶在。惟公兼數人之長。出入蘇米。筆力縱橫。渾如天馬行空。汪文端張文敏後一人而已。

梁山舟書名播於日本琉球

梁山舟學士。書名滿天下。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獨無。蓋不欲以僞欺人也。其誠篤如此。時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舶商求公評定。琉球生自太學歸國。踵公門乞一見。公以無相見儀。卻之。其人太息曰。來時國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得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其名盛又如此。

梁山舟逸事

梁侍講時。其父文莊相國。猶未達也。居鳳皇山麓。夫人夜織。兒嬉於旁。虎突入戶。夫

人驚絕。侍講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山舟侍講。書名壓一代。性獨孤僻。作書喜用許虛白紙。夏岐山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後虛白齋紙盛行。馮潘夏陳。因以致富。

奚鐵生

錢唐奚鐵生先生岡。少年書法。出入歐趙之間。晚歲轉精繪事。書名遂爲所掩。王端履先生藏其所書朱子格言立軸。以泥金寫磁青箋。字畫端楷。寓婀娜於剛健中。謂視梁山舟學士有過之。因題一絕云。杜氏甲兵羅武庫。劉郎紀律作長城。先生下筆真如鑄。不愧題名號鐵生。相傳先生年三十餘。尙應童子試。有誚之者曰。此非童童音生。乃鐵生耳。先生忿甚。因自號鐵生。遂不復赴試。以布衣終。後以孝廉方正徵。亦不就。

王女士書畫

王玉暎名端淑。山陰王季重次女也。適錢唐貢士丁肇聖。偕隱徐天池之青藤書屋。

善書畫。長於花草。疏落蒼秀。作詩文亦有高致。順治中。嘗欲援曹大家故事。延入禁中。教諸妃主。玉暎力辭。乃止。卒年八十餘。著有吟紅集。見吳德旋初月樓續聞見錄。

馬江香惲清于女士書畫

常熟馬江香。名荃。自父以上三世皆爲畫師。江香承其父扶曠畫學。晚歲名益高。四方以縑素兼金求畫者益衆。嘗蓄婢數人。悉令調鉛殺粉。而琴川多貴游。士女皆來求授指法。稱馬先生。江香早寡。尤以苦節稱。時武進惲冰畫以沒骨名。而江香以句染名。江南人謂之二絕。冰字清于。南田草衣族曾孫女也。適同邑毛鴻調。鴻調才高。不應舉。築小樓。夫婦吟詩作畫以老。

鄧完白書名

百年來談篆隸漢分之學者。多首舉完白山人鄧石如。按以字行山人少產僻鄉。鮮所聞見。游壽州。晤亳州人梁嘯。始究古法。至江寧爲梅文穆公季子客。獲觀梅氏所弄藏祕府異珍。暨秦漢以來金石善本。篤志臨摹。日嘗味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

寢寒暑不輟。如是者八年。學益大進。願知者猶罕也。一訪黃山至歙。鬻篆於賈肆。張皋文編修方客修撰金榜家。編修邃篆學。見山人書。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迹。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荒寺。修撰卽備禮延之。金氏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楹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於此也。及見山人書。卽鳩匠斲其額。石楹旣豎。不便磨治。架屋而臥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山人旣交兩太史。遂輾轉與曹文敏劉文清上海陸副憲鎮洋畢尙書相周旋奉手。而絕藝傳矣。物登明堂。喬喬皇皇。士負不世才。豈不賴二三名公出氣力以提挈之哉。

鄧完白立品

鄧山人雖以一技名。其立品甚高潔。乾隆庚戌曹文敏以祝釐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鞞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望

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語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四體書皆國朝第一。諸公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其志。乃率諸公送之轅門外。上驢去。後入畢。尙書兩湖幕。吳中名士多在節署。裘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尙書留之不可。乃爲置田宅爲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中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減色。四座慚沮。當山人初入都。都中作篆分者。咸以覃谿學士爲宗師。山人獨不肯一謁。遂蒙詆媢。歸南中。則陽湖錢魯斯。嘉定錢獻之。同負世譽。未免以私意相凌。山人不與校。然則書學雖小道。非有志節度量者。亦未能坐致千秋也。

南梁北孔

曲阜孔谷園先生繼涑。刻玉虹樓鑒眞帖數十卷。先生之書。瓣香天瓶居士。乾隆東巡。臨書以進。上熟視曰。好像張照。同時梁文山明府。亦學張書。故世有南梁北孔之目。今人以南梁爲山舟學士誤矣。

八大山人傳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常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詼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喑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喑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癩。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跣踴躍。叫號大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癩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癩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旣而自摩其頂曰。吾爲僧矣。何不可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驢亦從富貴中來。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

爲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既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千幅於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擲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覓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癡如此。外史氏曰。山人果癡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癡不可及也。

翁叔平書法

常熟翁叔平相國。書法不拘一格。爲乾嘉以後一人。說者謂相國生平。雖瓣香覃溪南園。然晚年造詣。實遠出覃溪南園之上。論清朝書家。石庵劉氏外。當無其匹。非過論也。戊戌以後。靜居禪悅。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署款曰瓶居士。曰松禪。或曰天放閑人。皆戊戌以後作也。

鄭板橋圖章

板橋圖章。皆出沈凡民鳳高西園鳳翰之手。如板橋道人。如十年縣令。如雪浪齋。如鄭大。如爽鳩氏之官。如所南翁後。如心血爲鑪。鎔鑄古今。如然藜閣。如所好在六經。如畏人嫌我真。如恨不得填滿了普饑債。如直心道場。如思貽父母令名。如乾隆東封書畫史。如濰夷長。如鷓鴣。如無數青山拜草廬。如私心有所不盡鄙陋。如揚州興化人。如變又何力之有焉。如樗散。如以天得古。如老畫師。如敢徵蘭乎。如七品官耳。皆切姓切地切事。又有云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亦別開生面。清季某太史仿其意刻一章云。院試第一鄉試第二殿試第三。則不特牽強湊合。且競競然惟以科名爲榮。益覺俗不可耐矣。

王石谷

王翬字石谷。號耕煙外史。常熟人。幼嗜畫。運筆構思。天機迸露。迥出時流。太倉王廉州遊虞山。翬以畫扇倩所知呈廉州。廉州大驚異。卽索見。翬遂以弟子禮見。與談益

異之。曰子學當造古人。卽載之歸。先命學古法書數月。乃親指授古人名蹟稿本。遂大進。旣而廉州將遠宦。念非奉常勿能卒此子業。卽引謁奉常。奉常叩其學。歎曰。此煙客師也。乃師煙客耶。挈之遊江南北。盡得觀撫收藏家秘本。石谷旣神悟力學。又親受三王教。遂爲一代作家。奉常每見其業。歎曰。氣韻位置。何生動天然。如古人。乃爾耶。吾年垂暮。何幸得見石谷。又恨石谷不及爲董宗伯見也。後廉州見其畫。亦歎曰。石谷乃能至此。師不必賢於弟子。信然。清聖祖詔作南巡圖。稱旨。厚賜歸。朝貴有額以清暉閣者。因自號清暉主人。家居三十載。應酬嘗然膏以繼。曰。翬樂此。不知疲也。間少不愜。則又自訟不置。刻其平生名公卿投贈詩文爲十卷。曰清暉贈言。又尺牘二卷。卒年八十九。時武進惲壽平亦以山水自負。及見石谷。度不能及。則改寫生以避之。嘗曰。古今來筆墨之至齟齬不能相入者。石谷則羅而置之筆端。融洽以出。神哉技乎。曹倦圃吳梅村皆曰。石谷畫聖也。張伯木威先生曰。畫有南北宗。至石谷而合焉。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沒後畫益重。論者第其品比王阮亭詩云。石谷曰。畫有

明有暗。如鳥雙翼。不可偏廢。又曰繁不可重。密不可窒。要伸手放脚。寬閒自在。又曰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爲大成。又曰皴擦不可多。厚在神氣。不在多也。又曰余於青綠靜悟三十年。始盡其妙。又曰凡設青綠。體要嚴重。氣要輕清。得力全在渲暈。又曰氣愈清則愈厚。嗚呼。觀石谷之論。宜其技之神妙也。

惲南田

惲壽平以字行。武進人。名格。一字正叔。號南田。又號白雲外史。一作雲溪外史。本世家子。工詩文。好畫山水。力肩復古。及見虞山王石谷。自以材質不能出其右。則謂石谷曰。是道讓兄獨步矣。格妄恥爲天下第二手。於是舍山水而學花卉。斟酌古今。以北宋徐崇嗣爲歸。一洗時習。獨開生面。爲寫生正派。由是海內學者宗之。正叔與石谷爲莫逆交。討究必極其微。石谷畫得正叔跋。則運筆設色之源流。構思匠心之微妙。畢顯無遺。正叔雖專寫生。山水亦間爲之。如丹邱小景。趙承旨水村圖。細柳枯楊圖。皆超逸名貴。深得元人冷淡幽雋之致。然其虛懷終不敢多作也。嘗與石谷書云。

格於山水。終難打破一字關。曰窘。良由爲古人規矩法度所束縛耳。正叔寫生簡潔精確。賦色明麗。天機物趣畢集毫端。大家風度。於是乎在。石谷推重不置。故正叔懷石谷詩有云。墨花飛處起靈煙。逸興縱橫玳瑁筵。自有雄談傾四座。諸侯席上說南田。正叔性落托雅尙。遇知己。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葉也。以故遨遊數十年而貧如故。對家人未嘗形戚戚於面。惟吟詠書畫自娛。所居有甌香館。唱酬皆一時名士。年六十餘卒於家。其子不能具喪。石谷爲經理之。弟子馬扶羲字元駁。得其傳。授名於時。逸筆尤佳。

張浦山先生曰。京口筮侍御入都。王石谷送之。維舟江滸。尊酒話別。討論六法。石谷指隔岸秋林曰。此參差疏密。丹碧掩映。天然圖畫也。卽爲侍御寫之。翌晨南田亦至。稱歎不已。題詩八章。侍御爲文記之。一時傳爲勝事。時際昇平。海內豐稔。士大夫得以優游風雅。藝苑增華。其高懷逸興。迄今猶能想見也。侍御名重光。順治壬辰進士。號江上善山水。著有書笈畫筌。曲盡精微。

王煙客

太原王時敏。字遜之。號煙客。太倉人。相國文肅公錫爵孫。翰林衡子也。姿性穎異。淹雅博物。工詩文。善書。尤長八分。而於畫有特慧。少時卽爲董宗伯其昌。陳徵君繼儒所深賞。於是宗伯綜攬古今。闡發幽奧。一歸於正。方之禪室。可備傳燈一宗。眞源嫡派。烟客實親得之。先是文肅公以暮年抱孫。鍾愛彌甚。居之別業。以優裕其好古之心。故所得有深焉者。家本富於收藏。及遇名蹟。不惜多金購之。如李營邱山陰泛雪圖。費至二十鎰。每得一秘軸。閉閣沈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繞牀大叫。拊掌跳躍。不自知其酣狂也。嘗擇古蹟之法。備氣至者二十四幅。爲縮本。裝成巨冊。載在行笥。出入與俱。以時模楷。故凡布置設施。鈎勒斫拂。水暈墨瘴。悉有根柢。於大癡墨妙。早歲卽窮闔奧。晚年益臻神化。世之論一峯老人正法眼藏者。必歸於公。以蔭官至奉常。然淡於仕進。優遊筆墨。嘯詠烟霞。爲清朝畫苑領袖。平生愛才若渴。不俛仰世俗。以故四方工畫者。踵接於門。得其指授。無不知名於時。海虞王翬其首也。卒年八十。

有九子。撰傳其大癡法亦古秀。孫原祁世其業而精之。推重於時。

張浦山先生曰。余聞公家居時。廉州太守挈王翬來謁。翬方少。公與之論究。歎爲古人復出。爲揄揚名公卿間。至詘己右之。翬家故貧。周恤亦備。至故翬得成絕藝。聲後世。秀水倦圃曹公識拔竹垞（朱彝尊）秋錦（李良年）於童年。遂成一代名人。美有所先。於此益信。鄉使王翬不遇二王。朱李不遭倦圃。安知不悒鬱風塵而終老也。或謂鹽車之驥。豐獄之劍。其聲光激射。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惟其然而伯樂張華。尤令人慨想已。

王麓臺

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太倉人。奉常公孫。康熙庚戌進士。由知縣擢給諫。改翰林補春坊。上嘉其畫。供奉內廷。鑒定古今名書畫。晉少司農。充書畫譜總裁。萬壽盛典總裁官。卒年七十。公童時偶作山水小幅。黏書齋壁。奉常見之。訝曰。吾何時爲此耶。詢知乃大奇。曰。是子業必出我右。間與講析六法之要。古今異同之辨。及南宮獲雉。奉

常曰。汝幸成進士。宜專心畫理。以繼我學。於是筆法遂大進。而於大癡淺絳。尤爲獨絕。熟不甜。生不澀。淡而厚。實而清。書卷之氣。盎然楮墨外。是時虞山王翬。以清麗之筆。名傾中外。公以高曠之品。突過之。世推大家。非虛也。琅玕元照見公畫。謂奉常曰。吾兩人當讓一頭地。奉常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讓。若形神俱得。吾孫其庶乎。元照深然之。聖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爲供奉。卽命畫山水。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賜詩有畫圖留與後人看句。公鐫石爲印章。紀恩也。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豪筆。頂煙墨。曰三者不一備。不足以發古雋渾逸之趣。客有舉王石谷畫爲問。曰太熟。復舉二瞻爲問。曰太生。蓋以不生不熟自處也。嘗自題秋山晴爽圖卷。略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觀此語。其所至可知矣。公官京師時。每歲秋冬之交。予門下賓客。畫人一幅。以爲製裘之需。好事者往往緘金以俟。平時以應詔不遑。凡求者屬賓客及弟子代筆。而自題其名。大率十之七八。鑒者若徒憑款識。則失矣。弟子華鯤。全明吉。唐

岱王敬銘。黃鼎。趙曉。溫儀。曹培源。甥李爲憲。族弟昱。鯤字子千。無錫人。官州同知。明吉吳人。岱字毓東。號靜巖。滿洲人。以蔭官參領。敬銘字丹思。嘉定人。癸巳進士。廷試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培源字浩修。爲憲字巨山。昱字日初。日初筆尤佳。公極稱之。張浦山先生曰。余生也晚。嘗恨未獲從公遊。聆公講論。觀公用筆。每見公手蹟。輒愛玩不釋。至忘寢食。思之。其筆精墨妙。自謂得其槩矣。後於弋陽道中。邂逅山陰聞人克大。出公秋山晴爽圖卷。做大癡法者。於是歎觀止焉。圖長五尺餘。邱壑止一開一闔。而宏濶無際。神味蕭爽。元氣淋漓。沖融駘宕之致。旣奕奕怡人。湛彩晬盎之精。復晶晶眩目。蓋筆力沈貫紙背。而光氣發越於上。誠如自題所云。筆端金剛杵也。克大曰。此卷尤公愜意作也。先君官京師時。與公望衡而居。情好甚洽。而未有請也。每遇良辰。輒潔酒肴。邀公。暨公素所厚者。作竟日歡。若是者五六載。值克大將歸婚。公謂先君曰。嗣君歸婚。當寫一圖爲贈。先君頓首謝之。翌晨折簡招克大。過從曰。子其看余點染。乃展紙審顧良久。以淡墨略分輪廓。旣而稍辨林壑之槩。次立峯石層折。樹

木株幹。每舉一筆。必審顧反覆。而日已夕矣。次日復招過第。取前卷少加皴擦。卽用淡赭入藤黃少許。渲染山石。以一小熨斗貯微火熨之乾。再以墨筆乾擦石骨。疎點木葉。而山林屋宇橋渡谿沙瞭然矣。然後以墨綠水疎疎緩緩。渲出陰陽向背。復如前熨之乾。再勾再勒。再染再點。自淡及濃。自疎而密。半閱月而成。發端混侖。逐漸破碎。收拾破碎。復還混侖。流瀨氣。互虛空。無一筆苟下。故消磨多日耳。古人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洵非誇語也。

王廉州

瑯琊王鑑。字元照。太倉人。弇州先生孫。精通畫理。摹古尤長。凡四朝名繪。見輒臨撫。務肖其神而後已。故其筆法度越凡流。直追古哲。而於董巨尤爲深詣。皴擦爽朗嚴重。運以沈雄古逸之氣。誠爲先民遺矩。後學指南。元照視太原烟客爲子姪行。而年實相若。互相砥礪。並臻其妙。世之論六法者。以兩先生有開繼之功焉。知言哉。由進士起家。曾爲廉州太守。人稱王廉州。祭酒吳駿公送元照還山詩云。始興公子蒨諸

侯。丹荔紅蕉嶺外游。席帽京塵渾忘卻。被人強喚作廉州。

宋肇善畫

宋肇字牧仲。號漫堂。商邱人。相國文康公權子。以蔭入仕宦。至大冢宰。博學工詩。古文有西陂類稿行世。嗜古精鑒賞。嘗自言暗中摸索。可別真贋。收藏甚富。一時以畫名家者。悉羅致於家。出其所藏。屬撫副本。極爲盛事。耳濡目染。遂得畫法。嘗寫水墨蘭竹小幅。疎逸絕倫。非丹青家所能窺也。湯西崖題詩云。竹箭美必採。澤蘭香宜紉。公子鎮東南。空谷無幽人。偶然託墨妙。寫此平生親。咨嗟魏公儔。小筆乃爾神。公前撫豫章。後撫江蘇。識拔名士。禮遇而資之。湯詩假圖頌德。洵實錄也。同時蕭山毛檢討奇齡亦善畫。嘗爲姚士重作梅。又爲駱明府夫人作麻姑。見西河集詩及跋。筆墨則未之見也。

孫北海雅謔

清順治中。張爾唯太守。學會。由部郎出守蘇州。將出都。孫北海曹倦圃龔芝麓三公。

設宴祖餞。各攜所藏法書名畫相誇示。太守亦出舊藏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卷真蹟。三公傳觀。皆愛不釋手。曰。此蹟可謂今日壓卷矣。太守意得甚。北海徐曰。此圖以萬里名。而爾唯一人據之。無乃太貪。不如截作四段。四人分有之。人各得二千五百里。不亦可乎。曹龔皆拊掌稱善。立呼侍者。以刀尺進。太守窘甚。至長跽乞哀。北海大笑曰。吾今日得一集唐絕對矣。衆問之。則翦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二語也。一座爲之絕倒。

記繆素筠

光緒中葉以後。慈禧忽怡情翰墨。學繪花卉。又學作擘窠大字。常書福壽等字。以賜大臣等。思得一二之代筆婦人。不可得。乃降旨各省督撫覓之。會四川有官眷繆氏者。雲南人。夫宦蜀死。子亦孝廉。繆氏工花鳥。能彈琴。小楷亦楚楚。頗合格。乃驛送之京。慈禧召見。面試之。大喜。置諸左右。朝夕不離。並免其跪拜。月俸二百金。又爲其子捐內閣中書。繆氏遂爲慈禧清客。世所稱繆老太太者是也。間亦作應酬筆墨。售于

廠肆。自是之後。遍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賞花卉扇軸等物。皆繆氏手筆也。

吳芝瑛逸事

新菴筆記云。錫山廉泉夫人。吳芝瑛。桐城摯甫先生之猶子也。父寶三。嘗爲山左縣令。獨生夫人。鍾愛逾恆。解詩書。工八法。爲女中所罕覩。因頗自矜。嘗以所書與余兆熊妻沈壽繡工同。蒙西太后稱賞。父沒。與族人爭產。纏訟經年。廉泉官清度支部郎中。夫人隨之京師。與故交劉鐵雲爭一碑帖。竟至失懽。僑寓滬濱。鄰右莽男子。夏夜裸體入其內室。又相搆訟。夫人與詩妓李蘋香至。暱出家藏董香光小楷史記求售。欲謀爲脫籍。無過問者。又嘗隨人倡道國民捐。還各國庚子賠款。事雖未成。志誠可嘉。其奇俠都類此。有所動作。輒登報自鳴。恆署桐城女子吳芝瑛。人稱萬柳夫人。故名噪遐邇。廉泉轉爲所掩。徐錫麟既。恩銘。浙撫張曾敷。紹興府貴福等。捕山陰秋瑾殺之。夫人與石門徐白華女史。收其遺骨。葬西湖。義聲動天下。徐女史爲撰墓表。夫人書之。旣勒碑樹之矣。御史常徽奏聞於朝。未幾墓平碑毀。女史與夫人幾亦不

免。方事急時。美國女教士麥美德。營救殊力。後夫人以手寫首楞嚴經。並所製景泰
窰陶齋匾額獻江督端方。乞爲斡旋。獄始得解。秋瑾體骨。遂歸葬湘麓。光復後。則復
奪之於秋氏夫族。昇還西冷。而卒停棺不葬。其族人竟爭之不獲。侯官嚴復傳夫人
有妄男子徐錫麟。素主革命邪說諸語。然秋徐故同志也。傳文印至數萬。嘗徧榜張
園四壁。夫人於上海曹家渡。杭州西湖。並構別墅。號小萬柳堂。上海萬柳堂。與九果
園密邇。園主吳渭川。與夫人交誼綦厚。有子前死。渭川繼沒。遺資巨萬。夫人爲筭券
契焉。吳孫榮泰。桀驁性成。多行不義。旣因案被逮。夫人聞而大快。未經裁判。輒抵書
上海民政長吳馨。歷數榮泰罪狀。惟恐治不能盡法。有痛毆尊長。慘無人道。天怒人
怨。孽不可道等語。獄成。監禁十九年。渭川有知。宜含笑九原矣。上海大清銀行經理
宋漢章。陳其美勒索巨款。宋不允。瞞宋赴宴於小萬柳堂。令人捕之。夫人恚甚。歎爲
強盜世界。往往形於言辭。初夫人發願就西湖山麓。建七級浮屠。藏楞嚴經墨跡。謂
五百年後。必有知者。會漢土光復。五族共和。夫人雅不願居斯土。欲盡售滬杭別墅。

移家紐約。歸楞嚴經墨跡於美國博物院。別建吳芝瑛塔藏之。與麥美德已有成約云。嗚呼五百年後。必有知者。奈何淪之異域。殆當世之士。不知寶貴。而欲別索解人於海外歟。

工藝誌

記桃核念珠

清初有以山桃核爲念珠一百八枚。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義者。袒跣曲拳。和南面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餅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狻猊。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褐。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麤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

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此念珠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長洲周汝瑚言。吳中人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漸少矣。吾國工業。夙以法古守舊爲尙。稍有精製。方領書生。輒以奇異淫巧爲病。詆毀之不遺餘力。故歷代巧工。後世無知其名者。宜乎工業窳陋。而美術亦日形退步也。

核工記

又有核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闔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柄。負卷帙。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頭陀。似聞足

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近灘維一舟。蓬窗短舷間。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漸寤者。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客茗飲也。鱗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狀。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

四巧工傳

黃君質云。江東諸縣數百年來。人文薈萃。甲於他省。新安僻處山郡。土地隘瘠。生殖繁庶。而士大夫起家鹽篋。尤操贏餘。華盜之族。席履豐厚。器物材用。務求粹美。以故藝能日進。片長薄技。新巧相尙。爭自揣。斲於盡善。志乘所載。實繁有徒。四巧工者。最爲後起。著聲當世。藝有耑長。代遠年湮。不有表彰。耆老舊聞。無所稱述。余因慨焉。

有蟹鉗者。初不詳其姓氏。嘗往來於黃山白嶽之間。性善製銅。右手僅存食將兩指。以指鉗物。伸屈自如。若蟹螯然。以故得名。夫駢拇枝指。彼餘於數者。蒙莊之寓言也。至曾子宣。魏道輔。家世男女。皆少指之一節。而又不必以藝名。名以指傳。指以藝著。枝山而後。僅有其偶。其爲技也。鎔液鑲采。各擅精妙。逾於他工。嘗做漢制有鴈足鐙。作燭座鶴形。跂足高數尺許。獨立不仆。歛多墨工。造墨之法。取爲范印。其最著者。如程君房之墨譜。圖畫精細。多出自丁南羽手筆。或鑄以銅。山水花鳥。細入豪芒。昔趙恆夫稱工絕技者。謂有能於筋頭刻十八渡海羅漢。須臾畢現。鬼斧神工。詫未曾有。而墨范精絕。近之良工。必擁蟹鉗。以方古人。無多讓也。歛工製墨。尤多硯材。汪氏復慶。號善琢硯。自南唐李氏。於歙州置硯務官。歛守以薦。工人李少微。由是而龍尾之名大著。宋僧令休。琢風硯。東坡稱之。則硯形益繁。而製者益夥。拙工牟利。日卽侈竄。復慶一本古法。尤善度材。蹀然奏刀。迹渾象脫。能就石理。而得模形。異樣天成。素質彌煥。不假雕琢。而邊幅整嚴。可謂善矣。硯之佳品。必貯以積。文房器用。髹漆最雅。歛

故產漆。漆工之妙。尤有足稱者已。善製漆者。爲程以藩。器之精品。有銀胎嵌鮑紅黑。退光諸目。尋常器具。亦必竹木爲骨。絡以絲。泉五色絢爛。瑠鏤井井。采澤鮮妍。腴理堅韌。器無鉅細。至能載人其上。而不摧裂。綴補舊物。無迹可尋。先是歛之開黃里有謝氏者。在明中葉。能以本衣裂處。褪出絨紗。一經一緯。織而補之。了乏線迹。後效之者。不絕如縷。以藩之技。可與媲美。而今不傳。其僅見者。漆匣瑠刻。雅多精技。而張立夫。昆季爲尤著云。立夫家於歛之虬村。村之人以剗削爲業者甚多。立夫角逐其間。無與儔匹。上而籀篆鐘鼎之古。下逮花鳥魚蟲之細。書畫摹刻。不爽豪髮。新安巨室。建築宗廟。享堂兩楹。必撰聯語。名人書法。塗金鏤炭。窮極華麗。劫灰零落。時或一見。蓋多立夫昆季手工也。立夫不惟精刻。而又兼通書法。故其字畫波磔。神采飛動。無不如志。出其餘暇。閒鐫竹杖筆格諸銘。人尤珍之。子振之。世其業。藝事精能。不墜家學。洪楊之亂。曾佐湘鄉曾公於戎幕中。傳刻露布。嘗以其技出入寮佐。賢士大夫爲談藝事。恆與分庭抗禮。苟非其人。位雖顯赫。多金弗顧。傲岸自喜。人欣其藝。尤高其

行。四方嚮風來從學者亦不乏人。今言手民猶推張氏矣。論曰。予來新安。意其山水清絕。必多奇桀異能之士。及與游鄉邑之間。而睹人民之凋敝。器物之黠窳。又未嘗不慨。夫人事遷移。何古今不相及也。故時值其盛。不特名臣碩彥。功業非常。焜耀當世。卽一技一能。具有偏長者。莫不爭爲第一流人。雖經造物之摧折。支體缺陷。而卒成其巧。若蟹鉗者。可謂難矣。汪程諸人。各以其藝著名於時。往役於公卿之間。而不肯稍貶其節。以終老於牖下。其視世之心。心倪倪。無所短長。躬庠諂而心富貴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耶。今之視富貴者愈重。其視工藝也愈輕。余懼其軼事之不傳。無以爲新安述也。因連類而書之。以俟後之人有采擇焉。

桃核舫

清初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枚。雕爲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後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啟窗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

者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鐺。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斜立搖櫓。外而柁篙篷纜之屬。無不具也。舷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細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況他人乎。

女子絕技

閨秀能詩詞書畫者多。而以它美術顯者絕少。清初梁千秋之侍兒韓約素。字鈿閣者。善鐫印章。周櫟園載之印人傳中。有以數寸大石章求鐫者。約素輒顰蹙曰。欲儂斲山骨耶。康熙中。吳門顧二娘。以製硯著稱。此則真可謂斲山骨者矣。聞顧生平所製硯。不及百方。非端溪老坑佳石。不肯奏刀。傳其以鞋尖點石。卽能辨別瑜瑕。亦奇。

技也。乾隆末。杭州何春巢承燕。得一硯於金陵市上。背鐫劉慈一絕云。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跋曰。吳門顧二娘爲製斯硯。贈之以詩。顧家於專諸故里。故云。時康熙戊戌秋日。詩絕超逸。慈不知何人也。何工倚聲。因賦一剪梅。鐫其旁云。玉指金蓮爲底忙。昔贈劉郎。今遇何郎。墨花猶帶粉花香。自製蘭房。在我文房。片石摩挲古色蒼。顧也茫茫。劉也茫茫。何時攜取過吳闈。喚起情郎。吊爾秋郎。此條見袁隨園詩話。戊戌爲康熙七年。距今纔二百三十年耳。然問諸吳人。已無能舉其姓字者矣。詞絕俗。迥遜劉詩。

老工梁九

康熙時重建太和殿。有老工師梁九者。董將作。年七十餘矣。自前明及清朝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踰數尺許。而四阿重室。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萬歷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獨侍。巧顧曰。子

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一技之必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柳子厚作梓人傳。謂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殆類是與。

雕工

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清高宗六次南巡。江浙各處名勝。俱造行宮。俱列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并銅磁玉器架墊。有龍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爲鬼工。能將橄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一方篷快船。兩面窗櫺梳干。兩櫓頭稍篷。及柁篙帆檣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中袍而髯者。爲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而若對談者。爲佛印。旁有手持洞簫。啟窗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盤。盤中安茶杯三盞。舟師三人。兩坐一臥。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然士元好酒。終年遊宕。不

肯輕易出手。惟貧困極時。始能鏤刻。如暖衣飽食。雖以千金。不能致也。高宗聞其名。三召至啓祥宮。賞賜金帛甚厚。輒以換酒。士元在禁垣中。終日悶悶。欲出不可。忽詐癡。逸入圓明園。將園中紫竹。伐一枝。去頭尾。而爲洞簫。吹於一大松頂上。守衛者大驚。具以狀奏。高宗曰。想此人瘋矣。命出之。自此回吳。好飲如故。士元製一象牙臂。攔刻十八羅漢渡海圖。數寸間。有山海樹木島嶼波濤掀動翻天之勢。真鬼工也。

張翁家傳

張翁諱某。字某。江南華亭人。遷嘉興。君性好佳山水。每遇名勝。輒徘徊不忍去。少時學畫。爲倪雲林黃子久筆法。四方爭以金幣來購。君治園林有巧思。一石一樹。一亭一沼。經君指畫。卽成奇趣。雖在塵囂中。如入巖谷。諸公貴人。皆延翁爲上客。東南名園。大抵多翁所構也。常熟錢尙書。太倉吳司業。與翁爲布衣交。翁好詼諧。常嘲笑兩人。兩人弗爲怪。益都馮相國。構萬柳堂於京師。遣使迎翁至。爲之經畫。遂擅燕山之勝。自是諸王公園林。皆成翁手。會有修葺瀛臺之役。召翁治之。屢加寵賚。請告歸。欲

終老南湖。南湖者君所居地也。暢春苑之役。復召翁至。以年老。賜肩輿出入。人皆榮之。事竣。復告歸。卒於家。

清代軼聞 卷九

遊俠記

紀大刀王五事

大刀王五者。光緒時京師大俠也。業爲人保鏢。河北山東羣盜咸奉爲祭酒。王五因爲制法律約束之。其所刼必賊吏猾胥。非不義之財無取也。己卯庚辰間。三輔刼案數十起。吏捕逐不一得。皆心疑王五。以屬刑部。於時刑部總司讞事兼提牢者。爲深水濮青士太守文暹。奉堂官命。檄五城御史。以吏卒往捕。王所居在宣武城外。御史得檄。發卒數百人圍其宅。王以二十餘人持械俟門內。外數百人者。皆弗敢入。第踞呼示威勢而已。會日暮。尙不得要領。吏卒悉散歸。旣散。始知王五不知何時亦著城卒號衣。雜稠人中。而官吏不之知也。翼日。王五忽詣刑部自首。太守詔而詢之。則曰。曩以兵取我。我故不肯從命。今兵旣罷。故自歸也。詢以數月來刼案。則孰爲其徒黨。

所爲。孰爲他路賊所爲。侃侃言。無少遁飾。太守固廉知其材勇義烈。欲全之。乃謬曰。吾固知諸刼案於汝無與。然汝一匹夫而廣交游。酗酒縱博。此決非善類。吾逮汝者。將以小懲而大戒也。答之二十。逐之出。歲癸未。太守出任河南南陽知府。將之官。資斧不繼。稱貸無所得。憂悶甚。一日。王五忽來求見。門者卻之。固請。乃命詔入。入則頓首曰。小人蒙公再生恩。無可爲報。今聞公出守南陽。此去皆暴客所充斥。非小人爲衛。必不免。且聞公資斧無所出。今攜二百金來。請以爲贖。太守力辭之。且曰。吾已得金矣。五笑曰。公何欺小人爲。公今晨尙往某西商處貸百金。議不諧。安所得金乎。無已。公曷署券付小人。俟到任相償何如。至於執羈勒。從左右。公卽不許。小人亦決從行矣。太守不得已。如其言。署券與之。遂同行。至衛輝。大雨連旬。黃河盛漲。不得度。所攜金又垂盡。乃謀之。五曰。資又竭矣。河不得度。奈何。五笑曰。是淺淺者。何足難。王五言畢。乃匹馬腰珮刀。絕塵馳去。從者譁曰。王五往行刼矣。太守大駭。芻皇終日不能食。薄暮。五始歸。解腰纏五百金置几上。太守正色曰。吾雖渴。決不飲盜泉一滴。速將

去母汚我。五啞然大笑曰。公疑我行劫乎。王五雖微。區區五百金。何至無所稱貸。而出此乎。此固假之某商者。公不信。試爲折簡召之。卽書片紙。令從者持之去。次日某商果來。以五所署券呈太守。信然。太守始謝而受之。五送太守至南陽。仍返京師。理故業。安曉峰侍御之戍軍台也。五實護之往。車馱資皆其所贈。五固與譚復生善。戍戍之變。五詣譚所。勸之出奔。願以身護其行。譚君固不可。乃已。譚君旣死。五潛結壯士數百人。欲有所建立。所志未遂。而拳亂作。五遂罹其禍。

張羽軍

張翬字羽軍。一字采舒。吳縣人。工詩善琴而豪於飲。性善交游。重然諾。卽利害無所避。年十八。從其父於京師。聞旗人有法寶者。才而好士。以詩謁之。一見傾倒。賓於家。禮意優渥。往來酬唱者半載。翬父促歸。寶以五百金爲贈。翬固辭曰。大丈夫一日定交。則生死以之。彼須金而結者。悠悠世上人耳。非所望於公也。揮手而別。寶倚國戚。且數以吟咏傲其儕輩。行事不甚循理。上聞之不悅。寶懼禍。挈妻子奴婢十數人出。

走。買舟直抵湖廣。訪其舊總兵某。而某已歿。惘惘無可依。因念吳中有故人張翬。俠者也。家在虎阜。猶憶曩年分歧之語。投之必能納我。初泛長江。由毗陵潛達姑蘇。一日山塘晚市初罷。翬侍其父夜酌。忽有叩門者。翬出見。乃寶也。翬延之坐。入告其父。曰。法公爲我知己。被罪出亡。於國法無赦。留者罪與之均。今窮而歸我。畏法則執而首於官。死法公矣。昔孔融藏匿張儉。義聲炳於千秋。敢告嚴君。將背友而保家乎。抑舍生而取義乎。翬父張目奮髯曰。北海之母何人。我豈不及一巾幘哉。其留之。因致諸窟室居焉。先是寶出奔時。九重震怒。命大索天下。寶寄翬日久。恐事露累翬。乃與故所善鄒生謀。更移無錫之惠山。康熙二十四年。翠華南巡。寶之僕告寶謀逆。且歷指所匿處。捕寶并逮翬與父。翬力辯父脫罪。翬竟論斬。滅等流秦。凡官於秦者。高其義。皆願與交。不以流人目之。爲之營居長安市中。造其廬。蕭然環堵。花木幽疎。客至攜入小樓。輒具尊酒。酒闌。鼓琴一曲。或賦詩四韻。若忘其身。在異鄉矣。人以翬慷慨自命。知難不避。意必有英悍之色。見於眉宇。如朱亥郭解之流。然觀其貌。恂恂儒雅。

絃歌終日。則儒生也。而烈士哉。乃其父亦非常人也。

索額圖之義僕

索相當權時。性貪黷。一時下屬。多以賄進。然多謀略。三藩用兵時。公料理軍書。調度將帥。皆中肯綮。吳三桂患之。乃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燭治軍書。見一條髯偉貌者。立其傍。問曰。汝得非吳王刺客乎。客長跪頰首。公曰。然則取吾頭。客曰。若果害公。早取公首領去。不待公命也。吾至良久。見公批示軍機。咸如身至其地。料理軍書。竟夕不寐。誠良相也。某雖愚。豈敢刺賢相。因反接請死。公笑揮之去。次日仍投公邸中。執奴僕役甚恭。公驅使無不如意。後公下獄。客潛入獄饋飲食。及公伏法。客料理喪殮事畢。痛哭而去。不知所終。

義賊

桐廬村義賊苗喜鳳。短小有力。能上五丈餘高牆。行城樓上。輕捷如猱。嘗行竊江南。過某村。月墮更殘。萬籟俱寂。聞小屋內有泣聲。陟屋窺之。見西室內殘燈尙煙。一女

子披衣跪庭中。炷香瓦鼎。泣不可仰。聞細語曰。弟幼家貧。祇此老母相依。烏私未報。願減壽增母壽。算秀玉無力。爲母服藥。請以臂肉和血爲親起病。求神靈鑒佑。言已出。小刀白如霜。喜知爲孝女。割肉療親者。哀而敬之。捷下中庭。女大驚。喜搖手曰。無恐。我義賊某。來拯卿者。無惡意也。探懷出銀授之曰。此約三十兩。可持去作醫藥資。數月後當復來。割股傷身。不足云孝。無學愚人所爲。請從此別。一躍而逝。女驚定。知遇俠客。望空再拜。不復割臂。乘夜延醫。而母竟不起。女哀踊不欲生。喪葬已。女故有戚家。亦務農者。來迎。不可一燈慘淡。撫弟哭親。而兵禍又起。數月喜鳳來探。破屋塵封。杳無人迹。驚疑不解。問諸鄰。始悉其故。先是母女傭城中某紳翁家。女從之。翁子豪猾也。見女涎其美。出金啗母欲娶之。以有夫辭。子怒欲強逼之。母訴於翁。始得直。因返家紡績以度。然子銜恨未忘也。比翁死。子思報前怨。聞女母亦亡。乃授計家人。賺女來。囚密室。比晚公子來。盡褪其衣。飲汚之。女驚叫。則以絮塞其口。時喜正探得凶耗。密訪來紳宅。聞南樓有呼救聲。疾往覘之。見其狀大怒。破窗入。手刃公子。救女

出。負於背。履屋如平地。至野。謂女曰。此地不可復居。卿弟何在。可往吾家避之。再拜曰。適墮惡人計。弟寄戚家。僅里許。然以兩人爲累。於心何安。喜曰。救人救徹。毋作厭聽話。乃覓得其弟。雇船返桐廬村。女感激殊深。欲委身事。喜曰。我豈好色者。救卿而復娶卿。人將歸。我不義也。竟爲女締姻別姓。

高一爸

高二爸。寶坻人。爲捕役。藝絕倫。盜相戒。不敢犯其境。歷任令。頗優禮之。年七十餘。屢求退。令不許。會武清有盜拒捕殺事主案。捕不能致。令訪知高。遣僕卑禮厚幣以聘。並函致寶坻大尹。以卹鄰大義。婉致之。高不獲已。敦迫而去。至某處。盜窟。其渠迎之。入。令其下劇盜二三十人。一一謁曰。爾等皆非二爸敵也。問來意。曰。二爸亦太多事。我等相戒不犯公境。數十年。今又理越境事耶。二爸曰。我來不獲已。因歷述武清令禮聘狀。邑令敦迫狀。且曰。我年已七十。敢來此。數莖朽骨。尙自惜耶。不得案中人有決一死鬪耳。渠曰。遠來大不易。且共飲。羅列酒肴。延之上坐。酒三巡。獻肉一盃。一盜

曰。我欲敬二爸肉一方。敢食否。應曰。敢。盜持刃之銳者。刺肉置高口。高張其口承之。盜并力戳。刃穎已爲齒所格。力既竭。不能進毫末。拔之亦不能出。相持逾炊許。渠曰。休矣。敢不令案中人隨公去。高張其口。盜持刀坐數武外。洗盞更酌。三更向盡。飲噉畢。卒獲二賊歸案。邑侯員家駒榜其門曰。勤公勵俗。年八十餘卒。回部之尊稱曰爸。高回人故呼爲高二爸云。

駱六

駱六。寶坻人。幼爲陶冕香僕。陶戊辰翰林。嘉慶十八年。六從主人在文穎館校書。時嘉慶帝秋獮木蘭。林清勾結內監張泰、王福祿、劉得財等作亂。京師震動。賊數人入文穎館。駱藏主人複室中。扃其戶。而自索器謀拒之。苦無械。乃折棹足持與鬪。賊削以刀。斷四指。暈而仆。賊入室。虛無人。遂去。時皂隸數人伏草中。賊去。乃出。閉館門。陶與諸人共守之。時賊冠白巾。持白旗。徧牆上皆是。道光帝方爲阿哥。手發火槍禦之。連斃執旗賊二名。天陡陰。雷雨交作。賊恍見武帝持刀指揮。城內外兵勇紛集。牆上

賊皆鳥獸散。倉卒之間。圍立解。嘉慶帝回鑾。董文恭公誥力請還宮。人心遂定。亮香在館與隸數人。日食糜一餐。已三日矣。門有叩門者。乃出。而駱殊未死。移歸寓。漸蘇。陶厚待之。後每陛見。道光帝輒問義僕駱六尙在否。陶養之終其身。或問當時形狀。述之如繪。復曰。我一細民。徒以一時報主之誠。遂忘其身。卽令畢命草莽。與螻蟻何殊。乃屢蒙天語垂詢。復蒙主人參養恩。不以僕隸視。其榮多矣。其人誠樸。無他長。不能爲一切機械變詐習。故臨難忠奮。有古人風。年七十卒於家。

力士霍元甲逸事

霍力士元甲。直隸產也。兄弟十人。咸以拳藝名。而君爲之冠。北人多知其勇。且號稱黃面虎。云。前載其友函某君書。謂美國大力士某。力能扛鼎。身載重百斤。問君願與較否。君謂如是勇夫。爲吾北方人慣見。烏足雄。遂慨然應之。來申。與某力士約。某懼不果。有東海趙君。欲與君較。君不允。後以趙登報激刺。迺命其徒賽於張園。敗之。未幾趙又聘其友與君約賽。先仍與其徒相鬪。無勝負。然卒爲君所辱。斯時君慷慨言

曰。余所以來申者。欲與異族猖獗之力士戰耳。至自殘同類。非我之志也。凡我同胞。嗣後幸勿相擾。復創辦精武學堂。鼓礪尙武精神甚力。嘗曰。欲國強。非使國中人人尙武不可。又曰。西人精研一技術。輒數百年始奏膚功。今余之拳藝。已傳自七世。亦不啻研究數百年矣。未幾某國之著名擅柔術者。慕其盛名。思以傾之。乃十人聯袂來申。與君角力。然皆懼死。要君以勿拳戰。君面駁之。卒以手勢決勝負。聘雙方公正人各一。君又使其徒先與賽。某國人相繼敗者凡五大。急選一最有力者與君奮鬪。某知君爲勁敵。出臂欲中傷之。君微以手格之。而其臂已折。怒甚。反誣君爽約。卒以衆目共睹。理屈而退。然心終不甘。後宴君。賀其健勇。君曰。余已患咯血症。某國人曰。何不洽之。君以未遇良醫對。某國人迺默念有機可乘。顧而言曰。若某君者。某國人也。誠良醫也。君信之。服其麻醉藥。致病漸劇。含恨以死。按吾國之武術。吾國固有之國粹也。彼剽竊吾一言餘緒。烏足與吾較角。角而不勝。出其伎倆。以中傷之。此固小人陰險之常計。吾何足責。而獨怪夫有如是精深之國粹。國人不知提

創而光大之。而霍先生具有武力。又不克終天年。反飲鴆身亡。使彼小人日益猖獗。悲夫。

記馬僧

江寧嚴星標。常熟徐芝仙。皆以耆士在年羹堯幕府。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叛。雍正帝命年爲撫遠大將軍。岳鍾琪爲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亦驕抗。二生恐爲所累。以年衰辭歸。年厚贈金幣送還。宿蒲州。有兩騎客來。狀虍猛。所肩行李。鐵也。天明行。晚復來宿。心悸之。卒無如何。又客館逢二僧。皆猥黠少年。二叟目之一僧。吳語曰。誰無眷屬。何看爲。始知其一爲尼。急亂以他語。出不敢按站行。十餘里卽宿。僧來排闥踞上坐。揚其目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亦盜耶。橐內赤金二千。從何來。二叟駭曰。天下財必爲盜而後得耶。朋友贈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曰然。曰。幾殺好人。起挾女尼走東廂。酌酒飲。倚而歌。聽之。秦聲也。抵暮。兩騎客亦來。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閉門臥。僧獨步簷外。嘖嘖曰。好馬好馬。亡何兩騎客

去僧闖然叩門。嚴窘挺身出口。事至此。尙何言。行李頭顱。都可將去。但有所請於和尙。指芝仙曰。比吾老友。七十無兒。殺之耶。釋之耶。僧笑曰。我不殺汝。先去之。兩騎客。乃殺汝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測客囊。皆視馬蹄塵。金銀銅分量。望塵了然。兩盜離耳。雖相伺而眼眯。誤赤金爲錢鏹。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問僧何來。曰。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公等知將軍平青海。是誰助之功耶。余故吳人。少無賴。好勇。被仇誣作太湖盜。不得已逃塞外。隨蒙古健兒盜馬久。性遂愛馬。亡何見岳公鍾琪所乘。彪彪然名馬也。夜跳匿廡中。將牽其韁。未三鼓。公起。自飼馬。四家僮秉燈至。余不能隱。被擒。公上下視。問行刺者乎。盜馬者乎。曰。盜馬。問白日闌入者乎。夜踰牆者乎。曰。踰牆。公微瞠若有所思。秣馬訖。命隨入室。案上酒榖橫列。公飲巨觥。而以一盞見賜。隨解衣臥。犬鼾。遲明。公盥沐畢。喚盜馬人同往大將軍府。公先入。良久。聞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者某賞。銜効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寧有種耶。亡何。余醉與材官角。軍怒。賜杖。甫解袴。岳公至。曰。我將征西藏。

爲汝乞免。汝從我行。時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副都統達鼐。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爲一隊。約某日會於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公立營門。諭二將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青海酋羅卜藏久稽天誅。昨其母與其弟紅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機不可失。手珠寶一囊。金二餅。顧余曰。先遣汝召賊母來。賊所駐穹廬外。有網城結金鈴於上。動輒人知。非善踰者不能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珠寶與金。將以爲犒。此大事。汝好爲之。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頭出。公起身入天大霧。余乘霧行三十餘里。至賊網城。果如公言。余騰身而入。果帳燭熒然。母上座。二酋侍側。母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錦織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囊寶貝奉贈。金二餅。餽兩台吉。二人聞之喜。叩頭謝。余知功將成。詐曰。將軍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座。旣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公迎來。將其母與二酋交達黃二將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道礮發。

斬母與二酋。回入軍營。次日諜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準噶爾部落。岳公命竿三頭。徇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返纔十五日。三月朔。凱旋。岳公首舉余功。大將軍賞游擊銜。余詣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歸。別圖所報。公笑曰。咄。吾知汝終爲白首賊也。厚賜而別。歸次涇州。宿回山王母宮。昵妓女金環。年餘。資用蕩盡。不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削髮。赴中州。苦無馬。逢兩盜騎善馬。故奪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視廐。則夜間已將所肩鐵擔。屈而圓之。束二馬首於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尼。舒其擔。牽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衛田文鏡兩總督所轄地方。毋憂也。後三十餘年。二叟亡。嚴之孫用晦。過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論拳法。曰。雍正中。異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稱馬和尚。後總督田文鏡禁嚴。僧轉授永泰寺環師。今環師亦亡。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尚卽此僧。環師者。金環妓也。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

里。天大雪。不果往。

甘鳳池

康熙雍正間。大江南北。以拳勇名鳴者八人。甘鳳池其一也。王葑亭給諫常爲之傳。鳳池金陵人。短小精悍。鬚髯如戟。手握錫器。能使鎔爲汁。從指縫中流出。然在八人中。尙居末座。第七人爲白泰官。常州人。技不如甘。而縱跳矯捷。如飛猱疾隼。人不能近。第一人爲僧某。第二人爲呂四娘。實晚村孫女也。僧淫暴無行。荼毒良懦。七人咸惡焉。思除之以救一方。然自度藝皆不能勝。恐轉爲所戕。乃相約以六人合圍之。鬪方酣。白忽從空飛下。以刃刺僧首。僧若弗知者。鬪如故。白又飛去。六人者復進相搏。如是者三。乃殲僧於地。七人皆散去。各以技雄一方。又誓不作纖毫非禮事。約有犯者。六人共誅之。如僧例。以故海內莫不稱其義俠。聞此諸人者。皆抱有種族主義。半出鄭延平門下。而呂四娘迫其家難。圖報愈急。其浪跡江湖。蓋將以結納豪俊。共圖大事。非徒博俠客之名而已。雍正御極。屢嚴飭天下督撫捕逮甘鳳池等甚急。雍正

殊批諭旨中。猶可見其厓略。其竟弋獲與否。則不可得而考矣。八人中相傳尙有曹仁虎。路民瞻。周瑋諸人。曹仁虎不知係顧菴學士與否。民瞻工畫鷹。得意之作。每常自題曰。英雄得路。瑋工畫龍。爲清代第一手。後竟罹法死。此則見於畫徵錄者。或謂聊齋志異。非純出留仙手。尙有後人摹入之作。其俠女一條。卽隱指呂四娘。而所謂鬚髮交而模糊之頭顱。卽當時某貴人也。疑莫能明。志以俟考。

方外記

寄禪和尚行述

師諱敬安。字寄禪。本湖南湘潭黃氏子。父曰宣。母胡太君。奉觀音大士甚虔。夢蘭而生師。時前清咸豐元年十二月三日也。方髻齡時。卽屏棄腥味。隨母拜月。喜聞人談仙佛事。七歲喪母。十二歲喪父。師方就塾。師受論語。未卒業。家貧與弟子成俱廢讀。爲田家牧牛。然常攜書自課。同治七年春。驅牛出郊。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摧落。感而大哭。遂投湘陰法華寺。從東林師祝髮。時師年十八。未幾。徙南嶽祝聖寺。從賢

楷律師受具足戒。聞岐山恆志和尚。倡教外別傳之旨。冒雪往參。志公命司行堂。兼執飼犬役。是爲苦行始。如是數年無所得。一日飼犬。食未盡而去。志公適至。師恐見譴。乃取其餘食之。俄見犬自廁出。因思嚮食犬餘。必雜遺其中。心中作惡。嘔吐不止。既念一切世間物。本無垢淨。亦無好惡取舍。皆由業識妄生分別。乃決計與之交戰。竊如廁下。參乾矢橛。一動念間。便膈臆欲裂。愈信經論所云皆實。遂悟入心地法門。師以釋迦牟尼有千瘡求半偈之說。然頂四十有八。自項至腹百有八。兩臂殆無完膚。至寧波阿育王寺供灑掃。於佛舍利前。剡背肉如錢者數四。注油於中以代燈。又然去左手兩指。因自號八指頭陀。師嘗發誓。修法華般若行。朝夕懺悔。每追溯過去。輒淚涔涔下。盡十八日。徧身寒作。如在冰雪中。舌根麻木不得轉。惟默誦經文。萬言立盡。心大駭。疑爲著魔。靜坐數日。始復常態。世智由是頓開。師以其事語南嶽默公。默公云。此台宗所謂寒觸也。舌根已轉。可證法華三昧矣。厥後益加精進。乃至空慧俱銓。師之在岐山也。維那精一。禪課之餘。好作詩自炫。師訶之。以爲不究本分。學世

諦文字。精一曰。汝灰頭土面。合參枯木禪。焉知慧業文人。別有懷抱耶。無何省舅氏於巴陵。登岳陽樓。下視水天一碧。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歸述於郭菊孫先生。謂有神助。授以通行唐詩三百首。師遂以詩名於世。然生死心切。時以禪定爲業。常山行坐盤石上。參父母未生前語。冥然入定。自是徧訪煙水。江浙名宿。皆往請益。師旣奉賢楷律師爲本師。又以笠雲圃學行超妙。亦以師禮事之。東遊住寧波最久。光緒十年。師年三十有四。始還湘中。歷主衡陽、羅漢、衡山、上封、大善、寧鄉、瀘山、長沙、神鼎、上林各寺。上封懷南嶽祝融峰下。爲衡州大刹。山後有田數千畝。皆供衆之產。宗風衰絕。被奪於農人者且半。師訟於當道。經年不能決。卒賴巡撫吳清卿中丞力。次第規復之。瀘山開山於唐靈佑禪師。瀘仰宗初祖也。寺宇千餘間。僧衆千餘人。前清之季。法門墜敗。師駐錫三年。鼓螺爲之一振。二十八年。天童闕席。首座幻人以爲四明淨域。非得高僧主持其間。不足以宣鬯正業。力破積習。率兩序清衆。請師守護法度。師以舊遊勝地。遂辭上林來主天童。如是十一年。百廢具舉。夏講冬禪。靡有虛歲。先是

清廷罷科舉。興學校。南中大吏。以資無所出。有提取寺產之議。江浙三十五寺。請日本願寺僧伊籐賢道。借傳教保護。竊師名爲首。報紙誼騰。外部電詢浙撫聶仲芳中丞。師聞之憤甚。以爲辱國辱教。卽飛函當事者陳竊名之妄。力請嚴拒。聶公電覆外部。於是各府得自辦僧學。由學部頒行僧教育會章程。僧人之創立學校自此始。師長寧波分會。凡三年。多所保存。宣統三年八月。武昌義師起。大江下游。後先響應。新募軍人。大率駐劄寺觀。其鄉里無賴子弟。則又假光復名。軍服結隊。令僧人出資。或迫脅爲兵。師慮各地僧人。驚恐而流徙。因流徙而廢置。正愁急無策。而政治革命之說起。師喜曰。政教必相輔。以平等國行平等教。我佛弘旨。最適共和。乃至上海。聯合十七布政司。舊轄地僧侶。創中華佛教總會。赴南政府。謁孫總統。總統許之。民國元年四月。是會成立於上海留雲寺。諸山長老。推師爲長。乃以靜安寺爲總機關部。改原有布政司轄地僧教育會爲支部。府爲分部。電告北政府內務部。請著爲令。有頃湖南寶慶有攘奪僧產。消毀佛像之舉。寶慶僧侶。聯名狀內部。求回復。民政司長

抗不行。師以湘僧之請。定計北上。擬以湘事再求內部。懇切下令。十月中首途。十一月一日抵京師。寓法源寺。法源舊署憫忠師。嗣法弟子道階。方主斯寺。越九日。始偕道階見內務部禮俗司長某君。是時湘中之事方迫。而某又下令調查僧產。分別官公私諸目。師見某。據約法相詰難。又以令中有布施爲公。募化爲私語。師謂在檀那爲布施。在僧侶卽爲募化。界說不明。斷斷與某爭辯。某語塞無以對。詞色轉厲。意在恫師。師遂憤而出。道階爲通袁大總統趙總理。戒期往謁。冀收回司令。并以湘事爲請。又勸師赴文謙以自解。是日夜半回寓。甫下車。卽胸膈作痛。亟就榻。侍者各歸寢。明日味爽往視。師已作吉祥臥示寂。實舊歷玄黛困敦之歲十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二。僧臘四十有五。師初至京師。凡政官軍長寓公道侶。識與不識。皆以一見爲快。師以禮接待。日不暇給。歡喜贊歎。傾動都下。方謀開會歡迎。而師遽撒手塵世。於是各界七十三人創議。易爲追悼。屆期到者達千人。初師年六十。在天童青龍岡營塔院。環植梅花。顏曰冷香。自爲序銘。及示寂京師。道階爲治喪事。偕待杖宗圓奉龕南歸。

二年一月嗣席淨心啟塔藏眞。並謀募香火田供養。以師語錄墨蹟及交遊尺牘書畫藏諸衣鉢寮內。以驗來者。師詩名滿海內。當代耆宿通人。如郭伯琛彭雪琴王壬秋王益吾樊樊山陳伯嚴鄭蘇龕易哭菴俞恪士喻良麓皆與交最摯。唱和獨多。其在寧波則陸鎮亭張簡碩陳天嬰洪佛矢馮君木每出山必過訪。每訪必以詩相酬答。師所著八指頭陀集十卷白梅詩一卷已刊行。未刻者八卷語錄四卷文集二卷續集二卷。先後經郭王諸老選定。師詩逼近初唐。壬秋嘗嘲師能爲島寒不能爲郊瘦。故近今所作多效東野體云。師赴京攜文及未刻詩稿以行。楊哲子從道階取以去。將爲校刻。師體偉口吃。書法奇拙而無俗氣。嘗與天嬰兌偈。又自稱吃衲。性忼爽胸無城府。晚年專菩薩行。以利生爲務。徒眷後學。雖初被責而愈親近之。

轉菴和尚

讀吳留村遺稿。記轉菴和尚書。實有裨於史官。故詳載其事。和尚俗姓孫。名旭。餘姚人。嘗中順治丁酉武乙科。家甚豪富。君喜施予。鄉人咸感其惠。有盜邱甲聚不逞者。

數百人。肆爲閭閻之害。邑令不敢撓。君慨然曰。目覩鄰里受害。而不爲之救援。非夫也。因選強弓利矢。命壯丁負韋夜攻其巢。咸射殺之。獨邱甲潛逃。隱恨次骨。時海禁森嚴。君素慕鄭延平知兵。嘗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鄭公。蓋用明太祖獎王保保語。邱甲挾蜚語。訟諸邑中。邑令亦素有嫌隙。因誣君通海上。置諸獄中。君素勇健。夜毀桔踰垣出。匿某上舍家。久之。亡走滇南。會吳三桂叛。將軍韓大任招致帳下。甚爲賞鑒。曰。奇男子也。會大任屢攻萍鄉。爲安親王軍所阻。吳逆促其師期。大任爽然曰。吾竭力以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君聞其語。大悅。曰。此丈夫報國時也。因說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亦至矣。爲之闢地攻城。戰無不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未聞王有尺素之詞。爲之獎譽。今一旦偶愆師期。卽肆意辱詈。儼然以奴隸待之。今天下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逮夫大業旣成。吾恐君家鐘室之禍。復有見於今也。韓爲之色沮。會良王遣姚制府往招撫。大任遲疑未決。君復進曰。今清恢復閩越。事業已成。吳王之敗。在於目睫。將軍何尙作兒女之態。致有失機宜也。大任乃從招撫。良王承制

表授道銜。君慨然曰。吾本朝廷赤子。不幸陷於非罪。不得已逃諸賊藪。今得返歸鄉井。復爲盛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縲囚之軀。有污章甫之榮也哉。因辭職不受。久之薙髮爲僧。居杭州侶雲菴。號轉菴和尚。年八十餘始逝。亦清初奇僧也。

十力禪師

十力禪師者。空隱和尚之上座也。十公能詩。工八分書。爲人慷慨有才略。少時久遊西北邊關及滇黔秦蜀。多識天下豪傑。與曹文詔虎大威兩總戎交厚。年五十始皈。依空隱出家匡廬。崇禎辛巳。從空隱說法於廣州光孝寺。與二樵薛起蛟同鄉舊識。梵修之暇。輒抵掌談四方兵將強弱與險要塞阨處。娓娓不倦。密語二樵曰。汝輩經生。不知興廢大勢。尙搦管呻吟。何爲者。二樵因叩其興廢之由。曰。朋黨亂於朝。盜賊亂於野。大事去矣。不久且將革命。二樵問闖李連營十八。大者十萬。小者不下四五萬。已破豫楚。復據秦晉。意欲窺伺神京。朝中貴臣。多有爲其心腹者。草野之民。憂之久矣。代興者豈卽此寇耶。曰。非也。天降禍亂。以致闖賊披猖。然中國之民。不過與中

國之君相終始。日月既沒。雖有燭火。尙不能以微光自存。矧茲腐草之螢哉。二樵曰。然則誰得之。曰。有天命者得之。老僧不及見矣。汝等行當自知。毋多言。癸未八月。公坐化於羅浮。次年甲申。懷宗殉國。弘光偏安江左。不久亦亡。而清遂入主中原矣。

良醫記

徐靈胎先生傳

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釵。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羸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讐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迨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士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

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強有少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葠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愨公。未遇時。胗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額。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大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沉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旣重。而傷民實多。

且恐橋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洄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峰。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源流等書。凡六種。其中鍼剗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熾。字榆村。儻。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袁子才爲先生作傳。并述丙戌秋。袁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挖舟直詣洄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關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爲懽。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丸而別。李蘊溪謂隨園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爲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隨園平素意合。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記名醫李中梓

上海李中粹。有文名。並精醫理。名重一時。時金壇王肯堂。字泰。亦精岐黃。患脾泄。羣醫咸以年高體衰。投滋補。病愈劇。乃延李診視。診畢。語王曰。公體肥多痰。愈補則愈滯。當用迅利藥盪滌之。能勿疑乎。王曰。當世知醫。惟我二人。君定方。我服藥。又何疑。遂用巴豆霜下痰涎數升。疾頓愈。魯藩某病寒。時方盛暑。寢門重閉。牀施氈。帷懸貂帳。身覆貂被三重。而猶呼冷。李往診之。曰。此熱也。古有冷灌水頂法。今姑通變用之。乃以石膏三觔。濃煎作三次服。一服去貂被。再服去貂帳。服三次。而盡去外圍。體蒸流汗。遂呼進粥。病若失矣。其醫之神效類如此。特素自矜貴。非富家不能致也。

徐何辨症

蘇城徐秉楠。青浦何書田。皆精於岐黃。名重一時。時金閭劉氏饒於財。而僅有一子。春患傷寒。勢已危。羣醫束手。遂以重金延二人。徐至。診視久之。曰。傷寒爲百病長。死生係於數日之內。苟識病不真。用藥不當。則變異立見。古有七七不服藥之說。非謂傷寒不可服藥。謂藥之不可輕試也。若見之未審。寧不用藥。豈可妄投以速其殆。故

醫者必先辨六經之形症。切其脈理。察其病情。究其病之所在。而後施治。如太陽陽明表症也。宜汗之。少陽則半表半裏。宜和解之。太陰邪入於裏。少陰入裏尤深。均宜下之。若手足厥冷。自汗亡陽者。又宜溫之。至厥陰病則寒邪固結。非投大熱之劑不能除。此等症勢雖危。但能對病用藥。始終無誤。不難治也。今診少君之症。爲兩感傷寒。兩感者。如太陽受之。卽與少陰俱病。以一臟一腑同受其邪。表症裏症一齊舉發。兩邪相迫。陰陽皆病。救表則裏益熾。救裏則表益急。譬之外寇方張。而內生亂。未有不覆其國者。察其形症。變在旦夕。雖和緩復生。能措手乎。言未已。閩人報何先生至。徐退入夾室。何入診之。曰。冬傷於寒。而春病溫。蓋寒必從勢化。今身反不熱。而脈形潛伏。此熱邪深陷。勢將內閉矣。頃按脈時。曾於沉伏中求之。左手尺寸得弦。右則微緩。見症耳聾脇痛。寒熱若有若無。兼之中滿囊縮。時或身冷如冰。夫脈弦而耳聾脇痛者。病在少陽。蓋脈循於脇。絡於耳也。中滿囊縮。右脈微緩者。病在厥陰。蓋脈循陰器而絡於肝也。邪入陰分既深。故身冷如冰耳。辨其形症。是少陽厥陰俱病也。古人

治少陽症。謂用承氣下之。反陷太陽之邪。麻黃汗之。更助裏熱之勢。故立大柴胡湯一方。解表攻裏。兩得其宜。今齒枯舌短。陰液已竭。若投柴胡承氣解表峻下之劑。則更劫其陰。是速其殆也。若以厥陰論治。而進桂附等回陽之品。是抱薪救火耳。若用石膏黃連苦寒之藥。非惟不能撥動其邪。正助其冰攔之勢。然醫家必於絕處求生。方切脈時。兩手雖奄奄欲絕。而陽明胃脈一線尙存。因思得一線之脈。卽有一線之機。反覆研求。惟有輕可去實一法。以輕清之品。或可宣其肺氣。冀得津液來復。神志略清。可再圖別策。勉擬一方。服之於寅卯之交。有微汗。則可望生機。否則勢無及矣。是時徐猶坐室中。使僕往探。索方觀之。乃大笑曰。是方能愈是病耶。果然。可將我招牌去。終身不談醫道矣。言爲何僕竊聞。達於主。何謂劉曰。聞徐先生亦在此。甚善。今晚雖不相見。明日立方。必與共。千萬爲我留。何舟泊河沿。遂下宿。徐欲辭歸。劉苦留。服藥後。至四鼓。果得汗。形色略安。天未明。何至復診。喜形於色。曰。尺脈已起。可望生矣。但必留徐先生。余爲郎君療此病。徐若去。余亦去耳。劉唯唯。徐悉病有轉機。無

以自容。急欲辭歸。劉曰：何曾有言。先生去。彼必不留。兒命懸於先生。惟先生憐之。雖日費千金。亦不吝。徐聞。知前言之失。默然無語。何一日登岸。數次。不數日。病者已起。坐進粥。乃謂劉曰：今病已愈。我將返棹。徐先生已屈留多日。諒亦欲歸。但前有招牌一說。或余便道往取。或彼自行送來。乞代一詢。徐遂丐劉周旋。劉設席相勸。至爲屈膝。始得解。何歸。適姪某亦患傷寒。病劇。舉家皇皇。何診之。形症與劉似。曰：易耳。遂以前法進一劑。不應。再進而氣絕矣。何爽然曰：今日始知死生在命。非藥之功。醫之能也。因函致徐。自陳其事。而請罪焉。由是閉門謝客。不言醫者數年。

貨殖記

大實業家葉澄衷小傳

近世我國弛海禁。沿海編氓。因與外人通市。而暴起致貲財者。不一而足。然或攻剽椎埋。或玩法買姦。宗強比周。侵凌孤弱。類皆鄙瑣齷齪。不足道也。獨滬上富人葉氏。當初赤手。自掉扁舟以治生。而卒起富至巨萬。又慷慨好義。清刻矜已諾。此猶是古

之任俠。而實吾國商人所宜奉爲典型者也。葉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東之慈谿縣。後遷鎮海沈郎橋。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爲毗之邱氓。成忠生六歲而孤。母洪氏撫諸幼弱。居一椽蓬屋。刻苦僅以自給。成忠九歲始就學。未幾仍以家貧故。從母兄耕。年十一。就傭鄰里。居三年。主婦遇之無狀。成忠慨然曰。我以母故。忍受此辱。然丈夫寧餓死溝壑耶。遂辭去。欲從鄉人往上海。臨行無資斧。母乃指田中秋禾爲抵。始得成行。至上海時。海禁大開。帆船輪舶。麇集於滬濱。成忠自黎明至暮。掉一扁舟。往來江中。就番舶以貿有無。外人見其誠篤敦謹。亦樂與交易。故常獲利獨厚。同治元年。始設肆於虹口。乃迎母就養。初肆規甚微。然節飲食。忍嗜欲。與傭婦同苦樂。又能擇人而任事。故數年間。肆業日益遠大。乃推廣分肆。殆遍通商各埠。又在滬北漢鎮創設繅絲廠。火柴廠。以興工業。且以養無數無業游民。既饒於貲財。自奉一若平素。絕無豪富氣象。若構洋樓集珍物之類。遇人固肫肫。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必誠。見顯貴士大夫言。猶閭閻如也。毫無諂諛意。又好引重後輩。善體人情。各如其意之所

欲。故人樂爲用。性好施予。無倦容。無德色。客外雖久。戚卹有緩急。阨困者。苟有請。罔不欣助。待族人尤篤。捐金置祠田。又建忠孝堂。以贍族之貧苦無告者。附以義塾。牛痘局。曰。是皆我母之志也。凡里中之善舉。必力任其成。在滬北購大地。立蒙學堂。以教貧窮子弟。撥十萬金充經費。又特倡捐二萬金。建懷德堂。凡肆中執事身後。或有孤苦無告者。歲時存問。俾免饑寒。至各直省遇有水旱之災。則必出鉅資。以助賑濟。封疆大吏高其義。嘗請於朝。屢邀寵錫。並傳旨嘉獎。光緒己亥年十月。在滬病篤。召其子七人曰。吾昔日受惠者。各號友。竭誠助吾任事者。汝曹皆當厚待。勿替。以繼吾志。卒年六十。

緞子大王

王翁以緞肆起家。人呼爲緞子王。翁京師舊家子。習書算。少孤露。遂流爲丐。年弱冠。尙夜宿雞毛房。京師寓諸丐室。儲雞毛盈數尺。丐輸三錢。輒棲毛中一宿。以禦寒。時同寓有旗下某公。年相若。一日翁謂之曰。我儕皆昂然丈夫。此豈安身立命之地。盍

改圖。各謀生路乎。某公曰。甚善。寒陰冰雪。何逝而可。然請以改歲爲期。誓不再作如此行。逕。兩人因約爲昆弟。焚香盟於神曰。苟富貴。無相忘。時醉。司命日也。元旦各分手去。王翁去爲典肆傭職。炊爨灑掃。以勤慎。頗爲肆主者所倚。至除夕。主者核計簿冊。屢舛。甚焦灼。時翁侍側。睨而笑。主者曰。子胡笑。曰。此亦無難算。曰。試核之。翁持籌一核。符合。主者大喜曰。吾不能早識子。屈子久。明年畀汝貲本。爲我職廟市。廟市者。隆福護國諸寺。各有市。百貨雲集。典肆繚帛之屬。期滿弗贖。別有人售於市。市列攤職此者。月畀數金。酬其勞。翁司此。和氣迎人。售速而利三倍。時太監某來購貨。談甚愜。曰。以子才。宜爲大賈。何小就爲。翁曰。只此已過望。敢多求乎。太監曰。汝明日辭居。停。我居南池子第幾門。後日汝來。我將與汝合爲賈。翁曰。諾。歸。請假於典肆主者。交代。經理事。來去分明。越二日。至太監處。已張筵俟矣。太監畀以萬金。俾設綴肆於東華門。翁驟得志。然不改其度。懋遷獲利。其門如市。時乾隆四十年間事也。海外各國年年例貢。一日乾隆帝問琉球高麗諸使臣曰。汝觀我中國風俗何如。稽首而對曰。

中華沐大皇帝教化。不但士大夫讀書明理。雖市賈亦知信義。卽如某緞肆王某者。陪臣與交易。海外遐荒。坦然賒與。且約觀劇。饋食物。荷囊佩刀。針黹各物。厚意深情。有加無已。中華風俗。實大皇帝時雍之化所致。非海國所敢望其萬一也。小臣心悅誠服。奏畢。復稽首稱賀。上大悅。以國體所係。默識姓名。翌日召見。翁以布衣奏對。稱旨。越日。由內務府撥銀五十萬兩。命翁司之。翁辭舊主人。仍業緞肆。時內務府諸公。咸與往來。翁亦極意交歡。無弗各得其意。以去。越三載。有郎中某。向翁假貸。翁偶未應。銜之。會某郎中司緞疋庫。以庫底舊存老緞五千餘箱。奏明發商變價。緞皆朽敗。寔欲以害翁也。箱發下。啟視。果皆霉變。色如漆。質如灰。翁亦拚折閱數十萬金矣。乃檢視緞中。每疋各捲金葉若干。蓋前明籍沒魏璫物。當時大吏藉以媚璫者。越兩朝。竟無人知也。翁以此益富。業鹽於豫東長蘆。引地四十八處。鹺務中推巨擘焉。後翁以查引地至河南。問巡撫何人。則旗下某公。以筆帖式歷轉員外郎。已由府道洊升中州中丞矣。具柬往拜。中丞啓中門。迎於堂。王握手曰。猶記在雞毛房所語乎。中丞

曰。唯不敢忘。兩人各大笑。中丞留之歡譙數日而去。按王翁一寒至此。而其志不撓。卒能以赤手成巨富。洵人傑也。彼世人一遇貧困。輒生怨尤。妄自菲薄者。其志已萎靡。不克自拔。宜其潦倒終身也。

記胡雪巖金黛雲

胡雪巖盛時。擁資億萬。雄視一世。官場中多與往來。一切商賈。莫不仰其鼻息。尊之曰財神。以其能左右市面也。軍功前敵之黃馬褂。彼且可安坐而致之。信乎錢可通神矣。當時之談胡雪巖者。孰不信其立於不敗之地。建萬年不朽之基哉。詎知富貴浮雲。一敗塗地。至於不可收拾。窘迫以死。當雪巖敗時。有美人頗挾金貲。來居滬北。枇杷門巷。其自稱曰金紅仙。旋適一陶姓。去不容於冢婦。陶遣之。復出。仍姓金氏。名曰黛雲。復理舊業。初操杭州語。久之。始習爲吳下阿儂口吻。以故人皆知爲錢塘蘇小鄉親也。一時豔聲噪甚。而金黛雲擇人而事之心甚切。蓄千餘金。以授毘陵中山君。囑代儲於銀行。蓋心已屬於中山君矣。時中山君就紗廠之席。揮霍甚豪。北里諸

姬多傾向之。未幾遂別娶一人。金黛雲聞之而大恚。造中山君將與論理。而無理可據。中山君笑遣之。並還其銀行存據。黛雲不受。曰。吾付君者奚止此。君將藉此爲訛索地也。旋經人排解乃去。黛雲既不得嫁中山君。鬱鬱不得志。後乃適一執藥業之寧波人。生二女子。又以故下堂求去。並挾二女子以行。寧波人訴於官。纏訟半年。卒判離異。黛雲乃復出。理舊業。而色少衰。馬櫻花下。不復似從前之車馬如雲矣。久之。虧累殊甚。乃以二女子付債家爲質。已則設一和檯。聊以自給。時中山君離滬已久。黛雲益無所倚。故中間跼蹐者若干年。乙巳。中山君歸自山左。黛雲聞之。大喜。出境迎之。歷訴所苦。且以質女爲憂。中山君念前情。解囊贈以五百金。黛雲挾之返滬。北略擗擋。卽贖其長女歸。蓋已盈盈三五年華矣。於是字之曰金秀蘭。使之應客。中山君復提倡之。遊客復盛。客之凡與黛雲有舊者。咸來歸之。余附記金黛雲者。非記金黛雲也。非記中山君也。尤非記金秀蘭也。所記爲何。日記胡雪巖也。蓋金黛雲者。固胡雪巖敗時之遺妾也。以胡雪巖之雄。其敗也。至不能庇一妾。君子於此。蓋不勝盛

衰之感焉。亦可見儉爲商人美德。苟窮奢極侈。雖雄才大略。如胡雪巖。尙不免於失敗。彼才略遠不如胡。而甘蹈其破產之覆轍者。惜無人以胡之故事日聒之也。

紀前清富民

清初海內富室。以季姓爲最。季氏居江蘇泰興之季家市。其族人三百餘家。皆有複道門戶可通。每夜擊柝巡行者。至六十餘人。蓄女樂兩部。服飾至值百萬。滄葦侍御振宜。以藏書著清初者。卽其族也。

一爲亢氏。籍山西。相傳清初李自成。西奔時。所攜輜重。皆棄之山西。盡爲亢氏所得。遂以起家。富甲天下。康熙中。長生殿曲本初出。亢氏家伶。卽能演之。器用衣飾費鉅。至四十餘萬。他舉稱是。今談山西富室者。亢氏猶推巨擘云。

京師祝氏。業米起家。在明末清初時。富逾王侯。其巨屋宇千餘間。園亭富麗。人遊十日未竟。今京中米市。蕪蕪。疑卽其遺址也。

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清乾隆帝嘗駐驛其家。進奉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

王公近侍。以及輿僮。皆供食饌。一日費至十餘萬。未幾家中落。然變置器皿。爲值猶數百萬云。

沈萬山。蘇州吳縣人。其家築垣。周迴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闊並六尺。垣上植四時艷冶之花。望之若錦。號曰錦垣。垣十步一亭。以美石香木爲之。垣外以竹爲屏障。垣內起高牆。高出裏垣之上。以粉塗之。繪珍禽奇獸之狀。雜隱於花間。牆之裏四面累石爲山。內爲地。山蒔花卉。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削石成橋。飛青染綠。儼若仙區。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賓海。諸珍異皆在焉。樓下爲溫室。中置一牀。制度不與凡等。前爲秉燭軒。取何不秉燭遊之義。軒之外皆寶石欄杆。中設銷金九朵雲帳。後置百偕桌。義取百年偕老也。前可歌歌姬舞女十數。軒後兩落有橋。東曰日升。西曰月明。所以通洞房者。橋之中爲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橋而長。與前後齊者爲翼寢。妾婢之所居也。後正寢曰春宵澗。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鼠爲褥。蜀錦爲衾。毳絛爲帳。極一時之奢侈云。

查小山

查小山員外有圻海寧人。官京師。席先世業稱巨富。性奢侈。京師以三臆子呼之。一生取精用宏。不下數百萬。飲食供張。視何曾石崇。不啻倍蓰。喜蓄硯石。質溫潤。琢磨精工。銘刻皆前代名人。雖真贗參半。要以物聚所好。又不惜重價。積數十年之久。門下名士鑑別品評。選其尤者百方。裝演藏弄。所費累巨萬矣。晚年家日落。頗拮据。一日取所藏硯。質千金。置車上。騁而出。歌臺舞榭。一日殆遍。盡散所質金歸。入門思贖。硯無期。悲極號咷。既而曰。千古之能散財者。當以查小山爲第一人。復縱聲狂笑。其狂誕如此。稱其名。或有不知者。小山則中國皆知。三臆子則外國靡不知也。生平敬禮名士。延張船山太史爲上客。太史醉後。時詈之。亦不以爲侮。每送新詩一卷。輒餽五百金爲潤筆資。其誕生時。母夫人曾夢人自外庭入。稱幹貫太陽穴。鈎權懸兩端。浴血滿面。大呼而寤。遂生。其親串爲業鹽長蘆。嘗以告人云。

601

清代軼聞 卷九

清代軼聞卷九終

四〇

清代軼聞 卷十

弈史

弈藝

乾嘉時。朝貴盛行弈藝。以此四方善弈士。咸集京師。而以海寧范西屏世勳爲巨擘。有先范得名者黃某。久遊公卿間。稱國手。年亦倍長於范。及范入都。黃與角藝。卒死范手。於是慕范者未嘗不惜黃。而不知其中自有天焉。先是富春韓生館某部郎家。韓本善弈。而人莫知。一日部郎邀黃弈。韓作壁上觀。局竟。謂部郎曰。黃某弈雖名盛。一時而自我觀之。其於攻守之法。猶未盡然。誰謂無可敵者。部郎乃復邀黃。與韓對弈。黃見韓年少。意甚輕之。及布局。覺有異。卽極力防拒。而輒爲所窘。黃或乘間出奇。韓則信手以應。不費思索。竟三局。黃三北焉。遂推枰起曰。今余適發隱疾。越日當與君決勝負耳。嗣是黃名稍遜。而韓技亦有知者。有某王亦精此藝。聞韓名。召與弈。自

辰至日中。連和二枰。末局韓負半子。蓋應召時。使者以王好勝爲囑。韓欲博王懽。而又不隳己名。故於進退間。分毫不失如此。然其心力之劬。恰過常局數倍矣。時黃已偵知其故。韓出。卽要於途曰。今日願與君畢其所長。韓苦辭不可。乃勉與弈。及爭一角。韓反復凝思。卒不能應。黃以冷語迫之。韓神色頓異。遽噴血數升而絕。越後二十餘年。而黃爲范乘。若相報復焉。相傳范甫垂髫。已精十訣。名聞江左。入都時。黃猶在。諸鉅公設彩。邀二人一爭其勝。局未分。亦以一角決上下。范見黃握子不落。曰。先生殆不欲戰乎。黃忽色變曰。孽也。天奪我矣。又何爭爲。方推枰起。遽倒地死。有知前事者。謂韓死而范生。約計歲月。旣符。所爭局。又與前無異。天奪之語。信非無自。爾後范名愈盛。無與爭者。惟同里施襄夏稱亞。嘉慶初。范曾來滬。時上海倪克讓。弈品居第一。次如富嘉祿等數人。皆精其技。惟倪不屑屑與人弈。富等則恆設局豫園。招四方弈客。以逐利。范初至。局觀人弈。見一客將負。爲指隙處。衆艷然曰。此係博采者。豈容多語。君旣善此。何不一角勝負。范曰諾。衆請出注。范於懷中出大鏹曰。以此作彩可。

乎。衆艷其金。爭來就。范曰。余弈不禁人言。君等可俱來耳。枰未半。而衆已無所措手。乃急報富。富人局。請以三先讓。竟富負局。請再讓。又負。衆遂走告倪。倪至。亂其枰曰。此范先生也。君等何可與敵。少頃。事徧傳。邑富室賈金延范。楊西倉橋潘宅。而請與倪弈。范讓倪四子。觀者按局成圖。名四子譜。卽今所稱桃花泉者是也。

倪癡

倪克讓。名世式。生有夙慧。兒時。讀書過目成誦。稍長。卽能屬文。而性不善。每見人談制藝。輒避去。父載若。授徒鄉里。頗好弈。嘗與人對局。克讓從傍觀。卽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人戲與弈。輒爲所勝。遇疑難處。每翹首觀天。及落子。而人皆不能應。其技蓋由天授。非學力所致也。時都中盛行此戲。公卿亦多能手。有某閣部者。弈品稱第一。過雲間。聞克讓名。召與弈。竟日終二局。而閣部連負。倪之名乃更大噪。然賦性特異。既不屑治生。亦終不娶家室。所居僅一木榻。日惟危坐。對客常不交一言。人遂目之爲癡。暮年技益精。大江以南無與敵。跡其操行孤潔。豈非奇士哉。

弈棋得官

黃龍士。徐星友。皆前清乾隆時國弈也。黃年長於徐。棋亦較勝於徐。徐之能成國弈者。頗得黃之獎借。二人同時爲內廷供奉。前清廷例。凡爲供奉。均賞有五六品職銜。是供奉已有官階矣。黃爲人誠樸不苟。徐則機械百端。善於運動。專一結納內監。凡內廷之舉動。徐每預先知之。一日徐詣黃曰。君棋實勝於某。惟君勝局已不爲少矣。下次御前相較。能稍讓一子。以全某一日之名否。黃笑應之曰。是亦何難。明日內廷忽召二人入。乾隆指案上一描金朱漆匣曰。內有一物。汝二人弈勝者取之。二人遵命對弈。弈畢。徐勝黃負。乾隆太息謂黃曰。汝棋雖勝於彼。其如命不如彼。河。命內侍啟匣出知府文憑一紙付徐。黃見之愕然。惱恨無及。默不一言。徐卽時叩首領謝而出。蓋已早得內監報。知匣中之爲何物。故先一日詣黃關說。黃竟墮其術中矣。

過百齡傳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爲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

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弈。其爲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爲邑名家子。生而慧穎。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弈。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弈。弈輒勝。於是閭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清葉閣學臺山先生。弈名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尙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弈。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艷然曰。弈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況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弈。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卽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弈。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傍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

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於是百齡甚品。遂第
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謹避。
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我與之交。未嘗干以
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以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
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弈。獨徵逐角戲。以爲樂。百齡素貧。出遊
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塞。其戚黨譙訶百齡。百齡曰。吾向者家徒壁立。今得此貲。俱
以弈耳。得之弈。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噫。若百齡者。可
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爲公卿
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弈人乎哉。

清初國手

博山談叢云。清初弈手。以過百齡盛大。有吳瑞徵諸人爲最著。過無錫人。曾著四子
譜。變化明代舊譜之著法。詳加推闡。以盡其意。一時稱爲傑作。然過之於弈。功力較

深。天資實不逮周嬾予之超卓。周嘉興人。少好弈。家故貧。大父母父母督使讀。又督使商。百弗願也。輒竊出與人弈。禁之不可。年十四五。術甚工。與人賭彩。屢獲勝。夜則纍纍負金錢歸。父母喜。乃不之禁。後遂以弈遨遊郡邑。時百齡負第一手之譽。嬾予不爲下。屢與對局。嬾予多勝焉。徐星友兼山堂弈譜。具道其工拙。一日棄家去。莫知所之。或傳其在海外。以技爲某國王師。旣而歸。以弈終其身。好事者爲梓其成局。以行於世。

稍後於嬾予而以弈著者。爲揚州周東侯汪漢年。汪早死。周獨老壽。至黃月天出。周猶與抗衡焉。黃在清代弈家中。號稱第一流。先是弈家雖漸變明代之著法。然終爲成局所囿。習氣未能盡除。及黃始盡變舊法。自出新意。窮極變化。開後來諸國手之先聲。其天資之高。前輩多遜之。黃卒後。繼之負盛譽者。爲徐星友。

徐星友。武林人。著有兼山堂弈譜。後學多宗之。初遇黃月天時。黃授以四子。漸進。乃受三子。徐殫思悉力。以求勝黃。今世傳黃授徐三子。十局終。徐遂成國弈。自三子進。

爲國手。前此蓋未有也。相傳徐家甚富。旣成國弈後。忌黃名出己上。乃延之於家。飲食供奉。備極豐腆。乘間盡之以聲色。三年。黃精力耗竭。遂死。又一說。謂黃故負氣。徐一日遍延高手。於廳事置弈局三。謂黃能同時敵三人乎。黃奮然曰。何不可之有。東西顧而弈。弈竟黃勝。然是夜遂嘔血死。案弈家積習。類好抑人揚己。與人對局。刊譜時。必掩其敗者。而著其勝者。今觀徐所著兼山堂弈譜。於黃推挹備至。不類忌刻者之所爲。或黃死後。徐以國手名者四十年。忌之者又造爲是語以誣之邪。

記梁程施范四國手

徐之後。弈名最噪者爲梁魏。今程蘭如施定庵范西屏。世並稱之曰梁程施范。梁輩行最早。與星友對局尙多。蘭如後起。星友耄矣。嘗弈於某處。主者忌星友盛名。嗾衆國手陰助。蘭如星友屢戰北。大怒。遂歸武林。不復出。

袁簡齋小倉山房集。有弈國手徐星標墓誌銘。稱星標父以弈破其家。弈卒不工。星標年四五歲。見父與人弈。輒啞啞從旁指畫之。稍長。有客來尋其父弈。父適出。客戲

謂星標能弈邪。則噉然應之曰。唯。對局十餘子。客覺星標布置有異勢。僞起洩遁去。星標後遂以國弈名於時。徧考弈譜。絕無徐星標其人。或卽星友邪。

范施皆浙之海寧人。同學弈於俞長侯。施十四成國弈。范十六成國弈。一日程與范對弈。觀者如堵牆。程局將敗。大窘。乃使人與范約。賄以五百金。范遂讓程勝半子云。胡兆麟。揚州饒賈也。好弈。梁程施范皆授以二子。每對局。負一子。輒贖白金一兩。胡弈好浪戰。所謂不大勝則大敗者也。同人稱爲胡鐵頭。然遇范施輒敗。每至數十百子。局竟。則朱提纍纍盈几案矣。胡一日與范弈。至中局。窘甚。乃僞稱疾罷弈。而急圖局勢。使急足求援於施。施時客東臺。二日夜始返。胡乃稱疾愈。出與范續弈。如施所教以應。范笑曰。定庵人未至。弈先至邪。胡大慙。胡受二子與范施弈。三十餘年。然終不能成對手。故謂國弈實由天賦云。

范施同時。弈品稍下者。胡肇麟外。爲李步青臧念宣。初皆受二三子。後遂成對弈。然實非眞對手也。大抵乾嘉時。好弈者多。好名者每賄國弈求對子。國弈利其賄。亦許

之。故今譜胡肇麟。亦有與施定庵對局。實亦非真也。有童和衷者。年十四五。范施卽
僅授三子。假之以年。頗有可望。惜早死云。施性至孝。二次割股。療親病。又能鼓琴詠
詩。見海寧縣志傳。范性亦醇粹。袁隨園爲作墓志。稱其遇嬖人子顯者。面不換色。弈
以外。介以千金。不一顧。有所蓄。半以施戚里。藝成可以見道。古語洵不誣也。

袁氏又稱范爲海內弈家第一。惟施定庵差相亞。然施歛眉沈思。或日昃未下一子。
而范應畢。輒歌呼睡去。每見其對局時。西屏全局僵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
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云云。謂此言揚范抑施。未免過當。范施弈品。如雙
案峯並峙。各具高深。初難軒輊。弈家評論。范如神龍。變化莫測。首尾施如老驥馳驟。
不失尺寸。可謂知言。然范於弈。天分確超越儕輩。李松石云。范之於弈。如將中之武
穆公。不用古法。戰無不勝。臧念宣云。西屏授子。靈奇變化。莫測端倪。如武侯八陣圖。
五花八門。入其中者。莫能自免。推許若此。可以知其弈品也。范所著桃花泉弈譜。及
施所著弈理指歸。皆爲對手說法。久已風行海內。又范著有四子譜。施著有二子譜。

亦俱刊行。惟范所著二子譜。及施所著弈理指歸續編。未有刻本。弈家頗惜之。無錫鄧君弈潛元穗。幼而好弈。老而不倦。始搜得鈔本刊行之。惜未之見也。

范施對壘。弈家稱爲出奇無窮。惜遺譜散佚。鄧君弈潛刻四大家弈譜。梁程施范悉力搜羅。亦僅得十局耳。武進劉君靜之。亦篤嗜弈。暮年嘗於杭州得昔賢遺局。未刊者甚多。中亦有范施對局焉。皆手錄一過。劉君已歸道山。後嗣不復嗜弈。不知能保存否。烏乎。弈至范施。極盛難爲繼矣。范施後。復有十八國手之目。然弈品實皆不逮范施矣。

記十八國手

十八國手姓名已多不可考。茲舉數人佚事於下。以供弈家之參考焉。僧秋航。振奇人也。嘗及與范施弈。皆受二子。范施沒。遂以國手聞。久居京師。同治癸亥年百十九歲矣。金陵陳伯敏奉朝命知衢州府。秋航心樂西湖景物。與俱至杭州。及明年正月。忽徧辭同人。云將西歸。且促爲之餞行。諸相知乃於元宵前一日肆筵餞之。秋航故

飲酒食肉。無異平人。是日歡呼暢飲。亦與常時無異。且與一人對局。弈竟。斂子入秤。曰。今日之會難再。卽此局亦是絕著也。衆不解所謂。叩之。不告而去。及明日。則報秋航跌坐逝矣。

李湛源。南通州人。性疏放而桀驁。咸同間。弈風猶盛。王公大人。每邀致高手。以爲娛樂。而高手與此等貴官弈。亦輒優假之。蓋利其賄。不得不爾也。湛源獨不肯與王公大人弈。科頭跣足如平時。貴官或屢負。使人陰賄之。求其讓一二局。以全名譽。湛源則陽諾之。及對局。取勝如故。更使人詰之。則大聲曰。我故不貪爾賄也。故所如不合。世稱弈家不藉弈爲稻粱謀者。惟湛源一人云。

周星垣。亦南通州人。殫精學弈。不下樓者。期有六月。遂成國弈。案徐星友學弈。亦三年不下樓。一藝之成。其難如此。況進於藝者乎。

林越山。侯官人。幼時父與世父弈。從旁指著。輒勝。年十八。遂以國弈名。時薛生白久負盛名於閩中。林與對局。將負。其徒皆失色。林拈子沈思。得一劫。遂轉敗爲勝。薛亦

傾服。曰君眞天才也。有任惠南者。宜興人。亦十八國手之一也。客粵撫幕。與越山弈。觀者如堵牆。局未半。任有窘色。數目林林。乃故爲拙行。遂負數子。或問之。越山曰。惠南素稱國手。且爲諸侯上客。予安可敗其名。謂予不信。請復之。然惠南與越山同客粵一年。亦迄不復弈矣。

十八國手中。最後起者。爲海寧陳子仙。江都周小松。陳齒最穉。而早死。周獨老壽。周卒後。迄今尙無國弈也。故有清一代弈國手。實以周爲之殿云。陳父某。最好弈。家固小康。以弈盡傾其資。晚乃至棲身破廂中。而好弈如故。舊時同輩憐之。相約每賭彩。勝者必以十之一與之。子仙年十三。卽成國弈。其父攜之至常州。與國手董六泉對局。董鬚髮皤然矣。而陳尙以紅絲飾髮。一時傳爲佳話云。案陳與袁隨園所志之徐星標。父皆以弈破家。而子皆成國弈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報施之道。固不爽邪。抑遺傳之性。使之然邪。又陳與施范。在近世弈品皆第一流。而皆爲海寧人。亦異事也。曾國藩最好弈而不工。嘗召小松弈。意厚贖之。小松授曾九子。裂其碁爲九片。皆僅

乃得活。曾大怒。遂一文不之贖。曾患癩。終身不愈。每與人弈。將負。則半身伏案上。癩益癢。爬騷膚屑盈案。人莫不厭苦之。嘗與某武員弈。至相詬詈。幾至揮拳。明日乃嘉其有膽氣。保薦之。

東洋諸國。朝鮮日本琉球皆知弈。蓋皆傳自中國者也。朝鮮琉球。皆視爲遊戲之事。不甚措意。日本則嗜此者頗多。其國品評弈手之高下。有九段之說。僅解常法者爲初段。漸進則漸增。至九段止。每歲新出棋譜甚多。並有圍棋雜誌。工此者可以授徒。而徵其束脩。故研究者頗熱心也。其著法多與清初諸國手相彷彿。蓋尙未能得乾嘉時諸國手著法也。而日人盛自誇大。謂中國弈手最高者爲黃月天。尙僅與彼國五段相當云。可謂顏之厚矣。使日人弈品而在中國諸國手上。則乾嘉時諸國弈。應不敵清初諸公。而進化之理。爲誣罔矣。何以證之。事實絕不爾爾邪。

中國對手弈者。先於局上四角四路。各置子二。謂之勢子。日本則無之。彼因詆中國弈家爲失自然之局面。不知中國舊亦無之。後乃增置之也。所以增置之者。蓋無

勢子則起手即可於角上四三路置子。以爲固守之心計。而變化少矣。有之則彼此皆不能借角以自固。非力戰不足以自存也。譬之羣雄逐鹿。眞英雄必思奠定中原。決不肯先割據偏隅以自固也。故勢子亦爲弈家一進化。日本人特尙滯留於舊境耳。

藝術史

樂師王玉峯傳

王玉峯。字正如。漢軍正黃旗人。生而目盲。九歲喪父。隨母爲人傭。以廢視無所得食。年十三學於術士張治平。治平工歌曲。善胡琴。玉峯從治平十四年。盡得其術。旣成。藝以彈唱自給。會庚子之變。洋兵聞歌者。輒擄之。遂不復歌。而專力於三絃。冥心渺慮。體物肖聲。自曲本雜劇。鑊歌軍樂。下至男女嫖褻之辭。皆心摹手追。運指應節。名伶譚鑫培。龔雲甫等。每登臺度曲。必往聽焉。時或躑躅營門。聽步伐口號。及行軍布陣之曲。歸而譜之。不爽纍黍。閉門獨立。則手援三絃。凡小兒聲。婦女聲。行人車馬聲。與夫禽獸飛鳴。候蟲振羽。一切音聲。之不可以口舌傳者。莫不揣其性情。窮其微妙。

意有所會。悉於絃間傳之。聽之者忘其爲三絃也。乙巳丙午間。玉峯之名始起。王公貴人。爭相招致。然自矜重。不輕徇人。京師貴游。喜爲里巷淫冶之聲。以強玉峯。詭曰。洋二簧。玉峯雖應之。而心弗善也。那桐當國時。嘗以母壽。召玉峯彈風流。玉峯不肯。曰。不祥之詞。奈何。壽太夫人乎。那桐瞿然曰。微子言。吾念不及此。玉峯出謂人曰。那中堂不孝人也。母壽而樂聞不祥之聲。自是雖召不復往。載澧奔助聞玉峯名。輒招之。玉峯固謝。謂載澧喜近小人。奔助排斥異己。皆非正道。其對王公貴人多類此。戊申國郵定制。民間不得演劇。諸伶請於警廳。願延玉峯以所入助貧兒院。警廳許焉。於是自治會閱報社戒煙公所等。皆援例以請。玉峯樂其有益於人而不費也。則竭精敝神以應之。先後助義舉不可勝計。或累日不息。手指盡腫。治平聞之。歎曰。可以止矣。玉峯事師謹。所言無不聽者。至是爲之少休。玉峯雖以技稱。而喜書史。又留心時務。暇則令人誦書說報以爲樂。聞及國事。輒慨然太息。辛亥之變。痛哭不食者累日。治平語以優待條件。謂自古亡國無如此者。意乃稍解。未幾以上海商人招。

遂奉母往。且挈妻女戚屬十餘人以從。上海之人聞玉峯至。奔走若狂。主計者三倍其直。猶無容足地。名流投贈。以爲萬寶。常李龜年不能過也。居久之。積資數千金。而戚屬之從行者。蕩費殆盡。始玉峯售技時。治平爲定例。直故繁其日。玉峯意不欲曰。多財多累。何以多取爲。及是所入什百於舊。而貧乏如故。乃喟然歎曰。吾固知多財之爲累也。雖然。吾母之來。爲我故也。徒手而反。何以慰吾母乎。乃至無錫。出蘇州。會蘇州歲災。玉峯登場奏技。爲淒涼激楚之聲。一座感動。因散其直賑饑民。而取其餘爲北反之資。及還京。則聞大清門匾額已易。驚曰。信乎。此真亡國矣。其歸也。以喪資故。鬱鬱不自得。又感時事。遂得疾。癸丑七月六日卒。年四十有一。玉峯爲人謹小節。審禮義。凡寡婦之家。及以不孝不廉聞。皆不往。人以是咸重之。性好音律。箏琶簫管之屬。無不精妙。而三絃尤工。故世稱三絃者。必曰王玉峯。

程長庚軼事

前清乾嘉時代。海內無事。士大夫羣以酣歌恆舞。習久成風。故自王公以至庶人。莫

不嗜戲成癖。而京師之戲。遂稱盛於天下。初只尙崑曲。道光初葉。亂彈漸興。自程長庚出而二簧盛。十三旦出而秦腔盛。沿至今日。崑曲幾成爲廣陵散矣。談二簧者。莫不首稱長庚。不知長庚先尙有童騾子其人。實爲唱二簧者之鼻祖。特長庚出而二簧唱法始大備爾。惜年湮代遠。無人能詳述事實矣。

童歿後。有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三人出。而分門別派。各有所長。聲名之盛。遍於中國。至今梨園中奉爲圭臬。雖有名伶。終不能出三人範圍一步。信足傳矣。三人中以程之名最高。二奎名稱後。亦最早死。聞二奎儀表極盛。善演扮古帝王戲。所演如打金枝。金水橋。迴龍閣諸戲。一經袍笏登場。儼然有王者氣象。嗓音宏亮。行腔不喜曲折。而字字堅實。顛撲不破。梨園中人多有宗之者。所謂奎派是也。前之周春奎。今之許蔭堂。白文奎諸伶。皆奎派中之佼佼者爾。二奎去世之後。有張某者出。張天津人。方面大耳。貌似二奎。聲音之宏亮亦如之。初登臺。卽負盛名。都中某園耳其名。以厚禮招致之。登臺之第一日。唱迴龍閣。一聲倒板。四座皆驚。甫掀簾。卽采聲雷動。張頓

噢一驚。忽然失音。唱次句幾不成聲。以後愈唱愈低。全不合拍。而臺下倒采聲亦不斷如連珠。張愧且忿。卸妝後卽飄然而去。仍回津沽。休養數日。音終不復。遂改業焉。時論惜之。謂張某實爲二奎後之一人。獨不解其既非初次登臺。何至受寵若驚。且致終身失其音。此理殊難揣測也。程長庚平生不喜唱二進宮。其堂戲有人點之。亦仍演唱。而在戲館則從未排演。其最得意而時唱者。乃樊城長亭昭關魚藏劍數戲。又善唱紅淨。若戰長沙華容道之類。均極出名。從前都人士極崇拜武聖。凡關帝故事。雖無禁演明文。然相戒不輕易扮演。程偶一演之。必座上客滿。又梨園俗例。扮武聖者塗面則不衣綠袍。衣綠袍則不塗面。而程獨不然。以燕支勻面。出場時自具一種威武嚴肅之概。令人起敬。不似近時人所演。但有桀驁之致。而非儒者氣象也。長庚中年以後。聲名之大。猶過近時之小叫天。逢堂會戲。幾以無程爲缺憾。時三慶部除程外。名角寥寥。率不召三慶而只召長庚。程於是凡外叫概不應。謂諸公果樂聽某戲。必演三慶部否。則雖誘以利。凌以勢。不動也。程一日至某王府演戲。某王禮

以上賓。延至書房閒話。知程嗜鼻煙。盡出所藏。分裝各色煙壺。使程品之。曰。汝非至予處。一時斷不得聞如許名煙。其意本禮程。而程惡其誇。以爲謾己也。謂王曰。某亦略有所蓄。王曷厚臨。一評其優劣。王喜而諾之。次日王至。程將所蓄各種煙。羅列桌上。所有煙壺。或玉或翠。亦各以類分。每一類可分爲數種。或數十種不等。五光十色。紛陳王前。笑謂王曰。視王所蓄者何如。王慚而去。

程雖以善唱老生著名。實則各項腳色。無不擅長。一日偶與喜祿齟齬。喜祿者乃都中著名之青衫。都人之崇拜。不亞於程。喜祿銜之。次日戲已排定。故託病不到。後臺執事者。請程改戲。程曰。姑使人促之。久之仍不至。復請程改戲。程曰。曷再俟之。執事者曰。時已迫。恐坍場。程大笑曰。果其不至。自有代喜祿之責者。在何必改戲。汝何過慮之甚耶。及時程自起扮青衣。揭簾而出。坐客詫爲奇事。及聆之。不但聲調婉轉。板眼穩合。卽身段臺步。亦極婀娜。儼然一絕妙青衫也。莫不鼓掌稱絕。戲畢。羣問程曰。君何時習此。神妙乃爾。幾乎壓倒喜祿矣。程曰。旣爲班主。則生旦淨丑末。必須

一一習之。若缺一不能。卽難免受公等之挾制。某無此技。又何敢主此三慶部耶。衆皆歎服。自後無敢有難程者。

程初與小生徐小香最善。相待亦最優。其後小香積資頗豐。屢欲輟業。而程苦留之。一日因細故。小香不辭而別。竟回蘇州。程知之。已隔數日矣。大怒。立訪某親貴。許懇其致信蘇撫。將小香押解回京。小香至。謂程曰。汝有力捉吾回京。雖服汝之手段。然舌在吾口。其奈吾之不唱乎。程哂曰。汝技雖佳。然何足難吾。因汝既受包銀。何得私遁。促汝來京者。爲整頓班規起見。詎真非汝不可耶。本無需汝唱戲。請汝聽戲可也。自是程每日除老生戲外。必多排一小生戲。凡小香所能者。程無不能之。小香媿服。復託八轉圓。仍入三慶部演唱。觀以上二事。可知程之名滿京都者。亦自有真實本領。決非處士虛聲比也。

程之暮年。上臺時。均須數人在後扶掖推挽。然喉音依然清亮。非常字斟句酌。不似近日諸伶。略有微名。卽以儉聲減字。敷衍從事。一日。程唱天水關。唱先帝爺在白。

帝城)句時。適值痰嗽。白字音彷彿拍字。次日部下轟傳大老板又出新聲。凡有唱此戲者。莫不改爲拍帝城。自矜效法長庚。堪發一噱。然足見當時都人士。傾倒之至矣。

程性素傲。享盛名後。大有睥睨王侯之概。獨禮重讀書人。有爐臺子其人者。不詳其姓氏。因喜漁男色。羣以爐臺子呼之。據云。是安徽孝廉。或云係江西人。會試不第。流落京師。夙有戲癖。崇拜長庚。每日必趨聆程戲。風雨無間。久之遂識程。程詢得其狀。頗憐其才。復感其知音也。遂留爐至寓所。衣之食之。爐亦以功名坎坷。無志上進。願廁身入伶界。程復四處爲之延譽。凡演戲。非爐爲配角。不唱。故爐得略有微名。程之力也。爐善排戲。三慶部所演之全本三國志。卽出自爐之手筆。詞句關目。均有可觀。程歿後。爐仍在三慶。誓不他往。自謂非遇程。久潦倒而死矣。程之好義。於此可見。長庚晚年。不肯時時演唱。而三慶部除程外。人材寥落。故看客極少。每日賣座僅百餘人。此百餘人者。皆專門崇拜長庚。每日必到。寒暑無間者也。該班執事。至萬不得

已時。走告程曰。將斷炊矣。老班不出。如衆人何。程於是命之曰。明日帖某戲。後日帖某戲。紅單一出。舉國若狂。園中至無立足地。然程往往不唱。必爲此三四次。方一登臺。久之羣知其慣技。亦不上座。必三四次羣方往觀。一日程又帖一戲。係其拿手之作。及到園。坐客仍只此百餘人。恚甚。親立臺上。顧坐客而言曰。某雖薄有微名。每逢奏技。客必滿坐。然此輩不過慕程長庚三字而來耳。若諸君之日必惠臨。方爲吾之真知音者。今日當竭盡微長。博諸君歡。以酬平日相知之雅。具演二戲。其戲目並由諸公指定可也。坐客驚喜過望。共商定二戲。願煩演唱。程無難色。且較平日尤爲認真。次日九城皆知。有戲癖者莫不懊喪萬狀。以爲失此好機會。嗣後程又帖戲。羣爭往聽。屆時程依然不到。或雖到園。僅在臺簾內略一露面。座客見之。爭相告曰。長庚來矣。今日必有好戲聽也。及至曲終。人仍不見。蓋程窺見人多。卽曰。此輩非真聽戲者。不顧而去。自此或唱或不唱。令人無從捉摸。既往時值程不登臺。然仍不敢不往。恐蹈前次之覆轍也。若程者可謂玩世不恭者矣。

程晚年頗富於貲。一日忽析產爲二。以一份與其長子。命其攜眷出京。寄籍於直隸正定府。事耕讀。次子隨己居京。仍習梨園業。人問其故。程曰。余本家世清白。以貧故執此賤業。近幸略有積蓄。子孫有噉飯處。不可不還吾本來面目。以繼書香一脈也。惟某去都無人不知。若後人盡使讀書。設能上進。人反易於覺察。是求榮反辱矣。今使吾次子仍入伶界。庶不露痕迹。況優雖賤業。某實由此起家。一旦背之。亦覺忘木人感服其深謀遠識。清光緒辛卯歲。聞其孫已食廩餼。其次子因無嗓音。爲楊月樓之鼓手。其孫長兒繼仙唱武生。執業於楊俞之門。所演八大鎚探莊諸戲。絕佳。時年只十六。近則歌臺上久不見蹤跡矣。

長庚年老。仍時登臺奏曲。或諷之曰。君衣食豐足。何尙樂此不疲。程歎曰。某自入主三慶部以來。於茲數十年。支持至今日。亦非易易。某一旦輟演。全班必散。殊覺可惜。且同人依某爲生活者。正不乏人。三慶一散。此輩謀食艱難。某之未能決然捨去者。職此故耳。及楊月樓入京。程一見歎爲英物。曰。此子足繼主吾三慶。極力羅致之。卒

以三慶屬楊。謂楊曰：汝必始終其事。以竟吾老。庶不負吾一番賞識也。故楊亦終於三慶。楊歿後諸伶復支持年餘。方始解散。程亦可謂有知人之明者已。

譚鑫培軼事

光緒戊申年。項城五十生辰。當祝壽日。府中指定招待來賓四人。那桐、鐵良、張允言、傅蘭泰也。是日集各名班演劇。譚鑫培亦至。那桐本兼任戲提調。（前清季年凡大宴會演劇。必有戲提調。以指揮諸伶。任此者惟端方爲最稱職。他皆不及也。）戲謂譚曰：今日宮保壽誕。與尋常堂會異。君能連唱兩齣爲我增顏色乎。譚意不欲。徐答曰：除非中堂爲我請安耳。那大喜。謂此甚易。乃屈一膝向譚曰：（老板賞臉）譚無奈。是日竟演二齣。王公貴人羣嘖嘖稱道曰：那中堂真有能耐。會辦事。

叫天以善用漢調變易京調得名。其演劇聲容臺步。卓越一時。能以韻勝。洵非餘子所能幾。然到滬演劇。而觀者頗鮮。轉不如在都之盛。辛丑秋聯軍駐京師時。每逢叫天將赴某劇場演劇。其日都中士女相遇。則莫不以是爲談助。其盛名動人如此。平

等閣主人詩十餘首。皆紀都門一時之事。有句云。太平歌舞尋常事。幾處風翻五色旗。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新民叢報中曾爲錄之。

西后及景帝壽辰。宮中必演劇。顧乃甚賞譚鑫培所唱連營寨。另製白衣白甲白徽。爲關張持服。譚心勿善也。譚爲昭烈帝誓師。及訓詔關興張苞。聲淚俱下。西后素知音節拍靡不精熟。故於壽辰日演之以爲樂。然識者知其不祥矣。

某歲孝欽萬歲。內廷傳戲例。優伶須黎明卽入侍候。而譚竟誤時。內數傳。仍未至。內務府大臣某與譚有素。於心戚戚。爲譚危。將及午。方見譚倉皇來。大臣跌足曰。休矣。休矣。何物包爾膽。敢姍姍其來遲耶。內三四詢。左右舉莫能對。斯真老佛爺破天荒之拂意事。我眼幾爲汝望穿。腸幾爲汝急斷。我心則至今尙忐忑未已也。譚猶夷半晌。不能作一語。忽投袂起。大踏步入朝。孝欽問何晚。則從容奏曰。爲黃梁擾。致失覺。兒女輩畏踰閑。不敢以時刻聞。遂冒犯死罪。(按梨園習於迷信。臺前不言更。臺後不言夢。更以金代黃梁代夢) 孝欽聞奏。諭內侍曰。渠齊家有方。著賞銀百兩。

爲治國者勸云。

時報云。賣馬爲叫天生平得意之作。其得名亦因此。先是汪桂芬以長庚大弟子之資格。代主梨園壇坫。譚雖年長於汪。其先固武生也。既改唱鬚生。聲大起。汪甚嫉其逼己。且又輕其新進也。一日值其演是劇時。微服往觀。譚貌既清癯。聲尤悲壯。舞鋼一段。更能將英雄失路侘傺無聊之狀。發揮盡致。不禁失聲歎曰。是天生秦叔寶也。豎子當成名矣。遂終身不演此劇。而汪之擅長各劇如取成都等。譚亦不演也。二人自是契合無間。舞臺上爭長迭霸者垂二十年。昨夕譚演此劇於新新舞臺。而汪之墓木已拱矣。追思良友之戲言。能無腹痛。

二簧徽曲。本於崑弋。故於牙音齒頭音及喉音。分析最爲精審。所謂尖團字是也。此外更重平（陰陽）上去入五聲。晚近梨園中能知此者。譚鑫培黃潤甫二人而已。楊小樓父事鑫培。深得三昧。故於譚黃以後。能獨負重名。若劉鴻昇張毓庭輩。但知以聲取勝。臺步尤不堪寓目。去古遠矣。賈洪林師事鑫培。亦能略得真傳。惜嗓音已

失。不能盡其所長。故人恆不重之。

演劇最重體貼二字。然亦最難。古之講求道德者。至養到工深時。每有見堯於羹。見堯於牆之一境。至於演唱戲劇。則不第見之已也。譬之扮作聖人。就神似聖人。扮作名將。就神似名將。務令觀之者疑爲古人。不知其爲優孟之衣冠。而後可以爲上乘。凡演劇者之能體貼也。不僅從劇本揣摩之。必熟悉古人之歷史。一一而洞識於胸。於是喜怒哀歡。無不中節。不求其神似而自有神似之一境矣。近日名伶演劇。能體貼入微者。叫天一人而已。叫天嘗語人曰。吾唱戲時。不自知其爲譚叫天。第覺唱空城計。我便是諸葛亮。唱李陵碑。我便是楊業。唱天堂州。我便是秦叔寶而已。區區數語。探驪得珠。叫天得個中三昧。其領袖伶界。顛倒一時者。非無故也。

時報花部宵譚云。譚大狗（卽鑫培之子）喜乘自由車。偶自西城演劇歸。路經某貝勒府。因日暮途遠。急馳而進。致將府中隨侍某撞跌。手足並傷。某攘臂而起。勢將用武。既諦視知爲大狗。急釋之曰。余固尊甫之私淑弟子也。無心之失。何足介介。所

以慰藉之者良厚。並爲解免於警官。珍重而去。猶憶國民黨未敗時。黃興勢最煊赫。曾乘汽車疾馳過上海某道。傷行人某。警卒乃繫汽車夫去。科罰金乃釋。論者謂偉人之聲光。尙不及伶界大王之子云。

叫天嘗於中和園演劇。有鄉人某以倒好呼之。鑫培受都中人崇戴久。以爲意外奇辱。亟著綵衣下舞臺。扑之。鄉人訴於警區。區官某故憤鑫培。縱恣。思有以折之。檄鑫培到署。不一日。王公貴人代爲緩頰。之函盈尺許。某益憤。矢必得鑫培。鑫培懼。使人乞憐於鄉人。邀九城名伶。延之上座。所演劇聽鄉人自擇。俾自請罷訟。鄉人故愚鈍。至是不知所措。許之。事遂解。某君以開罪權要。挂冠去。

鑫培故豪奢。且子孫極多。以困於食指。所得金輒隨手盡。近雖毫而億。然非演劇則無以自給。近時伶人好以衣裝自炫。而鑫培則無一襲之儲。悉取之官箱。雖敝垢弗以爲病。燕居時衣飾亦樸而儉。猶宗三十年前故步。有子曰小培。亦爲鬚生。然庸劣不類名父子。故鑫培每當坐困時。輒稱道楊月樓。俞菊生之有子。自傷晚景。頽唐艷

羨菊生不置云。叫天最得意弟子。曰賈洪林。貴俊卿私淑叫天。非弟子也。賈洪林者。少卽執贄譚鑫培之門。一言一動。一顰一笑。無不極力模仿鑫培。而神似甫經出臺。名卽大噪。每登場輒於雜伶黑淨某配戲。兩人以嗓音互相炫。遂漸憊。叫天每揄揚洪林而怒訶小培等。小培等嫉之。以術中傷之。遂病瘖。顧以作工尙佳。嗓音雖壞而善於運用。遂別成格調。京師顧曲者。痰迷派故佔多數。洪林雖瘖。然終勝譚小培百倍。座客無不推鑫培之愛而崇拜之。而謂其價值尙在劉洪昇張毓廷之上。故仍不失二等角色之位置。某報記者。嘗於報紙著論。謂其與鑫培配戲。情態雙絕。因親受鑫培衣鉢。故鑫培之作派場面。皆爛熟於胸中。應若何銜結貫注。因曾受鑫培指點。故有沈澁一氣之妙。其所擅長之劇。皆偏於做工。以補喉音之憾。猶之近日貴俊卿也。

某君曰。譚叫天在今日伶界。爲獨一無二之魯靈光。其唱工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殆不必更贅一語。惟尙有致其譏議者。蚍蜉撼樹。固不自量。推原其故。有二。一則

梨園老輩唱工最講尖團及板眼。做派最忌過火。今日後生典型盡棄。隨意胡唱胡和。世人但覺斌媚可喜。遂從而讚之。至神明於規矩之中。如叫天秀山之流。乃轉不愜意。譬如晚清學人。但喜翰苑之簪花秀字。至魯公之正書。少師之行草。反不悅目。一則名角倚絃師鼓板如左右手。鑫培向恃梅大鎖（即蘭芳之父）拉弦。李五打板。今二人皆死。鑫培蹣跚涼涼。頗有曲高和寡之歎。申報紀鑫培對人語云。我日來唱幾齣戲。異常吃力。鼓板胡琴既不可靠。配腳又不合規矩。往往喜說上海話。我又不。懂。莫。名。其。妙。前。日。盜。魂。鈴。唱。梆。子。一。段。一。字。一。唱。中。間。應。有。過。板。我。等。他。過。板。再。也。不。來。如。何。能。唱。得。好。不。講。究。五。聲。六。律。不。能。唱。戲。拉。弦。如。今。無。一。人。講。究。豈。不。可。歎。嗚。呼。英。雄。失。意。拊。髀。生。嗟。此。廉。將。軍。所。以。有。思。用。趙。人。之。感。喟。也。

鑫培鄂人名伶叫天之子也。其父亦爲徽班鬚生。碌碌無所短長。得暇輒弄叫天（鳥名）爲樂。故有叫天之名。而鑫培亦襲父稱曰小叫天。而得名則突過乃父矣。然京中但稱叫天。不曰小叫天。或稱譚老板。若加一小字於叫天之上。則不問而知南

方新來者矣。某年余往觀叫天劇。有新到京南人某。震叫天名。亦往觀焉。及接戲單視之。見無叫天名。乃大詫。亟問看座者曰。今日何無叫天劇。看座睨視之。笑曰。譚老板非叫天耶。某乃無言。聞者咸忍俊不禁。

亞細亞報戲評曰。北京花旦腳色。向推田桂鳳。名桐秋。容藝皆佳。與譚鑫培合演烏龍院。妙絕人寰。桂鳳與老譚曾有芥蒂。甚不相能。然合演此齣。乃更見其妙。蓋兩人皆不肯放鬆一步。處處爭勝。故情景逼真也。最後一場。宋江數次往返。連說再不來了。一次有一次之妙。決非他人所能摹擬。老譚身分極大。到劇場之時刻最遲。往往屆時不至。則墊一齣。戊戌以前。譚非田不配戲。二人者皆烟霞晏起者也。然聞其訾議桂鳳云。我最不喜與他伴戲。人家已裝扮齊全等他。他洗十個指甲。都要半個時辰。卽此可見桂鳳之細膩風光。與其身分也。

唱戲最重嗓音。嗓音上等。亦有二。一曰雲遮月。一曰腦後音。二者皆丹田之氣。發爲中聲。可高可低。可狹可廣。揚首一鳴。則聲入霄際。罄喉一控。則萬斛潮來。伶界中謂

之腔音言由中而發也。凡唱最工者大抵不出此二類。惟（雲遮月）嚦。往往初唱多痰。久而愈朗。若（腦後音）則激而始出。平唱亦復猶人。二者雖長亦有所短。然舍此之外別無所謂高格者。其至高無可名狀者。惟中聲而已矣。伶界偉人無非以中聲應節。善爲抗墜。變化不窮。昔如程長庚。今如譚鑫培。皆中聲也。然譚近（雲遮月）程近（腦後音）大抵中聲本兼二種。具此者皆無上上選矣。

唱戲最忌（走板）鼓師遇此。或高擊響擊以警之。或連敲遞逐以救之。能者卽偶焉。或違必能彌縫補救。不能者一走則無不走。鼓師搖首他顧。臺下罔然發笑矣。叫天隨意發腔。莫不應節。或故促之使空（去聲）或故緩之使過。而及至句止腔終。仍復不差累黍。空者謂之（閃板）過者謂之（趕板）有意作驚人之筆。與詩家好押險韻者同。變化神奇。不可究詰。殆亦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者耶。

叫天著名傑作。如（全本空城計）（洪羊洞代盜骨）（天堂洲代舞鏢）（李陵碑代托兆）（全本瓊林宴）（全本連營寨）等。一經排演。賣座過倍。采聲四

起。其勝處自無容贅述矣。實則叫天著名之劇甚多。如定軍山一段二六。洵句句鍛金。字字走珠。舞弄大刀。亦非尋常家數。至一副矍鑠之態。猶能想見當日老將黃漢升也。他如虬蟠廟連環套落馬湖等劇。亦甚著名。惟不常演耳。落馬湖回船一場。陡聞王殿臣報告施公被擒時。一種驚疑失魂之狀態。雖吳道子亦描摹不盡。他伶演此。祇有驚而無疑。惟楊小樓李吉瑞馬德成三人。頗能之。然唱工檯步。俱不及老譚之簡淨安詳也。

叫天有時亦反串淨角。如連珠寨其最著者也。（叫天去李克用）描寫老代王懼內形景。惟妙惟肖。不知叫天從何處體貼得來。及爲劉曹兩夫人所激。始允發兵。頽唐畏縮之懦夫。一變而爲慷慨嚴厲之大將。英雄舉動。多示人以神化莫測。老譚演劇。亦示人以神化莫測也。

叫天演劇。最重配角。如楊小樓王楞仙龔雲甫王瑤卿陳德林田桂鳳金秀山德珩如王長林王潤甫羅壽山等。皆與叫天配劇著名者也。叫天名劇。非上列諸人合演。

不能曲盡其妙。如陽平關連營寨非楊小樓不可。汾河灣南天門非王瑤卿不可。賣馬討魚稅非王長林不可。（其餘皆可類推）苟配角不得其人。叫天寧改演他劇以待之。蓋自視重而擇人惟謹。尙不至如今日政府之濫竽充數矣。

金秀山爲淨角泰斗。嗓音宏亮。而字句清晰。能從丹田運氣。鬱折而成音。與叫天配劇久。亦最相得。叫天依之如左右手。秀山在劇界亦以前輩自負。視劉鴻昇張毓庭輩皆後進。故碰碑洪羊洞等劇。非叫天演之。決不肯配也。以碰碑淨角須去鬚生之子。（楊七郎）洪羊洞淨角須去鬚生之部將也。（孟良）如劉鴻昇等演之。雖甘言重幣弗顧也。論者每病秀山於戲場太認真。然視清季士夫。一遇平時故人顯貴。輒願退就弟子之列。則秀山之風節氣義。誠足以愧亡國大夫矣。叫天某日在總統府演劇。副總統至起立觀之。蓋震其盛名也。時人謂鄂中有三傑。以黎副總統與叫天並舉。叫天洵足以自豪矣。

楊小樓逸事

小樓爲著名武生俞菊生得意弟子。菊生懇宦者某爲之揄揚。遂得供奉內廷。孝欽顯皇后見其演長坂坡飛叉陣八大錘諸劇。歎曰：楊月樓可謂有子矣。語褒嘉。恩旨稠疊。其寵眷殊遇。爲劇界所未有。自此聲名大震。爲京津武伶之冠。該伶性沈默。寡交遊。赴園演劇之外。惟終日閉戶讀書。尤喜道家說。論者謂其將步汪大頭之後塵。殊可惜也。

坐觀老人云。慈禧好觀劇。嫌南苑伶工無歌喉。遍傳外班。如譚鑫培。汪桂芬。楊小樓等。先後皆入宮演劇。慈禧晚年最喜觀楊劇。每入宮。必攜其幼女同往。一日演畢。慈禧特召楊攜女入見。指案上所陳猪羊及一切餽飭之屬。謂之曰：皆以賜汝。楊跪地稽顙曰：奴才不敢領。問何故。楊曰：此等物。已蒙賞賚不少。家中無處存放。求老佛爺賞幾個字罷。慈禧曰：爾欲何字。聯耶扇耶。楊曰：求賞福壽數幅。卽感恩不盡。言罷。復稽顙不已。慈禧領之。立命以紙墨進。書大福字大壽字數方。以賜之。並前所指案上各物亦並賜之。且云：此賞汝小女孩可也。楊乃率女謝恩出。嗚呼。一優伶耳。得臣僚

所不易得之物。復稱家中無處存放。意若藐然。使臣下言此。卽以大不敬罪之矣。且率小兒女以覲九重。卽至親至近大臣。亦未易遇此。此等異數。不施之於朝士大夫。而施之於伶人。宜乎身死而國亦隨之矣。

記楊月樓沈月春

楊月樓者。號楊猴子。以善演武劇。負盛名。應戲園之聘來滬。北里名姝。爭與之私。實爲伶人姘名妓之始作俑者。時粵中徐姓。有宦於外者。旣死。遺其婦及女於滬。婦性蕩。見楊月樓而悅之。誘與私焉。楊亦利其多金。旣而礙於其女。往來多不便。商之於婦。迫脅而汚之。旣而曰。此仍非計也。復與婦謀。遣媒妁。娶其女爲室。納聘成禮。定日迎親。楊意謂得爲婦也。壻者。卽可並其金而致之。計良得也。詎粵人聞之。而大譁。聯名訟之於官。時縣令葉。亦粵產也。得詞震怒。立簽差役捕之。役奉命往。則燈彩輝耀。賀客盈門。相聚慶飲。親迎之彩輿。猶未發也。役衆擁入。主客皆大驚。賀者紛紛奔避。楊乃就縛。惟雜劇陳吉祥。時已醺醉。見役至。攫得沸湯一器。潛登屋俯視。有從庭下

過者。則以沸湯沃之。被沃者如醍醐灌頂。譁然大亂。儻相樂人。於是星散。役拘楊至案。葉大令將窮治之。不問一語。先令以鐵錘擊其踝一千。楊聞命。默念吾其死矣。迨役舉錘擊之。覺所謂鐵錘者。質柔而物。受千錘。殊無痛苦。頗致疑訝。而不知沈月春實早爲之佈置者也。月春愛月樓甚。而無從通其情好。驟聞其肇訟事。卽皇皇然詣縣。役求教。役曰。縣君怒甚。已命備鐵錘矣。特不知所用耳。月春曰。敲擊之外無所用。不必言矣。能設法耶。曰。設法奈何。曰。苟能以他物代鐵錘。使受擊者無痛苦。我不吝酬。問何酬。曰。一擊酬一餅。金若何。縣役諾。故以輭木爲錘。以欺本官也。月春自奉素豐。燕翅之品。視等蔬腐。至是盡撤所食。以餉月樓。已則茹素禮佛。爲月樓懺悔。冀免災難。越數日。復親臨縣獄慰問。泣語之曰。自君入此。妾不敢自安。已茹素爲君消罪矣。月樓瞠目直視。盛氣而答曰。誰使汝茹素來。月春驟聞是語。氣爲之結。號哭而返。悲極。自斷其髮。挾貲走杭州。建菴於西湖之側。祝髮爲尼。佛說是善解脫。是大解脫。亦惟善纏繞者善解脫。

惇邸杖趕三

光緒初。禁中演戲。扮思志誠一齣。趕三爲鴛母。客至。則引吭高叫曰。老五老六老七。出來見客呀。蓋都下二等妓女。以排行相呼。而是時惇恭醇三邸。皆入坐聽戲。惇行五。恭行六。醇行七。故以是戲之也。恭邸故脫落。喜詼諧。聞之大噱。醇賢親王故恭謹。雖不悅。然以在太后側。未敢言。惇邸夙嚴正。則大怒。叱曰。何物狂奴。敢無禮如此。立叱侍者。擒之下。重杖四十。

趕三妙語

趕三者。京中丑角第一人也。能以術譎諫。一日供奉清宮。扮皇帝據坐。臨入坐。忽弔場。自語曰。汝看吾爲假皇帝。尙得坐。彼真皇帝。日侍立。又何曾坐邪。景帝自是始得坐。

樊樊山賈郎曲

樊樊山賈郎曲。誠不免譽之過當。然是曲則誠詩史也。詩云。相逢相識始相思。此人

有情猶未癡。澧州公子慕賈午。未見先賦香奩詩。繁欽尺牘諛車子。元相長歌寄管兒。月下如聞環佩響。夢中深費衍波詞。佩蘭弱冠傳名字。今也華年三十二。往日金梁橋畔游。憲王樂府從頭記。結交鼎鼎多勝流。書畫英英饒士氣。雪苑春花五萬枝。時人總道儂家媚。流傳名花入玉京。聲華一日滿都城。公主第中催送酒。岐王宅裏坐調笙。長白山頭王氣歇。龍種人人親粉墨。大行在殯天下哀。二叔酣嬉預歌席。白頭當國一親王。生子都如元顯狂。父爲茄花蒙世詬。（謂奶子嬷嬷）兒因綠草挂彈章。小年貝勒如鼙鼠。心醉賈郎鸚鵡舞。蹤跡朝朝菊部頭。優伶輩輩金蘭譜。夜深沈醉酒家樓。笑曳郎裾北里游。欲得宿花雙蝶喜。寧知掩鏡一鶯羞。此時溫郎絕裾去。小子侯猶色然怒。身是揚州芍藥花。難爲斜巷櫻桃樹。家有糟糠醜醜妻。肯將撲朔混迷離。生非春草羞隨馬。心似蓮花不染泥。都人約略傳其事。聲價梨園增十倍。試問中朝士大夫。幾人敢拂王公意。中丞簪花學美女。相公傅粉隨歌妓。十年妖孽滿朝廷。不中與郎作奴隸。可惜金臺舞柘枝。說詩不遇鼎來時。蘇卿早日逢雙漸。掃

地添香定不辭。滬上樓臺絢金粉。郎來爭擲纏頭錦。楊柳風吹縹渺音。梨花月照娉婷影。此時公子抱琴歸。消渴文園減帶圍。畢竟江東逢衛玠。恍從畫裏識崔徽。訪素西樓猶有待。求鳳巧遇婺何害。（是夕演棠姜一齣）滿月難爭玉面光。剪淞不盡秋波淚。老我重看海國春。紅氍毹上悵前塵。伊涼久已翻新調。娟態何曾是舊人。三顆珠沈荀學讚。（愛伯師有菊部三珠讚）五雲門泐復堂文。（甲戌會試景和堂五雲最知名仲修收入羣芳小集）可憐朝市俱非故。忍復春明覓夢痕。吁嗟乎。春申江上花無數。琉璃籠眼揩花霧。老坡無復進歌頭。吏部猶能商樂句。小試花叢月旦評。歌臺大有流連處。君不見氤氳海上三朶雲。顏色鮮明青碧素。（謂雲青碧雲素雲）

北里志

樊樊山前彩雲曲

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豔名噪一時。某學士銜恤歸。一見

悅之。以重金置爲寤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啟。攜至都下。寵以專房。會學士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風。獨與抗禮。嘗偕英皇並坐照像。時論奇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學士逐福留彩。寢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天天年。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私蓄略盡。所歡亦殂。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艷名不減。疇昔己亥長夏。與客談此事。因記以詩。先是學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煙臺。與妓愛珠有鬻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遽與珠絕。珠冤痛累月。竟不知所終。今學士已矣。若敖鬼餒。燕子樓空。唱金縷者。出節度之家。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第。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余爲此曲。亦如元相所云。甚願知之者。不爲。而爲之者。不惑耳。

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知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

湖船往。女貞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尙吳縣。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伴訪春申。名字偷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管。渡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鴉鬟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常先菊部頭。釵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暫踏毬場訪玉真。直爲麗華輕故劍。況兼蘇小是鄉親。海棠聘後寒梅喜。待年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青。鴛鴦絃上春風起。畫鷁東乘海上潮。鳳凰城裏並吹簫。安排銀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皇華使。才地容齋最清異。夢入天驕帳殿遊。閔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槎萬里通。霓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繡虎。釵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城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房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來婁奉春。錦車馮繚亦傾城。冕旒七毳瞻繁露。槃敦雙龍贈寶星。雙成解得西王意。出入椒庭整環佩。妃主青禽時往來。初三下九同遊戲。妝束潛隨夷俗更。語言總愛吳娃媚。侍食偏能鑿海鮮。報書亦解繙英字。鳳紙宣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林寬。誰知坤媪山河貌。留與楊枝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俊。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頭每

與秦宮並。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嗔梁玉清。祇許大夫驅便了。不教琴客別宜城。從此羅帷怨離索。雲藍小袖知誰託。紅閨何日放金雞。玉貌一春鎖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臺。擁衾總怨金龜婿。連臂猶歌赤鳳來。玉棺畫下新宮啟。轉盼王郎長已矣。春風肯墜綠珠樓。香徑還思苧蘿水。一點奴星照玉臺。樵青婉變漁僮美。總帷尙挂鬱金堂。飛去玳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後先死。蓬巷難栽北里花。明珠忍換長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康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夢朱邸。章臺依舊柳穆穆。琴操禪心未許參。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門榜換冰銜。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烟臺那可說。微時菅蒯得恩憐。貴後萱芳都棄擲。怨曲爭傳紫玉釵。春游未遇黃衫客。君旣負人人負君。散灰扃戶知何益。歌曲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塍枝。彩雲易散玻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

樊樊山後彩雲曲

光緒己亥。居京師。製彩雲曲。爲時傳誦。癸卯入覲。適彩雲虐一婢死。婢故秀才

女也。事發到刑部。門官皆其相識。從輕遞籍而已。同人多請補記以詩。余謂其
前隨使節。儼然敵體。魚軒出入。參佐皆屏息鵠立。陸軍大臣某時爲舌人。亦在
行列。後乃淪爲淫鴇。流配南歸。何足更汗筆墨。頃居滬上。有人於夷場見之。蓋
不知偃蹇幾夫矣。因思庚子拳董之亂。彩侍德帥瓦爾德西。居儀鸞殿。爾時聯
軍駐京。惟德軍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言於所歡。稍止淫掠。此一
事足述也。儀鸞殿災。瓦抱之穿窗而出。當其穢亂宮禁。招搖市塵。晝入歌樓。夜
侍夷寢。視從某侍郎使英德時。尤極烜赫。今老矣。流落滬濱。仍與廁養同歸。視
師師白髮青裙。就簷溜濯足。抑又不逮。而瓦酋歸國。德皇察其穢行。卒被褫譴。
此一泓禍水。害及中外文武大臣。究其實一尋常蕩婦而已。禍水何足溺人。人
自溺之。出入青樓者。可以鑒矣。此詩著意庚子之變。其他瑣瑣。概從略焉。
納蘭昔御儀鸞殿。曾以宰官三召見。畫棟珠簾謁御香。金牀玉几開宮扇。明年西幸
萬人哀。桂觀蜚廉委劫灰。虜騎亂穿驛道走。漢宮重見栢梁災。白頭宮監逢人說。庚

子災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馬來。栢靈舊帥稱魁傑。紅巾蟻附端郡王。擅殺德使董福祥。憤兵入城恣淫掠。董逃不獲池魚殃。瓦酋入據儀鸞座。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清少眠臥。聞道平康有麗人。能操德語工德文。狀元紫誥曾相假。英后珠施并寫真。栢靈當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蓬山十二年。瓊華島畔邀相見。隔水疑通銀漢槎。催妝還用天山箭。彩雲此際泥秋衾。雲雨巫山何處尋。忽報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青禽。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意。百環螺髻滿簪花。金匹鮫絹長拂地。鴉娘催上七香車。豹尾銀鎗兩行侍。細馬遙遵輦路來。鞮羅果踏金蓮至。歷亂宮帷飛野雞。荒唐御座擁狐狸。將軍攜手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罵賊翻嗤毛惜惜。入宮自詡李師師。言和言戰紛紜久。亂殺平人及雞狗。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肱篋休探赤側錢。操刀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哲婦言。強於辯士儀秦口。後來虐婢如虺蜮。此日能言賽鸚鵡。較量功罪相折除。僥倖他年免纒首。將軍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釵澤。普法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

女閭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鬚親虎額。不隨槃瓠臥花單。那得馴狐集金闕。誰知九廟
神靈怒。夜半瑤臺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談詔燔雞樹。此時錦帳雙鴛鴦。皓
驅驚起無襦袴。(見古樂府) 小家女記入抱時。夜度娘尋鑿壞處。撞破烟樓閃電
窗。釜魚籠鳥求生路。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朝雲暮雨秋復春。坐見珠
槃和議成。一聞紅海班師詔。可有青樓惜別情。從此茫茫隔雲海。將軍也有連波悔。
君王神武不可欺。遙識軍中婦人在。有罪無功損國威。金符鐵券趣消燬。太息聯邦
虎將才。終爲舊院蛾眉累。蛾眉重落教坊司。已是琵琶彈破時。白門淪落歸鄉里。綠
草依稀具獄詞。世人有情多不達。明明禍水裹裳涉。玉堂鵷鷺愆羽儀。碧海鯨魚喪
鱗甲。何限人間將相家。牆茨不掃傷門閥。樂府休歌楊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
株林一老婦。青裙來往春申浦。北門學士最關渠。西幸叢談亦及汝。古人詩貴達事
情。事有闕遺須拾補。不然落溷退紅花。白髮摩登何足數。按樊山先生自評云。近作
後彩雲曲。自謂視前作爲工。然俗眼不知。惟沈子培云。的是香山。斷非梅村。亦不是

牧齋眞行家語。昔陳思有言。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文人自信。後先一轍。吾於先生亦云。前彩雲曲。云彩雲與英皇並坐照像。實無此事。蓋國皇與外人合照。事已鮮覩。矧彩雲身世。英人知之當悉。西俗最賤倡妓。卽尋常閨秀。尙不屑與交談。況國皇之尊嚴乎。實則傳翦取英皇照片。與己照合拍在一處。以誇耀吾國人耳。

詠賽金花

平等閣主人詠賽金花詩云。售意輸情本慣家。聯歡畢竟賴如花。銀驄擁出宜鸞殿。爭認娉婷賽二爺。賽於庚辛之際。時作男子裝束。騎怒馬出入各處。此詩字字皆紀實也。旋因事構訟。遞解回安徽原籍。於是始知其爲安徽產。居恆鬱鬱不得意。嫁一滬寧鐵路車站之賣票人。俛仰身世。亦可傷已。

顧媚柳是

龔鼎孳娶顧媚。錢謙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龔以兵科給事中降闖賊。授僞直指使。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卽顧媚也。見馮見龍紳志略。顧苓河東君。

傳。謂己酉五月之變。君勸錢死。錢謝不能。戊子五月錢死後。君自經死。然則顧不及柳遠矣。

陳圓圓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埽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錫上方。託重寄。命守三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入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

當必來。無卻顧。晚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後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晚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卽欲去。晚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粧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晚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晚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晚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報公家。先於報國也。晚勉許之。吳卽命圓圓拜辭。晚擇細馬馱之去。晚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不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稀。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晚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卽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作

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歎。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擊缶。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斫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吾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我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旣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清師以剿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並其家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

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縱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闢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郿塢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仇。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吳梅村圓圓曲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賄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詩史之董狐也哉。

吳梅村圓圓曲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
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譙。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竇家。侯
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空侯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
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
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熏天熾氣連宮
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
絃向誰訴。白晳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
恨殺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
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徧索綠珠圍內地。強呼絳樹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
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
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

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妓師憐尙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珠連萬斛愁。關山漂泊腰支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烏自啼。屨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

李香君小傳

香君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香君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香君嘗邀侯生

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貫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遊。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香君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也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香君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緡。邀香君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慙且怒。且有以中傷香君。香君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顧橫波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烟繚繞。簷馬丁當。余澹心戲之曰。其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粧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後歸合肥。以病卒。

柳夫人小傳

柳夫人。字某。虞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臺日。色藝冠絕一時。才雋奔走枇杷花下。車馬如煙。以一廁埽眉才子列爲重。或投竿銜餌。效玉皇書仙之句。紙啣尾屬。柳視之蔑如也。卽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虞山曰。隆準公卽未覓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亦雅重之。曰。昔人以游蓬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可當吾世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柳歸宗伯時。年二十餘。錢已黜顏。給背雙鬢斑白。

柳則盛鬢堆鵝。凝脂竟體。燕婉之夕。錢曰。我甚愛卿髮如雲之黑。膚如玉之白也。柳亦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相顧大笑。傳爲美談。宗伯與柳相得歡甚。題花詠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柳擊鉢之頃。蠻箋已至。風追電躡。未嘗肯少步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鬟報賜。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壓其上。比出柳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峻。虬榕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艷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時亦遜之。於是旗鼓各建。閨閣之間。隱若敵國云。宗伯於柳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柳君。吳中人寵柳之遇。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逋。晚歲多難。益就窶蹙。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鄉里豪黠。頗心易之。又嫌宗伯牆宇孤峻。結侶伺釁。丙午某月。宗伯卽世。有衆驟起。以責逋爲口實。譟而環宗伯門。搪撞詬誶。極於虺辱。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柳夫人於宗伯易簀日。已蓄殉意。至是泣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寧盡負若曹金。卽負固尙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聞柳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

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尙書側旦日。郡邑得贖。又聞柳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雉竄免脫。不敢復履界地。搆盡得釋。孝廉君德而哀之。爲用匹禮。與尙書公並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詩美之。至累帙云。

馬湘蘭

馬湘蘭詩云。自君之出矣。不共舉瓊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箇時。楚楚有致。宜其名冠一時。相傳湘蘭足稍長。江都陸無從戲以詩曰。杏花屋角響春鳩。沈水香殘懶下樓。翦得石榴新樣子。不教人見玉雙鈎。湘蘭名守真。小字月嬌。以善畫蘭。故有湘蘭之名。所居在秦淮勝處。萬歷中。王伯穀七十。湘蘭自金陵往蘇州。置酒爲壽。燕飲累月。歌舞達旦。爲金閨勝事。歸未幾而病。燃燈禮佛。沐浴更衣。端坐而逝。有詩二卷。伯穀爲之序。姬年五十時。有烏陽少年惑之。少年春秋未半也。欲娶之甚堅。姬笑曰。外間以我私卿。猶賣珠兒。寧有半百青樓人。纔執箕帚作新婦耶。真堪絕倒。

董小宛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達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卒爲冒辟彊側室。年二十七。以勞瘵死。董事詳見宮闈祕史

寇白門

寇湄。字白門。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能吟詩。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甲申。保國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笑。亦自歎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

卞玉京

卞賽。一日賽賽。後爲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嬾

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棊几。地無纖塵。侍兒柔柔。承奉硯席。亦靜好女子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十餘年而卒。

八大胡同之歷史

京師八大胡同名稱最久。當時皆相公下處。豪客輒於此取樂。庚子拳亂後。南妓麀集。相公失權。於是八大胡同。又爲妓女所享有。酒食之費。徵逐之多。較之昔年。奚啻十倍。客有初來京者。乘人力車。告以赴八大胡同。車夫拉至。客遍觀木扁。無八大胡同名目。近日都中各胡同口。皆標名於木扁上。以詰車夫。彼此言語不通。幾起衝突。後警兵至。爲言八大胡同。卽此處縱橫毗連之八條路巷總名稱。非單獨有此一胡同。客始恍然。有人詠八大胡同詩一首。將胡同細名。包括在內。錄之以示都中銷金窟之所在地焉。詩云。八大胡同自古名。陝西百順石頭城。（陝西巷口百順胡同。石頭胡同）韓家潭畔絃歌雜。（韓家潭）王廣斜街燈火明。（王廣福斜街）萬佛

寺前車輻輳。（萬佛寺灣係一小橫巷西通陝西巷東通石頭胡同）二條營外路縱橫。（大外郎營小外郎營係一巷折爲二條北通李鐵拐斜街南通韓家潭）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按八大胡同又名十條胡同以該處大小巷計之有十條也）

間島之歌妓

間島屬我國之延吉廳地。日本既并高麗。進窺間島。清廷特簡某都護爲延吉邊防大臣。一日某都護大宴外賓。徵召妓女侑酒。其妓女之種類。有日本妓。有俄妓。有高麗妓。而土妓則生涯寥落。不得與之頡頏。某都護慨然遐想。以爲利權不可外溢。乃於滬上召致蘇妓數十人。使爲延吉之樂籍。其容貌之娟妍。裝束之淡雅。談詞之圓轉。周旋之便捷。真令見之者眉飛色舞。未曾真箇已覺魂銷。於是蘇妓之名。喧傳於黑水白山之間。歌喉扇影。一城皆傾。日俄高麗之妓。望之色阻。漸乘間逸去。纏頭脂粉之費。遂爲蘇妓所獨得。說者謂某都護之在延吉。糜款數十百萬。惟召致蘇妓一

事。風流孟酒間。隱以收回權利。抑所謂折衝樽俎歟。

記四大金剛

近日上海所稱四大金剛。如林黛玉張書玉之輩。嫫鹽其貌。虺蛇其心。金屋藏沒字之碑。綿繡包驢馬之骨。(唐寅句)以極卑賤一蕩婦。何足以污筆墨而爲之記載。顧余記之者。則別有深意焉。宋明以來。青樓中非精曉針神曲聖。食譜茶經。旁及詩書詞賦琴畫者。不足號稱名妓。自所謂上海四金剛者。出貌既猶夫中人。藝無一長足錄。而所謂姘伶恣浴之風。亦概由此輩作俑。蓋數百年來名妓之風流遺韻。至此埽地盡矣。顧海上逐臭之夫。趨之如蟻附羶。不過震其盛名。眩其豪侈。皮相盲從。卽尋常消閑行樂之地。亦茫無意識至此。君子所以慨世風之日下也。然海上風俗好尚。往往視青樓爲轉移。自林張輩既以豪侈狡猾得志。宜世人之日趨於奢侈。而近日實業凋零之所由來也。

林黛玉逸事

林黛玉本松江產。初就松江作倚門笑。無藉藉名。上海巨富子宋某。以郡考赴松江。識之。然亦僅一面緣耳。黛玉旋來滬。無知者。宋聞之。夜邀友就丹桂戲園觀劇。飛箋召之。是爲林黛玉在上海出局應客之始。扶一蘇州傭媪。姍姍來。媪閒嘗與語蘇州妓院規則。且曰。上海競行蘇州派。不可不知也。既至就坐。與宋話別緒。獻殷勤。頻行舉案。上所置瓜仁。以敬客曰。（請用點。）座客爲之哄然。黛玉頰爲之赤。蓋蘇州妓女應酒局。頻行。例以席上瓜仁敬客。彼其習聞蘇媪言。竭力摹蘇派。故誤爲之也。既而居滬久。無問鼎者。乃赴津。隸南妓張家娘班。同輩有花春林小金珍等。蓋皆一時之彥云。黛玉與之處。相形見絀。過問者稀。於是多所遷就。客於盼之者。輒不敢拒。未幾。中奇毒。廣瘡遍體。膿血淋瀝。無復人狀。既痊。猶爲姊妹行齒冷。無已。附海晏輪船南渡。而舟資無所出。大爲買辦陸某所窘。既抵滬。猶無以償。陸屢使人索之。不得。林黛玉曰。是僅區區十五元三角之資耳。我輩作皮肉生涯者。當盛時。且不以介意。陸君乃舉以窘我。獨不能稍留面目。爲他日相見地耶。使者無以難之。陸乃以囑其友。

梅某。梅曰。是不難。卽往。以威恫之。黛玉懼。以（金氣通）付質。得十五元歸之。金氣通者。似簪而中空。兩端可貫氣以達。飾於髻邊。可使空氣輸入髮內。爾時盛行之。其製雖行金銀之不同。要皆講衛生者。文明之飾也。

林黛玉胡爲而自字爲林黛玉。則以彼時胡寶玉豔聲噪甚。又蓄雛姬數輩。實雄視夫姊妹行中。而胡寶玉先曾以林黛玉爲字也。其志趣可想矣。今之談林黛玉者。動謂其剿襲紅樓夢。其誤實遠甚。黛玉之志趣既大。而手段又足以副之。旣自津返滬。念滬上爲繁華藪。非豪奢不足以動人。於是廣募外債。盛置衣飾。輪奐其居室。享用過於王侯。於是其名乃大噪。北里倡之所以噪其名者。以豔也。而黛玉實不豔。廣瘡初瘡。頰上疤痕儼然。乃故施濃脂以掩之。晚近上海倡之盛飾濃脂者。實自黛玉始。以廣瘡故。眉毛脫落。乃以柳炭濃畫之。以泯其跡。晚近上海倡之盛飾濃眉者。亦自黛玉始。準此則黛玉之豔不豔。概可想矣。顧其名乃能大噪者。非噪其豔。噪其奢靡耳。而一般逐臭之夫。談北里者。必曰林黛玉林黛玉。狷狷然其犬吠聲之相繼也。奢

侈無度。逋負遂繁。外觀雖壯。中其空矣。迫債者追呼無虛日。而局面既大。勢不能驟節省。且卽節省亦無及。使怯者處此。幾何不窘迫以死耶。而黛玉處之怡然。蓋其恣浴主義已預籌之爛熟矣。

時則有黃某者。父本以販絲起家。至黃某乃改而營紗業。既擁巨產。復廣交遊。資緣得寄前任粵督某尙書膝下爲義子。其結納可想矣。一時市儈之流。莫不欽羨而趨附之。黃某亦顧盼自豪。以林黛玉負一時盛名也。時臨存之。黛玉初不過視之與諸狎客等耳。及負債纍纍。不可終日。環顧諸狎客。惟黃獨豪。乃竊竊然喜曰。此我之浴盆也。假以詞色。故爲傾倒。乘間請委身焉。黃以得娶時下名妓爲妾。榮寵將等於王侯。遂大喜。畢其積債而納之。

黃雖實業家。而究出身紈袴。揮霍之豪。不可言喻。既擁有黛玉。奢靡益甚。糞土金珠。藁壤錦繡。親友竊議。路人側目。皆所弗顧也。然當其時。黃之所進益者。日實五百金。苟長此以往。故不輸鄧氏銅山也。詎料好事多磨。盈虛有數。不旋踵而興樂極生悲。

之感。夫豈林黛玉風塵之劫未盈耶。

上海市面操縱於錢業者之手。錢儉之權如是之大。而錢儉之眼又非常之小。蓋虜性然也。以故普通社會中人。皆目之曰（錢莊鬼）。錢莊鬼見黃之用金錢如泥沙也。咸慄慄危懼曰。是必不可久矣。相戒勿與往還。而黃乃大窘。名譽亦因之而毀。竟居於劣敗之數。

黃父職是之故。忿其子甚。商之於警察長。將捕治之。且將及於黛玉。警察長與黃交故厚。故洩其事於黃。而促之行。黛玉自是復出矣。

黛玉復出。脫然無復債累。竊喜其計之得行也。曰。吾將以此爲長法矣。於是奢豪恣縱。靡所不爲。尤喜與伶人狎。既又以負累過重。將行前法。會有南匯令汪某。以事過滬。耳黛玉名。訪之。黛玉竊自計曰。此奇貨可居也。一醉留髡。與訂白首。汪惑之。代償其逋負。載之以去。而其所狎之伶人。亦隨之行。既抵南匯。出入衙齋。恣無忌憚。汪不勝其擾。乃遣黛玉去。黛玉既出。稅屋以居。與伶人共起臥。而苦資斧不繼。既而機心

忽生大書特書而榜其門曰。南匯縣正堂汪公館。已則乘二人肩輿。招搖過市。輿燈署銜亦曰。南匯縣正堂也。汪令聞之。恚甚而無如之何。不得已轉使人爲之關說。賂以巨金乃已。

黛玉既得賂金。挾之返滬。仍理舊業。不數年。歸南潯邱氏。未幾。不安於室。下堂求去。邱故富人。任其挾所有衣飾以行。遂返滬。方竊幸擁此多金。喫著不盡也。詎爲胥篋者所乘。夜入其室。罄所有以去。及旦。黛玉始驚。悉夜來事。懊喪欲死。奔赴於姊妹行。披髮流涕。跣足辭踊。無復人狀。至是而一雙天然足。始宣佈於衆人之前也。

時有楊妃楊者。搗而猾者也。瞰黛玉窘狀。乃大喜曰。此可藉爲錢樹子也。因勸之赴津門。而任覆翼之責。黛玉此時已空無所有。張皇失措。聆此言。亦無所可否。轉念捨此之外。更無他策。且昔年在津。爲姊妹行所不齒。此去重張豔幟。或可一湔前恥也。遂毅然從之。及抵津。而拳匪之禍作。欲南歸。爲楊妃楊所抑阻。禍亟。始有譚姓者。挈之行。取道山左以返滬。選事者代撰被難日記。附會之。謂其能詩。不知轉以失其真。

也。

黛玉返自津門。日就憔悴。間或往來於長江各埠。演髦兒戲。且由倡而入於優矣。然其張羅之手段。猶不減於昔年也。其至鄂也。會鄂中某顯者。曾召侑觴政。頗致青眼。乃乘二人肩輿。頂門投刺拜會。巡捕官驟睹大字名刺。猶以爲翰林之抽豐者也。及見顏色。始大駭。不敢隱。執刺白顯者。顯者大愕。使人謂之曰。此處非汝所可至者。速返寓候命可也。旋使人贈之數百金。

其居留於滬也。會有某巨公。將出洋。過滬。召之至行轅。頗賞識之。黛玉乃委婉進言。乞臨存其家。巨公將允之。爲左右所諫止。黛玉乃歎曰。事之不成。其命也夫。或叩其說。黛玉曰。彼啣命之人。乃可挾妓耶。余誘之來。將伏人於夾室。挾之以遂余求矣。聞者莫不咋舌。爲巨公危。復爲巨公幸也。

記陸蘭芬

陸蘭芬本名胡月娥。蘇州趙氏女。秀色可餐。天然嫵媚。故自雛時。卽享豔名。旣而適

一輪船買辦鄭某。復私一伶人。爲鄭所知。遂擯絕之。乃出居別室。榜其門曰馮寓。未幾。變姓名爲陸蘭芬。

蘭芬秀媚獨絕。洋買曾攝其影。寄歸本國。稱之爲支那美婦人云。名達海外。蘭芬亦足以自豪矣。

蘭芬天性獨厚。自脫離鄭氏羈絆之後。物色得其母若弟。使其弟習西文。學有成。時有某大人者。電局之總辦也。眷蘭芬甚。會局中招考學生。蘭芬請於某大人。使其弟應考。某大人初不允。蘭芬慫不已。某大人乃曲徇其意。使具身家清白保單。准予肄業。學成。調赴天津。同事中有知其底蘊者。故購蘭芬小像。懸座中以戲之。其弟果窘甚。馳函告蘭芬。謂此間非樂土。不可居也。蘭芬復請於某大人。設法調之。至瓊春。旋又調海蘭泡。蟄居數載。蘭芬念之甚。電促之返。爲之娶妻。居於六馬路潮陽樓後某里中。蘭芬時歸寧焉。後其弟且資緣得爲軍裝買辦。居然揖讓官場矣。

陸蘭芬雖與林黛玉並稱。而黛玉性囂張。蘭芬性靜穆。黛玉喜濃郁。蘭芬喜雅淡。故

風雅士多捨黛玉而就蘭芬。宜夫蘭芬平日無鋪張揚厲之舉動矣。孰知竟有大謬不然者。蘭芬名既噪甚。厭福州路腹地之煩囂。遷居於迤西胡家宅之洋房內。忽一日。開筵慶壽。門懸燈彩。僱警察兵爲之彈壓。至日。來祝壽者。或馬車。或肩輿。紅頂者。藍頂者。晶頂者。蓋無六品以下之冠服焉。入壽堂叩拜爲禮。蘭芬一子。甫五六歲。居然衣冠回拜。復有短衣秃帽者數輩。亦來免冠鞠躬爲禮。於乎盛矣。北里稱觴。大人先生乃爲之紆尊降貴。何物蘭芬。乃能作此空前之舉動。

蘭芬旋稱歇夏。遷居於得鄰里。杜門謝客。僅一王姓客與同棲止。未幾。產一女。卽病死。王爲之發喪成禮。署其靈曰先室。嗚呼。蘭芬有所歸矣。今之浮沈孽海者。視之其感情不知當何如。

記金小寶

金小寶來自七里山塘。蓋燈船妓也。與林陸並稱。憨態可掬。後適馬氏。未幾下堂去。擁資頗厚。甲乙二客涎而欲餌之。小寶左右不知所可。已而赴蘇。云將入學堂讀書。

也。未幾復來滬。居於逢吉里之對門。榜其門曰曹第。羅致舊日之客。作樗蒲之戲。藉以沾潤焉。役一俊僕。字之曰（同胞）。跬步不相離。說者謂金小寶曾受文明教育。故其區區字一僕人。亦必以新名詞云。

金小寶。故與林黛玉陸蘭芬張書玉同稱四大金剛者也。而金小寶於三人爲稍稚。時人許之爲雋品。所居曰天香閣。或云能作墨蘭。狎客所持素筵。多小寶款。終未見其對客揮毫。不如李蘋香之能詩。信而有徵也。

學生沈某。將出洋留學。而苦於資斧不足。小寶慨然分纏頭三百金以贈之。一時有俠妓之稱。斯舉也。則不得不謂之風塵中之特色人物矣。

記詩妓李蘋香

天下有望之似身世堪憐。而察之實行爲可鄙者。如李蘋香是已。蘋香本姓黃氏。松江之鄉人。時人有爲之傳者。又謂爲皖人。而居於松江者。蓋莫可考矣。傳者又謂其父曾官廣文。云幼讀書。學作小詩。長適劉氏。有所謂潘郎者。與之私焉。蘋香遂屬意

於潘商於其母。劃策成。稟諸翁姑。訛稱侍母進香天竺。暗挈潘去。至杭市一樵。實以木石瓦礫。寄某寺中。其母馳書告劉氏。謂蘋香暴病死。劉遣人來迎。其櫬以歸。葬之。加封樹焉。蘋香遂與潘訂永好。奉其母寓於杭。潘故無賴子。無可覓食。三人遂展轉流寓於蘇。青陽地既闢。商場形式略擬上海。而尤以劇場爲勝。京伶何家聲。時在蘇。遇之。知其通翰墨。爲之揄揚於儕輩。紛紛出素箋索書。而酬以潤。略可免飢寒矣。既而相將至滬。復無所得食。乃隸入么二妓院。自署名曰李金蓮。狎客有知其能詩者。遂出以語人。名大噪。不數月。遷長三。易名李蘋香。而潘之追隨之如故也。自此凡自以爲名士之流。莫不爭趨之。大人先生亦每加青眼焉。某封翁頗眷好之。而封翁之子若孫均與訂交。其孫情好尤篤。事爲宅眷所聞。召之至公館。罰令長跪。嚴加訶斥。蘋香大狼狽。既出。語人曰。吾妓者耳。顧我者皆客。彼自陷於聚斂而責我。我豈能於客之來者。均索觀三代履歷而後延之耶。一時傳爲笑柄云。所謂潘郎者。至是久已被文繡。鑿膏梁。而曳尾於泥塗中矣。會有客擬納蘋香。潘聞而大懼。以爲此一株搖

錢樹苟失去。則一生喫著將誰賴。乃購以曖昧事興訟。或冒爲蘋香父。或冒爲蘋香舅。瑣碎猥褻。曉曉公堂。官乃判蘋香不得復爲娼。蘋香既出。走寧波。年餘。又返滬。變姓名爲謝文漪。而爲倡如故也。君子曰。有文無行。士且不可。況女子乎。李蘋香於是乎有定論矣。

或曰。李蘋香自改名謝文漪後。僅以書畫自給。士流頗多憐其遇者。至有割愛典前賢墨寶以助其從良之舉。果爾。則蘋香之晚節。當可蓋其前愆乎。願蘋香勉旃。或曰。上海倡亦多矣。何獨責一李蘋香。曰。正以其讀書識字故。

C51
1

1742

清代軼聞卷十終



21101000187886

清代軼聞
卷十

七四